栖眞館集叙

吾□象以齒焚孔雀以羽斷長須敗
遂淪落蓋用末賈禍云長卿孝謹忠
信聞人著書著眉睫好賄輕施予園
人之急若己困然內行整整淳備鞠隆
自下不以白眼輕睨人性不耆酒取沾唇
而止稍加便慄慄作寒狀乃世好驕貌

士謂長須放教故嗜酒々後耳熱仰天而歌
鳴々自快旁若無人此已大悖謬不特至
謂長卿挾邪遊我入王孫之室纖悉絕
纓簪送珥隨男女雜而交錯竟用此羅
則究甚哉長卿雖蒙垢詈乎而顧君并
之者[illegible]為卒呼馬為馬居恒治丈室[illegible]
靈寶[illegible]經其中長跪頌讀恍若遊于滄

至萬々而長卿獨坎壈折落然
寧騎不羣直其身不幸耳屬
為賈傅為亞大夫屬位身則為長
卿長々猶負與屈之騷賈之賦寧獨兩
也且長卿所被毀者教耳酒而挾邪耳之
數者寧文人墨士所恒有之習一不足為長
卿病而吾所謂長須輕財行義聞人

善孝弟質行則試擇之鄉黨之口而許者十
而八九矣為古文詞詩歌赫於名世並駕李何
之輩則試擇之詞龍之口而許者十而皆是矣
大部品有四潤色鴻業勤功旂常名垂
開也立志不朽履仁蹈義立之真
翰苑成一家言藏之名山壽乎金石
也韜精含玄呼吸沆瀣問道崆峒

蕩澤澤乎麗麗乎天下之觀止是矣
矣乃若悱悒侘傺牢騷顦顇之
聊之 之使山魈夜哭玄夷畫啼筆作概
不一二 若似乎可以怨而不怨焉者人謂
長卿以彼其才遭世牴牾奉志巫嬞不平
之竅宜若天籟而不一懟恚陫[illegible]且也黃
冠野服棄而人羣而遊方之外將涓羅

之投長沙之弔孔明夫士各有時耳懷王
嚄唶靳靳子蘭上官爭寵當然乎爲之
裝散縶不宋國文帝即不懷王絳灌東
陽　即不上官子蘭而賈生去位禮樂
敎竄身蕩國能不休休今
神聖二三大臣脩皋夔稷离之業
詎與搢士若奮即無論楚直遠矣

太清之天也者間瑝第什凡最
回栖真館集而以問序不佞
年業之其文於檀子於汲汲於越
絕於　馬氏于左丘明于楊于班于曹
于鄒枚于子駿于安仁文通巨手不諂而
以兩司馬左氏楊班鄒枚賦詩于顏于謝
于曹劉于陰何于長吉于青蓮少陵于

盧駱王楊于沈于宋于摩詰于雲卿亦已
乎不論而顏謝曹劉長吉青蓮少陵氏
[illegible]首弇州之言曰李源亂何源雅激昂
鼓士噫嗚憯懷怨正而喜多正呂岳厲奇
[illegible]悠則籍北地鑄坐璣馳文霄[illegible]漪
曳秦華徐發驟而如濺潰多豨
[illegible]信陽長卿詩文七之為北地而三

達也長卿大匠為德虞卿著書
促下史之逍遙三者已備即何論
三熟多假令長卿等舟艾較曳
長[illegible]日華管黃金食肉富貴而已當于
石將[illegible]擧彼蜀銅秦犬與樹金谷條聚
條散旋起旋落瓜久之斷滅殆盡石火朝
霞又焉用彼為哉嗟乎嵞以齒焚身抹

而齒焚孔雀以羽殺體然而羽存士以才
斥任斥而才名等天壤長卿信又何憾
酉春二月朔梁溪友人鄒迪光書

集目錄

詩卷之一

呂玉繩使君衙齋二　贈金虛中先生有序
侯君吏隱亭燕集　過沈肩吾太宰
寄梅季豹　寄王元美司馬
寄□仲王百谷　輓吳道人
哭柴仲初一首　壽韶使君
寶陀禪寺朝大士
寄贈曾大司空

贈南州十八禮洛御史楚蕃蘭曾司空
石禪備爲卓徵甫賦　震百篇寄呂玄符
長水法師墓　經吳王故宮
哈哈登之先生

過桃江別業　竹林七賢圖詩爲龍伯瑞賦
史大歌贈呂玄符公孫
文荷亭歌同吳茂倩董汝明葉震赴
伯佑公子邀同吳茂倩李之文楊漢卿泛
宿錢湖宿余太史山樓
僧園醉眠牡丹花下歌
宇伯右虛先生六十
旅三公子看花秣陵歌
大奇周元孚司理　寄贈大金吾劉公歌
贈震叔　飲談酒對名花歌
春遊曲　雲閒門人于鮫先雪中見訪於其
別去贈之以歌　豐城寶劍詩贈甘子開使
君
贈錢湖上　贈錢次卿年丈

秋日同蔡應期明府錢楙叔太學淵甫次卿
二孝廉登秦駐山望海歌
西湖贈宋伯靈　卓徵甫光祿張具大會汪
王司馬諸名賢西湖西屏山分體得七
古詩拈得陞字　觀濤篇
丁年過余婆羅館出武陵龍伯貞見餉紅
瓜共啖長歌爲贈和答
歌投贈龍君超　贈楊別駕歌
花屏歌爲龍伯貞大夫賦
壬子夏太史還朝　百鳥屏歌
二妾圖爲龍使君賦　送蔡使君觀察
歌　廣輪篇贈聶道亨先生
洽人歌贈楊漢卿　贈呂王縉使君

詩卷之三

神劒篇贈李子羊

傅行

省畊歌爲龍伯貞使君　長歌投包家灣龍

王乞甫奉龍伯貞使君命作

五嶽遊人歌爲張山人平叔賦

栖眞館四韻詩二首 有序　松丝一

蓮池　海虯漁隱歌爲滇南劉海虯先生

賦有序　從五井山僧朗初索花木

壽[illegible]母譚太夫人九十　贈海陵盧子明山人

[illegible]良　成進士

[illegible]入道　送王恒叔入蜀

[illegible]惟審　園有花短歌爲龍君超

[illegible]讀軒　送何開隅明府應召北[illegible]

課張夢夔諫議代龍郡丞作

題朝曦閣爲劉介徵年丈

[illegible]元聲　陸大宰歌寄贈與繩先生

[illegible]司寇弇州先生歌　孫公子席上放歌

[illegible]崇伯歌　江上投石使君歌

[illegible]行舍贈李玄白　贈李海鷗先生歌

[illegible]金閶從李叔玄乞米歌

羨中丈席上歌　劉使君歌贈景孟觀察

贈周秉忠歌　周公瑕席上歌

宣城哭沈君典歌　過宣城弔沈君典太史

投贈梅禹金　孤憤篇

仙人好樓居爲梅禹金　送梅泰符入楚

將發白岳朝王虛師相閣丁明府元甫

有懷　尹郡丞脫白佩滇劍見贈酬歌

贈汪生　送張原正邵侯入覲

贈純初

詩卷之四

十首　贈妾人籍冠

贈孫　訪錢二孺郊居

錢長文秀才　贈錢夷仲秀才

伯翼病　與葉虞叔梅孺子禹金木華

舟沈有貽泛舟東溪　唐翁爲照

方壺閣　輓邵長孺

爲禹金別業不過旬酒資而去

晤生釋褐　補陀洛伽山作

吳門陳彥声以王百谷書過訪贈別一首兼

東沈以卿　寄題葛公旦嘉吉樓

舍翀公雅　送盧子明遊雪竇

贈凌沅卿佩兄弟以乞其尊公墓誌還
舍曰江北過吳茂倩墓　謝聞仲連惠白蓮花酒
送龍君超西晉　寄贈柳元敘
侍朔入楚　冬夜同郁孟野李玄白項
孟宿真如寺　馬心易同年携酒真如寺
張伯咨山人　僧公朗寶函樓
入祝髮詩　姑蘇臺懷古
金閶阻凍　楞嚴寺與諸比丘禪坐
戊子歲吳越大荒作
冬日同韓承志管登之錢功父吳元卿過開元寺訪湛公　贈韓澧州承志
宿吳叔嘉齋中　郭張虛訪余山寺
送龍君喜博士北上
五言排律卷之五
九日燕重大宗伯白鶴園賦贈五言近體三十韻　輓呂太傅文安相公三十韻
五言絕句卷之六
補陀洛伽山　陳立甫司理大隱園八景

題畫爲戴汝誠司成

七言律詩卷之七

送余仲居中舍北上　黄仲高宅賞滇茶

徐侍御園中作　寄懷劉觀察先生

陳立甫司理累訂蘭亭之約竟未一赴詩以謝之

送張孺覺太守之高州時以入覲便道過里

輓汪修伯　過楊伯翼條園

唐栖訪卓徵甫不遇使來郡寄

寄張肖甫司馬　李子常贈名花舍謝

怡雲閣詩爲長文　謝朱山人惠籜冠蘭花

過葉虞叔松坐　棲江即事

送劉可選比部還朝　送全性父北上就其子伯與吉士養

春日送王季夏太史遊西湖

春日送張孺愿遊南都　李子同惠水仙花

李子成惠白木槿　余仲蔚飛蓋園

雪中同雲間于駔先家諸孫稚叔渡江赴諸子國泰飲

寄題王恒叔清溪小隱　賦陳次經博古
送王算卿水部北上　贈龍伯貞郡丞
陪李惟貞大參廿子開宴憲使總戎麗參戎
閣水軍　送李撫錫擢儀部即燕教習馬
贈別莊太學靜甫　宿錢懋竪先生園居
餞余仲周江天閣　哭周叔南
贈羅高君　燕郡開府宅賦贈
吕王振公孫平楚閣餞眺
七夕宮調父祠部園逢黄時人中翰臨分校贈

送余伯祐北上　贈句餘周明府
帝閽口占贈黄童　冬夜别吕玄符
天台季元長同王稚玄觀察北上見訪却贈
寄丁右武觀察武陵　寄倉唐嗣宗
輓莫廷韓　王恒叔書來詫余以吳越勝游却寄
空峯父山人渡江朝補陀燕來海上仙方過
訪却贈　贈聶道亨道兄
中秋同聶道亨夜咡龍伯貞使君衙丝譚玄
宛陵廖府君招燕山堂

呂王綰司理邀登文昌閣　呂王綰衙參
徐翁仍閒風閣　贈陳宣城明府
廖使君邀登孟嶂樓
元陵冬月梅孺子孝廉邀同葉虞叔梅禹金
　臣卿泰符木墨張仲翠携酒登郡城
呂使君浣花亭晚眺　登敬亭懷李懷白
嘉生堂詩　高別駕衙參
拥集天均館　登白岳八首呈丁元父使君
汪伯玉司馬

海陽會贈程巨源文學時余已促裝更還
會萬發源　送嚴以訓公孫入燕
東甌方宗文過訪贈別　贈王伯貞
呂調父祠部過訪適徐良甫汪長文在座欣
然命酌賦贈　寄龍君善
寄萬伯修兵憲四首　送李太學
咏綠萼梅同潘景升賦　咏紅梅與景升同賦
送景升遊四明山　花朝前一夕同景升踏月
題李之柳蒼碧圖　送潘景升太學北上

壽陸吳縣母　　寄題聶尊師灌木園
寄陸五臺司寇　　送張成叔之西湖
龍大夫禱雨詩　　寄俞王吟仙
東嘉朱榮甫見訪贈別榮甫能詩精醫時時
負囊入都
送葉山人赴吳淞幕府　　送楊愚公北上
集董宗伯東第得明字
慈會寺贈[illegible]充夫二上人
但慈會山房　　錢湯[illegible]宅在湯武
夜宿董伯念玄覽堂
九日登董容部平野閣得齊字
寄懷小李將軍　　寄姜仲文
輓從姪月鹿居士　　贈滕開府四首
贈周公瑕　　輓程子虛
輓張肖甫大司馬

七言律詩卷之八

贈趙太常之南都　　贈岳敝以訓王孫
洞庭雲霧晚爲龍伯貞　　寄喻邦相太守

陳伯符博士東來見訪屬其入以書促歸臨江而返使來邦壽
哭諸孫紹龍大學　寄丁元甫
贈周養虛道者　寄蘭以占太史六旨時奉命校士越中　寄茆憲長
題畫　寄陸眉叟時將北上
會彭欽之　會方衆甫
寄贈陳仲醇　寄曹重甫
會于亂先　贈周參軍
二月花朝得王恒叔書兼惠酒后節村高家母太夫人九十是日余適爲母氏舉壽筵
補陀洛伽山　贈王少府
贈張幸丛道妥　元日會龍伯貞使君
寄壽顧母單太夫人八十
劉觀察小影二首
元日龍郡丞楊黎二別駕王編修余中翰過栖真館觀燈余適有腰疾不能成禮
花朝寄懷侯龍泉大將軍　寄懷孫以德

徐鼒陽中丞平羌功成書來却寄
寄含李玄白
汝南王季問道丈過訪余海上有贈
補陀洛伽山八首　冬日集董茂先松巖
寄君陽中翰京邸　寄梅禹金兼憶君典太史
輓顧方壺祕書　李漸甫裴尊酌余書蓮館
過錢太守故居
妾泰符給諫以言事左遷雲中尉輒還里中
却贈

賦得長亭柳戲爲全公子贈其青衣柳生
輓董子儒給諫　含萬純汾參戎
郭使君以南海督學遷山西以參書來寄
含含贈李退思　送何慈溪應召北上
送陳立甫司理應召北上
寄含鄒孚如吏部兼柬長安諸舊遊
寄含朱文臣勳部兼柬趙夢白考功
送呂王綰應召北上　寄曾景默憲副
席上再贈卽惟審　哭王季夏太史

武陵龍君超入四明省其尊公伯貞先生遂
視弟君善永嘉因遊天台雁宕諸勝賦
王百穀賦蟠桃篇寄壽老母合謝
寄訊龍君善二首　晉時伯氏君超南行
贈王初陽道人
九日龍伯貞招燕慈湖
秋日同伯貞使君酌顏應雷侍御宅
永明寺與伯貞先生坐語
永明寺贈蓮舟上人

龍使君馮方伯撫勢酒送余清渡觀
秋夜舟中懷龍伯貞
冬日登宮調父祠部尊恩閣晚眺
燕調父捧日堂　調父王蘭堂郎事
調父辭葉園
尋蘭亭　徐良甫見訪飛仙觀賦詩投贈和答
贈御史大夫趙麟陽先生　謁禹陵
贈劉肖孝郡伯
趙公雅叅軍邊餞蔵山

戒珠寺是王右軍故宅　過公雅文園

贈王時鳴山人　寄贈李使君

鄒彥吉使君邀同馮開之馬心易燕集真如寺

贈陳孟常孝廉　冬日經裴丞相故宅

留別鄒彥吉使君

長至日就李陳孝廉孟常邀同雲閒彭欽之徐孟孺郁孟野集真如寺

項文學兄弟邀集丝頭作　弃婦辭

傳伯俊侍御自太原按飾引疾歸輒東航海朝補陀還訪余何司余適遊蘭亭不遇却寄

就李喜過傳伯俊伯俊訪余四明不遇而還至就李相具抱病伏枕

贈同年胡杭州　贈鄒彥吉使君

雨中與龍伯貞連舟之橋李

冬夜與沈純父話舊　冬日訪沈純父郊居

贈金伯韶同年　輓沈茂仁太史

馮開之金伯韶載酒邀同陳伯符夜泛得花字

余伯祐公子攜酒邀陪龍伯貞大夫登烟雨樓

槜李別龍伯貞悽然有懷作

李玄白攜酒邀同馮開少冒伯麟張文若項民逸酌天寧山房

訪項民逸太學賦贈　項墨林招同沈純父馮開之諸君夜集　贈馬參知

訪李叔玄民部吳關　贈賙荒使者楊右鄉給事

投贈錢淵甫　吳門尋朱太復不遇明日置酒相招傷離道故悽然興懷賦贈

送陳公衡北上　送劉景盂巡使參知右

謝李使君惠壯丹

巳丑冬日同新都羅伯符宛陵梅孺子七閩朱子倫鹽官劉令尋集王百谷半偈菴

吳門逢梅孺子　冬日宿登之邀同錢功甫泛舟石湖登行臺入治樂寺談禪作

王百谷齋頭贈劉令尋令尋故同年劉敬修弟

慮思仁年丈抗疏廷杖落職隨有尊公之喪寄贈

七言絕句卷之九
明農　余性不能飲自嘲四首
瀟湘八景　王母謹六首壽龍伯貞仙伯
題畫鳶爲戴汝誠司成　贈畜師從龍文學
贈呂二公孫中丞受室固懋中北部懋中余好友也
賦得五湖一舸爲梅禹金娶吳姬
浣花亭四首爲呂王繩賦
遊仙二十首
續溪道中寄吳朗府
山行
濟南殿丁新祕書攜酒訪余建寺
壽喬明府　黃白仲道兄過訪贈別十二首
敘卷之十
遊四明山記敘
羼提絲稿敘
張孺愿詩小敘
汪識環先生集敘
西泠社集敘
戒殺放生文序
刷六書古韻譜敘
賀鳥昭叔荒議序
蘊真稿小敘
唐詩類苑序
二遊稿敘
浮萍集小敘

敘卷之十一

皃園敘　贈楊少村別駕北上序

童臺梧王合記敘　梅救館七生仕艸敘

李子同詩稿敘　柴仲初自娛集敘

句甬紀年敘　刻春秋繁露序

壽東山李君七十序

壽黎太公方塘先生七十序

補陀觀音大士頌有敘

送郡侯白視張公入覲序

壽黃鴻廬八十序　王士全筠心草小敘

補陀洛伽山志序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敘

敘卷之十二

王復陽詩稿敘　奉賀沈少宰有吾先生十居敘

贈無盡燈上人敘　壽沈影泉封公八十序

陳立甫司理蘭亭詩序

錦春亭五子稿敘

贈郡大夫武陵伯貞龍公三載考績序

贈慈溪何侯應召北上序

贈邑大夫徐侯禱雨敘
贈郡司理唐公二載考績敘
呂調甫芳潤丘集敘
凌沂州集敘
贈會稽曹侯德政序

青卷之十三

與錢淵父
與錢次卿同年
會邵開府
會陳道醇
與張省甫司馬
與董宗伯
會朱文臣吏部
會黃白仲

與沈次宰眉吾
與馮開之
與龍君善
與丁右武
與馮開之
與王恒叔給事
會唐龜宗
會陸五臺司寇
與周元孚
與龍伯貞
奉聶尊師
與石楚陽戶部

青卷之十四

與汪伯王司馬
與丁元甫明府
與黃畸人秘書
與呂王綰使君

與劉誠意　與元夷仙伯
與梅禹金　與丁元父
與黃白仲　與王百谷
與劉觀察先生　與陸司寇
與秦君陽　與王恒叔
與龍伯貞郡丞　與龍伯貞
與王暘谷　與田子秋
與孫以德　與馮開之
書卷之十五
與王元美司馬　與陸與繩司寇
與沈純父　與虞長孺
與呂玉繩　與滕開府
與徐翁仍　與梅禹金
與管登之　與陳立甫
與呂逋父膳部　與呂調父
與陳伯符　會王胤昌太史
書卷之十六
與彭歙縣　與馮吏部

與倪雨田駕部　與朱汝廉吏部
與劉誠意　畣王哈仙
畣黃白仲　畣喻邦相使君
畣陳仲醇道兄　畣王百谷
與王阿伯　與孫以德
與王元美司美　與陸與繩司寇
與湯義仍春常　與顏應雷侍御
與馮方伯　與張鄭西憲使
與蕭君禹　畣龍伯貞
與沈眉水宰

書卷之十七

與鄒彥吉　與吕玄符
與龍伯貞使君　與丁元甫明府
與陸平泉宗伯　與汪伯玉司馬
與管登之僉憲　與聞仲連
與龍君蕃　與蕭以古太史
與屠長卿秀才　與陳立甫
與王百穀　奉徐大宗伯

與孫以德　與侯大將軍
與王暘谷　與丁南羽
畣方建元　畣汪伯玉司馬
畣汪仲嘉　畣潘景升
畣汪仲淹　與楊伯翼
畣李玄白　畣王孝廉
畣龍君超　與董宗伯
與董伯念　與馮開之
與孫以德　畣劉子威侍御
畣梁仲初

青卷之十八

與王敬夫太常　畣周元孚
再與梁仲初　與顧汝師司成
與王百谷　與秦君陽
與劉金吾　與汪長文
答葉虞叔　再與王百谷
與汪長文約昏　與卓微父光祿
與徐檢吾使君　與王伯穀

與陳立甫司理　與蔡海塩應期
再荅陳立甫　與王恒叔年丈
寄陸大司空　與董宗伯
與龍伯貞　與顏應雷侍御
荅萬伯脩　荅余君房督學
與曾觀察　再與曾觀察
與王百谷　與趙汝師
書卷之十九
奉楊太宰書　與陸與繩司寇

與王元美司馬　荅徐犂陽中丞
與王恒叔　與張長公
奉劉觀察先生　與汪伯玉司馬
與彭季錢　與龍君超
再荅馮開之　荅鄒孚如
與朱文臣吏部
記卷之二十
禱雨記　重修寧波衛記
寧波郡侯溫陵蔡公德政碑記

天台王氏墓記　程氏萬石堂記
灌木園記　寧波郡丞龍公德政碑
補陀洛伽山記　荒政紀年碑文
戴山文園記
傳卷之二十一
黃眉叟　臨清婦
屠即始傳　錢太常傳
方孝子傳　呂心文傳
李寶父山人傳　鄒先生傳

傳卷之二十二
吉道人傳　卓徵甫傳
徐孝子傳　大司馬恪愍楊公傳
疏卷之二十三
重修東林菴募緣疏
重建永明寺羅漢殿募緣疏
重建天井寺募　超度歷劫戕殺衆生疏
放歐口疏　上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寧國府涇縣下坊渡大橋募緣疏

白岳謁玄帝疏文
脩阿育王寺舍利殿募緣疏
投包家灣龍王求雨疏
策卷之二十四
問國家東防夷北脩孰取勝之道何如
文卷之二十五
會四明山靈文　種桃生花神文
戒筱文示諸子
跋卷之二十六
平番碑跋
贊卷之二十七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聶尊師像贊　馮開之太史像贊
袁了凡善先生像贊　題龍君超像贊
李處士像贊　諸生
純陽祖師像贊
銘卷之二十八

邵武縣令之采張君墓志銘
明故誥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明故孝子卢溪戴公墓志銘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銘
墓表卷之二十九
汪禹乂徵君墓表
誄卷之三十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
陳烈婦唐氏誄
祭文卷之三十一
祭君典墓文
祭王季夏太史文
祭大中丞滕公文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五言古詩

夜坐呂王繩使君衙齋

余自頂黃冠解綢脫拳局劻風快胡鷹豐艸適野鹿寶關朝三清香臺鍊五濁陰陽不得錡虛空詎能縛偶捨湖上櫂來剪官衙燭柰何下寥次而仍就羈束所愛郡故嘉且欣吏不俗練水環層城高

雲覆茅屋時維孟冬月迅颸何蕭蕭硎樹飄脫紅
崖艸帶寒綠人吏散踈烟官廚映脩竹使君如氷
壺奄澈朗瑶王雖爲宰官身乃佩君士服下榻延
道民煎坐申款曲譚深桂酹進夜永蘭膏續語發
衷中秘情寄人外躅咨我石函文叩我金笥籙簇
月定兎鷄運火合金木理性兼空觀發精葆緣督
行蒲功乃圓可以得神足清肌凉颸披霧襟甘露
沃心境西蕭僚襟被秋山宿

尹使君吏隱亭燕集

使吏本畸人沖情去醲厚神界敞自昔小築因岩
岫細路穿蓼筐寒雲宿層構水色抱城陰人聲帶
蹇淪山葉時墜書風花或飄袖近接萬家烟遠攬
千峰秀脩然若禪栖林爇香坐清晝寂久恍有悟事
簡理無垢招余人外侶野蔌出觴豆開軒延晴霽
換燭沉宵漏吏牘暫除屏玄理共研究遐戡邈風
期躡景內史後申章笛巖阿無忘此良遘

贈金虛中先生有序

余七弓稷衡岳道訣於李海鷗海鷗得之金先

生行之既有効然知有金先生不敢師李君九
月抵虎林業拜授聶師所傳於張三丰祖師金
液還丹大道無何復遇金先生更授余道訣余
又拜而受之竊刦良緣私自慶快敢不努力精
進以期不負師恩然金先生所傳較之李君加
詳焉金先生真吾師也於其別去贈之以詩
余少事雕蟲沾沾弄筆札臣精巳銷亡虛聲滿吳
越中歲厭浮華好道慕壽喆至心鑒皇穹兩授異
人訣朗彼冥涂炬懷哉苦海筏具茨訪大隗玉倪
授嚼鈌誓去羶穢行洗心佩芳潔塵淨鑑自明識
遣智乃徹煌煌牟尼珠虗空縣日月從此歸真元
三界逈超絕

　畣贈梅季豹

巨海本溺人漨漨得珠貝廣衢無風波寶乃不可
冀金應入火精炁須待名利五慾茫茫無涯陰陽橫
紛潰愚者因銷沉至人以洪濟撫躬攝摩登騎頸
失神智上根有時迷何況於下器濯濯淤泥蓮不
染道所貴香山與居丞千載欽其致曲房聽五音

靖廬討三昧去亦不追求來亦不掉不避對境似低回撒手忽凌厲我裹金剛鎚遭之靡不碎大慧破萬昏羆提曰聖諦季豹落穆人鋒頴不可制挺質故自堅吐辭一何媚卓哉龍鵠姿頗懷靡曼嗜往聞遊名都洗洋良以肆井丹能潔身相如乃愧世願君希高蹤把挈八空氣

送沈眉吾太宰

至人握環中妙忘挈八極洞視反內觀遣智存虛白金華駐流珠永源注木液久如混沌合忽似鴻濛坼皮毛曰以脫獸寓霧明宅蛻有自歸空搏索何可得一真泊無營萬物橫相索應緣神不掉忘形累乃釋道亦無醜榮道亦無順逆浮雲有去來太清元常寂黃屋猶窓塵三事等邊遠悶而伏嗒然強起或有迫伏則爲蒲衣起則爲風力所觀鵬鷃齊偶取龍蛇則案案嗟此意獨有眉吾識葆真抱沖和圓悟知有得滓盡骨逾清道存顙自澤抒采何連翩發精以沉嘿詮經合聖諦尚玄守雌黑朔也避金馬史占歲星匪願桃至尊殷煩照竹

帛然後撒手行去訪紫煙客世罔雖在身廖霧意
常適白鶂視已冥黃鵠逝亦得吾令領崇霞遺榮
在蘿薜調神理中黃琴心和胎息龍虎漸以降金
木永不隔遲君了人緣求我阜鄉舄

寄黃白仲王百谷

二儀積霧炁結爲文章伯風雲既馳驁日月亦奔
迫人言混沌開我嗟鴻濛坼萬物受刻畫鬼猶畏
裂礫精芒日外委雕采衰純白曜極轉昏翳掉久
自淪滴華言揭高霄陽冕障陰魄几望不廢垣朝
智詎謀夕泛泛漂迷津營營熬火宅上僅遮須臾
下墮羅刹國稍散終誕謁謝慧乃業識悲哉墓中
玄徒騁野狐臆謬矣都監言博綜務詮則入道所
猶僊鬼也才何益所以古至人弢光守雌黑康伯
賓如愚潘洞寶昏嘿覺照深煌煌一發朗八極收
之復希夷窅藏疇能測余少事雕蟲膏羶嗜成癖
雄心及盛季萬目時辟易真炁久罷耗神明苦薄
蝕中歲好玄脩耽耽似饑慤皮脫見霸骨根存落
華色鬗從鬣薶中撒手返澹寂幸願遇明師授道

得金液觀空田景光鍊魔蕩陰賊人緣倘可捐天
路未爲邈寄言同心人無靳洗髓力

寄王元美司馬

入山苦不深入林苦不窮會聞戈高雲亦復熏大
穴瞿硎披鹿裘仲御乘蟋蟀猶爲軒冕身隱迹
不滅元瑜指翔鴻承明計車轍終胥影組榮將無
揭日月所以避秦者永與世代絕不知漢甲子那
問晉陵闕我欽琅琊公藻思橫雌霓脫歲暮靈脩
學道授丹訣天寒野潦收霜降群芳歇光伏鴻
濛孳气遊寥泬泡影悟銷沉電光眴陛瞥畢念在
盥阿怡神爻松栝盛名難可居鳴騶日喧聒車輪
遂彊載饒吹戒明發海內識紫芝朝端遲黃髮一
自起東山須鶴悲漘浿莽雲孤暎活水空咽
無遊轂城數亘之箕潁節敦迫非始願悵惘就羈
紲爾時小陽九屏翳肆爲孽年穀一不登道殣苦
紛列時憂誰與理荒政亦何拙悠悠呼昊蒼調劑
賴賢喆極物弘至仁匡時奏上伐然後圖沖舉行
滿自超越余叅蚤抽身清涼觧煩熱不辭締蕭貧

頗聞煉藥說頻沒與碧流西崖坐清樾寄語鶴上人無久戀塵網

哭柴仲初一首

人生墮苦趣晝夜戚六賊有身患非一無營道所則造物既苦我我乃貴自適陰陽橫簸蕩何爲受迫迮君火熒疾疫俛仰在牀簀舌端有名理匈中富史冊雖然廢履杖猶能弃楮墨無煩嗟拘攣政得謝羈勒靜討無生言安神養虛白余每諄諄店笑長啞啞亦復林好香亦復召嘉客空淹文酒會

不飲甘露液多嗜轉多累長物惣何益但看蓋棺時一絲將不得百季日相煎相煎入火宅高文不聞道流年竟虛擲一朝氣韻盡神理恭難識人憐君皮裹我爲窮究惜悠悠千歲下猶是名士籍

輓吳道人

吳生弄柔翰少年事佽沐中歲奉慈氏翻然入香界受戒大導師長齋頌梵唄智者寶靈明愚人惜四大苦行習頭陀業隕福乃賚維君力脩持遺榮剖歡愛蓮臺距不遥香藥久相待柰何不自堅淨

根以慾敗一理無生滅萬形有成壞流轉轆轤中
安得見自在吾聞破戒者猶勝不持戒勉之在來
生無使再迷益

寶陀禪寺朝大士二首

瀛壖浩茫極濤巖簸玦北雲崗邈孤縣際斷神境
別海罅渴蛟飲磴道凍虹折白日浸曾波晴空翳
膠鵰刹那雲島獻儵忽煙鼍滅山足落潮痕沙明
浩如雪兜羅敞銀界七寶嵌金闕寺影倒空水示
莫喧囂繩龍來殿門腥夜冷霜鐘咽大士坐香臺
青蓮暎紺髮璁寶繞琅玕函經護松栝天花雨繽
紛高僧時說法有去即有住無解亦無結福慧不
唐捐能所俱了徹西教自東流津梁此婆竭何必
迦毗羅然後得寶筏余今討空宗萬念悉抹擻頹
闡微妙言庶啓廣長舌

巍巍法王子天人所師尚菩薩乃應權佛果證無
上遠從身毒國大法來龍象孤高託歷蹶浩蕩乘
溟漲詎應愛空闊無乃愍流浪人生墮苦海神識
昏滯漾哀哉萬刼中業趣日醞釀輪轉何繇超沉

犁深萬丈慈氏興大悲弘誓度群妄微言深奥衍妙義蔚遐暘不廢耳目用而忘耳目相世音乃以覩覩徹理無障三千及大千捋鼓龠霧覡蟻蠓音咿嚶洪鍾響嘹嚨尋聲捄苦難茲理實非誑周徧沙界中咸令滿所望無情亦知歸有識那不向如來滅度久疇爲發寶藏繙經匱其譜攢碩抑玄奘

壽龍使君

萬物稟冲炁負陰而抱陽寶珠懸元始尊宛宙覺皇旨榜標法苑雲牙建冊玉笈入邃函濁頋真以葆光跡雖涵氛垢心常宅旁唐玄元握斗柄一炁白徊翔崑崙通地軸斗牛會天章晝夜無停軌委輸運中黄真火鑠群陰虎白生洞煶別自營屋室再若闢洪荒青龍鎮我宅白虎守我房二八既平勻三五亦劑量口嚼混沌絮手裂滇滓塲殼蜕若蟪蛄九成轉蟯蟟大千入掌輪山河不盈眶剎那沙界遍倏忽飈車驤大道豈不夷迷者自踉蹡搶真而逐妄餙智紛機張陰魔攎其府慾火煎其腸蚑嗜日喧囂蠢蟻慕廿羶薌我求玄中叉海上何杳

泛龍君楚喆彥骨清精復藏譽文掩劉勰爲叟師
庚桑淳和日內寶光靈不外颺一官等桎梏萬事
皆粃糠出則應緣會入則煉真常應緣去害馬鍊
真宗脩羊人知事亦理詎識神無傷形氣絀麤穢
肢體漸芬從此獲聖諦鐘吕行頡頏余性本迂
散遼塗步多僵迂與俗應迕散乃道所臧以斯蒙
見收託契夫何鄉相濡醍醐味相飲金玉漿烟霞
荏此盟萬歲當未央

寄贈會大司空

司空英雄人少年氣儻崇東西立勛名沐霧披榛
莽努力在三事嘉聲被天壤了無根抵容自致雲
霄上池魚復何辜神龍乃羅網皮毛雖受傷性靈
固無恙王珣會捨宅龐蘊亦沉鍾一笑忽空花髑
髏紛伎倆此中倘有悟庶以免流浪木脫須歸根
水落在霜降累去性靈現泥洹埋無誑

贈南州上人禮洛伽還楚兼簡會司空

南公中州喆遊湘下寶筏相依會司空乃是大檀
越司空被流言貞操自氷雪雖爲世網嬰高情出

寥泬因悟泡影理一件盡了徹吾師講空宗超然
彌寬悅漸脫有身累遂領無生訣師今振錫東來
叅帝濕伐大瓢酌海濤玄解得水月南還問黃梅
印可弘忍法寄言司空公夫累只留髮無以幻泡
故而坐生糾結蓮臺距不遙玆理無斷滅

石禪庵爲卓澂甫賦

開士擅藻林才譽馳瑤琨中歲栖禪寂避世息人
喧遺物神不滑弢精德若昏靖廬宵以深爲林象
祇園鳴鳥伽陵音灌禾花雨繁力謝有身累靜計
無生言萬事等泡沫虛空浮雲幻能所一以遣淨
穢何足論學道悟流水請看蓮花根

震旦篇寄呂玄符

震旦始結沫歙萬苞煙熅醞釀礫元氣羣動菌紛
輪儳忽鑿混沌光音離本根南贍富情識諸有爲
妄因多慾令神漏多智令慧昏玄珠去已久索之
在嘉民覺海有涯澥天路有由旬離形墮肢體庶
以還吾醇
元化窅察哉延垣亦偶寄上帝孩萬物叅芸紛始

稺生無甯毒心死旨豆虔劉意直亭本閟霩形骸若
維縶一爲貪使牽乃矜爪距利尭桀亦妄分夷蹠
日相詐假以蜉蝣刻所爭蟲鼠臂螳怒一何雄蟯
搏自云智百年骨火中神雕形蚤敝用藥病彌深
病非藥所治不如返自然曰餐太龢味撻榮未爲
難撻名道所貲
鴻化蒸霦霖歷渾歊以苗六合聖所存安能竟坱
圠積水苞大地神州混漻潟積氣苞積水廣輪軋
勃窣不知積气外猶復有何物巨覞漸微塵刼後
聚大沫四洲倚須彌須彌倚恍忽日万遠乃圓月
死腦以活尾閭納舞底昆侖出有窟疇怒震霆馳
孰繪霧雲霱春盛稺節哀歲晏羣芳獻天倪握機
楧端兆不可詰倚哉古神人包絡物怱玄室
人生各有命囬薄而蜿蟺高才乏貲仕盛德不永
年莊士蒙訢溷椷罷濯清漣趑驤步多窘彳亍行
反苒馬乃因失得子或以替全牛哀與鱉今禍福
何遷遷班生感幽通平子標思玄雖未闖寥廓厥
以越拘攣至人剖靈竅細大靡不捐宇宙在厚手

虛空藏雲煙當其肆揮霍何所足糺纏鬼神徧偃爾帝亦茫無權蹈水那復滅入火詎能煎性命當何屬願寶南華篇

愚公一何欵爲移山計河曲有智叟聽然笑且議操蛇神干來王屋一朝徙始知帝所畏在愚不在智所以漢陰丈抱甕戒機事機事藏胷中鳥飛獸遠避羲皇明道德堯禹提仁義後世姦雄人盜之行陰謀尊俎伏戈鋌談笑藏裂眦三峽與九疑隱軫起平地智力難爲防毛羽寧自茲入林恐不深趯然遺身世

水化有蜃蛤陸化有陵鳥楓葉爲羽人思女爲堅石有情之無情無識之有識何況倫五常陰陽位霧宅身光本來圓所患形骸萬能仁示空宗應真悟胎息滓去清虛來歷覽周八極小傷閻大道拘方自逼仄醯鷄甕盎中安從睹鵬翼

蛇帶示何因君牧胡反覆屋月起結想夢珠不在握幻師習爲幻風雲變陵陸電光不可掉虛空寧得縛無常聖宇諦飛矢婁胝胸神理橫相弄精悉

忽不屬惜哉寶空花疇能辯胤璞英雄徂羣愚愚
者紛攫逐乃亦轉自徂焦釜水雲沃萬景不留睫
百憂苦填腹情識作波旬慾利失神足一破即萬
破從此出淖濁
韻士洞微眇胷中胥萬篋雲笈數不窺菁華數不
獵颺鞅駕千古屍輪驚六合百氏悉摧破神聖歸
吐呻大慧日以散玄鑒日以乏事外喪家寶弃根
務枝葉戎夷常接軫惟中有伏甲人能見丘山不
自見其睫糠粃一瞇目二儀亦晦雜平原與司空

無爲賛傳洽
吾畫九州外別自有福庭日月不到處四照花常
明瑾臺萬王戸王戸開峥嵘蒼虎守階砌桂樹夾
兩楹靈藥無不有瑾草冬夏青神人何曠朗幡幢
光爛盈容顔氷雪皎衣裳雲霧輕所語非世事怳
忽而昧吐不設毀譽心不藏愛憎吻距靡傷害
澹然寡攖營但感滄海變不問人代更昧者謂迂
誕曲局安足稱此士本穢濁傷哉朝菌榮何當煉
金骨白日翔太清

劍折王多璺大羡愳凶終虫窠蠹嘉實蟻穴傾崇
宮罷淵神聖忌違人賛譙冲雎雎而詡詡精芒射
玄穹火炎薪易盡膏膩蘭易窮高才好矜露往往
招沙重子不見孔翠文采滅其躬所以表夏甫坐
卧土室中伯休逃藥肆幼安竄遼東含光葆龢粹
希言遊鴻濛

長水法師墓

長水汪楞嚴大法本超悟一口吐文殊寶花自天
雨四智圓以通三身了無住霧光歸涅槃幻舩委

丘墓古發逶蠑螈陳根結霜露聖諦賛沙明皮囊
非所顧愚者患有身識神日馳騖求劍乃刻舟守
株以掩兎所以生結縛累劫不得度岸筏理應捨
郵傳亦假寓割水與吹光真我復何與惟師得性
空土堆骨一具長水託在墳我今識其處

經吳王故宮

吳王昔全盛傾宮與雲齊虹梁截膠葛連蜷浩無
倪綺繡被狗馬窻楹綴縣黎歌舞窮日夜爲樂不
可稽一朝運銷歇荒基煙草萋池堙泛舟處文甃

蹴蔬畦彈箏美人去田父來荷犁嚴霜緣修坂悲
風委黃塵無常古如此世情一何迷

贈管登之先生

至人去世遠三教理晦蝕儒釋尋干戈緇黃相搤
擊庸愚局小方拘閡逞肝臆戶捷難度垣朝營詎
及夕此是則彼非我玄則毀白壤蟲不離壤核蟲
不離核宇宙一何大人乃自迫涯惣之屬迷倒罪
業日以積頹波疇爲障世界轉倩仄天命我登之
人中作標則始窺孔孟門牆宗圓悟三教

宗靡不破其的雲臺抗高議天路邁奇迹世梦患
整頓務窳將聳畫才大世莫容歸來隱蘿薜循深
世道憂負擔不得息頻年苦饑侵疫癘遍方國表
疏叩帝閽戡籙求佛力旱暵立涸雨願挽陽九厄
出粟哺枵饑荷鍾掩齒骼普度如來願博施王者
德長使精神流那爲形骸隔閉戶潛著書大道賴
豺翼未諗物論符所喜天心格茲事非偶然津梁
當何極事了還公處凡情豈能測

一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文箴選

七言古詩

重過桃江別業

當時落拓不足論挾書醉眠桃花邨黃鸝叫斷春雨色白鷺窺破新水痕身世濱津遊太上風物依稀似陸渾何人喚我出門去疋馬蕭蕭南北路兩足皺皺泚水沙雙髻凋殘鬱煙霧燕臺駿骨雖見

收漢宮蛾眉易生妬幻泡浮雲擲一官親蒙天
子賜黃冠入山面壁終有日對酒逢花且盡驩此
地重來恣咲謔十載羈栖宛如昨悽愴似隔武陵
雞須吏亦是今威鶴紅桃碧柳風正乘野浦迴塘
水亂流輕棹鐵遂吹欵裂錦屬銀箏彈不休伯倫
生著酒德須無功自署醉鄉侯古人多好託此物
但言澆愁吾不愁

竹林七賢圖詩爲龍伯貞賦

竹林七賢風流宗竹林七子稱最雄漆園柱下吻

任放町畦脫盡遊玄同一身拓落形骸外萬叟鈴
沉麴蘗中當其頹然睨雙眼天地烏有山河空功
名竹帛俱泡沫王侯將相真蠭蠆神情開朗慕中
散工琴好鍛性高簡作書絕交論養生貪魚山澤
成吾嫻步兵埋照學沉晉中通直與黃農論酣酌
一醉一百日貴人欲婚不得婚仲容放志翔寥廓
兼材神賞精音樂醉來便枕鼯弦斷曲罷斗斜殘
月落山公通儻無垢氛同時名士遝如雲三公可
當一日飲遐心長與塵寰冲衷復有向常侍匈

中千秋佐閣肆精思玄理注南華雲霄空濶冥鴻
逝安豐巖電光射天舌端滾滾黃河懸高人願就
阿戎語牙籌猶不碍超然伯倫須酒見深懷生時
飲酒死便埋六合浮萍豪螺羸一杯誰復酹枯骸
世人齷齪不足齒俯仰乾坤有七子峻嶒千載頹
風神誰當畫者十洲史龍君得此嘆我曹夜長展
燭焚蘭膏黃冠道人入眼喜天性不飲與顛豪龍
君龍君吏隱者家在沅湘武陵下武陵桃花笑待
君珊窓玉女黃金觜何當喚取地下之七賢竹林

花邊爛醉眠

雲來山人歌贈呂充符公孫

君不見海上巖巢雲來宮金窻玉戶開瓏瓏清都
縹緲丹霞外神界浮沉白浪中尋常僊伯峯瑤艸
來遑靈妃躡綵虹大越何季移岩嘗此中久有蓬
萊閣桐柏金庭共贊盤沃州天姥相紛錯山川霧
氣莽不窮日月波濤何噴薄代興才子鮮揮毫時
有異人來煉藥呂公栽嶽降神相業千秋追甫
申丹宸筴在思元輔綠墅堂開優老臣萬卷賜書

堪課子十千美酒可留賓即看堂上朱顏好又見
堦前玉樹新公孫本是蓬萊客托體尚在黃皇宅
王謝子弟舊稱賢高門原屬會稽籍右軍大令氣
英英封胡遏末聲奕奕公孫束髮神僊姿膚神雙
清衛家兒陳思王文誇麗藻大染結客同襟期黃
冠野人世所棄君獨一見欣把臂下榻館我辟彊
園時時虛左仍執轡如意朝從竹下言鑵輸夜就
燈蒲醉跌宕淋灕不自休燕咲從容並有致使我
忘却客館秋風之淒寥日日望對英瑶瑆

汪長文芰荷亭歌同吳茂倩董揚明葉虞叔
山家樓閣沿溪入複道層堦上千級青崖嵌崿
房深栖鶻巢鷹手可拾夜鬪不知雲霧多朝來但
見衣裳濕排空一步一崔嵬陡然絕頂孤亭開金
沙細湧花源出玉蝀橫穿樹杪來亭前日午桐陰
噴解衣烹茗焚香坐山花躑躅紅半殘野谷篔簹
綠萬箇濺濺響水到池平池上田田荷芰生斜光
冷浸玻瓈閣倒影晴窺鬢髮明一時同游惣廖霩
玄超名理蕪清詣腥風挾雨聞虎嘯絕磴將攀下

猿猱談宜松外塵尾懸碁愛花間子聲落此時散
髮夢羲皇世界不知何處看布袍方寸意蕭野主
人恐是避秦者樊榭人歸霞自青葛玄泠泉猶
藉舊仙都好十隣把杯共酌松杉下與爾將營
采藥乎為余先種桃花也

余伯佑公子邀同吳茂倩李之文楊漢卿泛
舟東錢湖宿余太史山樓

乾坤欲盡東南區海勢割截羣山麤天垂四面烟
濤合地湧中流霞輿孤漁艇拂風亂雲是船湯
槳衝鷗鳥風來水氣腥初濕日落山容澹欲無
洞壹經神鬼鑿碑石疑有蛟龍扶遠近往往見亭
榭去來一一帶孤清山川卷盡有如此東湖何必
減西湖躋躅山花落幾許荷葉田田新出浦道人
野服黃絲縧公子輕衫白玉塵酒客淋漓中聖賢
歌兒宛轉沉宮羽沙棠隱約泊垂楊暮宿平泉丞
相莊松風颯颯邀吹遂桐月娟娟照舉觴太驚虎
豹穿林鳩水濺獼猴窺竹房丞相自起藏書閣種
樹栽花待行樂十載空聞長樂鐘千年不返令威

鶴眼中公子正青春大湖風月借閑身窓開晴日山皆好堂列清歌酒復醇芍藥未全開艷蘂辛夷一半委香塵我本金華紫烟客落拓乾坤嗟迫迮一宮束縛非所宜八極翱翔儘堪適今日願從公子遊當時不入平津宅茫茫湖水漲新沙磨盡豪華百萬家渚宮叢臺放鷄鶩隋堤漢寢走麋麚人生不樂亦何事君看古人誰在耶好待湖陰連夏木還來散髮就荷花

李太僕園醉眠牡丹花下歌

太僕城南半畝宮桑絲弱柳搖春風朱闌盛開木芍藥遊蜂舞蝶飛滿叢萬葉垂地地猶冷千花燒天天欲紅楊家妃子不敢嚬秦虢諸姬髻偏墮黃冠道人最清狂酒酣脫幘花前臥悲哉人生石火期俟河之清知幾時君不見眄谷南浦好兄弟三季腸斷鶺鴒詩百歲看花幾回醉今君頭上已成絲眼前花開爛如錦何不朝朝喚我飲與爾同傾座上尊爲余先拂花前枕

壽廿年伯右虛先生六十

昔聞申甫降嵩高又聞老氏生若縣文昌駐景飛霞洞端明乞靈玉局觀東海徐陵才嶙峋西方寶誌識麒麟先生之來自帝所懸弧先已報神人弱冠稜稜好眉宇揮毫對客如風雨不獨雄文照九州更兼高義駐千古析居讓產杜紛爭眼看阿堵浮雲輕太守何如逢掖貴第五那減驃騎名尊公嶺表守朱幡蕩寇平蠻清塞垣古來功高多不賞拂衣西歸日杜門文吏好持魏尚短何人能雪子公冤先生才高復不售東壁圖書列左右扶踈花竹遶堦除縹緲雲霞出窓牖有子少作秘書郎更官杜下尊神羊埋輪一日忤權貴投劾三年卧豫章即今持節來海上威名直與波濤壯朝端猶自忌孤忠世路終難容骯髒便好西歸張壽筵風日熙明春正妍銀甕金屏月垂地短簫長笛花蒲天蒲萄酒染九江綠先生醉拍洪崖肩聞道龜臺王母使因風寄到白雲篇

送張三公子看花秣陵歌

公子高才復玄度花竹蒙茸有深趣鳴榔擊楫大

江波二月看花秣陵去秣陵宮殿入雲霄千古繁
華自六朝鶯聲細出烏衣巷草色斜連紅板橋桃
葉潮生朝蕩槳燕磯月上夜吹簫王侯邸第多臺
榭衆差一一倚山椒雕窓繡柱神工作惟石奇峰
鬼斧鑿家家芳樹垂婀娜處處名花開綽約茶蘼
短刺胥辛夷錦帶新鬚縈芍藥蝶尋紅杏過欄楯
鳥啄含桃怯鈴索堂捲珠簾白玉鉤門臨寶馬黃
金絡柳下妖童嬌自憐花邊遊女笑相謔此時公
子上皇州紗帽輕衫曄紫騮落日人家帶綠水春
風絃管遍朱樓但逢酒舍俱堪醉遇有花臺無不
遊嗟余馬蹄日奔走拂袖歸來卧林藪引水繞通
半畝宮傍池杓種五株柳千里空瞻建業山一生
不涉秦淮口送君黯然雙淚垂芳菲容易到離披
遥憐走馬揚鞭處正是看花酌酒時征夫去後傷
蓬首粧閣香殘想畫眉故苑春光應不減莫令芳
草怨歸遲

長歌寄周元孚司理

周郎抗疏何感慄十年漂泊走江介一朝賜環席

未煖又犯　龍鱗出汾代代州司馬單騎行棄軋
西去鴈門迎飛狐句注天下險黃河如帶遶孤城
戍堡牙旗肅秋氣寒沙木葉起邊聲關門一望火
煙火土築宮墻茅作瓦孤臣夜起悲笳虜凍月在
天霜滿野戶外颯颯聞弓刀自把殘芻喂羸馬思
君此時卧疆場神氣更王筋骨強但撫邊沙增慷
慨肯因風物轉淒涼近聞聖主念恵育量移乃得
神仙鄉緒雲青田古福地云是軒轅煉藥處放衙
衣袖生烟嵐捲幔窓楹見品樹紫石紅泉處處逢
青羊白鶴時時遇況得風流喻使君名理文章方
深趣山靈恐訴真宰愁太史應奏賢人聚嗟余十
載別夫君楚水吳山兩地分風雨不交龍劍合江
湘曾遣鴈書聞如今轉覺山川近日暮相思隔片
雲君尚將身嬰世網我已撒手烟霞上氣馬尻輪
行八荒江風海月歸雙掌有時銀瓶花底眠有時
鐵遂空中響興到黃冠或訪君把臂一笑失天壤

寄贈大金吾劉公歌

金吾將軍大十閫金貂玉帶暎緋衣緹騎春風行

輦道寶刀卿月侍彤闈慶流三輔宣主德名聞四
夷壯國威將軍高資無文武羽林材官圖書府宰
獨湛盧吐虹霓有時不律駭風雨入朝上殿真虎
臣稱詩結社常綸巾生平好賢若饑渴相逢滿面
生陽春吐握中堂朝下士絃歌西第夜留賓信陵
平原兩公子彷彿千載見風神前年余中舍沙毒
浮雲世事何翻覆公也衝冠不避人排天砟地歌
聲促既鮮無金潞水衰更深疋馬河梁哭是時逐
客流星奔兩兒危苦病都門公云汝但揮手別汝
妻汝子吾過存吁嗟乎世人只惜詞臣去公獨能
傷烈士宛千秋不滅滅洪義八口難忘公子恩自
歸江南領烟月萬事無心安拙劣門栽楊柳裊千
絲石長菖蒲茸九節老去彌於魚鳥親貧來漸與
交游絕自喜偷生保一丘心知無計得依劉天高
何處攀丹鳳海闊應難問白鷗會須事了拂衣去
宅日尋公楚水頭

贈葉虞叔

我昔雄心出寥次許身管樂傾豪傑長思隻手擘

風雲數夢騎龍扶日月中季作吏出專城江淮吳
越稱神明巖霜烈日砭肌骨妻風苦雨懷精誠東
南千里待舉火布衣賢豪倒屣迎妻子饑寒都不
問要與天壤加崢嶸豈料虛名易招青水邊含沙
射人影一頂黃冠歸去來疇昔雄心已灰冷浮生
端只老虫魚齊閣焚香讀道書綠鬢凋殘身尚健
黃金散盡客應踈世情只解趨富貴多君獨不棄
貧賤長歌短句數投瓊選舞徵歌復開燕遂使道
人失故吾耳熱火年狂態見細月斜侵竹葉鐏冷
風暗度桃花扇嗟虞叔汝本賢豪人峻峻俠骨空
千春袖裏素書飛紫電腰間七首泣青燐魯結一
客西湖上今日逢君合爲兩兩君須然儒丈夫麤
眉巨口復廣顙蛇矛丈八筆如椽南北馬蹄披草
莽公等昂藏定吐奇媿我髮短無能爲雲臺畫閣
知無分瑤島金宼或有之它日君應提劍起莫言
海上有安期

飲美酒對名花歌

飲美酒對名花擁金屏彈琵琶玉人纖指壯丹蔻

蠶能忘盈盈隔絳紗絳紗帷邊柳如雨繁英能結子
夷塢佳賓盈座酒盈俎君不見琵琶女舊住潯流
丞相府丞相風流天下聞退朝絃管聲遏雲鶯啼
繡戶春將半月上瑤堦夜欲分前堂舞罷客初散
後院鉏鋙復開宴香撲水亭蓮葉杯風和寶炬桃
花扇緋袍玉帶照青春轉換清商轉入神歌殘白
苧猶催板吸盡金尊不醉人豈知一旦滄桑易玉
食歌院淒涼聞哭聲舞裙慘澹無顏色我來曾醉
聽鵾絃歡悰正洽忽悽然蝴蝶遊絲春不斷蜻蜓
蓼花秋可憐吁嗟乎古來悲歡多反覆電光石火
一何速蝦蟇陵廢畊野犢燕子樓空鳥巢木勸君
一杯彈一曲丞相墳前草已綠

春遊曲

東風吹折黃河水平原雪盡凍草青天晴百舌巧
弄語日暖蝴蝶醉不醒王孫遊女各輕妙白馬銀
鞍光照耀酒滿金甌歌絕調人生莫遣桃花笑

雲間門人于鬯先雪中見訪於其別去贈之

以歌

羅剎江深凍潮咽秦望山前雲釀雪訪戴何人來剡溪野曠西風吹徂褐入門把臂話生平草堂一鐙殘燄明微骨仍餘七尺氣貧交轉見千秋情昔日由拳稱吏隱傾身折節下寒畯官衙如水客如雲過者東西定紆軫吏道翻因辭賦精俸錢總爲交游盡肝腸自許薄原陵意氣誰能不廉藺一申含沙謝 主恩徒手歸來四壁存徑滿蓬蒿張仲宅天寒烏雀翟公門江閣垂垂雪花大擁爐手撚紅梅坐此時焚香只著書獸爾扁舟夜相過君才窘落空人群少年海內驚奇文睥睨曾呵李都尉馮陵不下灌將軍余本英雄人布衣好任誕家無擔石儲尊罍客長滿一領簿牘勞萬民手足皸皴面顧奸風波閱盡始息肩臣精銷亡髮亦短君意正騰驤吾心久寂寞人言得志須雲霄我思有道在藜藿昔往真如架上鷹今來已是空中鶴送君努力赴前期太阿出匣光陸離君行我亦各有時各有時無自苦行路難畏采阻前有鱣竇後有猛

虎送君出門吾閉戶

豐城寶劍詞贈芾子開使君

吁嗟乎豐城寶劍未出土金鐶繡澁芙花古神物
精靈不久閟斗間夜夜虹光吐司空得之天地清
提携入手風雲生延津雷電驚猋去尚來此物通
神明劍故能精何昰雲化爲龍形蹈六合鉅翻唐
空細入甲太地出河爲吐歆陰陽元氣紛輪駝安
知龍不化爲人龍化爲人耳君無乃是霞舉軒轅
七尺身少年秋作右渠客意氣昂藏縛不得男子
百年羞腐儒詎肯卑卑守文墨一頂神羊殿上飛
霜飛白簡栢栖烏埋輪欲落奸雄膽破柱曾收丞
相奴暫許南歸領風月胷中一片寒氷鐵骨雁船
頭彭蠡烟虎嘯匈外匡廬雪如今握節臨江皐不
減當年意氣豪龍湫潭黑呑江雨鰲柱峯青挿海
濤雕甲銀戈連萬騎朱旗疊鼓列千艘使君橫槊
樓船坐天上須臾風生潮亦來蜃樓吹出霞光開
何跌宕黃冠故人亦雄放相將把酒酹波臣落日
三山忽然落雙眼鼉鳴鯨吼龍笙哀便欲乘風行

海外與君一問金銀臺

贈錢淵父

我昔鳴棄花縣棄與君只隔衣帶水耻救片刺學陽鱎祇託神交借雙鯉去年湖上始相逢咲策西泠紫玉笻細葛輕衫露氣重垂楊畫舫月痕濃黃冠此日來相訪蕭葭兩岸池亭敞酒卮平原十日期義高張范千秋上塩官城外草蕭蕭秦駐峯寒壓莫潮野水平橋催蕩槳華堂銀燭照吹簫主人愛客勸客飲醉來自攄翹秪窺諸子紛紛競為壽

才俱白地明光錦單舸欲行猶不行池上芙蓉有情最喜黃花歇瓜注不妨落葉墮巷柝世間萬事無不假所以達人等飄飄自從杜郎神武冠昨日管鮑今風馬世態炎凉轉盼間歲寒青松君與我

贈錢次卿年丈

十季奔走不得駐人情閱盡如朝露盛衰寒燠轉盼間昨日管鮑今行路交情太濃多不真載書州馬空復親仰天歎息悠悠者今日看君是古人我

昔與君同擢桂雕鞍寶馬六街塵雁行南北分飛去幾度盈盈河漢津水國雙鳧領花縣自娛虛名走時彥君如黃鵠高青冥烟火相隣不相見我今野服訪丹丘杖策追隨海上遊莫潮神火平蛟室旭日天風散蜃樓君家丈人聞得道托劍化形住蓬島曾授神仙不死方君自烟霞骨法好余亦久叅玉篋文可憐不遇金光草待子功成歸五湖同采玄言煉三寶

秋日同蔡應期明府錢懋穀太學淵甫次卿

神又不見張子房白皙好女子乃是大英雄博浪
錐急風雨咸陽金劍衝烟虹辟穀終尋赤松子
談兵曾授黃石公余也越國男子幺麽蹦躂形羸
意氣雄骨冷心腸熱生看七尺輕於絲家有千金
散如雪一哭要離墓上雲白日鬼嘯青天裂曾爲
邑小吏照耀東諸侯上帝百靈長在眼神明之聲
被九州但能折節迎逢掖不肯低頭拜督郵爲郎
騎馬長安陌俠節才名轉籍籍囊無一文錢門有
萬里客委巷常過毛薛家高門耻入金張宅從來

豫且困白龍猛虎制于毛間虫射影含沙不足問
拂袖歸來滄海東滄海東頭何所有萬頃烟波半
畝宮茗椀香爐書二藏杏花謝白辛夷紅自從衣
卸長安土寒雲封戶蠟蛸蒙傑不復交世事不
復理孫生有言天許作閒人佛容爲弟子布帽絲
縧而已矣無端遇汝西湖旁使我雄心霍然起何
物宋君真大奇巨目廣顙英雄姿古鐵如拳後兩
脅不數鄴下黃鬚兒兵書劍術電光閃酒酣耳熱
談淋漓一片肝腸懸皦日一生忠孝同風期安能
低眉向妻子要與家國分憂危余也文弱公磊塊
留侯伍相各千載西泠橋上月痕青擊楫鳴舷歌
慷慨提兵十萬可橫行北窮沙塞東填海與爾結
交杯酒間丈夫一諾如丘山芙蓉著花木綿冷秋
風颯颯吹刀鐶得時失時不可定爲龍爲蛇俱等
閒與君好控蘇琥鵰千戲扶桑碧水灣

卓澂甫光祿張具大會汪伯玉司馬諸名賢

西湖南屏山分體得七言古詩拈得隕字

天空秋氣高雲盡虛堂敞山川既以嘉風日亦以

朗賢豪大會傾東南瓊筵飛蓋邀清賞松蘿偃戶
路欲迷水風度曲聲轉低可憐楊柳尚垂地正及
芙蓉開滿隄酒酣杖策捫高嶺縱有涼飈扶不醒
座擁金釵十二行湖吹雪浪三千頃紈扇盈盈隔
絳紗美人一一芙蓉花好取清歌留落日更將秀
色比明霞諸公競賦尋詩去嘯入蒼烟不知處興
到爭辭琥珀杯詩成盡詫珊瑚樹叮嚀乎蘭亭寂
寞衆諸賢千秋風雅今寥然此會名追王謝後只
疑身在永和季

觀濤篇

八月江皐天氣清蕭蕭木葉下秋聲乘興觀濤載
酒行帆檣似織亂投浦車騎如烟競出城汀花岸
柳裊陰翳渚禽沙鳥飛縱橫片雲絕海而山出細
浪無風一鏡平士也持觴女歌吳須臾潮來萬衆
驚初看一線天邊白忽訝微茫大地坼勢崩五岳
走蛟龍聲吼虛空飛霹靂雷雨雜高城欲動搖千
群戰馬俱辟易吳子水犀何處奔錢王強弩射不得
世但驚其險安能窮其源祇疑沃焦決無乃銀河

翻海門峽東相激蕩大荒元氣爲吐吞所以江將
羅刹號由來怒豈靈胥魂劃然長嘯去酒罷人歸
潮平日亦莫舟帆片片下洪流隔江杳靄橫烟樹

李子年過余婆羅館出武陵龍伯貞見餉紅
瓤瓜共啖長歌爲贈和答一首

道民宴望何脩然神遊紫府崑崙巔天青日斜香
燼落北窓散髮涼風前犬吠猶然卧桐影鶴飛忽
起衝茶烟何來美人叩我戸乃是氷雪姑射仙道
民除蕈方戒酒清丝盤餐無一有但出綠沉紅瓤
之美瓜至自武陵懶龍叟青門五色不足殄崆峒
四劫落其後玉井浸出冷侵肌金盤擎來涎滿口
絳深衡髓痕不消赤迸龍肝血初剖武陵舊號仙
人家此瓜疑染沅辰砂啖此復是紫烟客一嚼寒
香沁齒牙陡覺清虛滌滓穢譚玄冷冷帶爽氣恍
惚真成世外言沈冥稍吐環中秘池邊水鳥對忘
機座上天花落如意君勿愁靈瓜啖盡無可餐芡
實蓮房惣風味朱李豔若夫人面素藕白於小兒
臂羨君累月不相過一過堅語傾銀河脫涼雨過

添素波紅霞省露映當阿長槐踈柳蟬聲多齋供
甫羅比丘去酒禁午寛治蓮醑清風朗月思玄度
輕吹單衫裁白苧重來好望婆羅樹

栖雲广歌投贈龍君超伯子

龍家伯子又相慕家在桃花源上住門前春水泛
漁舟夾岸桃花開萬樹分明洞府見亭臺只尺儼
都隔烟霧碧石紅泉處處逢青羊白豹時時遇竹
築猶嫌溪口暄就當結屋雲深處手斲茶衣充服
餌細閱丹經自戔注無端州里辟蒲輪公車再上

長安春望名偶落寰中籍骨氣終然物外民也知
游世非君好聞道遠遊無采真名山歲月收靈藥
逐旅風塵訪異人上書不合何所憾歸來仍宿栖
雲广弗堂書空雲結帷花臺夜寂雲流檻清夜煬
竈竈自燃蒼虎守門門不掩山鬼時來竊香飯僊
人或下窺芝檢層構無階霞作級階下瀑泉手可
汲牀頭徹風總帳開淡靄濃嵐亂飛入夜卧不知
雲霧深曉來但訝衣裳濕如此幽栖安用名藥裹
經函非世情久耽招隱雲中卧偶爲麴庭刻上行

劍上亦是神仙宅桐柏天台連四明劉綱鷄犬荒
烟冷梅尉丹鑪野草平嗟余幼墮紅塵悉并落文
章一窠臼鹵莽功名豈力求臃腫頭顱堪自醜窮
來不問河陽花歸去且栽彭澤柳中歲好道閉門
居若無同心相切樵烟霞姿性從古稀近得而翁
結爲爻而翁本是英雄人道冠九流才八斗君家
仲氏良亦佳少年聞美如嬌玖更聞伯子迹太奇數
年修名不握手吾欲與君駕長風遍歷清虛及小
有仙路青天騎木羊酒家白日呼狗君真萬里

之冥鴻官衙一入如樊籠空負英雄兩面孔脉脉
河漢不得通面孔未睹心相許我輩意氣足千古
東門壺嶠西縣圃何爲迫迮居庭戶便須掣斷韁
鎖去广上白雲應咲汝

贈楊別駕歌

楊君楚楚名家子爲吏循良端足紀先公恪愍忠
義人千載香名留國史每譚先朝庚戌事使我淚
下不可止庚戌之變楡林明遣關失守羽書馳胡
馬南來天地腥直薄都城突封豕千官戎服盡登

陴萬乘宵衣歎捌髀六軍裹瘡委鎧伏四郊流血
盈川氓恪愍時爲開府臣提兵勤王自易水軍聲
大震胡雛驚控弦不發堅壁壘逆鸞惣師懷貳心
譌言一入忠臣死父老慟哭滿都門白日陡變塵
沙昏皇天威靈逆臣敗天子悔悟烈士究易名正
位大司馬九泉差足慰忠魂二子珪璋並譽髦浮
沉州郡官徒勞別駕愛民德潔已七年蹤跡滯江
皐漢署積薪若爲歎齊門鼓瑟君所操世無雷煥
知埋劍誰爲王祥解佩刀知君恬憺足自適況復
傳家有清白但須抱道守玄玄何用干時聲赫赫
家在燕王臺畔君星槎奉使何絡繹雁臣一歲一
來歸巖巖得風塵柴顏色朱夏楊颺越水西素秋
悉馬長安陌長安紫氣政氛氳宮闕峯萊接五雲親
朋乍喜金蘭合兄弟翻憐夢草分宰樹白楊秋颯
颯麥飯定拜先公墳

畫百花屏歌爲龍佺貞大夫賦

吾聞宋人刻王爲楮葉三年始成亦宛然雜之眞
葉不能辨人巧幾奪造化權一葉三年良苦矣東

皇太乙殊不爾真宰鑪錘斡斗柄陶鑄萬物紛華
藿倉庚鳴兮百花開鶗鴂鳴兮百花落開時誰爲
之剪裁落時誰爲之銷鑠忽然委謝成醜老瞥尔
芬芳闢綽約循環催賁有神理元氣淋漓鼓橐籥
一花復一形一花復一態深淺異顏色濃淡殊粉
黛或如西施住若鄧村粧縞素出浣紗或如丹朱
闢輕巧映月真亭立帶花照水盈盈度蓼簾嗚呼
山深地僻啼鈎輈風恬日暖飛栗留錦鷄自惜毛
色好吉了人憐慧性桑高翔既懷鸛鵒思低飛復
有尉羅憂天邊遠舉忙黃鵠海上忘機羨白鷗玄
姿宜結烟霞想閒情豈爲稻粱謀至人何以託柳
韻野鶴孤雲不可求

送王季夏太史還朝

江城二月條風桑綠茸紅藿遍汀洲杳雨微沾紫
陌撥柳烟不隱黃栗留仙郎此日發南浦使我黯
矣牽離憂急管繁聲催暮舫大颯雲色照春流君
歸句注皇華使卧病三季無一事龍象長依實積
經脉望不食神仙字斷酒除葷戒律精門庭閒寂

如蕭寺官猶方朔舊詞臣身是維摩病居士即今
將母入長安上報君恩成母志長安禁籞花事
能王樓驄道連金鑣九衢煙月籠青樹三殿星河
入絳霄馬鳴人語朝零亂扇影爐香夜動搖知君
禪心自寂寞此時何異在圜焦君行大隱致足樂
我今幽棲亦不惡春水衙扉到白鷗春草平堦長
紅藥曉窓遠島見蓬壺小園天桃如度索餓來答
饒飲生魚瘦得形骸好騎鶴若逢故人問野夫為
語真鴻已寥寥

百鳥吟歌

天生羽族性飛颺受氣雖同乃殊狀良史胷中有
化工一一描寫入屏障濡染毛羽何蒙茸抉剔爪
吻咸想像栖遲樹杪各東西遊戲花間紛下上平
沙落日點蕪烟廣陌輕風穿柳浪分至知時如有
靈飲啄向人如有情長翎短尾俱堪愛瑰質奇形
不辨名群雛鼓翅學翱翔同類來交似嚶鳴倒挂
紅條媚春雨飛來紫閣呀新晴更愛秋江多小鳥
翠翼秦甕玲妖冶珠翠十里聞香車或如宜主骨
纖細羅衣從風欲飄墜或如楊妃豔有餘豐肌膩

理轉姿媚何花逢春不可看何人逢花不盡驩有
時始臨綠水有時的的映朱欄西園飛蓋光搖
席南陌連鑣香撲鞍王杖高歌及婀娜金衣醉舞
惜凋殘武陵使君神仙史偶綸百花作陣子五寸
班管颯欲飛六尺生綃爛於綺好花開謝真無常
世事銷沉悠如此知君不獨玩芳菲乃亦因之悟
玄理

歲寒三友圖爲龍使君賦

君不見盤陀巨石偃虬龍夭矯遠託徂徠峰百尺

老幹壓漢時千秋傲骨輕秦封又不見瀟湘籜龍
長蒼玉蔽日捎雲陰數數九天烟露搖空翠三伏
炎蒸散寒綠美人氷綃披冷香踈枝斜影橫銀塘
孤山老仙醉纖月夢入羅浮萬樹旁雨雪瀟瀟朝
風駛木葉脫落百草死三君挺然凌歲寒此物可
以比烈士嗚呼士也官熟名位尊海内把臂如泉
奔列頭爭附夷門義況族寧忘公子恩薆葦右來
等露電交情亦逐浮雲變金石往往化路人昨日
富貴今貧賤載書刑馬空復然翻手覆手真可憐

黃金已爲論交盡白日無如閉戶眠貧時管鮑去
千載君看古人復誰在我覽龍君歲寒圖悲歌擊
筑增慷慨龍使君何嶙峋意氣薄層漢肝腸懸古
人一片氷鐵清無塵愛民祇自照窮巷執法何曾
避要津昔臧吳中老畫史爲君無乃寫其神

送蔡使君觀察貴竹歌 貴易

使君領郡東海側五見扶桑浪花白東華流瀣充
官廚旭日蓬萊接儿席朱邑深心惠黔首臧明折
節下逢萊之謠五褲歌道上口碑何藉藉年
穀累登魚滿艘天吳不動大波降政宜海上行丹
鼓忽漫黔中擁繡幢宵宵九天披管道詔詔萬里
出盤江使君朝旦發南斗灌壇君去蛟龍吼紛然
載酒出城西無柰鳴榔催浦口望極魂銷欲放船
秋來折盡初衰柳白叟不辨路東西黃童塞滿車
前後就中泣下誰最頻虞翻相知有一人今日盈
盈離海嶠他時脉脉隔河津赤縣神州亦無數憐
君詔逓西南去漸聽羅施國裏歌定過竹王祠下
路目窮深莽見人家馬踏平岡趁烟霧猺客已渝

唱不休蠻女山花插滿頭使君放衙寂無事但聞
隔竹啼鉤輈羌夷稽顙邊民喜木落霜清憲府秋
若念黃冠鑑湖客題書早晚慰滄洲

廣輪篇贈聶道亨先生

俯仰天地亦大矣廣輪江海微茫裏吁嗟萬物紛
如沙衣冠飲啖蠛蠓爾悲哉異人不可逢世上蜥
蜴嘲神龍叢林穹壑石室閟眞靈往往潛其蹤余
少好奇覽祕記長交結交傾海內號爲英雄總凡
夫蘇丞薛刀眈世□豪即今偶遇聶先生使我目駭神
魂悸聶先生眞異人世廟曾爲侍從臣昨日拜官
紫微省明朝棄擲同灰塵當時與君同朝者半爲
老翁半泉下先生高年有少容黑髮素顏未曾謝
遨遊四十載足跡遍九州蠻煙瘴雨悉皆歷洞天
福地無不遊千金散盡收良藥萬里招尋訪道流
得遇神仙授眞訣鍊就黃芽與白雪神丹全活數
千人所至逢迎如蟻垤寸心直印菩提果隻手能
操造化權老人焚香拜父母小兒拍掌呼神仙黃
金千萬到即盡囊底何曾留一錢或修壇廟名山

裏或施饑寒入路邊曾度沙門立證聖更指儒生入真境報恩試與寄家書萬里來𦊅刹那頃宅中少女留紅顏亦與老婦返霜鬟轉生皆不迷真性云遇聶君拏舟還遼度脫多人沖舉去身猶駐景戲塵寰嘵余拂衣歸海島正值君來拾瑶草相逢一咲把余臂之子可與了大道焚香跪結烟霞盟共入丹房煉三寶人生石火真可哀安能坐待婚嫁了便須與君撒手行一雙玄鶴青天杳

鞠陵山人歌贈楊藻鄉

蓬萊旭日扶桑灣琪花瑶草紅斑斑玉室金窓捲珠箔中有仙人氷雪顏天風白浪相擊躲何處更着鞠陵山鞠陵山人何朗徹三十成名在吳越丰骨神情無不佳書法詩才兩稱絕自言身是野隺姿長策不願干明時布衣蕭然本天放蟲聲蝸迹私茹菼養親每爲負米出訪友不忘采藥期烟霞隻履携蓑笠風雨雙帆把釣絲龍威丈人避世者華陽隱居道流也羨君作客多勝事蹤跡半在秣陵下我今青山弔亡友扁舟便出琴川口振衣一

擎敬亭雲數錢還賞秦淮酒送君先行尋酒樓更
賒月色板橋頭與來好自遊魚服切莫逢人說鹿裘

贈呂王繩使君 時余弟沈君典墓過宣城

齊梁公子炙無度王謝門風真有數南國彩毫今
屬誰西園飛蓋杳然去江左千年呂法曹使我臨
風歎王樹呂公相業在乾坤歸老三朝承主恩竹
房曉翠山廚冷蘭槳春湖野吹喧珠襦玉柙嗟零
落青箱大業歸公孫公孫白皙如瓊玖文章煜耀
懸箕斗少年仕宦良以佳青山敬亭落君手風雲
盡日染衣裳碉溜通宵響夢牖青山舊領謝宣城

敬亭會借李長庚兩賢名勝至今在登覽能無感
慨情簿書不減烟霞氣吏道能兼辭賦名我有好
友沈太史其人磊落豪傑士相期粗了紅塵緣共
訪金華赤松子今來寂寞掩山阿落日田風吹薜
蘿逢迎幸有賢地主同向尊前惜逝波君亦高才
有情者看余衫袖已滂沱

棲真館集卷之三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乞笥選

七言古詩

傅生行

傅生龐眉麥其口叕氣掐落時不偶眼底睥睨空千秋腹中離奇挂二酉今文古文各擅場颯颯風雨蛟螭吼布袍坎廪不得意半生埋照逃于酒醉來既酗醒破甕忽和[illegible]淋漓[illegible]曰眼大吽驚[illegible]

天甲間萬事無何右　諸君雅不言　趣生免官却須
酒人名自知蕭曠如中散可道風流似長卿傳生
酷好余不倍余亦好生性落莫酒德雖異調頗同
飄然絕海寰鴻鵠去年乘船訪隱淪贈我花王大
於屋今季花開皃園西飛霞輕壓垂楊低呼君便
來飲其下踈紅淡紫傾玻瓈酒當福地人難醒夢
入花神兎坊迷

神釣篇贈李子年

吳人鑄劍天下無二子精靈雙可呼雷鳴電擊執
飛動夜深妖血猶糢糊水犀十萬壓羅剎光閃吳
鈎白如雪提携在手鬼夜愁橫行東南摧越絕仰
抉浮雲六合昏俯斫海水蛟龍奔李生才氣有如
此無乃古鐵之精魂君不見荊卿匕首往不回終
作秦王柱下灰子房鏗鏘遇黃石滅楚興劉邦三
尺古來英雄真不同意氣橫空貫白虹

省畊歌爲龍伯貞使君

去季水潦沒黃萊今季歲侵良可哀十室九饑不
自保兩眼如霧膀加　雷老翁喘息卧大路子婦流

汙未 災埃無端疫癘 後爲虐即使草木亦被災以
今明良方在宥朝無失政吏有守皇天降罰何爲
哉忍使元元離疾疚無乃下民醞釀之積侵氣運
逢此小陽九使我臨食停匕筯中夜籲天拜箕斗
使君憂國鬢成絲胼胝黧黑一拯之遠近驩呼傳
發粟老穉奔逶咸餔糜南畝三春農事動農饑有
田不得種使君省畊窮四郊一舸单車屏騶從温
言慰勞煦陽春伍伯蒲鞭惣不用壺餐時下翳桑
人道路遍趄甘棠頌男畊婦饁各紛然父老農書

古有年河邊盡羅桔槔水隴上齊披簑櫝烟使君
匈懐本嶔崎郊行適與野性宜公暇不妨山水趣
吏事無領烟霞期布帽朝看草露滴輕衫夜有松
風吹芒鞋竹杖經幽澗麥飯藜羹宿古祠活活溪
流喧襟被娟娟山月照鬚眉童子奚囊懐短刺所
至嵒扉訪隱士龍丘鹿門何代無流連鷄黍堪遺
世每因源水想家園飜悔風塵抵城市只今瘢逶
致龍滷雨暘時若禾稼敷我知精誠窮昊格眼見
豊稔黔黎穌嗚呼眼見豐稔黔黎穌

長歌投包家灣龍王乞雨奉龍伯卣使君命作

君不聞洞庭彭蠡何砰湃橫絕荆南散霈派又不聞陵水羅水徵神功咸陽八水天下雄官奴城北江如練夕景朝光常變幻紅霞杳靄掛城頭白霧溟濛趁江面下有百丈大龍湫空洞深黑不可見金牓銀題耀日明龍君高坐霧虛殿神螯作柱虹霓梁水晶爲幌珊瑚牀武夫繡旗開萬隊侍女寶袜紛兩行有時戲挾靈霆下噴沫飛泉倚空瀉

中隱隱尾捎雲岸委臣石屋飄飛魃海聲連地軸龍燒山光射天門赭須史電止波臣閑依舊清江碧一灣魯問道士譚經去亦有高僧說法還上帝禁方祕丹檢徃徃散落行人間龍君純陽合有道肹蟄明威累應禱家家穰田滿污邪歲歲爲霖潤枯槁去年陽九民應災幾令千里無高粱所喜郡伯躬雩祭我知龍君亦見哀四野連朝雨霑足農夫鼓掌歲應熟子婦行看茉色回閭閻漸見流移復早禾黃雲登庭除脫稅禾赤日愁焦枯使君投

誠向水府雨師匍匐陽侯趨澤國多龍仕靈境金沙銅盆及天井大江復有包家灣威神相坍功相等使君好道古至人手持三尺稱如神況乃文章重仇筆將無氣味合延津新篇一字珠一觚龍宮得之應見珍頡我從旁覺形穢么麽之言何足陳

五嶽遊人歌爲張山人平叔賦

嗚呼尚平脩慶千秋已塵土五岳寥寥久無主岳神日日命山中金童玉女捧白雲勅班麾旁駐蒼虬倘有高人杖履儻然而臨之萬邕啼旁猩猩語

璃臺綠韞爲之開靈寶五符不惜心相許奈何世人如蜉蝣壽無千歲牽百憂都市紅塵撲滿頭距解裹糧蹴躠爲五岳遊吾鄉平叔布衣無營性落拓長林之鹿窠陽鶴雖然閒亦逕朱門生平興寄在五嶽五嶽遊人乃自署即如六合亦旅寓興來不復別妻孥飄然便躡蒼烟去如今老矣筋力衰詎堪攀磴臨懸崖請君息念布襪與青鞋半畝之宮饒水竹繪取五岳徵茫杳靄生雲霾宗生臥遊亦自佳嗚呼宗生臥遊亦自佳

栖真館限韻詩二首有序

冬月余與葉虞叔李之文夜坐栖真館酌酣論詩及險韻二子欲取以難余虞叔家有松岕之文家有蓮池索余各賦長歌一首限韻限刻一時同成虞叔命賦松岕限十一尤韻之文命賦蓮池限七陽韻余時被酒興發據案口占譁笑遂巡二時俱就殆詩家所謂遊戲三昧耳

松岕

葉君名士何風流栽松六月長如秋鶴巢深處無人見客愛清陰晝日留涼影森森大地滿神飆謖謖高空浮含風度澗吼蒼虎攫雨拿雲偃翠虬烟空覆葉景真絕雲島蟠根路轉幽大社曾被夏后寵太山可受秦官否門前那許呵騶從后土唯應臥鹿裘行吟散帙詩初就坐賭殘棋局未收惣無代謝凌寒歲轉想凋零屬海濱差堪寂寞赤松侶敢說飛揚黃石傳留侯浪說提三尺斯立何妨老一丘栗韻芝童來嘯咏酒香毛女下夷猶千盤黛色凌霄起九里寒聲控鶴游古雪不能摧鐵幹新蟬政得挂銀鉤穠桃繁李何須問相伴髯翁到白頭

蓮池

好風池館開金張芙渠萬朶遶堤長夷光出浦輕紗冷洛妃凌波羅襪香楊氏王環態何美趙家合德性復良曾聞大洋滿東土又聞十丈開西方涤酒淋漓擬平樂朱萼灼爍詠思王清吹晚天低落日短桃擊汰轉迴塘莫惜當杯倒河漢可知閱世有滄桑雨過靚粧真欲語風來舞袖儻成行王勒輕嘶傍婀娜金鱗細臂坐徜徉乍可風花嬌爛熳豈應霜葉待凋傷仍使姬姜如鄭袖休教老去似徐娘最愛盈盈團作蓋更憐裊裊製爲裳丹寧定

勻仙子面碧筒應灌酒人腸嘉會池亭宜畫鷁良時遨鬯息烽狼習家池上應如此容得風流山簡狂

海邨漁隱歌爲滇南劉海邨先生賦有序

余聞之滇人往往譚滇山川城郭雄秀人物市井繁華四季春和常如二三月冬臘煦燠人不挾纊花開紅紫爛然入暮酒家佔客歌四起燈燭燒天醉人滿街不避官府前茆莫可駈舁士風民情雍容敦淑過東南吳越荆楚間昔陳上陽真人抱道行遊天下不遇外護直抵滇南始遇田至齋了道而釋迦大弟子迦葉亦於滇鷄足山入流證果信震旦中樂土也道民隻履單瓢中久矣而滇士大夫亦有勸駕道民隻履單瓢馬南邁者乃以母老未成行一日余甥李察

軍出此圖請曰滇南有劉海邨先生者名養哲爲文學諸生有聲既應聘充黔國記室頗非軍國大計不入幕府營一廬洱海中日與賓客賦詩飲酒尚羊藥竈棊枰甚適也雅聞東海有屠長卿氏者以詞賦高一代欲得其片語爲滇重乃不知長卿已黃冠入道斷文字障矣時南宮椽葉子以使事入滇海邨君託丐海邨漁隱余既心豔滇土又嘉尚劉君風期乃不辭而爲之歌

天地秀氣奔南極風土似與中州隔水光匝地涵空青山色刺天浮緋碧江深抱珥出詳訶最妙雲容日將夕蒲帆綵幔拍銀濤岸柳汀花迴錦席月鏡光中舟若飛櫂歌聲裏烟如織村村酒舍帚茶鐺處處田家事火畊變童袨服泖邊過豔婦明璫樹裏行劉君卜築洱海上暮雨晴霞非一狀時看水鳥挾孤雲忽有江船破高浪無事不入王侯門清晝茆堂白日[illegible][illegible]起翛然坐修竹客來便與倒清尊就船買鯉供盤飡有時自理任公釣漁舠蕩入蘆花深岸上行人詫長嘯因君轉憶滇人言土風清嘉在炎徼此去何嗟萬里遙一緉芒鞋我能到

從五井山僧朗初索花木

長卿廉吏薄升斗投劾歸來無一有春風蔓草盈階除暮雨蠨蛸生戶牖洞口虛聞千樹桃門前浪說五株柳黃金散盡賓客稀白髮漸長壯心遠看來世事都空幻頓借蒲團可息機生平恬澹鮮嗜慾獨愛栽花與種竹紅蘿當窓爛若霞綠陰轉眼紛成幄貧家致此亦不能落日頹垣掩窹繩葉黃淅傍辛夷搗華子岡名媿右丞好我時時惠花木惟有眺詩五井僧五井僧何清遠刳心栖禪關雅志慕文苑入門相見嗟何晚偶來挾策望芸窓便約緇經共香飯彈琴酌醴風日舒庭前小園忽扶疎年年酒熟逢嘉節歲歲花開憶朗吟

壽王母譚太夫人九十

金母崑崙鎮西極子晉上接浮丘伯女僊總統望瑤池男真領袖理桐柏自此仙人多姓王先後纂纂占丹藉紫霧高褰小有宮紅泉長遶方平宅曾說婕妤下王棺更聞葉縣飛鳧舄近日余師曇氏興琅琊太原爲羽翼玄風大暢遍九垓人人自許餐霞客雲間後有余峰翁中年學道堅如石閉門

盡日觀竅妙香骨龐眉雙眼碧砂永未論鳥內紅
藥苗且看山頭白仙翁壽母九十強鶴髮面有絳
彩色親剪明霞作舞衫自斟廿露釀瑤液繡蓋遥
看羅郁來珠田盡是麻姑擲他年爲母御飄輪易
遷宮中授仙職

贈海陵盧子明山人

君不聞陶都水云海陵很五山與我四明句章政
相對峰巒控壓海門潮耆耆春捲雪花碎捫崖立
馬四望杳不知所窮但見雲濤烟島奔蕩而霊霔對

僧伽大聖祠宇何峯我固仙劍舄屢來過海陵神
翁變幻不可測上下丹霄戲白波山靈鬼怪翕共
相吞吐人物精芒亦往往可指數顧侯英雄權畧
迺鬼神陳生文章不律轡龍虎湯君白皙欣長負
俊才岑年卓絞氣豪舉即今復見盧子明翩翩辭
賦追二京嗜古玄中訂關竅詮詩字內持權衡將
邀禽慶遊名嶽更挾雲將邀太清偶然乘槎東海
側東海倉父不好客余亦窮愁方著書酒資既盡
空釜爲資朋散去魏其門蓬蒿生蒲仲蔚宅冬月

條漉素雪飛北風蕭條吹短衣蹲鴟政美新篘熟歸去鄉山好掩扉

贈季良　宋侯家童顧隨白仲白仲高才奉佛季良化之脩淨業甚諱

馮家子都美瑾瑳一朝揮手辭朱門金鞍寶玦何足戀相隨自選才王孫才王孫氣磊勃五彩星虹銀不律偶尔意薄遮須王飜然轉入維摩室季良託身羅綺叢生恥奏宮花低活五侯七貴如空花主人雖貧有駿骨不願金屋奪鸞寵但願清齋禮繡佛季良季良雙眼識英雄青雲名附上人翁羞

比張姬隨衛公

成進士

長安九衢十二樓周廬徹道連御溝屈戌金鋪開殿閣罘罳銀蒜控簷鈎燕掠杏花宮日麗鶯啼楊柳條風柔天開曙色星河淺一派笙歌引鳳輦諸生召對明光宮白雲綠繞紅雲湧仙郎三策真絕奇至尊一見嗟何晚賜燕南宮敞璚筵拜恩北闕官進賢黃帕捧來斜簪鈔紫騮騎出緩垂鞭花暎樓頭香歷酒草深陌上翠邊鈿此時即君年正少

觀者如堵長安道吳宮絃管夾光來鄴都燈火霸
芸到措大始知辭賦尊朝栖窮巷暮重閽敢忘食
藿持天祿願作傾葵報主恩

蒲團入道

青天陰霾飛辟靂大地崩騰乘泱石靈靈忽屏丁
甲藏須臾雲盡虛空寂春風駘宕吹林園萬卉華
蘼百鳥喧青皇司權遜白帝霜降木脫歸天根陰
陽轆轤有舒卷北斗南笙夜夜轉英雄得意須四
頭去日苦多來日短功名事業流波漸鐘鳴王帛
朝露晞所以至人賢覩破爲龍爲鼍早見幾當其
揮霍風雨疾六合簸蕩握雲日一朝撒手即沉寞
蕭然去入寥天一劉公意度故玄超經出世兩逍
遥勲名翕赫蒲朝野胷懷瀟灑出雲霄踪跡雖然
被珪組夢魂長自在園焦君不聞青黎生天藻一
何爛文章不獨重郊金精忠直欲吹炎漢又不聞
海蟾子訪道遊西蜀棄擲相印如敝屣酒瓢布袋
凌秋霞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千萬家吁嗟
乎彼一劉公此一劉公姓名耿耿雲霄中豈如劍

曷衡烟虹世間萬事轉眼空結局如此真英雄

讀西陵草歌爲余文周元孚內子作

丈夫愛婉孌寧獻惜勇雄柔姿既娟慧性復閒美雖有百煉剛遇之輒繞指七尺在世間所賚肝腸耳秦嘉以才矜苟倩爲情死君不聞王夫人咏雪何其工封胡遏末相伯仲蕭然真有林下風又不聞蘇家女子連波婦機中織出天孫手人憐雲髮及風鬟我愛錦心與繡口周郎之才今相如夫人亦是女校書匈中千秋富玉笈筆端五彩搖瓊琚阿嬌自賦長門怨班姬含思題紈扇女奴簫外爲然香夫壻花前對染翰西王殿上掌書仙只謫人間二十年荒土無情埋白璧春風有恨寫朱絃即君不忍看遼草小婢猶能拂錦牋夜夜梨花閨閣雨年年楊柳墓門煙

送王恒叔入蜀

王郎託志栖滇滇一官雖熱心轉冷直言抗疏無時無風采朝廷稱骨鯁孤忠獻立從古危水邊合沙終射影一朝遂去青瑣垣萬里邽赴紫薇省請

君勿言蜀道難銅梁玉壘真奇觀迢迢劍閣雲中起曲曲巴江天際蟠城連白帝灘聲急水落黃牛峽雨寒使君褰帷行益部異水華陽甚吊古碧雞金馬文章都青城大面神仙府中黃丈人呼青留寶室仙鄉紫霞舉王君本是洪崖倫此行宦遊兼采真夾轂時時見蒼鹿放衙往往遇斑麇蹔向名山充隱吏終看上帝許稱臣真皇旦晩賜靈寶顏得瑤華寄故人

畣贈帥惟審

漢魏以還風雅卑六朝文章五色披江鮑綺靡出淹慱昭明死後無選詩今人腹不省千古少年開口輒詫奇意氣雖壯神力乏虛憍跋扈空爾爲眼前摘管塞窗內往往自謂提偏師一朝真人起掃蕩片言盡沒同蒿藜豫章帥君古醇朴心如抱甕文般倕嗜書實有玄晏癖萬事不理耽唔咿唫成羨臞涴緗帙與來廁溷置腧糜一官鷄肋非其好升沉起伏浮雲馳世如蚊虻嗜膏血君獨尚玄守其雌拄笏何知司馬賓哦詩那顧尚書期沉冥或

寄翹葉趣混沌宛是羲皇時馬蹄蕃朝太刺促長
安桂王難可炊白詩向都看山色閒吉雅與畸人
宜齊梁陵寢暮雨蝕王謝第宅秋草萎燕磯牛首
古人履雨花霸谷前朝碑卽君揮毫吊蕭統六朝
秀句紛差池近解郡車領齷政卓車適來東海湄
睨越無人空兩眼獨云長卿差可兒雨深泥滑過
窮巷把臂一咲和埴篪道民入道才復盡投璚報
桃良足喚吾今寶吾環中秘秘壇讓爾建軍麾

園有花短歌爲龍君超

園有花花尊有酒黃河急東流青天轉北斗萬愁來
攻人紅顏俄白首生天復誰先成佛復誰後不朽
若著書書與人俱朽千秋空譽墓中人黃壚白骨
寧知否園有花尊有酒

題君超卧讀軒

桂榛芝棟開曲房雲編霞笈堆匡牀案頭惟有研
硃露架上長焚辟蠹香幽人盡日手一卷凉風入
戶如羲皇倦來卽便拋書寢白雲作衾書作枕灌
木陰陰如下帷落花盈盈復鋪錦醒時搔首理殘

編短垣隔竹生茶烟羣鴉飛去日沉巖獸鶴歸來月滿天

送何禺隅明府應召北上兼諫張夢夔諫議代龍郡丞作

大火西流雨收暑候雁南征虽入戶凉飆颯颯飛井梧雲白天空蒼河鼓父老子弟相呼縫掖縉紳齊出祖提壺襆被臨城隅大艑小舠塞廻浦清溪落日鳴笳蕭蕭遮道攀轅送何武何侯溫溫璚玖姿爲吏循良稱素絲海邦人戴其父母掬掬黔首如嬰兒蕩滌煩苛存恫瘝居無菲菲去見思連年歲旱苦炎歊萬姓嗸嗸空杼軸江田半化爲蒿藜饑饉加災於草木夭青鬼火散城濠月黑喪車遍野哭明府灑淚臨路衢清坐徒洗躬縈雩精誠直用格穹昊矯誣不肯焚尫巫立乘屏翳洒霈霖力挽銀潢田焦枯驚風怒霆鞭海水迅掃疫氣民登蘇侯知爲令康赤子顯晦升沉不復理廟堂水鏡知侯深璽書召入明光裏我有故人在諫垣宿昔華轡行中原皂囊奏疏排閶闔絲筆文秕椎療韃

海濵散吏久漂泊天涯良孚嗟飛鬱官衙時作寂寞想簿領不廢逍遥言君去定應同瑣闥羨爾一薦雙瑶琨若問嬾龍近何狀夢魂夜夜桃花源

寄題朝曦閣爲劉介徵年丈

高人構飛閣突兀摇青天崇山桃其後大海當其前海色疑捲樓欲去山容直與樓相連雨過流雲舒且緩千峰萬峰青不斷有時推窓看積翠只尺輕嵐袖中滿晝棟遥臨屡氣屯虚櫺倒射珠光吞六幕澄鮮碧萬頃忽然風起烟濤昏朝來赤日濵海底天閣明霞散如綺金盤跳躍登扶桑拂曙花茫茫空水曜靈未及遍九州晨光蚤照仙人樓家家靚女新窺鏡面面疎簾盡上鉤此樓寔廊宜昏曉仙人樓居愛縹緲霎目流盼送歸雲隻手狂歌捨飛鳥我本好道祈神仙清虚服氣希長年何當便挾盧敖杖爛醉來就樓中眠

壽王元聲一首

伯休葴藥肆女子知其名蕪耽治橘井騎鶴得長生王君圖陽懸壺秦望下神遊崑嵛與赤城万主

入口沉痾愈自理芝术餐雲英桐栢清虛仙人並
是姓王者他日看君鶴背行

陸大宰歌寄贈與繩先生

太宰昔事肅皇帝爲郎適典銓衡地九鼎不易持
孤忠一鑑無私計羣吏是時柄臣亂天綱心如溪
壑門如市中外靡然來從風政以賄成何顧忌公
歎砥柱手其間宋璟仁傑無乃是從容妙用人不
知掃蕩氛霾功詎細老臣諤諤事今皇楚人當國
方鴟張所遭睚眦立靡粉手提風雷運八荒豈知
刻薄彫元氣自許證佛屠劍塲危言正色數匡救
非公誰敢嬰其鋒世事劻勷費擘畫常自栖心住
玄釋感激雖多壯士肝經營盡得菩提力迴翔九
列衷逾丹歷事三朝頭轉白一士淪落急游揚一
夫含冤力湔滌十方叢林都作緣四海翳桑徧沾
德功行知懸帝籙書姓名亦許兒童識即今抗疏
攻巨璫實封絮進建儲策龍顏震怒氣不撓蔓桂
姿性老豈易南山北山良以佳乾坤擔子卸未得
陪京太宰極崇班爵秩雖賢地自閑諸曹無事領

煙月一官騰得遊溪山青沙碧石乘橇去雨槲花臺着屐還邇來水旱兼疫癘東南骸骨膏土殷今歲秋收但稗稈明季春計惟草菅時尚昇平隱憂在野人念此窶涙潜自古安危仗黄髮胡不置公輦轂間嗚呼胡不置公輦轂間

寄大司寇弁州先生歌

弁州先生文章伯手揮風雲駭霹靂胸中宇宙含胚腫筆端元氣受斧磔籠罩萬古相低昂鞭笞四海咸辟易秀若千仞丹霞姿蒼如一片古鐵色儼

座香花天女散龍宮珠貝綃人織購之何啻鮫室求寶者無論鷄林僻通都大邑咳唾遍窮野荒村姓名識文人結局良以榮辱乃問道遊廣咸紫元授書于碧落中黄傳訣來青城石湖林屋通後牖良常句曲列前楹霞骨烟姿合喬偓石函寶籙追濛盈世事惚眽糠粃薄軒冕眞如塵垢嬰抗志清虚足自賢栖神恬澹何所營通明高築墜陽閣方治丹爐煉大藥上清名已注天都下界身猶賢人爵俄然鳴騶眄松桂無柰冥鴻加繒繳尚書崇秩

懸斗垣司寇明刑應貫索即今白眚坐秣陵道業
轉盛名轉增玉塵落來譚要耿綵毫禿盡思鶱騰
人間月旦歸許劭天下龍門望李膺廣座長延萬
里客靖廬時對六朝僧也知應緣聊玩世終了仙
訣傳佛燈山屐踏雨舟乘漲聞公髮短神猶王悟
時水月無非禪迷則烟霞亦是陣縮地何嗟見面
難相期定在罡風上

孫公子席上放歌

丈夫落在乾坤裏洗不盡胷中一片之塊壘世間
樂事惟兩端百歲流光能有幾第一修真祖道
神仙龍車鳳輦昇紫烟下視世人惣蝘蜓白波滄
海変桑田第二不変安期不騎鶴快意當耆但行
樂秋風堂戶長青莎春雨堦除謝紅藥此外無非
是火坑白日朱顏轉銷鑠主人跌宕風流何淪然
華燈寒夜開瓊筵徵歌西第名都引選色東吳絕
代妍道民生平乏酒德伯倫茂世又咲客此夕何
夕須盡驩坐使淳于傾一石我本歎哥歷落賢豪
人俯仰睥睨雙眼白乾坤許大不能容簸弄風塵

日漂泊世路迫逢難可行草澤逍遥誰禁得俗物齷齪不足論求田問舍營兒孫朝擁富饒列華屋莫嗟窮老死荒村狐狸猶絡來相吊此曹徒爲達者咲魯儒頭裹青布巾迂腐殊非我同調我今看舞復聽歌紅綃絲蠟影婆娑興來便揮銀不律醉後仍把金叵羅人間生計知予是世上風波奈我何行樂爲雖亦偶耳幻泡浮雲去何駐花宮月榭臨城隅畫舫蘭舟宿江沚寂莫繁華無不經煉得英雄片心死撞鐘伐鼓聲沸天須臾瞑息便翛然黃冠道人本無住碧煙可乘風可御偶拾瓊琚之雪寰來便將布鞼雲門去泠然獸往聊自娛咲入千嵓不知處霧脊江上乘槎遍沙垂天寒雪浪堆水白遥村分浦淑霞紅隔岸渡樓臺六橋湖色孤山暮一路松聲九里哀鴻兒港深戍烟圻吳越戰塲留古蹟墓道雲霾銀虎銷鏑廟土掩玉釵蝕西施真孃化野燐惟有僧公一片石闔閭城外泊斜曛寒月孤舟酒半醺估客帆檣汝埠集吳娃絃管夜窓聞推篷登艫望城郭此夕悲裘徊憶使君使君曾

懷本蕭灑傲吏杜劣西山者說劍遥凌豪士前揮
毫不在時賢下一麾吳郡領專城簿書那便妨風
雅當時意氣擬雙龍如今岐路怯五馬摳衣懷刺
門吏瞋太守豈見黃冠人業已揚眉在仝塋寧復
低首拜車塵君擁朱旛良不惡我頂黃冠自可樂
刓迹從拋世上緣神丹煉就身中藥待爾功成訪
故驪青牛道士逶東鶴

結交行留贈李玄白

束髮結交四海滿嘅名之客爭搤腕動引白水指
青松人人自謂鮑與管黃金散去綠尊空青山歸
來白髮短疇昔相知皦日盟一朝盡逐浮雲轉到
溉抵几事益非翟公書門見何晚丈夫然諾貴金
石人情如此秖歎息千秋豪氣空復存一腔熱血
向誰瀝翻然著論屢絕交滅影銷聲去面壁將無
白鷴是知心寧取青蠅爲吊客何期世道交喪時
風塵晚得李玄白年少骨嶙峋慷慨義俠慕
古人世人弃髦子知我獻將肝膽向我陳謦爾一
見意已洽即今交久情彌真嗟余幼事雕蟲技中

季起家去作吏文章功令兩無成浪得虛名滿人
世輕物願合靜者緣多言乃犯道家忌却從喧囂
滾跌來歸蕩生平豪舉氣羨君辭藻何翩然胷中
五彩筆如椽雄文直駕黃初上韵語還超大曆前
特以季齒謬相重余名真自媿君先才氣縱橫思
寂莫有時瞋息慾枯禪邇來偶出遊吳越滿眼么
麼不足說身上故裘敝蒙茸懷中短刺久湯滅此
時論心猷有君數卧船窓醉霜月俯仰濁世何爲
乎我欲相將入寥泬

贈李海鷗先生歌 有序

豫章李海鷗先生得聞衡岳王薛二真人大道
於金先生李先生以余好道有年挈正訣以相
授余行之果有奇效先是余爰吳與余同出曇陽大師門下元美栖真山中累召不
起余亦挂冠神武歸來鑑湖聞往歲元美先將
衡岳道要及是李先生渡江來訪復以授余三
生之緣大矣李先生指導之德天地高厚哉于
其別去情見乎辭

余昔出宰由拳國常苦世法相局促秉心好道如
王喬藻殿飛鳧朝旦朔都水挂冠神武門祕書捨
宅鑑湖曲池上貲營萬箇青簷前楊柳五株綠豫
章先生野鶴姿布袍杖策來何許得道已提造化

柄授鉢實本衡岳師衡岳真人王與薛鐵面丹脣垂綠髮多年趺聖右松枝鍊就黃芽紛白雪金君李君皆異人親承玉貌傳丹訣憐余火墮雕虫間身世執掌體氣閒平生志操差足錄要與換骨留朱顏安爐立鼎烹龍虎一一抽鑰開玄關行之旬日交鉛汞玉枕初過土釜送雲蒸霧擁地軸搖風起雷鳴海水動三年九載功行俱從此馭氛乘瑚與旌陽曾著龍沙誡千載八百羣仙趍豫章爲師應鐵柱李君無乃其人歎懷哉此恩散天壤指迷

阻凍金閶從李叔玄乞米歌

金閶城邊暮飛雪朔風如刀凍如割霧霧霄無靈怒濤死沙頭黃狐吊玄鶴鴛鴦僵什禿鶖愁層氷膠舟不得發長季屬粟生寒瘡舟中衣冷於鐵都城豪華萬戶連朱樓紅罽霜滿天公子貂裘匝匝外佳人寶袜躍踰前繡閣温温二三月飛艤行炙紛流泉與到輕身便乘馬醉來纖指猶調弦黃冠道人獸蕭瑟孤舟十日斷火煙此時趺聖政暝寂內養元和嘯金液隣舩翁媼無歡聲顧我僮奴有

饑色僮奴啞然向我咲終年蒲團詎得力浪說成
丹丹不成空譚辟穀穀未辟道旁揶揄多鬼市天
上逍遥幾仙籍棄世何羙丁今威誤人大是浮丘
伯滿口沆瀣腹枵虛秦皇漢武飽可圖瘦得形骸
已骨立乘鸞控鶴何時乎寧爲執鞭厮養卒不願
拂蓋神仙奴大官巨舫泊河滸日日吹笙復擣虀
道人轉受奴輩瞋波亦爲官竟何補昔恐侏儒良
以卑今向監河更自苦前身無乃若敖鬼此日誰
爲賡桑主滿城盡是陶胡奴何處得有謝仁祖

羙中丈席上歌

青天煙銷氣澄徹寒城夜烏乍啼歌銀臺高燭不
知霜玉軸疎簫凍含雪公子羙如姑射神清豈燕
坐無雜賓獻有千秋虛左意白首誰爲夷門人野
夫江海愛蕭散五侯七貴未一盼感君氣義登君
堂元禮通家姑識面堂中絲竹靜不喧相逢但作
煙霞言今我還如在素滌看君此意無朱門朱門
豪華於翠幰朝馳叱撥暮彈阮火宅蓮花至理存
就中清貧復高簡與君揮手塵埃中憑陵白日三

山遠

劉使君歌贈景孟觀察

明州地在大海塢三韓日本几席前鰕人番舶紛出沒時時內訌虜風煙邊氓窮髮少積蓄斥鹵下壤多饑季連歲大侵遍吳越草菅漿莽盈江田萬家柝虛無疫癘井邑風景何蕭然天遣使君活寓縣開府建牙鎮海甸力修荒政宣勤勞聖策兵機合權變去歲島夷來犯邊親督舟師大出戰氣揚組練驚波臣手取鯨鯢作京觀使君既已靖邊陲不用策濫用撫綏謝靡裁詩尚風雅羊公緩帶安恬夷麾下椎牛鼓聲息軍中射雁將士嬉歲事雖荒有歌頌黔黎信餞無流離方喜政成受棠蔭柰何秩滿逢瓜期新命江藩去于越擊汰鳴榔遲明發千夫萬姓交相送城隅落日悲笳咽古道旗昏鳥外雲大河霜冷凡前月嗟余坎壈泥塗人感公之知惜公別何以慰此父老情重來願秉中丞節

贈周秉忠歌

造化雕萬物修短妍媸無不有周君寸管盡物態

陰陽元氣淋灘歪神在阿堵中所遇無好醜既顙
香象渡河之金仙亦寫青牛出關之李叟蔡澤若
老媪張良如好婦左思形寢陋潘岳美瓊玖華元
虬于憲虞仝咲禿帚夷光顏如花德曜普如臼標
格風采悉儼然見者無不爲掩口近來顙我煙霞
姿得吾之神幾八九且謂宜置丘壑中雲冠野服
襲氣毋周君不
無乃虎頭龍眠之後身倘哉造
化在其手

周公設

朔風吹水天雨霜寒城烏啼落木蒼輪蕉燒燭
紫蠅道民此夕登君堂君操大雅非一日白地文
錦如椽筆賦就名都鳳閣藏書成異域鷁林乞山
上親摹瘞鶴銘牀頭賸有換鵝經即今年老筋力
健不餌雲母與木華我來與君共名理石火流光
能有幾來日已少去日多傷心暮雨斜陽裏掀髯
盡掃文字緣軍持一滴楊枝水

宣城哭沈君典歌

宣城沈郎古豪傑俠氣才名何藏篡鄴都自北黃

鬢兒東阿子桓惣不屑脚下雙鞬汗血蹄手中三尺蓮花鐵文章落筆捲波濤譚咲當筵霏玉雪少年邊塞喜橫行壯志侯門耻干謁馬朝馳疎勒雲短裘夜卧穹廬月四海交因意氣真千金散爲肝腸熱宿昔相逢燕市中把臂長嘯燕市空一杯便喚高陽伯一語俄驚大國風針芥之間管與鮑形骸雖隔異味同須臾君直金鞏殿余亦出坐桃花縣北鴻南雁叫沙汀惆悵經年不相見聞君作詩相公卿衣并却都門餞婦女咸知休伯名兒

年識李邕面黎館芸香不願留領取五湖雲一片敬亭新日哦青松細雨陵陽釣白龍開尋瑤草三郎洞醉踏芙蓉九子峰布袍方冠滅踪跡埋照韜光聊自適東南幾遍佳山川無人知是金馬客余從賴水移茸城君來相看意轉傾再見臨邛爲兄道重煩太史奏東行鮑叔湖舫春波闊檄被官衙夜月清丈夫生平重一諾連婚更訂桃源約相期世上了塵緣共向山中鍊大藥丹就淮南試鷄犬道成緱嶺扶笙鶴自謂金石盟已堅豈料浮生

事不然一朝故人棄我去山河淒冷饒風烟當時
空說嵩陽宅誰與同畊宛上田我來慟哭青山側
黑雲慘淡白日暉衰深簽婦罷殘機聲斷秋霜入
隣笛吁嗟乎我今黃冠稱道民譚玄傳訣逢異人
真火漸鎔丹鼎熟靈泉初洗藥苗新爐邊已失烟
霞伴此日那能不恰神

過宣城吊沈君典太史授贈梅禹金

當時宛陵金石契梅生沈生若昆季沈負橫空躍
心梅操絕代雕龍技我與沈郎亦好友片言結

長安市綰符曾領東諸侯置驛開門稱好士沈
也頻過縣裏花梅亏獨滅懷中刺梅今無恙沈已
徂使我雪盡千秋涕敬亭兩賢空九垓名與敬亭
高崔嵬吁嗟乎一爲騰蛇終土灰一學冥鴻不下
來余亦身中含沙毒聲摧剥落毛羽摧天寒歲暮
歸四壁北風大叫枯桑哀古云美好不祥罷存亡
聚散如浮埃不聞春禽變鷁鵙不見秋露驚蒼苔
梅生之才風雨疾每奏一篇令自失浪捲三江入
掌平雲開五岳當匈出豪士亏旌誰見招彈絃譜

曲不自聊春晴玉勒青絲騎日暮金陵紅板橋老去似從花市隱愁來欲向酒家消君有故人黃白仲其才比君屈與宋玉廩虛煩伯樂嗟飛騰不入蒲梢貢一為奇服駭都門無奈群鴟嚇孤鳳梁徽書成秖自憐齊庭瑟好終何用只今漂泊窮無依人尚欲殺憐者稀可能東海來求藥胡不西山去采薇翹叔一錢貧莫問梁鴻五噫時更非聞君為建依劉寧歎息斯人何處歸小兒齷齪好皮相大訂堪洗滌絕英雄多在布衣間闔閭高坐雲臺

古人所以保沉冥恒物由來憎骯髒羨君垂釣陵陽濵傲骨不肯干平津千里遠來豈無意十年相思交有神若論亡友非生客即叙文章亦比隣淋漓好進杯中酒寂寞同傷泉下人泉下人本英物風林猛虎霜空鶻自擬松柏榮飜作蓬高沒老天生才亦何為泡影空花總飄忽梅夫子氣崩奔丈夫七尺包乾坤才如顏光祿亦如陸平原未免寒泉掩墓門縱使摛辭揚絕調不如返本窮真源鍊還性命功猶小跳出陰陽道始尊陰符四百字

道德五千言石函金笥玄理存我今得誤要不煩
與君篝燈仔細論

孤憤篇有叙

孤憤篇者為宛陵吳君德望作也德望名仕期為諸生有高才工文慕古為人孝友廉介倜直負氣有古烈丈夫風余友鄒爾瞻進士上疏論張江陵父死不奔喪事被　廷杖謫戍賓竹過京口君聞而走數百里追友之江上握手怃慨泣數行下歸而遂作書萬言抵江陵大數其罪遣奴如京師為有力者匿不以聞後江陵微知其事大恨君矣無何蕪湖貶諸生王律者私草一疏名嶺南海公瑞而偽撰　上言有所屬分東閩之南都操江都御史胡槾楚人江陵黨也陰屬太平府同知龍宗武廉其狀宗武為人狡而鷙刻斋江陵及都御史言窮治王律知

陽

仙人好樓居爲栴禹金

吾聞崑侖西海頭天然五城十二樓紫霧朝褰翡翠幔紅霞晚映珊瑚鉤鸞車鳳輦太上至璧囊虎帶阿環遊又聞扶桑碧水蓬萊閣雲封不用威鈐書棟高憑澎氣流珊窓下嵌潮痕落魯逢叔卿降班麃更見安期控黃鶴梅家複閣抱城隅縹緲不異仙人居西窺倒影千家麗東覩平林萬木疎壁掛雙龍雷氏劍架藏二酉鄴書別有亭堂榮

潜木新開池沼躍　翠位置一一　何宛烟霞掩

護常不斷冷風戶外綠篠齊微雨背前岑苔滿座

客每到傾金罍家童盡解吹玉管文章應莫驚林

滴天地安能拘放誕有時頭戴芙蓉冠越女吳姬

同倚闌自喜輕衫宜日永不禁繡帶怯春寒房櫳

芳樹矜條脫鈴索低花並木雜開來送目斜陽外

遠近河山青一帶呼徧麟鹿是生涯度曲填詞銷

磊塊陌上紅樓新部精江東白苧舊知名常獨占

城憐子夜直愁璫烏妒雙成若才之美絕鮑謝謳

下吩聞總領萬神劄滇滓彈壓五嶽鎮恭嶺靈
旗法駕玄天來香火行宮白岳頂紅雲長覆玉殿
低素雪高封石壇泠蟻虱小臣稱鶴奴少年好道
摞霧脊偶爾揚眉鬧都市瞥然散髮歸江湖凡心
脫盡儒骨在隨身一劍行空孤遍參群真禮北斗
更朝玄武名山趨青鸞翔舞書能到瑶草忽蒨凍
不枯寄言地主神明今海內才名方鼎盛久知勾
漏是前身况與今威復同姓千里走使迎黃冠白
岳之盟累曾訂向時風月君平分今日烟霞我為

政相期捫蜨倚古松大叫排雲五老峰夜半日出海氣動赤光亂射金芙蓉殿上爐香撲人鼻葉珠侵曉凌疎鐘丁夫子氣昂藏浮生萬事皆茫茫朝褰繡箔開東嶽暮褰珠簾掩北邙彩毫文章亦泡影香名不黏白骨傍下者多化羅刹鬼上品亦是遽須王豈如刳心學大道此中返照田霧光君不見王虛下山逢神毋鐵杵成針一何苦

贈丁南羽

從陵陽騎白龍來謁太素棚梅翁轉寄城南一

寺敗垣破屋號悲風僧廢梵脩殿堂冷香爐無煙燈不紅道人蕭條坐環堵狐狸穿墻鬼打戶依人轉呉枯樹親盡日惟聞黃雀語大雲覆城水合池欲雪不雪天莽互歲時物態悉凄涼一咲乾坤都逆旅自呼濁酒撿殘書寒柝深更帶霜杵此時相過慰寂寥高賢獨有丁南羽丁君才大趣更幽其人落落堪千秋繪事當今推第一龍眠居士顧虎頭神情別向玄中悟靈氣長從象外求詩文逞臻妙理黃初天寶閣堂祀無之結客陳義高好

俠好道聞千里累月停戔不染毫一日掃盡佳山水脫衣讓書盡急窮交給人餔糜賒人死熱心好爲寓士傾傲骨不受豪門使我今與君交已成相期頗託古況寓文章秩事泡沫耳萬物轉瞬皆凋零瞥然覩破復何有詩師訪友搜丹經青霞紫霧探神界玄兜蒼麈住福庭君如不信神仙骨跨鶴遂陽亦姓丁

尹郡丞脫白佩滇劍見贈醉歌

少年意氣空八極結束遠赴交河北腰間落盧光陸離夜夜青虹吐千尺蹇干衝人海霧黃馬頭如手雪花白而今解鞍歸去來雙鬢亦短萬事灰多君脫劍猶相贈精靈出匣星辰開昆明古鐵入重土鑄成血鍔吼風雨篇咏魯爲元振留蛟龍不逐可空去我今白業在山阿颯沓鼎藏如劍何不復三邊掃胡虜但斬六賊降妖魔君不見純陽老祖身跨鶴袖裏青蛇橫碧落

豔歌行戲贈汪生

大丈夫生不取黃金鵲印懸雙肘俯仰低眉亦何

有不若坐擁如花人咲倚綺筵進美酒汪郎有才
復有情千金豈惜買傾城艷色盈眸態不定明珠
入掌兒轉驚蝦蟇陵下長千里靚妝自昔嬌羅綺
玉環塵土蹄國死楊家復見穢華有如此吁嗟乎
向國佳人西園才子天然配合世無比花稱並蒂
木連理妒殺死央七十二汪即汪即世間措大苦
無貲有錢纖毫徒爾爲如君百年良足娛恨不今
黃爐千秋朽骨知出開千舍延珠廂入寒甲帳圖
蛾眉紅燭爲君短白日爲君遲花前繡縷縈絲

嘆歡嗷咲無不宜顧我齷齪貧窮世所擯卅卅秋
霜將入鬢一生佳麗未嘗近如今披衲上蒲團楊
枝水灑風流盡楊枝水灑風流盡寂寞凉亦不
恨

送張原正郡侯入覲

五王朝天萬國趨雁臣結佩搖瓊裾奏奏白雲開
祖道蕭蕭黃葉映征車千家海國霜猶薄十月江
亭柳未踈繡紳逢掖齊載酒父老兒童拜馬首小
舸大艑塞河干長遂短簫喧浦口歲之丁戊運百

六吳越東南多堅哭道殣如陵川如瓠兩男曾不易斗粟天王聞之曰惆予徹樂減膳蠲田租使君戴星沐風雨遍歷窮簷詢向隅人盡傾保妻子都無駢首填溝渠疆界只尺分飽饑雖同撫字殊即今趨朝應陛見五夜花明未央殿天子首知荒政勞勑詔賜金仍賜燕顧如鄭俠圖流民莫學相如艸封禪

再會萬純初

屈園先生精律戎溆彌龍象何超解官雖開府心

不染雲鐘聞了不墜湖上一椽閶市喧晝日然香誦梵唄罡風頹落萬俑崖忽破虛空無色界家人自紹迦毗宗伸予清真有父風高門將種挺儒雅儒書釋典羅胷中握符提兵鎮交廣清操酌水如吳公曹溪心印參亦祖幻漏真詮尋葛洪金戈鐵騎非所慕飄飄忽逐寓鴻去蕭然長物一不留誅茅深隱西溪路瀾陵謝識故將軍野老維知狎帶布蹤跡多在古招提虎跑南屏日散步竹徑松堂貝葉經公子此中有精悟歸來東海訪舊鄰

與余一見驩如故是時蟲鳴秋滿園數過貧家聖
疎樹池上青桐半欲殘雨中黃葉轉成趣世間俗
事惣不關但共商量度世言欲超有漏離三界但
卹無生不二門丈夫了道出生死五侯七貴何足
論

杜衡篇贈鄒彥吉督學入楚

當時揮手辭金閨祖道如雲征馬嘶風黑泳黃行
朝野花紅水綠過梁溪梁溪故人鄒彥吉意氣磊
砢復義烏皦如千丈赤城霞清如六月義眉雪文

章高峻如其人手駐紫雲橫雌霓二京爾雅惣包
舉六代穠纖盡捋緝與余一見臭味同白日青松
相望結要余于居學梁鴻許身自比皇伯通臨流
但約閒垂釣寄薦懸知不賃舂山行蠟屐千盤折
水泛蘭橈一鏡空別來吳越隔封壤鴈帛魚牋數
還往去季治兵檇李間東方千騎諸侯長甫揚皂
蓋親簿書便約黃冠謝爵弁不妨官酒佐論心何
限名山入抵掌帳前羆虎堪橫槊湖上鴛鴦頻艤
舫交情會見久逾深物外鍾期得玄賞世言長卿

孟浪人君知長卿故清醇修文砥行吏良若輕財好俠家轉貧喜挾曠士翔寥廓詎踰大閑嬰垢塵頗有篇章能習腹向來趨蘗不沾脣世人皮相好刻畫夫君知我何其真君今別我云入楚相知日遠懷酸辛此行足稱遊汗漫南紀滔滔乖江漢大別山前帆若飛黃陵廟口水如箭菰蒲筍竹暗相對猿狖欲鳴鵑啼不斷湘妃遊浦翠黛沉荊王猶塲將花亂　聖明有道逢時清不用投詩吊屈平才命困吞雲夢澤高文波撼岳陽城禰家處士狂猶

錄宋賦高唐見自驚臨風若念黃冠客好向芳洲采杜蘅

五言律詩

三卷終

別山前帆若飛黃陵廟口
斜後欲鷓鴣啼不斷湘妃淚
聖明有道逢時清不用
果林藏
藏宋槧高書見自叢部風若令黃寂客中

棲真館集卷之四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元符選

五言律詩

皃園十首

開園新鑿沼跨水復爲樓遠岫當窓出長江遶郭流草深惟骨蝶蘆淺不藏鷗最喜微霜落芙蓉媚脫秋

江湖私綠髮天地許黃冠犬卧桐陰直鶯啼花事

闌辞蘿行製服沆瀣與加餐有託身堪老無營品夢
始安
崇霞抱飛閣灌木夾清池讓爾榮名路還吾貧賤
時荔奴供野茗橘叟闘殘棋宛在深山裏雕闌白
日遲
泥垣低草屋真是野人居雨沐花光淨烟籠竹色
踈虫絲挂窓牖蝶粉上衣裾無事相關白閒求種
樹書
去家遊五岳尚亦勞生環堵丘中跡雲霞物外
情馮闌收海色高枕得松聲從此尋丹訣應逢衛
叔卿
空池生爽氣高閣引初陽乍有青荷出俄驚綠水
香解衣對稍阮散髮到羲皇名理支公畏書窓底
未忘
信是歸來好江東舊布衣池成蛙自聚金盡客應
稀家以栽花冗身因食蕨肥野鷗飛不去吾性本
忘機
本因種梔杏翻得長蒿萊海內交遊絕林中野老

來夕波屬王喜朝露芙蕖開禮法從吾簡頹然已
數杯

初地接東林時蒙慧遠尋烟蘿非世諦水月是禪
心僧梵秋濤合爐香夜漏沉出家留短髮不問歲
華侵

自知官況薄何以鬢毛班才退名無損家貧身轉
閒禁方留石室副本託名山詎有飆車降翛寥天
壤間

南雷八首訪江長文作

天南敞神界江界表霧區迸水溪橋折盤雲磴紆
黃麝陰洞窅蒼隼暮巢孤石上跏趺趁清泉手自
剔

久說南雷勝真宜野性踈秦封留古鏃樊榭閟霧
書流水喧逾寂閑雲憺自舒千秋謝居士高卧領
清虛

山煙抱樓暝野水浸堦平稍悟遊魚樂那知異鳥
名圖書徂歲月門逕少將迎郊屋前溪遠微聞鷄
犬聲

行盡蒼筤谷来尋薜荔宮沙晴鳧子白水煖藥苗
紅偶檢新畦出緣知別澗通開眠無襍夢到葛
仙翁

碧罌藏花塢丹泉引竹厨真疑人世外別自有仙
都地故饒芝菌品將鑿秘圖向來輕鼎食吾計老
樵蘇

山廻危广狀水泐暗崖砯虎豹司扃鑰雲霞費寢
興自能離垢溷無處着炎蒸雖不脩禪觀居然是
衲僧

臨溪開竹圃鉏笠破雲根桂樹堪招隱桃源欲
婚父叅齊物理未與世人言便欲携茶竈依君住
鹿門

平生邴曼容蟬蛻出塵蹤徙倚金鷄洞踟躕天馬
峰桑麻田父語笋蕨野人供耻託雕龍技千秋一
短筇

贈交人簪冠

製凝犖陽舊班深湘水痕相將宜綠髮好與共清
言才氣真長是丰神衛玠論高岑揮玉麈凉月映

龍孫

贈張燕孫

文如司馬賢孫有阿龍超才詎稱紈褲家仍謝緒蕭鳳雛應瑞世鶴毅已凌霄願如陸二俊吾老作君苗

訪錢三孺郊君

偶爾尋花徑猶然掩竹扉風聲散鳥語水色上人衣雲傍殘書冷庭空墮葉飛揭來神自澹此地鹿門非

高秋過陸渾丹葉滿繩牀吠犬出長薄眠鷗避野航平池控高館細路夾脩篁雅好幽人宅哦詩到夕陽

贈錢長文秀才

此地真堪住錢郎雅好文秋香滿桂露夜火出松雲高論歸毫塵遐心抗典墳才名家世舊羊墨賦湘君

贈錢夷仲秀才

藻思稱夷仲琳文厠薛蘿芒屨志歸茂樹霞館面通

波早春凌雲賦無煩叩角歌相逢不忍去夜夜醉巨羅

訊楊伯翼病

楊子玄中草維摩病裏身尊生惟簡事養氣在除嗔知以希為貴名應道所賓慕香與隱几混沌合天真

與葉虞叔梅孺子禹金木蓼泰符沈有貽泛舟東溪

蕭瑟霜天孤城大野連飛觥亂日伐鼓動清天理任鼠肝化蒐猶狐首懸長孺客死黔邑道中交游空灑淚冥漠隔重泉

負米常千里提章叩九關母綈安地下身已謝人間南面遮須國東華供奉班遺文足千古藏草是何山長孺遺腹子事寡母至孝數千里上書闕下為母求旌表母死喪葬甚厚以事南畢而長孺死

訪梅禹金別業不遇句酒資而去

仙郎何處去別業抱城斜越客空携酒吳姬自煮茶開應留紫氣屏好隔紅霞為問尋朝茵還歸倚

暮花

贈彭生

從來標格勝吳士不如君三食神仙字兼精龍蚺
文茹茨低落日水石護寒雲扇姥爾應是吾書媿
右軍

釋禍

釋禍承新寵烹鮮借上材雄文探宛委仙吏得蓬
萊薦劍緣緹奏封章文錦裁漢庭良自訝朔旦有
鳧來

補陀洛伽山作代作

不爲名山往將因法喜探波聲撼佛座松色暗經
函天女咸悲仰童真亦屢咨捨家猶畜髮長此事
曜曇

挂席凌湖涯長風雨髻颺俄然見宮殿出沒在波
濤龍女呈珠貝如來現玉毫直將超世界詎獨解
天弢

吳門陳彥聲以王百谷書過訪贈別一首兼
柬沈少卿

端坐松窓下凉風吹我裾客來同早帽酒至摘青
蔬入海采蟾蜍因人寄鯉魚休文官未達腰帶近
何如

寄題葛公旦嘉聲樓

豈是葛洪宅還隣魏伯陽水霞飛畫棟雨暗遍
塘劍作鑾龍氣書窮二酉藏我來汲丹井散髮到
羲皇

會稽公雅

老媿夷門監虛煩公子過鳴珂爾雪漢垂釣我煙
波辭賦探金蘭山川屬永和蘭亭詩社在竹下共
巨羅

送盧子明遊雪竇

爲愛秋山好不辭霜露侵白雲礪水合黃葉寺門
深橡實充朝供猿聲助夜吟前溪斷樵牧結伴更
幽尋

贈凌元卿佩卿兄弟以乞其尊公墓誌還

君懷慘不舒千里似皐魚霜落黃花候風高白雁
初譚應廢塵尾酒勉進砷磲歸路長颯急清江木

葉疎

無葭積寒浦鶴鸛下空陂令子顏烏淚先公有道碑客愁紅樹老秋氣白楊知孝女江邊過沉唫黃絹辭

春日江北過吳茂倩墓

一代風流盡千秋宅安存春風藠菜甲落日漲潮痕有客過丘墓無人共酒尊生涯惟燭醉天道復何論

謝聞仲連惠白蓮花酒

知君脩白業猶復惠青州此日逢華蘤應堪咲拍浮豈無酒德頌終媿醉鄉侯聊取陶真性澆愁我不愁

再送龍君超四首

與爾一相對令予意也消何知井丹潔信是阿龍超心以瑤華近身將河潔遥桃源如許問叢桂豈須招

結屋傍漁家春溪浮落花雲中漉鷄犬野外晉桑麻但使心無累寧憂生有涯遊仙事非誕真見棗

如瓜

念子客應久況茲秋復深向來多道氣到處得雲
林謝客巖猶在豐干寺可尋河梁無限意絡繹助
悲唫

生平愛蕭散任釣與莊濠湖舫依秋荻江田沒墅
甚天應譱籔弄命不屬甄陶君是湘潭產相期作
反騷

寄贈郴元穀

月露開豐芷藻烟霞鑄芙蓉吾直其能相馬君詎是猶
龍逢室看華屋藜羹亦鬧鍾奚囊詩萬卷一一秀
芙蓉

送張君期入楚

楚國亦千里君行入郢烟僧廬衡岳雨騷客洞庭
船雁氣初沉日鷗容畫寫天江籬應可擷把酒聽
哀弦

冬夜同郁孟野李玄白項民逸宿真如寺二
首

出郭塵應少尋僧意自閒石橋平野路流水大湖

灣竹帶廚煙白苔深殿瓦斑相携人世外襟被宿寒山

重到真如寺山寒日落時鳥巢新構室蝸蝕舊題詩風葉空池滿霜藤老樹危譚深蓮漏斷烹茗爇松枝

馬心易同年携酒真如寺

政得幽人侶霜天野外行孤雲僧衲冷落葉寺門平愛此池邊石寧辭竹下觥何因戀斜日疎磬悦來清

山深入蕭颯僧老見醇龐日月銷金碧松蘿偃綠幢乳泉寒汲井宿霧白浮窓一自修禪悦雄心已轉降

夜訪張伯洛山人

日落寒城暮閒過仲蔚家下床驚倒屣竟火自煎茶壁映琅玕石庭空坪堄鴉羨君頭似雪手細寫楞伽

僧公朗寶函樓

樓虛何縹緲寶藏護烟霞電甲龍窺鉢天衣女散

花西來無一字言下了三車遥想朗公隱微鍾落日斜

汝上人祝髮詩

祝髮脩禪觀投師得遠公一絲俱不墨萬法惣歸空卓錫人緣盡緒經了義遍叢林久衰颯賴爾暢玄風

姑蘇臺懷古

落日上高岡悲風起白楊行歌過野老無處問吳王宴燒平飛觀陳根委曲房西施洗粧處亂石卧牛羊

物窮數有壞識曠理無悲勿咲爲驢拙應知必至期崔蒲自零露鳧雁下空陂憂樂俱迷妄泥洹是我師

金閶阻凍

不謂江南地今同漠北寒河邊停畫舫氷上慶銀鞍脫帽喧初息高天雪欲殘此時呼滿酒話爲遣愁端

紅罽臨洮客青樓吳市倡懸燈夜沽酒拂鏡曉窺

救渚雁千艘月城鴈萬戶霜無人領蘆花總寶鴈

都梁

楞嚴寺與諸比丘禪坐

古佛莊嚴好桑門戒律精天香供入定寶月照經行空觀超非想玄心擬淨名諸緣以一斷羣聖無生

戊子歲吳越大荒作

歲儉東南困民流井逕荒野風吹古樹落冒照頹墻火婦離鄉縣孤兒委道旁虹丹不可就何走救

休糧

嗟此饑荒歲何當水旱仍青蕪盡霜坂稗草沒煙塍彌野居如燹緣壕骨若陵不歌鴻雁什吏復議催徵

青天號疫鬼遍地出喪車宿草墳無主空城戶盡鑿豪家斷清吹戍壘但悲笳洹溝盡憂時淚枯楊啼暮鴉

聞道吳趨里悲讙更可哀無人畊廢壟有客上荒臺燐火陰風合浮尸白浪堆少年不解事晝舫唱

歌來

冬日同韓承志管登之錢力父吳元卿過開元寺訪湛公

禪房暮蕭瑟斜日挂霜藤漫海前朝佛彌天大智僧譚應花雨落坐訝塩雲崩師是西來者行傳幾代燈

贈韓澧州承志

君是韓崇後童初館上仙一官都不染四壁物蕭然閣鳥窺真語窓魚落草玄盈虧本天道窮老得長年

宿吳叔嘉齋中

下榻高岑夕香清竹色虛門來控鶴客架有換鵝書學道塵緣盡遠時世法疎平生蕭瑟意政愜子雲居

郭張虛訪余山寺

真棄剡水興遠自語溪來佛供琉璃火僧堂琥珀杯經殘疎磬斷鶴下野雲哀歲晚思鄉縣因君懷抱開

送龍君善傳士北上

生涯同楚客終不吊湘君地稍隣清切官仍是廣文易逢燕市月難別雁山雲送爾竟應斷河梁雪政紛

春日懷呂允符

池水添春雨鳴禽遍野園扁舟學漁父草色識王孫下榻依丹竈燒燈倒綠尊毳能籠鶴合猶憶夜留冤

栖真館集卷之五

四明屠　隆緒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五言排律

九日燕董大宗伯白鶴園賦贈五言近體三十韵

東觀高群彥南宮比列僊霜雲明帝座壁月貫星躔玉檢岣嶁秘金殘宛委編靈心抽似繭倩手握如椽氣自猶龍杏譚將非馬懸探珠窮象閎辭霓

得連蜷道廣大丘上門高元禮先朱顏辭喦鉉丹
籙寶真鉛露捲桂橑外霞澄芝梡遑池亭分野翠
廚溜接山泉去謝經綸業來司風雅權賛皇惟春
石無忌欽傾賢郵傳朝朝牘歌鐘夜夜筵編文了
弘義商古斯玄詮牛耳盟堪執鷄林字亦傳余甗
因揣棄公鑑以才憐劍捐獄中氣桐收爨下煙窮
途甘蠖屈風力借鵬騫下榻紫萸候開尊黃菊前
花枝秋裊裊桂月夕娟娟涼露征衫薄迴風舞袖
偏留賓詞鄭重愛士意纏綿禮蹈武公肅恭詢考

父年盛筵何欵洽深夜尚流連瓊斝持螯樂琱盤
膾鯉鮮鳴笙圖錦罽授蕳促花牋義與文孫舊歡
同雅道宜量如司馬賓老放孟嘉頗隱有丘中宅
貧無綿上田別公茗雪水歸去鑑湖船

　輓吕太傅文安相公三十韵

于越靈區積句東海氣蟠玄夷閟鴻荒宛委削巑
岏寶籙青霞古金庭紫露攢異人超影出神物步
光看大食珍火齊條支貴木難氂弧雄破的麾蓋
避登壇東國美輸箭南宮喜獻瓛一枝人比郄五

色史占韓才彥蘭臺集圖書芸館刊高文響龍虎
華秩筮鵷鶵藏芻名山待朕黎太乙觀朱顏列三
事黑髮領千官擘畫才元大劑調力自殫銅龍霄
露迫金馬曙星寒夾日抒長策回天指寸丹家聲
肩吾望相度儗劉寬婦感知姓蠻夷亦問安勳
名留國史型范在朝端遂解黃扉印歸投碧海竿
功成應謝事身健好加餐合沓鵜笙管廿雛麈脯
盤手中靈壽杖頭上火纓冠客政傳金杓天低下
玉棺鬼嘯秋颯颯台垠夜湯湯化劍龍光暗亡珠
碧水乾門空屢綦散沙冷馬蹄殘濁世飈車逝清
都仙珮珊至尊聞震悼野老盡辛酸千里爭匍匐
諸生各泛瀾珠襦掩霜露羽葆引岡巒公悟銷沉
理泉臺勿永歎

五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六

四明屠　隆縮真著
會稽吕胤甚玄符選

五言絕句

補陀洛伽山代作

天抱琉璃宮鼇柱不見底誰騎香象來明月弄空水

山椒石壁寒泓岸水痕洲濤聲日夜喧禪心自空寂

白馬駝經來乃在大海外誰知震旦中有此無色界

寶殿低秋浪踈鐘入夜風身心無處着始悟本來空

陳立甫司理大隱園八景

大隱園

本自烟蘿姿而偶嬰好爵請看虛空雲虛空元不着

心遠堂

環堵苞八荒培塿擬蓬閬迹與紅塵冥心在丹雪

上

栩栩堂

周邪與蝶邪夢覺兩無擾悟得此理者嚼破混沌繁

琅玕亭

栽亦不問君看亦不問主朝來綠刺人一夜瀟湘雨

逵觀樓

下有流雲奔上有罡炁接山河二掌輪日月雙眉
睫睫

松風軒

空山月華白忽疑風雨來世人好絲竹聽極轉成
哀

采薇圃

冷豔侵書几疎香入酒卮朱門非不種獸與幽人
宜

臨池

不愁扇姥嗔但恐衛姬妒游魚銜墨花吹作春空
霧

題畫爲戴汝誠司成

東郊芳草繁春深風日温夢中任君牧醉裏失乾
坤

六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一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允符選

七言律詩

送余仲周舍人北上

燕子將雛鹿引麑春郊惜別手重攜楊花似雪飛人面草色如煙送馬蹄日暖荒城歌管急路斜遠浦落帆低山中無恙桃千樹願得歸來訪舊蹊

黃仲高宅賞滇茶

松堂軒敞月朧朧咲語遥疑星漢通美酒千鍾來
若下名花萬里自滇中政憐觧舞紅綃薄况復當
歌白紵工但願春風歳無恙一尊長得與君同

徐侍御園中作

爲園喜得謝時榮坐到林塘無世情樓逈霞窻臨
水出路紆雨屐遶花行堦前綠篠枝枝直郭外滄
江面面平即此一丘堪自老勸君學道在尊生

寄懷劉觀察先生

乞身歸去卧江鄉萬里橋邊一草堂雪外晛鉏山

谿冷雨中春深澗夜香鷗波已占磯頭月烏府鄉
鶯栖上霜舊日司空門下士古苔繡澁老魚腸

陳立甫司理累訂蘭亭之約竟未一赴詩以
謝之

三年久負雲門約布襪青鞋亦咲人短櫂不棄剡
水雪好花又見若耶春一丘此日成高卧五岳他
時定采真書就欲將蔵二酉丹砂豈忘沅辰

送張孺覺太守之高州時以入覲便道過里

朱旛五馬立躊躕祖帳飛觴滿路衢轄玉上班方

嶽位賜金仍燕大官厨衙良已入西京傳辭賦多
於南海珠麵樹初香椰酒熟新姬理曲是異歙

輓汪修伯

少年文苑舊知名說事霸人入化城曾悟蓮花爲
不染因緣貝葉得無生昂藏腹有千秋在漯落身
無一命榮君看王侯俱泡影北邙松柏惣秋聲

過楊伯翼脩園

出郭尋春春未闌開園嗔色聖邀歡野橋柳暗藏
紅板小閣花踈見赤欄拂水漸飛雙屬鴈連眠新

長萬琅玕也知寂寞君家事作客惟應老鶺冠

唐栖訪卓徵甫不遇使來却寄

歲晏王孫何處遊蕪萓說日照汀洲灌花獸有園
丁在看竹曾無地主留十里歌鐘喧列肆萬家烟
火傍孤舟明年野服還相過我已逃名學伯休

寄張肖甫司馬

真人黃石佐兵機淮蔡功成好拂衣刁斗長離飲
馬窟絲綸初穩釣魚磯雨香錦水寒花入雲冷青
城采藥歸閒道銅梁開別業日斜誰與聖清暉

李子常贈名花酴醾

半畝爲園學種瓜多君手月贈名花少年結客輕千里老去脩書副一家不取雄心消麴糵止將生計付柴麻素心真是東林交池上頻來坐月斜

冶雲園詩爲長文

流泉花竹遶堦除樓是華陽舊隱居四杜平臨丹嶂合一牀冷護白雲疎自磨斗下龍精劍開檢雷邊科書城郭風塵吹不到終年擁褐灌園蔬

謝朱山人惠簪冠蘭花

酒德玄心樂仲長兩分清貺到山房冠宜野服裁蒼玉花比幽人號國香楚客風神通九畹江妃雨色憶三湘因君添得園林趣好共蒲團坐夕陽

過葉虞叔松竺

依然柳岸夾桃畦桑扈當門犬護籬松下凉風清

入座花遶野水曲通池傒奴酒榼青絲軟山客棋枰白日遲揮麈只譚人世外醉來轉憶上皇時

楓江即事

春水平河草滿田重來翻憶十年前黃冠蚤謝區中累綠髮堪私物外緣樹色乍收千嶂雨雞聲只隔數家煙行歌日暮迴溪口楊柳絲絲覆釣船

送劉可選北部還朝

仙郎握節下層霄一路寒星擁使軺雨露萬方聞在宥風雲六傳促還朝清川簫鼓金昌過紫禁香爐晝省招處處離亭俱祖帳落花飛絮滿河橋

送全性父北上就其子伯典吉士養

公子那知行路難西園飛蓋數清驩政堪垂柳聞鶯語何事飄花逐馬鞍列校遒聲屯古北諸陵王氣擁長安大官到日含楓熟定賜仙郎赤玉盤

春日送王季夏太史遊西湖

輕衫遊履客如烟屬玉鵾鵜水接天萬樹楓花嬌伎館千絲楊柳壓樓船可知風月資高咏況是山川借盛年故國春光應不減遲君蚤晚鑑湖邊

春日送張孤愿遊南都

送君南浦綠波增帆外千山指秣陵桃葉輕舟晚猶渡花臺遊展雨堪登朱城廣陌春無限廢殿荒基恨不勝江上膾殘魚正美逢人好問六朝僧

李子同惠水仙花

水姿玉骨氣氳粉黛疑煩霜露勻妙相通仙應有意霧根託水自無塵鬼癡解珮逢遊女恨入凌波夢洛神對此恍然知宿世前身余是採珠人

李子成惠白木槿

皛雁嵒彝寶氣結蛟螭精靄只恐風雷化文字表
疑太乙窺㕘啚君鄉王廼在我來把酒及花期

送王翼卿水部北上

仙郎行李太蕭然日暮揚帆雪滿天薄宦仍存官
屬屐空囊郄有水衡錢梅花驛路逢除夕楊柳河
津到隔年擁褐送君歸閉戶黃庭一桄入茶煙

贈龍伯貞郡丞

焚香退食擁蒲團涼月娟娟映竹冠大地眼中俱
傳舍浮雲身外一微官屐穿雪竇千峰碧杯渡蓬

萊萬頃寬家在武陵留藥竈桃花流水待還丹

陪李惟貞大參甘子開兵憲侯總戎龍泉

閱水軍

大將樓船唿寶刀諸公把酒踏金鰲龍蛇旗影搖江樹羆虎軍聲挾海濤火照鯨魚邊氣黑箭衝鵰翼陣雲高天寒戍壘收殘角月出營門醉錦袍

送李無錫擢儀部即兼教習駙馬

飛鳥花封已有年含香粉署去朝天文窺東壁收羣藉官屬南宮是列僊鹵簿草儀遲禁漏殿庭捧詔拂爐烟主家池館迎蕭史好譔吹簫騎鳳篇

贈別莊太學靜甫

文驩十日愧平原歲晏天涯雨雪繁閔叔那能累安邑戴逵終不事王門靜甫工詩兼善琴新詩海月奚囊富濁酒山風褐温歸去暢亭峰下路薜蘿無恙仲長園

宿錢懋叔先生園居

高館情因下榻深故人蕭散住雲林當門流水千蚨合遶舍寒烟萬竹陰菊酒香清聞夜漏芰衣霜

薄暝秋砧百年始習龐公隱轉識消搖物外心

登岑仲周江天閣

朱簷畫棟極蒼茫江水聲吞鉅野長六月清寒朝挾纊四窓雲霧夜連牀高飛鴻鵠侵蘂髮伍處松蘿倒夕陽定有仙人騎鶴過題書我欲問修羊

哭周叔南有叔

叔南余門人其尊人火魯侍御季父元孚民部皆與余相善叔南從余長安遊余挂冠東還叔南送之潞上余守凍潞河叔南又數走視余逆旅別去歲餘報叔南病嘔血死矣嗟乎叔南楚人少年脩軀白面丰采凝立才儀雕龍氣燕縛虎卓然文武罷具對客揮毫蒼勁古雅有精力善騎射踰垣躍馬捷過慶忌揮金結客俠同信陵翩翩佳公子也爲執金吾劉恩雲公壻如京師受室年十八即廬於畿輔精神足以益世骨法不合天相乃二十餘竟一病死矣蒼蒼者多不可知如此

看君意氣惣鷹揚縛虎雕龍各擅場雕影霜連白羽箭電光一道紫絲韁悲笳自起燕山暮哀笳無聲易水荒滴盡瀟湘班竹淚英魂知不傍昭王

蕭蕭南國素車還霜葉風花恨滿天空有雁歸雲夢雨更無人上洞庭船姓名未入丹臺錄魂氣應隨蔣列鈇懸酒淚絨情詢樂令古今衛玠惣無年

丈人劉金吾亦與余厚善

去年送客北風哀一別如何是夜臺日落荒涂看立馬鷄鳴霜店問衙杯定應威鳳行霄漸不道神龍亦土灰從此英雄心骨冷芒鞋東去訪蓬萊

贈羅高君

君童名與子山齊彩筆憑陵射紫霓文似求珠窺罔象道能埋照合天倪龍威秘檢吳林屋寵委藏書嶰會稽可使高才久淪落定應太乙下然藜

送張成叔三月三日遊蘭亭

若邪西訪晉諸賢紫荇青蒲鏡裏鮮風物正當脩禊日山川猶是永和季荒臺放鶩草平隴廢沼鳴蛙水入田拜罷禹陵探窈委玉書金簡已茫然

燕邵開府宅賦贈

句餘佳氣白雲屯樹選夏城水抱邨名士得如王孝伯大臣終屬魏陽元匡時早借東山屐愛客長開北海尊憩嫗公榮多酒德虛頻一石夜留髡

呂王振公孫平楚閣登眺

涼雨新秋爽氣開百季寀落此登臺單衫白帢人

堪住高館清尊酒復催風挾樹聲當檻下江吞日色抱城來翻翻王謝門風在欲就欄干醉幾回

七夕呂調父祠部園逢黃畸人中翰臨分投贈二首

爻道彫零風雅衰如君真與古人期才名垂爲三都賦秋色翻因九辨悲客散高梧棲縹緲雨侵孤燭酒淋漓朝來便是襄皇別不上河梁淚亦垂

擊筑彈棊總莫論小時曾說信陵恩久無官況宜投劾閉盡交情好閉門我已寂寞雄劍去君猶忼慨嗤壺存屯季白氈如相訪家在梔花江上邨

使君意氣佩吳鉤禹穴探書到越州太史占星當七夕馬卿著賦足千秋尊前不減逍遥趣物外相期汗漫遊風雨霎帆泰望路相思脈脈大江流

送余伯北上

白沙如雪照青鞋曾共蕪蔑積水涯去矣霎帆挂秋色蕭然一夕動離懷劍橫大漠星垂野馬躍長安月滿街莫望平津過舊邸花臺零落散銅釵

贈何餘周明府

杖策來觀大國風使君文采照江東尊前絃管賓朋集隴上謳歌父老同竹簡秋連湖雨綠桃花春暎縣門紅買田欲就梁溪隱君是他年皐伯通明府

梁溪人余嘗與梁溪文人訂十君之約故及之

席間口占贈黃童

高霄紅燭影幢幢讀罷雄文倒玉缸驃騎漢庭輸第五黃童江夏本無雙行看龍武新軍出坐使漁陽老將降從此欲燒銀不律他年九鼎待君扛

王稚玄觀察北上過四明見訪贈別

君趨紫綬燕山北却訪黃冠鏡水西委巷兒童詫車馬貧家門徑長苔藜遠時漸與人緣隔出世應衆物理齋牕悵平生斗酒會明朝野鳥伴幽棲

冬夜別呂玄符

高館淒清絳蠟明對君如在玉山行譚玄名理推西晉作賦才華擅二京欲去寒江猶艤艇送歌急管不停聲河梁矣有重來約月落巖城酒未傾

天台季元長同王稚玄觀察北上見訪却贈

雲霞台嶺卧經春杖策西行問隱淪辭荔可知君

士服風塵猶逐宰官身天高紫極鳴鞘路日落黃河飲馬津人世壯遊真不減歸來仍是舊綸巾

寄丁右武觀察武陵

聞君莊笏馬書閑忽湧寒帷入楚山日射朱旗開憲府霜搖白簡動朝班泛舟好問桃源路采藥堪留野鶴顏八百二千公等在故人寂寞掩柴關

寄會稽嗣宗四首

一院梧陰月政鮮好風吹墮彩雲篇已知都水持僧律猶為洞明寄酒錢入夜鑿聲哈草露懷人秋色到湖烟相逢莫落芙蓉後白苧青尊客滿船

別君二載託郊坰萬過扶桑金孝經關外真人氣應紫閣中太乙火猶青悟空世事身堪隱滅盡雄心道自宜本與安期同里閈敢云留鳥卓鄉亭

夢跨蒼龍遊帝居歸來占得水雲墟經年閉戶常稱病盡日焚香不著書即使灌花吾亦嬾也知采藥計非踈蹉跎又負黃姑約只尺寧無廢鯉魚嘗與嗣宗有七夕之約

霜華三見折蘭若常憶西湖醉六橋才傑雕龍真

談宏思如洗馬更玄超山中歲晏供亭苹河上家貧食綿蕭領略清虛堪度世百年應不負投膠

輓莫廷韓

海內才名三十年九衢風月五湖烟終懷老父蘭膏恨忽讀門生薤露篇有客空然陳絮酒無人強起聽哀絃知君定入遮須國何似清虛小有天

客散高絲罷草玄英雄何事苦無年雲邊乍冷登山屐湖上今開載酒船黃土老狐宋暮雨白楊新鬼哭秋烟墨池筆塚俱零落過客澆墳濕紙錢

王恒叔書來詫余以吳越勝游却寄

聞說東南作勝游眼中天地屬沙鷗可知名姓藏漁父何處生涯問鹿裘蜀岷殘僧千澗雨樓船醉客五湖秋大羅小有行應遍好取名山副本留

陸鞏父山人渡江朝補陀兼求海上仙方過訪却贈

白髮山人久住山偶來海上聽潺湲已從大士飯三寶更問仙人覓九還但使蓮花開淨土未須靈藥返朱顏聖燈縹緲繞慈雲護共指金鰲雪浪間

贈聶道亨道兄

黑髮丹容映彩霞知君八百應龍沙公卿盡訝凌空鳥太史重占犯斗槎肘後仙方留五石頂中真烹裹三花他年笙鶴來相訪汝住蓬萊第幾家

中秋同聶道亨夜咡龍伯貞使君衙署一譚玄

白露芙蓉秋可憐望舒疑爲故人圓官衙寂寞真僧舍塵客逍遥物外仙席上回羅燕送別手中如意佐譚玄六街塵淨蟲聲細涼柝孤城起暮烟

宛陵廖府君招燕山堂二首

霜天携客一登臨高下千家送暮碪如帶白河流樹杪近人蒼隼落城陰未須地遠塵囂隔已覺山寒雲霧深我自尋真方外者不妨布帽並華簪去憐才共說使君賢西館開尊落照前千頃白雲堪度曲萬山紅樹忽當筵似嫌清吹妨鳴瀨疑有泠風下謫仙歸路半穿蔡薄裹瞋來列炬散踈烟

呂王絅司理邀登文昌閣

朱闌畫閣擁千當雲外微茫見遠颿處處城隅有池館家家門巷種松杉野禽帶日歸樵擔山翠飄

寒凝舞衫幸與玄暉同吏隱看君仙品故非凡

呂玉繩衙亝

謝公樓在抗蹤峰仙吏高亝傾石淙不獨風神如洗馬更兼文藻擅雕龍殘書雲冷沉霄燭曲几香清入曙鐘恍在瑤臺高積翠回飈謖謖起寒松

徐翁仍閬風閣

複閣層檐擬閬風似扶罡氣劃鴻濛山連星柘寒河白海吐霞桑旭日紅下界歌鐘直樸地上方履舃欲行空狂來戲擲廬敖杖手傍天門摘綵虹

樓上仙郎白雪姿坐看日月近須眉呼童抱酒星杓在與客投壺玉女窺拂檻雲霞垂縹緲傍山城闕隱參差我來搔首青天外携得驚人謝朓詩

贈陳宣城明府

土風清淑古宣州曾住青蓮紫綺裘見爲君堪稱吏隱鶴書我已是仙遊溪雲即月寒生戶山葉陰風飛滿樓千里能高明宰義一瓢況爲敬亭留

廖使君邀登疊嶂樓

高處層樓不可攀蘿陰細路隔松關雨中白浪鳴

千澗雲外青螺擁萬山香氣觸簾花欲醒茶烟出
樹鳥飛還道人半醉跏趺坐夢入中峰積翠間

宛陵冬月梅孺子孝廉邀同葉夏叔梅禹金
巨卿恭符木華張仲率携酒登郡城四首

青林一帶朱門處處歌鐘起夕暄日落殘山添
黛色酒當新月映眉痕空壕萬葉寒平郭迴浦孤
帆遠出村杯炙不妨分野老醉來矍眼傲乾坤
他鄉斗笠似行禪城上低臨莽蒼天落日偶然來
命酒晚山何意忽當前漁舟泊盡江盧雪野火燒
殘枯煙使欲獨乘頹鯉去河流一帶是琴川

登臨直是戀斜暉歲晏相逢惣布衣稚子爭來看
雜坐饑烏欲下忽驚飛蓼花水上寒猶媚柿葉城
邊落漸稀無柰前山生暝色蒼茫野寺一僧歸

曠望平原感慨多敬亭千古鬱嵯峨天低老樹遥
吞野地轉層城曲抱河酒舍青旗分塔院官家朱
閣在山阿且圖十日淋漓去莫爲浮生惜逝波

呂使君浣花亭晚眺

暮色蒼蒼四望賒陵陽峰頂是官衙木雲浩蕩三

千頃煙雨微茫十萬家木落汝寒呼鴈鶩草枯風急悉麏鹿此身欲遍恒河界不向天涯感歲華

登敬亭懷李懷白

青崖谷皆見垂藤兩腋天風快一登牛背似分平野闊馬蹄都入亂雲層朱花的的寒迎客黃葉蕭蕭晚映僧千載謫仙呼不起至今綵筆尚憑陵

嘉生堂詩

花開重葉不連枝瓜實今看並帝奇靈種千秋聞漢殿嘉瓤五色自秦蕃清人政與壺氷映銷夏還應玉雪宜從此綿綿堪入咏黃臺不用惜離離

集徐翁仍天均館同葉虞叔

碧苑朱甍在市朝却看逕路接山樵曲房薦暖花偷放高棟生寒雲不消竹下杯光浮綠玉屏間香氣隔紅綃西園才子風流甚楚曲吳歌手自調

高別駕衙丞

君心穆穆寂無喧橡栗天寒命一尊山裏衙丞官是隱舍前藜莽市成村水流花逕大迎客雪滿松枝鹿叩門醉起臨軒看野燒蒼茫孤月暮塵香

珂集天均館

盤盤磴道轉幽居落葉蕭蕭滿玉除樓控朱城寒月細霜含綠竹暮烟疎變童按曲推名部小史添香檢異書此地儘堪容嘯傲乾坤何物是吾廬

登白岳八首呈丁元父使君汪伯玉司馬

結屋依巖古殿空何年巨石擘鴻濛樹穿一線河流白日吐千條海氣紅直是手捫飛鳥外始知身在亂雲中洞門爇火堪深入疑與三茅九子通

風林霜葉墮全稀細數羣峯唑竹扉石老寒苔留佛跡崖晴飛雨濕人衣何來金管清香界別有瑤宮隔翠微日落霞光非一狀暮樵相伴野禽歸

玉田金井上真家絳闕瑶臺天路賒竈下有時馴猛虎殿頭不敢集神鴉泉通曲徑人栽藥春滿香巖女獻花何必青羊踏峯嶺吾將此地老閑身

飛瀑喧喧山勢奔星河歷歷掛天門雨梳石髮三
姑秀雲捕崖松五老尊洞壑儒堪忘世詩野人何
意解真言仙都實有朝元路楚客當時只灌園
爐香寒迸樹氤氳林外疎鐘隔水聞鑿石亭空宜
放鶴洗牀衣冷識歸雲日華倒射金書額霞氣高
騫寶冊文便欲弃家携一笠采芝長奉玉虛君
大素宮高入窅冥繡旗畫戟護羣靈爐峯政對黃
金瓦寶座天成紫玉屏蠟炬未殘仙樂細經臺初
冷露雲停下方銀海波濤積湧出芙蓉幾朶青

下馬扶藤策短筇斷橋西去躡霧蹤紅泉細落飛
花澗青靄斜拖石笋峯太乙壇空猶有樹參陽路
遠只聞鐘但教一洗凡心盡騎鹿仙人亦易逢
天宇澄空灝氣鮮大呼七十二峯前真仙不復留
瓔穗霧水猶然注玉田雞犬應難通絕頂人家何
處散疎烟藥珠經罷寒河轉自抱金壺雲霧眠

海陽畣贈程巨源文學時余已促裝東還

挂瓢擁褐卧山椒逆旅逢君破寂寥老去交情惟
杵臼投來片語是瓊瑤聞雞野店天將曙看公河

梁雪未消莫爲從前傷泡影看余生計在滄
百年金馬老詞臣一往青城謁丈人欲向霧岩蛻
凡骨早從明主乞開身隨行藥裹神逾王滿擔烟
霞客未貧得道君知須慧業好來花下問迷津
莫論歲月壯心遠稍悟風波世事非臣述太奇常
野服主恩不薄許初衣雨深蔣麥春鋤動霜落芙
蓉夜舫歸一自抽身羅網去冥鴻何處不翻飛
語合桑陰綠未移昔人傾蓋即心知我窮二再慚
玄晏君賦三都失左思已覺雄心今寂寞惟來綵
筆尚淋漓棚梅翁許收靈藥與爾堪爲隔歲期

舍萬菱源

飛鳧仙令住千峰兩度移書不一逢空有候人占
紫氣竟虛明月下青松信通萃表猶非鶴劍合延
津定是龍遲爾功成開白社他年擁褐得相從

送嚴以訓公孫入燕

已作烟霞物外身芒鞋猶踏帝京塵少君豈獨標
方技孳峻終然好隱淪入山定許新仙藉呵殿何
言舊侍臣見說梁鴻能拂袖五侯鯖好未嘗下

東甌方宗文過訪贈別

豈有甘泉作賦才勞君問字海邊來鴈山積雪春猶滿華頂高雲凍未開江入雨聲連下榻月橫梅影佐深杯看君彩筆縱橫甚敢說龍門御李回

贈王伯貞

知君意在古人前不餙蛾眉取世妍問字每過揚子宅懷人獨上剡溪船名家舊業青箱在樂府新聲白苧傳共約披雲尋雪賞看桃酌酒唑紅泉

呂調父祠部過訪適徐良甫汪長文在座欣然命酌賦贈

蟲聲鳥語悅逾喧黃葉青苔秋滿門　且有幽人尋甫里忽驚公子過夷門路邊藤刺妨車騎閣外芙蓉媚酒尊我已久無烟火氣獨將丘壑與君論

寄龍君善二首

湘潭歸去且垂綸遠舍芝琴學采真郊屋蒼烟秦隱士桃花流水晉漁人石香苔雨葛紉寫地冷松風墮葛巾五百霜蹤如可覓憑君一問武陵津

天都三載別仙郎何意君歸卧楚鄉顏色妻京嗤

澤畔遠書辛苦達涇陽爲園好傍丹砂井鑿沼須通紫茹房若念道人家四壁饑來只膳禹餘粮

寄萬伯修兵憲四首

才名俠氣惣橫秋結客門多荆軻千金倘重兩都銀不律威行九塞鐵兜鍪長驅汾代三千騎坐撫殺函百二州家養青衣齊度曲自吹簫策按笠侯使君甲士足橫行夜帳徵歌日治兵殺氣遥吞青海月軍聲直搗黑山營前駈失律遣孫武後舉揚威屬孟明歸去南岡即射獵終看推轂請長纓

渥中五戰五搴旗鐵騎山前逐虜時祇爲獸窮猶轉鬬尚因軍殿獻全師漢庭吏議元多刻秦塞雄名久見推魏尚曾功俱不叙解鞍譚笑去邊陲

飛狐句注舊郊堂關外清秋數鴈行望重可能輕謝傅時清且得罷汾陽朱絲彈阮翻新譜紅燭留髡醉曲房酒後唾壺應欲裂詩成開匣看魚腸

送李太學

當時燕市共荷衣依仰風波世事非挾策君猶探虎觀披裘我已卹漁磯花明柳岸烟沙軟月滿蒲

驅雪浪飛此去拜官應近侍尺書早脫到當扉

詠綠萼梅同潘景升賦

羅浮別種詎天成含咲含顰各有情萬點雪香烟外染一痕黛色粉邊生木皇譜牒偏風韻金母班行見姓名錯道青枝時誤鳥最憐買女隔牕明

花朝前一夕同景升踏月

軟幞輕衫傍短汀衡行相與慰沉宜烟消漲海山出月浸嚴城戶扃花氣漸吹春鳥覺潮痕欲上夜魚腥明朝共貰旗亭酒咲拍銀鞍萬柳青

送景升遊四明山

送君擁褐雪中看石扇天窓磴道難山鬼恐驚芳竹杖嶽靈似識遠遊冠半空霞幌仙衣薄百丈氷崖馬骨寒許椽由來咲宗炳道人生計在蒲團

咏紅梅與景升同賦

似將絳雪剪春裳却恐明霞妒曉光粉面翻嫌妃子醉凝脂新上壽陽妝不隨度索爭妖艷賴有孤山認暗香蜂蝶惣知那得采最宜花底卧雕牕

題李之抑蒼蒼圃

羨爾身閑家不貧爲園政得抱城闉門邊細路繞
通寺墻上修篁欲映隣清吹時妨宿鳥空潭箇
箇數游鱗挂冠投老東林伴莫厭看花載酒頻

送潘景升太學北上

才子乘春晝舫行江沙如雪布帆明萬花馳道連
東觀千騎鞭雲擁北平挾策金臺逢郭隗論交酒
肆得荆卿到來定賢長安紙遲爾雄篇賦帝京

鶺鴒翼劍鶺鴒表客計蕭然入剡舟便指風雲發
西嘯可堪雨雪記東遊杏邊酒熟過山店柳下泉

杏對驛樓天路故人應問訊爲言清夢在江頭

壽陸吳縣母

寶劍豐城出匣鳴仙鳧葉縣早知名戴星一以勞
王事愛日兼酬將母情江上魚供香饌美花間鶴
引板興行吳歈半是歌明宰并入雲謡度紫笙

寄題巽尊師灌木園

先皇侍從早抽簪塵世誰知物外心瑶札屢銜青
鳥下丹房遥構白雲深霧泉一派通玄圃喬木千
章擬鄧林閤皂王隆應只尺龍沙八百到於今

黑髮朱顏不問年看君骨相自翩翩南宮走掌神仙籙北斗仍叅造化權老去燒丹營石室小時采藥遍瓊田窅封豈食飛魚死火褁今看五色烟誰道乾坤在一壺扶踈花竹水潺紆向聞幢節羣仙降親見刀圭萬姓蘇白鶴有時飛慧劍蒼龍盡日守神鑪伐毛洗髓千年事名姓曾書太乙都

仙仙句曲上清家園傍烏衣巷口斜樓控天隱浮紫霧池通地脉湧丹砂葉珠聲統翠棲鶴寶鴨香烟四照花便欲尋桃問源水饑來先與乞胡麻

寄陸五臺司寇

丹臺千載謫仙人白髮三朝報主身鸞鳳時時聞抗疏豺狼往往怯垂紳野夫舊識中台象幽谷今看斗柄春澤國東南多雨潦應憐杼柚萬家貧

夏時冊冊髮成班帝念勞臣許暫閑司寇官高卽南國謝公墩在是東山祝烟桃葉渡去春雨花臺着屐還此日真人停鶴駕惟來紫氣滿江關

祕笥原自出天西金粟青蓮定不迷得道可無資慧業應身知已證菩提早窮了義龍藏時傍高

僧過虎溪頷取如來功德水楊枝一灑遍烝黎
蒙詔當年出薊門大臣寒朗歎稱冤佛民久已還
初服國士終然感舊恩淚倒山牖難自給妻涼道
殣若爲存津梁此世須公在鄭俠圖成達帝閽

送張成叔之西湖

霧霄江漲鬬鼈紅蘇小隄荒粉黛空白櫂涼生蘆
荻雨青樓香度木樨風鏡中鳧鴈澄秋水烟外人
家隔暮虹君挾綵毫南國賦得如強弩射潮雄

龍大夫禱雨詩

使君禱雨祀名山磴道叢林手自攀縹緲佛光從
地湧公禱天井銅盆金汝因登釋迦舍利歘見舍利現五色光舍利塔故從地中湧出者蜿
蜒龍子負舟還公禱金沙舟中見龍子如蛇盤旋不去玄夷使者初
投札紫氣真人未度關鞭撻靈霆駈屏翳知公原
已列仙班公投書龍宮書甫達即大雨如注四郊霑足
天遣君侯亦姓龍蜀山端合應霧鐘移時好雨隨
車憶一夜飛泉灑石淙種秫香濃連四野梧槐聲
斷舞三農政成堪適逍遥趣蹋遍溪橋紫玉笻
杼柚蕭條萬井烟勞君撫字遍江堧星河露禱衣

嘗濕雷電風行尺素傳公每退食中夜焚香露禱以祈秋旻麥張堪自循吏茹芝龍述況神仙時邪子吳郡張公爲誠與公同德眼中父老無饑色荒後應書大有年

南紀名垂東壁星曾聞賦乞湘霖旻遊七澤誇雄甸吏隱三山指福庭畫舫斜衝江雨白疎簾平捲海潮青喜看野哭回歌頌穩聖頻繙王笈經丹闕便指翔鴻入白雲太乙壇前逢苦竹葉陽洞口識茆君鶴奴倘許傳真訣願交山中麋鹿羣

東嘉朱榮甫見方瞻別榮甫能詩精醫時時負囊入都

逢高徑滿野人家客到云乘海上槎君自壺公賣靈藥我慙勾漏覓丹砂荒江月出啼青兕曲塢雲深護白鵝莫向世人譚隱迹重來津口認桃花

送葉山人赴吳淞幕府葉講玄理善天文

送君跨鶴出芝田腰下龍精北斗懸丹訣佺喬堪度世星經甘石善譚天伏波營裏看秋月滬瀆城

邋逤成烟定向毛公壇下過好探赤雀石函石

送楊思公北上

王孫簫鼓發汀洲廣陌和風雨乍收麥葉覆田聞雉雊桑條低隴拂鳩鳩雲開芒碭山俱出東解交河水亂流君去覩光華無省覩鳶頭春色滿皇州

集董宗伯東第得明字

尚書東第客長盈公子西園坐轉清燈下紅粧嬌夜色雨中黃葉滴秋聲非烟花隱屏綃薄迴雪香侵舞褏明同是金門蘭省客終然江海仰鷗盟

慈會寺贈千海悅支二上人

九月鹽官客思增偶來蕭寺得高僧寒潮滿郭喧秋梵老樹當門照夜燈萬頃鷗鳧連海筏千家烟雨散漁罾開房一宿清如水夢踏蓬萊第幾層

宿慈會山房

愛向空門問往因佛燈千古照迷津名僧先證詩中果老衲今看定後身寶樹何曾遮白堮一簫真可隔紅塵我如彭澤仍眺酒買宅須爲慧遠隣

錢淵父有舟名宛在湯賦

羨君浮宅水雲鄉日與鷗分夕陽直挾天孫哘星漢自吹龍笛在瀟湘梳邊涼月蘆花白帆底輕風蓮葉香夢入微茫三萬頃曉來露氣滿衣裳

夜宿董伯念玄覽坐

碧梧黃葉子雲房玉室金窓恐不如微雨半沉高燭冷名花都抱曲房疎仙郎賦草凌雕虎太史芸香出竊魚客自酌然石白醍瑠璃佛火夜堂虛

九日答董谷部平野閣得齊字

暮色蒼然落日低一尊高閣覩迴溪水臨篠蕩千

竿直露泡芙蓉萬朵齊彭澤風烟開白社習池絲管醉銅鞮燈青潦倒看叢菊火照林烏不肯栖

寄懷小李將軍

小李將軍王作人銀鞍駿馬照青春將門挂印推龍種秦火登壇屬虎臣箭落江雲鳴遠浦暮殘海月映通津相思夢在扶桑外何日重來醉錦裀

寄姜仲文

黃河渡口泊星槎貰酒彭城吔晚衙兩疏已看懸日月一丘擬得領烟霞三臺新學機中錦綵筆真

生夢裡荃聞仲文新定坎鹿裘來　訪汝因邀句曲
娶吳姬

上清家

滄江只合老垂綸轉憶天涯碟被親吾道千秋窮
自信交情十載脫逾真虎鈐君有匡時略鹿死余
採出世因他日未能忘逆旅梅花流水問秦人

輓從姪月鹿居士

月鹿居士諱大季先太宰襄惠公長孫也少年
聰穎博學能文天性豪俠以聲色歌舞自娛忽
一朝大悟謝遣歌兒舞女屏居學道勒斷家事
絕不與親故相見壁卧一樓三十載初猶歲時
一歲一再出門綸中野服饑觀秀傍望見以為
神仙中人後經年不出遂與人世間絕矣壽八
十六蛻化余雖不能窺其所得何如然知其必
非凡品也

未論名姓已蓬萊但說奇踪亦快哉黃鑪黃金堆
似土一朝紅粉棄如灰道從歌舞場中得身本烟
霞物外來舊日諸緣俱不染始知火宅是蓮臺
繁華脫盡見天倪煉得形神似木鷄老去玄心三
島近少時俠氣五陵豪變童衣服青絲騎馬銀
鞍碧玉蹄回首浮雲剛一瞬悟來方笑世人迷
避俗樓居三十年追陪素月與蒼烟心疏寂寞方
爲道身寄逍遥即是仙一使金花　天聚頂可妨鶴

髮老垂肩時人莫識非公舉賢蛟歸小有天

贈滕開府四晉

十萬樓船超距材鯨鯢跋浪委如雷喜看幕府行邊日政遇軍書嚴捷回關月角聲吹出塞海風旗影照臺灌門雲盡扶桑見蕃舶三韓入貢來澤國饑來半野高黔黎何忝借干旄季豐已見流移復荒政曾煩撫字勞日暖江田閒牧吹風腥海浦亂漁舟賦詩釃酒波臣喜向紀吟看鉤柱高風捲牙旗雪色翻軍聲迴合海濤渾幕中倚馬雄歌就帳下推牛叠鼓喧日落千艘收水寒月高諸將醉營門共言開府今裴郎掃盡氛埃報國恩往來越絕久知名父老壺漿馬晉迎新惣西臺持使節舊司東壁掌文衡綵毫欲奪雲霞色寶劍驚聞風雨聲瘦骨枝枒慙國馬黃冠白氈老諸生

贈周公瑕

龍門一御金閨道鶴馭重逢滄海東老去才名猶跌宕悟來物理始忡忡同洞庭君發玄夷簡秦望余探曰水宮吳戚敢論雄

輓程子虛

㐪馬看花傍酒壚平生蹤跡類相如小時有氣吞雲夢濁世何人薦子虛黃犬俄然穿宿草白魚猶自落殘書年年機上千絲淚夜月開門蛛網疎

輓張肖甫大司馬

南北驅除氛瘴開提戈搦管動風雷匡時白髮神猶王訪道青城念轉灰乍可帝容全六尺那知天巳圻三台側身西望銅梁遠淚盡羊曇國士哀

棲真館集卷之八

四明屠　隆緯真著

侯稱臣鳳基允符選

七言律詩

贈趙太常之南都

丹霄九列奉常清白日千秋抗疏名可是君王眷
南顧懸知太史奏東行占農蚕下憂時淚割俸[illegible]
深舉火情莫謂野夫無一事中宵長望泰階平
[illegible]嚴以訓王孫

騎金貂直帝閽風雲漂泊舊王孫承恩莫問三
朝事多難猶憐六尺存見說丹成勾漏舄何妨杳
散魏其門與君會采神芝去咲指蓬萊白浪飛

洞庭霧覡爲龍伯貞

蒼茫八百洞庭君玉殿珠宮晝戟分遂有天風送
仙鶴懸知水府乞霧文朝行青草雲飆疾暮泊黃
陵寶瑟聞沽酒買魚同估客菁花細月對斜曛

寄喻邦相太守

曾驂五馬仙都裏又指雙龍谷水陽到處山川借
辭賦佐來雲霧滿衣裳門前倒屣迎逢掖野外停
車問翳桑我已歔尋梅尉去須公人代作津梁
君來吾久去由拳不及湖頭共酒船勾漏丹砂粗
欲就河陽花事已茫然平原村古留山寺崧澤祠
荒漲水田聞道歲侵勞撫字涼風輸我北窓眠

陳伯符傅士東來見訪屬其尊人以書促歸

臨江而返使來却寄

興盡山陰雪夜航蟰蛸綱戶月臨牀到來一菁非
生接得雙魚恨轉長孝女江深應有路黃姑津

之尚無梁石窻樊榭雲俱冷不羨仙人辟荔嘗

哭諸孫紹龍大學

憐君生死秣陵關宦未成名鬢未班寂寂堂前藥
髮在蕭蕭江上素車還棋枰從此收殘局花木空
悵憶故山愁絕一發供總帳葉砧猶自夢刀環

寄丁元甫二首

偶作名山采藥行主人不厭布衣輕得如劉尹過
玄度豈是臨邛客長卿野騎蕭蕭烟外發江帆漸
漸雪中明招携奉有佺期約但到香臺無世情

案牘如流靜不譁閒來猶種縣門花書門彩飛李二
千士白屋桑麻十萬家時共趣君握彩筆更從羽
客問丹砂題書何以明相憶贈爾天台峰頂霞

贈閻養虛道者

一笠雲遊遍八荒豈知大道在家鄉虛空似粉留
真訣混沌如綿謁紫皇看取兔鷄須沐浴定應鸞
鶴得佪翔三山本是神仙地況復龍宮有梵方

寄蕭以占太史六首時奉命校士越中書來訂西
湖之約辭不赴

蕭史翩翩實楚才遍緡霞笈坐瑤臺西清甄別楓宸下東土行收竹箭來敢謂斗間龍氣合正逢江上鴈聲哀海門遥對蓬萊閣直泛星槎雪浪廻

向來辭賦借山川才子曾中五色烟雲夢綵毫吞八九錢唐強弩射三千烏飛葭莩天如鏡客倚芙蓉秋滿船定踏西泠橋畔月一杯何處喚迴仙

疋馬當年出劍門河梁風雪解衰恩無論文字千秋在且喜饑寒八口存身北孤雲窺石洞家依流水隔花源白驃亦鯉俱堪控爲道脩羊謝至尊

歸來門巷澹無營菜圃瓜畦隱計成天上終然召方朝世間久矣棄君平時時煉藥脩金液夜夜焚香禮王清他日山頭下神水一九應見故人情

何言金馬詞臣賢應作神霄散吏看君自登壇誰不羨我因行路已知難手攀少室三花樹頭頂東華九炁冠珍重魚戲申舊約年來真嫩下蒲團

長安猶憶共飛觴酒德空懷賀老狂人道登徒謝宋玉天教都水屬華陽已將歲月銷芝檢豈有風波到竹房何限寒蕪啼絡緯思君秋雨夜連牀

寄吳韞菴方伯 公與萬太史有西湖之約病中簡會

湖上秋容秀可餐賢豪海內共登壇但逢盃箸紅亭出每到懸崖碧樹蟠千掬清泉浮玉藕眼看游鯉磅金盤一時牛耳千年在應想疎狂老釋冠悟空世事惣無懸即使名山亦嫻登上客徒傳天外信道民祇戀佛前燈湖頭夜雨沉三竺馬首秋雲擁六陵十里芙蓉遥送酒可能東酹海霞昇

寄萬憲長

聞君握節長西湖湖上秋風下白鳧畫舫新簽開桂釀官衙香飯薦雕胡百城南面諸侯賚千騎東方下吏趨並海閭閻痼瘵後家家父老望來蘇當時寒朗義何敦口不言恩心默存同榜功名君最達早時丘壑我稱尊祕書萬卷留仙局諫草千秋在掖垣此日西湖念朋舊政披野褐卧籬根

題畫

莽屋蒼山隔幾家行人步步入桃花岸廻畫舫通波折柳撲銀鞍細路斜烏帽緋衣嬌落日青帘紅板映春沙不知何處窮遊屐好與群鷗共水涯

寄陸君策時將北上

青溪明月照琅玕何夕花開不共看即使故情長不改要如此會定應難我依綠水終漁釣君逐黃沙尚馬鞍衣帶一江河漾隔音衆惟有勸加餐

畲彭欽之

采桃何必問綏山學道年來善閉關漾女出宮猶見妬秦人避地豈須還祇緣環堵家爲累總是蒲團身未閒粗了尚平婚嫁事不難揮手去人間

畲方衆甫

欸肯借人老我雄心因爾發三杯耳熱拂龍屑

二月花朝得王恒叔書兼惠酒扈笻杖壽家

母太夫人九十是日余適爲母氏舉壽筵

萬里星軺載雪霜南還未解劍門裝海邊忽憶梁

鴻隱縣上因思介母康携得盤江青竹杖寄來縣

甫紫霞觴板輿政是娛親日酌酒看花意不忘

感時惜別故人心一失風波歲月深此日聞君過

剡縣可無乘興下山陰著書自春丘中賞學道寧

爲澤畔吟舊有梔花台嶺約清溪茆屋許相尋

補陀洛伽山代作

西教東流到補陀金蓮花發映娑羅星河歷歷舘
青漢島嶼纍纍浸白波龍獻寶珠歸象罔僧留香
飯與龜毳我來欲發如來藏老傍賓松學鳥窠

贈王少府先生六十七始舉一孫其子伯貞
能辭賦與余善

提戈逐虜靖江潘黑髮歸來卧鹿門政喜孤松留
鐵幹又看老竹長龍孫寶雲寫溜喧青嶂劉雪霏
烟送綠尊舊有桃花源上約與君霞外吐真言

贈張羊竺道妥

盥手然香讀五牙人生石火事堪嗟經心圖柳初
凋葉轉眼江梅已着花佛母圖來天竺國太函書
到上清家宅牟尚接浮丘伯桐栢宮前御彩霞潘景
升屬丁南羽繪佛母圖爲壽
伯玉司馬作叙

椒盤綵勝入新篇白社書憑青鳥傳縣止隱將從
介丹環中道已奉田仙六時自理香臺業八口猶
餘火宅緣惆悵關門空紫氣令人轉憶聚星牟

豐于諸子舊詞盟善病俱言似馬卿老去不聞修
王液渴來空自想金莖定知文苑能占籍可是丹

臺未列名風雨苦多晴日少百年強半屬憂生仲淹
仲嘉建元書俱稱
病故云

函中人坐香岩室統屋扶踈種貝多今代傳衣同
大監右來示疾有維摩問看世事俱成幻但理詩
筒亦是魔我欲往參龍象法那堪雨雪阻關河

元日歌鐘起市喧紅塵飛不到祇園山中雨般登
猶嫩樹上風飄挂亦頻空谷跫然勞尺素故人久
已絕寒暄年來若問幽棲事坐擁團焦獸掩門

元旦畣龍伯白使君

元日日食天復陰朔風獵獵吹寒林海國飛霰凍
欲落農家濁醪貧自斟踈梅春發野香細黃雀晛
暾樓影深肉食憂時發郵綿歌理園焦宵漏沉

一捧椒觴念野人知君風骨自清真因思故國傷
漂泊便枉新詩問隱淪仙吏原占名士籍如來聊
現宰官身梅花萬樹三生約賴汝漁郎問舊津

壽壽顧母壽太夫人八十

阿母璸裾啓壽筵郎君節鉞政臨邊歌傳恕嶺于
闐曲客到遼陽華表仙皓月金罍娛永夜寒星寶

婺應長年磬囊虎帶賴霞色王札書來小有天

六朝驅入彩毫中名冠詞曹氣轉雄蘭槳佞歌棲

劉觀察小影二首　舉孝廉

葉雨錦韉馬踏木樨風犢携舅倩公車富賦擬相如大獵工南國瑯玕筐篚在至尊召見未央宮

入直

報主平生願不違瑣垣日日侍彤闈天門仙掌朝承露閣道星河夜濕衣地近應知休沐少時清敢說諫書稀皂囊封罷爇香裏萬樹宮花映玉扉

謎子。

玉雞合是河東鳳一鶴歸來華表仙塔王可能謝傳篋籝金應不動常賢霞編書覽芸窓靜星藻宵連藜火燃甡毬諸郎直真顛頹知公擁衲得安禪

元日龍郡丞楊黎二別駕王編修余合入謁

栖真館觀燈余適有腰疾不能成禮有作

草堂元夕駐旌干凍月疎梅點石闌居以一椽容膝易病猶五斗折腰難終慙學道形骸累歎喜論心禮數寬濁酒醉人藜藿飽不嗔疎節轉成歡

花朝寄懷侯龍泉大將軍與道民有補陀之約

春日牙旗幕府閑樓舡疊鼓動江關神芝瑤草鄰三島寶玉文犀貢百蠻酒醒海風吹練甲詩成戍月滿刀鐔思君夢落潮音洞小白花開映雪山

寄懷孫以德

野水桃花漲大隄故人讀禮住梁溪泥垣春雨蝸牛出灌木空山謝豹啼急管已喧青雀外悲風猶在白楊西思君轉憶河橋日吳越音塵點首低

徐華陽中丞平羌功成書未邮寄

葉縣曾高仙令名更聞彭澤善遺榮漁舟只自尋秦隱竟爲何嘗入漢京一衲天邊排紫霧雙髮石上飯青精看君道氣義皇侶好結烟霞物外盟

補陀洛伽山八首

蘭若孤懸大海中山根四面插蛟宮浪推旭日排天出風靜涼蟾照影空異鳥聲和仙樂細霧鼇背閃佛燈紅神州別有三摩地況與蓬萊只尺通

不斷潮音響石深蒼厓陡絕杖孤笻天浮島嶼雲飄亂殿壓龍龜雪浪春曾共鳥窠參了義還依龍

藏討玄宗日斜空水澄如鏡微有冷風送暮鐘
獸上磐陀四望寬青螺一帶抹烟繖樓沾屋氣全
疑濕潮落汐痕半未殘波面紅蓮開十丈岸前紫
竹長千竿揭來頓悟圓通理手挈銅瓶汲巨湍
不因法喜到翁州那識乾坤屬一漚欲就此中超
刃劫更從何處覓閻浮雲光佛日三千界海色仙
人十二樓幢蓋蕭蕭金磬冷碧山黃葉寺門秋
翡翠臺吞島樹冥珊瑚簾控海峰青香船暮客颿
投浦寶墖霜鐘月在瓶聖主紫泥封賜詔內官黃
帕捧函經入非人等俱聽法夜半龍來殿不腥
搏桑日出曉蒼茫森森行空一蕃航誰擘銀漢開
寶界直扶鼇柱駕金梁僧歸水府袈裟濕女散天
花佛座香悟得無邊光及岸了知東土是西方
何來鸞顏削千尋大士端居紫竹林日月高窓懸
石扇烟霞古洞響潮音五雲瓔珞莊嚴妙七寶琉
璃般若深菩薩泉名功德水但教一洗盡凡心
棗巢時有鶴來歸舟楫雖多鷄犬稀終月夜侵龍
女機碧雲秋冷梵僧衣祇因海浪無天遠轉覺香

臺與世遥塵土劫灰都不到蓮花開落是禪機

冬日集董茂先松竺董君博物好古

雲林金粟饒清流煮茗焚香事事幽三尺古松寒抱石一牀斜日晚衙樓霜前紅蠟凋窓映霞外青編曲几留叔波閒燕和氏璞惟來寶氣夜連牛

寄君陽中翰京邸

憶得携家雨雪飛巳開榮翰侍彤闈憐君歲月霜蓬鬢輸我滄江一布衣疲馬蹈穿京洛土荒猿啼冷故山薇何年定了梁鴻約五噫歌成事轉非

寄梅禹金兼憶君與太史

南國西園異代名管絃皆自譜新聲公車累罷三千牘辭賦能高十五城若下酒深提劍舞茂陵花好挾書行君看太史風流者一片寒雲暮道平

同黃白仲李子羊登張鴻宗烟波閣限韵

大湖水色抱層閣雨後蒼茫萬竹寒柳外輕烟飛縹緲橋邊小艇出迴盤深杯唯惜春光暮高閣偏宜落日殘我欲攜君食卧涼冷開懷惟許白鷗看

鞫顧方壺祕書

開門置驛客如雲俠氣文名四海聞座有憑陵浦
仲鴉家藏然諾季將軍閣中無復燃黎火架上空
留辟壘雲我佩古花三尺鐵未懸心已許徐君

李漸南携尊酌余青蓮館

城隅高館燭花明酒入更闌歌轉清江雪凍舍楊
柳色河魚夜上桔槔聲逝名總似歸休伯埋照無
如阮始平只尺東林僧梵寂也知不負虎溪盟

過錢太守故居

一官脫手萬緣空只取年華付酒中野徑桑麻廉
吏宅匏尊芋栗古人風半邨牧唱秋烟白數點漁
燈夜浦紅信宿高岑論世外主人元是祝鷄翁

姜泰符給諫以言事左遷雲中尉暫還里中
却贈

都門分手泣刀鐶世事滄桑指顧間芸館三年抽
鳳藻皂囊一疏犯龍顏天寒碣石詞臣去風急潯
沱壯士還暫向蓬萊看碧浪漂零終不恨陽關

賦得長亭柳戲爲全公子贈其青衣柳生

何物長亭綰別離千條萬縷恨低垂烟迷暮色汾

窺眼水浥春痕欲上眉隋帝宮前風裊裊靈和殿
裏雨絲絲可憐不繫青驄馬酒醒章臺月落時

輓董子儒給諫

使星初轉諫垣明綵筆銀題南國行蹉比鳳鳴猶
未上賦傷鵬鳥已先成相傳生爲丹砂誤曾否身
占石室名簪笏連牀鐘鼎食了知天道本虧盈

倉萬純初參戎 純初鹿園君士仲子精禪理

但領逍遥出世緣未論成佛與生天情塵不染幾
應熟心行俱空理自圓花逕鳥來窺座語郊堂客
去掩書眠中軍名理過支遁何日同參象外玄

郭使君以南海督學遷山西以參書來寄
會

蠻烟瘴雨濕車輪采得明珠是天秦鮑靚藥爐留
白豹葛洪丹井出蒼麟不辭遠道傳仙札無裹名
香寄佛民嶺表初歸汾晉夫楸柳今日作勞薪

倉贈李退思

雲浦空垒水滿渠客來長共把砷碟論文獻與賢
豪密避俗彌看世法睥架上芸香堪辟蠹堦前草
帶可供書辟羅自春丘中賞不願時人薦子虛

送何慈溪應召北上

循良郡國下徵書東海何侯似魏舒椽檜千人遮彩鷁壺漿百里擁軺車飛鳧朔旦趨朝日鳴鳳朝陽獻納初從此去思碑在口慈湖堂上有懸魚

送陳立甫司理應召北上

竟陵才子握驪珠史隱三年坐海隅回棗藏書探宛委閣中悲几對蓬壺忽承仙露黃金掌忍去玄宮白水都方外別君難正值可無酌醴飯雕胡送客芙蓉秋欲紅垂楊不繫仁君驄定合載酒耶溪滿奈可乘槎天漢通夢至關山千里隔憂來水旱萬方同王珂金鑰修封事首爲江南賦大東

寄畠鄒孚如吏部兼柬長安諸舊遊

宿昔黃冠稱道民飛沙朔野暗車輪不難削籍辭京國獸苦臨河別故人矍鯉遠投雲夢札一竿無恙鑑湖身白移梔樹栽津口待取君來訪避秦今日題書獸有君當時逆旅客如雲漢宮並馬趨朝散燕市飛觥到夜分誰料沙蟲能射影遂令塞雁惜離羣不才棄置真吾分安用王家擇墓文

閱盡人情是九疑海濱寂寞好栖遲介推有母身猶健原憲無田歲復饑學道一身將絕粒携家八口共餐芝經綸公等方多事野老商山卧穩時

山公不用問蒿萊嘆息團焦日幾回交絕未如中散傲書成終謝馬遷才生來文字身爲累老去英雄氣轉灰領得逍遥還造化敢云名姓已塵臺

寄含光文臣勲部燕東趙夢日考功

兩度緘題問隱居寒林風葉意蕭疎門前謝客堪羅雀江上垂竿不釣魚洞府願營千歲藥名山燕

選

前緊蹲肥委巷不妨頻歐馬流杯斜日戀清輝
雖嬰世法解天骏酒德文心轉自豪一夢此官真
覆鹿百年何物勝持螯山中薛務宜秋候湖上芙
蓉憶暮劒東帶猶然趍長史輸予散髮卧江皐

哭王季夏太史四首

有酒難澆長恨端秋風颯颯敗崇蘭揮毫南國稱
才子待詔東方亦美官七尺龍泉初出匣一堆馬
鬣已封棺流雲泡沫須臾事生死交情淚不乾
懸知上帝急英雄回也修文壽亦同三殿鸞鸞容

易列九關虎豹若爲通陳思莫愛遊湲國白傅應
歸塊率宮形骨憊銷神不沒精苦夜夜梢星虹
三年卧病任林園萬里携家死國門短旆津梁收
王節素車風雨易華軒仙炊午店邯鄲夢鬼火秋
原潞水魂轉不如予貧賤好布衣漁釣老江邨
只兒將朝紫宸誰知腸已斷承塵尒推有母身
難死伯道無兒家復貧浮白尊空賓客散流苦機
冷淚痕新百年脩短君休恨遺草應爲千古人

武陵龍君超入四明省其尊公伯貞先生遂

視弟君善永嘉因遊天台雁宕諸勝賦贈二
東郡趨庭日檢書西堂夢草復當車蟾蜍滄月明
河夕蟋蟀涼風碧樹初雙舄不辭仙路杳一瓢轉
與世情踈永嘉見說多霧藥黃獸青精手自鋤
金庭玉室接丹丘勝具宜稱許遠遊落日寒山逢
虎跡斷虹飛瀑掛龍湫松花仙釀空壇寂桐葉僧
衣古殿秋康樂由來憐小謝長林蝶夜可淹留

王百穀賦蟠桃篇寄壽老母會謝二晉
茫茫吳越隔風烟夏甫深居土室年長憶石湖青

雀舫投來瑶水白雲篇妻賢自干機中錦母在元無綿上田隱計初成身漸老凡心已盡骨應仙不分梅花解誤人清江且得學垂綸君言賀老非仙骨我信王珣是佛民聞說禪心今寂寞催來綵筆尚嶙峋四方災異時時有何處青山好避秦

寄訊龍君善三首時伯氏君超南行

莫爲卑栖歎一官輪君聖頌水雲寬秋風寶劍芙蓉匣夜雨空尊昔菊盤孤寺潮迴龍藏迥千林木落雁峰寒遙知兄弟裁詩處南國同登上將壇

司馬何人薦子虛安仁政得賦閒居會因學道探金簡豈媿橫經聖石渠秋浦鱗肥供濁酒夜窓螢冷墮殘書劉溪水與東嘉接訪戴風流我不如

秇壇仙籍兩知名共羨君家好父兄語就阿戎情更愜詩憐小謝格尤清野人自愛黃花徑素業深慙白社盟太玉容成靈蹟在向來何洞聖碁枰

贈王初陽道人

赤松行雨窗封烟從古莫稚合是仙海上九還金骨就遼陽百戰鐵衣穿風腥胡血朝揮劍月黑邊

沙夜控弦辭賞歸來呵醉尉將軍四壁愁蕭然
入道椎心莽未平對君四座颯風生白猿劍術空
中見玄女兵書匣裏鳴塞北虜人猶問姓江南藥
肆好藏名朝廷水旱方多事且訪安期住赤城

九日同龍伯貞郡丞登清道觀二首

佳節登臨泛菊觴翠微深處見丹房千尋磴道盤
空出一線江流抱郭長斜日山容烟漸紫寒林霜
氣葉初黃竹間戲對仙人局時倩松風掃石牀
上真司命有行宮霜落秋壇玉界空紅樹萬山連
海外白雲千頃似封中神仙笙鶴尋常過城郭人
烟只尺通玄賞生平端足愜與君揮手御泠風

九日龍伯貞招燕慈湖

湖草蕭蕭湖水平天青澹月浸寒城露華夜淨陰
蘿色蟲語秋無落木聲學道真成仙吏隱好賢深
見古人情不將歌吹妨名理物外相期緩嶺笙

秋日同伯貞使君酌顏應雷待御宅

平橋野水路逶迤郭外青山面面垂橘柚寒香低
曲檻芙蓉秋色滿空陂譚清玉麈情初洽坐對冰

壺席屢移敢說相如能慢世井丹高潔是吾師

永明寺與伯貞先生坐語

寺門荒落挂霜藤閒與君侯說廢興秋老紫苔生
卧佛日斜黃葉映殘僧蠹魚古壁銷千藏風雨空
堂暗一燈勘破此中須了悟昆明劫火向無憑

永明寺贈蓮舟上人

年深寺廢一僧孤梵行精持悟苾蒭門掩寒燈惟
貝葉客來香供只伊蒲玄宗靈迹情塵有心印單
提佛性無湯累了知貧自好許君撒手到毗盧

龍使君馮方伯餞酒送余清道觀

提壺走馬送河橋覽勝因尋洞壑遥林木伐來山
盡出天風吹得酒初消崖崩古殿埋秋磴日落寒
江漲晚潮坐久白雲頻度檻丹楓黃葉映蕭蕭

秋夜舟中懷龍伯貞

平江落日泛清秋借得仙翁蓮葉舟楓樹午丹嬌
野騎蘆花如雪散汀鷗微風度曲衣裳冷新月當
空露露收歌酌登艫望銀漢懷人良夜不同遊

冬日登呂調父祠部尊恩閣晚眺

仙都岩在人寰飛閣層櫺落照間郭帶河流迴
曲岸樹吞雲氣失前山尊浮寒綠霜飄度簾捲空
青夕鳥還句踐臺荒王謝去恨無霸藥駐朱顏

燕調父捧日堂

騎箕人去事虛皇捧日堂存挂夕陽雲霧自能通
戶牖辭蘿漸可剪衣裳石邊落葉填深井池上寒
花媚曲房公子翩翩真愛客西園飛益雜清商

調父王蘭堂即事

東閣圖書借逝波西州臺榭枕山阿即看霄漢金
華遠漸喜階庭玉樹多辭賦春雲供灑翰管絃夜
月引徵歌會稽門第推王謝人物全疑晉永和

調父辭葉園

爲園政近蓬萊閣好學時探宛委編徑路逶迤緣
避俗樓居縹緲欲祈仙白雲深隱燒丹竈綠水斜
通載酒船最喜黃冠來下榻清燈永夜細譚玄

謁禹陵

一授玄夷畫九州遂登大越會諸侯名山葬地留
冠舄香火齋宮肅冕旒古碣千年蝕苔蘚神颺十

里起松楸王書金簡無消息日月蒼茫江海流

尋蘭亭

野鳥啼烟猿嘯霜蘭亭遺址問斜陽茂林依舊多修竹曲水何人泛羽觴終是鎖沉歸氣韻亦知曠達等彭殤眼前誰復如王謝歎息空山落葉黃

徐良甫見訪飛仙觀賦詩投贈和答

漢陽太守擲金魚賀監祠旁好卜居祿過郎容堪自免才如叔夜未應疎白雲閒借山中屐黃葉寒飛架上書倘許選民稱社爰不妨長日命柴車君知物外有閒緣林壑逍遙及盛年愛客喜隣沽酒肆好文留得買書錢寒烟橘柚城隅路秋雨芙蓉劒曲船我欲修真焚不律與君樓上挾飛仙

贈御史大夫趙麟陽先生

朝端抗疏欽田天一往衙門十五年侍御賜環趨殿陛中丞持節撫窮邊垂紳遂總西臺憲聽履仍看北斗懸功在旂常名在史霜姿氷骨脫逾堅安危諫傳在山中古柏烏啼憲府空意氣九天高擊鶚文章四海薄雕蟲書探神禹玄夷使家近五

人白水宮前禮黃冠爲上客細論丹訣印參同

贈劉肖華郡伯名庭蕙浦人

若耶白水接丹梯劉寵重來守會稽大禹碑存秦

望下右軍池在蕺山西鳴騶閣道松蘿應視事晴

窻雲霧低政簡俗淳資卧理千巖萬壑待書題

朱旛熊軾諸侯貴紫禁鷄香即署才文學深書到

宛委神仙領郡得蓬萊放衙盡日泉聲遶立馬平

岡雲氣來三月頌歌彌四野如今循吏屬鄒枚

趙公雅叅軍邀登蕺山

天風吹上蕺山巔蒼莽波濤海色連路遶蓮臺經

卧佛人行松頂挾飛仙寒花蔽蔽明霜堞暮雀啾

啾遍野田越絶英雄今古恨白楊紅樹墓門煙

戒珠寺是王右軍故宅

畫棟雕梁結綵虹一朝捨作法王宮慈雲遠護珠

林外慧日高懸寶界中悟得浮生俱傳舍了知大

地本虛空都城甲第連甍起轉想千秋名士風

趙公雅文園二首

小橋野水夾平沙只尺幽林隔萬家遠寺微風度

山磬飛樓斜日隱城笳庭空霜橘垂朱實樹老煙藤落紫花月白大聲真似豹滿身清露臥蕪葭

避俗爲園面碧岑幽人杖履得相尋露涼枯草鳴蟲切水落殘荷游鯉深物外有期頻載酒丘中無事可橫琴石軍自喜從玄度相向烟霞結素心

贈王時鳴山人一首

君才鷹隼厲清秋出塞曾隨龍額侯帳下鐃歌堪倚馬軍中合樂試椎牛歸來門巷留孤劍肯使風塵老敝裘日日青溪紅樹裏登山屐齒釣魚舟

寄贈李使君

種藥栽花事事閒肯將軒冕棄紅顏春風曲塢辛夷放秋水橫塘鸂鶒還客到開尊傾白墮興來點筆寫青山不因訪戴乘舟出村落經年只閉關

鄉彥吉使君邀同馮開之馬心易燕集真如寺

使君燕客大湖東行盡溪橋入梵宮野騎驟驟紅樹裏亂鴉漠漠白烟中殿含霜氣金幢冷香散經聲寶界空錦帶不嫌居士服忘形真見上皇風

浦天霜月夜蕭森塋幌幽人物外心千歲梅根盤
石老一林竹色古墻陰丹經共討玄元祕寶藏仍
參般若深何論平原期十日他季結社在東林

贈陳孟常孝廉

表爾才名起赤霄嗟余浪跡託宜寮曾連湖舫登
三竺舊識文章冠六朝吳子水犀橫檇李錢鏐強
弩射霸潮鴻都虎視他季事莫爲玄亭歎寂寥

冬日經裴丞相故宅

非衣公識是前因日月光中現寶輪塵淨不漂羅
剎國道成得度宰官身千秋留取慈航在三献合
爲右寺隣讀罷豐碑荒草裏寒溪落日照荆榛

留別鄒彥吉使君

繡虎雕龍未足云相逢只訂五千文樓前煙雨停
官舫湖上鶯央識使君情在可無愚朗月道成終
自神孤雲天寒歸杳青樵子夢入滄江鷗鷺羣

長至日就李陳孝廉孟常邀同雲間彭欽之

徐孟孺郁孟野集眞如壽

長至開尊集梵宮天涯牢落歎飛蓬吹葭應律疑

鄒衍投簪留有孟公木葉蕭蕭映寒水雪花片片逐風合歡此夕俱同調況復燈前舞袖紅

項文學兄弟邀集竺頭作

寒夜空堂唾二更清歌白苧燭花明朝雲釀雪爐添火孤月凝霜析浦城歲晚短衣生計薄天涯長至客心驚相逢賴有盈尊酒莫問家山松桂盟

弃婦辭

夫理殘編妾織機天寒明月鑒羅幃朱顏老去心應變白首同歸事已非高冰暗銷愁裏鬢淚痕滴盡嫁時衣幽魂欲化孤栖雁歲歲依君墓上飛

宿昔妻凉夫對妾如今富貴妾離夫春風刀尺催裁錦夜雨燈檠作辮纑入戶可堪調芍藥上山不忍採蘼蕪屢屢萬一君心悟何惜生前薄命軀

傅伯俊侍御自太原按節引疾歸輒東航海

朝補陀還訪余句甬余適遊蘭亭不遇却寄

三首

自鄞神羊返使槎獸騎香象問恒沙因尋梅尉過吳市便禮如來到落伽電甲波臣扶一蓋珠衣龍

女聽三車思君跌坐潮音洞咲采名山小白花
遠來覺海問迷津歸到衡門訪隱淪西望終然慚
令尹東行豈不奏真人向聞剡水能思戴敢說花
源學避秦妻解烹雌毋剉薦何緣掃逕遲嘉賓
就李喜遇傳伯俊伯俊訪余四明不遇而還
至就李相見抱病伏枕

吳越茫茫何處尋乘舟空自返山陰秖緣去住人
難晤飄使悲歡意轉深帆外孤烟迷極浦尊前片
月唁寒林可知身有維摩疾證得文殊不二心

贈同年胡杭州二首

才子朱旛列畫熊分符輯玉大荒東雲開海嶠千
門曙潮撼都城百雉雄湖舫笙歌菱葉雨官街香
粉桂花風君來深得江山助簿領應無辭賦工
宿昔含香粉署隣天涯相失在風塵君爲紫綬專
城客我作黃冠採藥民身事玉皇應不賤家營丹
竈豈言貧鶴書詔遞三山近白日滄江一釣綸

贈鄒彥吉使君

當時咲別武夷翁短櫂清江五兩風許椽宦情遊

物外王甸素業在山中書成鴻寶眞堪祕客望龍
門不易通閉戸幾年曾一出布衣南謁玉虛宮
早學興公尋邃初生來傲骨耻邊筬黃花脫逕斟
名酒白日晴窓檢異書句曲山連都水隱梁溪家
近伯鸞君昔年曾共烟波艇鷗鷺眞同野性疎
初修丹訣駐朱顏遠自青羊橋上還松吹儘堪娛
北嶽蒲輪無那強東山擁旄持節身逾貴歸地焚
香意自閒從古市朝稱大隱淮南叢桂未須攀
憲府兵符坐秀州庾公文采復風流蕭鼓蕭颯凌
湖舫烟雨微茫入郡樓下里南音採菱榜士人鄉
語近吳趨使君倒屣迎方外我已忘機狎海鷗

雨中與龍伯貞連舟之檇李

搖搖雙槳出深蒹最喜仙舟烟水同日落帆檣遥
亂浦江清簫鼓上凌空千家寒郭沉疎雨兩岸枯
桑吼夜風寂莫村酤無處覓譚玄啜茗一燈紅

冬夜與沈純父話舊

黃花細雨一尊前銀燭殘說往年君自南荒歸
折檻我辭北闕罷談天蒼茫世事堪嵩目須洞風

塵始息肩安石東山知不久暫時同頌五湖煙

憤時憂國柰君何且狎狐雲住薛蘿早歲青原秔稻少霜秋紅葉蠏蛷多身閑自覓栽花譜耳熱曾無種豆歌野館連牀風雨夕長安轉憶醉巨羅

冬日訪沈純父郊居

郭外幽居只數楹經年閉戶少將迎匡時不改冰霜色避俗仍多丘壑情千樹霜飈當檻落一灣野水入池平風塵朝市休關白細讀南華學養生風烟嶺表路間關日朗天青甫賜環萬死其如龍性在一官遂得馬暫開留賓自喜尊前緑閱世猶憐鬢未斑九列歸來家四壁著書且復理名山

贈金伯韶同年

壚頭憶別薊門煙轉眼飄零已十年達似劉伶爲酒帝才如李白是詩仙人言豪士都無用我信長林獸有緣世外清狂誰禁得萬山遊屐五湖舡

輓沈茂仁太史

蘭桂翻同秋草萎歲星金馬竟何之斷機露泪朱顏淚故度霜縅黃絹辭老去延陵贏慟博恨夢來元

伯法南期何人對掌虛皇案新哭王生埋玉詩謂季孺也

馮開之金伯韶載酒邀同陳伯苻夜泛得花字

菜菔載路鬼盈車天放賢豪理釣槎帆影薄雲迷鴈渚人聲遠火逗漁家丁年行樂惟蓮酳子夜高歌入蕎花醉臥蓬窓催曙色不知霜露在蕪葭

余伯佑公子携酒邀陪龍伯貞大夫登烟雨樓

朱欄遠近萬家連下視通波上接天傍郭酒船邀落日滿湖漁火亂踈烟僧寮水觀堪成佛客借茅居即是仙坐到夜分人籟息寒沙孤月大颿旋

橋李別龍伯貞悵然有懷作

交情直在上皇前紫曰驩同橋李舩豪素神來馳萬景團焦定去息諸緣朝行紅樹霜猶野夜泊黃蘆月滿天別後他鄉知已少僧寮佛火轉悽然

李玄白携酒邀同馮開之賀伯闇張文若項民逸酌天寧山房

夜香臺滿月輪相逢俱是素心人酒中逸氣超

三界世外清言斷六塵失路物情看轉薄論交我輩晚逾真何當共結東林社木榻禪燈寄此身

訪項民逸太學賦贈

聞君才美思玄超入室泠然意也消書架兩函惟佛藏香燈半偈似僧寮天寒河上陵苕折歲暮山中叢桂招對汝便堪忘逆旅人生何地不萍飄

項墨林招同沈純父馮開之諸君夜集

十載聞君清閟閣似蒐羣玉上崑崙罷多二代司空賞文有千秋班馬存畫道紫雲連寶氣獸憐紅燭照玄言生綃光研隃麋濕竹邑梅香撲酒尊

贈萬參知 兼寄鄧張二太史

落寞新驊勝舊知譚禪初地把金卮黃冠許邁差堪似白業何充久見推貝葉經開香氣滿蓮花漏永燭光遲君鄉故有廬山社願結他年物外期

豫章八百龍沙識仕路風塵多至人我煉大還慙懋許葛君譚小品勝珣珉宰官不廢華嚴藏道果將無金粟身寄語鄧張雙太史定堪三咲虎溪濱

訪李叔玄民部吳關

昔邪軒轅百尺臺獸攜雲霧卧蒿萊清猿自領壺
人旦野鹿常隨山客田無事日長身轉嬾有書天
遠意難裁如今尹喜爲關吏敢說青牛紫氣來
八口蒼茫行李卓交河氷合路應難繁霜疋馬仙
橋折晚日孤城朔漠寒以我琴書逢落莫感君尊
酒數交驩故人若問歸棲事櫛葉裁衣籜製冠

贈販荒使者楊直卿給事

吳越頻年陽九留歌成鴻雁事堪哀千家井竈無
煙火四野蒲蓤有草萊不是天王春南顧何緣使
者向東來海瀕詔下人人泣日月高臨痛痛開
東南豈謂王恩偏杼軸蕭條實可怜國計盡蠲山
澤賦璽書大發水衡錢極天雨露銀河瀉動地風
雲玉節傳手布陽和救沴氣即今臘雪兆豐年
五雲宮闕赤霄間萬里星槎碧海灣爲撫流離行
郡國暫辭供奉出朝班到來車蓋榮陰滿坐使間
閭菜色還父老壺漿迎馬首歡聲如覩至尊顏
南服循良綰邑符東方乘傳更來蘇閭閻閭荒政善
州裏慷慨流民鄭俠圖宮禁近聞朝減膳石璩不

復夜催租乾坤整頓須公在解道功高賞亦殊

投贈錢淵甫

一別湖頭歲景移曾將群從醉金扉林垂橘柚香生戶霜落芙蓉秋滿陂但憶持螯真自快何嘗絺絡相思今來重聽銅鞮曲山簡無妨倒接䍦

千里生蒭義屬誰故人嗔我我何辭終成一水銀河隔安用千行錦字爲暮雨便操青雀下秋風先遣白楊知截髮剸薦今無有把酒吟高里詩

吳江舟中別沈孟嘉

長河氷合路湯湯最喜夫君共木蘭一道風沙憐萊蕪千秋意氣尚衝冠霜烏欲破平林晚寒蠟高燒子夜闌歲晏相逢便分手淚來羨酒是愁端

吳門尋朱太復不遇明日置酒相招傷離道故悽然興懷賦贈

氷泮長河水漸流故人只在百花洲吳門疋練應難見笠澤扁舟豈易求我自鳴榔歌欸乃君今倚酒聽箜篌相逢莫問浮沉事乞得黃冠對白鷗

送陳公衡北上

仙令飛鳧入漢京循良文苑並馳名闔閭城外千艘凍大帝陵前一騎行原坂草枯胡雁下津樓月落野鷄鳴到時燕市風光滿萬戶煙花輦轂平

送劉景孟兵使叅知江右

君侯有道出專征坐鎮三年戢五兵破浪樓船橫海使捕天銅柱伏波營鮫川雲偃旌旗色雉堞風清絃誦聲此日楚藩移節去威名江介表長城

謝李使君惠牡丹

求仲能偕蔣逕荒名園分得百花王過吳桃李魂上醉入殤蕪葭水亦香月姊時聞供夜寢風姨不敢妬新妝還思明歲花開日安得君來共舉觴

己丑冬日同新都羅伯符宛陵梅孺子七閩朱子命鹽官劉令燮集王百谷半偈菴

早悟馮驩市道言翟公何事文書門從他蒼狗浮雲變獸禽青松皎日存伯嘏塚前枯草色靈胥江上凍潮痕湖田蝌蚪塾蹲鴟美且醉君家濁酒尊

吳門逢梅孺子

偶來吳市逢梅尉遂憶陵陽訪子明襆被有時同

水宿尊罍無日不山行星辰喜作他鄉聚松桂重尋隔歲盟雁柱鵾絃堪惕世霜天且醉闔閭城

冬日管登之邀同錢功甫泛舟石湖登看臺入治樂寺談禪作

寒沙宿莽集鳧鷺亂石荒臺走鹿麛星聚史占吳分野舟行人指越來溪登臨秖嘆豪華短銷滅因參物理齊劫火業風吹不到真常唯有證菩提

修弟

王百谷齋頭贈劉今壽今壽余故同季劉敬親從開士飲醍醐火照香臺映茲篘已覺塵心消王磬況逢佳客坐冰壺交深雅道千秋在語入空宗半偈無康樂彫殘憐小謝漸看文藻擅孤盧

盧思仁年丈抗疏廷杖落職隨有尊公之喪寄贈

死諫深期埜北印生還何意指東陽風塵不染孤臣色日月難銷烈士腸萬里青冥看鵠擊百年黃土近烏傷一身忠孝君無媿名姓長留國史香

八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九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七言絕句

明農

綸巾野服到田家夾岸深溪帶淺沙柳色乍嬌鶯
語細水痕飛破鷺行斜
呼童携酒餉東菑正是條風駘宕時隴上微茫烟
似織犁頭霖霖雨如絲

昨檢農書中有年相逢父老各欣然秋來欵釀松花酒先問溪南種秫田

一涉郊坰遠市塵蕭然林下得閒身倦來便卧汝鷗堅野老那知是賢人

余性不能飲自嘲四首

襄陽羞過習家池日暮何緣倒接羅芳草空青水空綠咲人花事到辛夷

其二

默醒真自媿三閭惟悴浮生骨未枯何以匈中淺

磊塊姓名不入步兵厨

其三

生憎頭上漢陽巾燕語鶯歌恰送春不醉中山千日酒空孤彭澤百季身

其四

兩行紅燭照金釵團扇盈盈楚調哀北斗暗移東海逝一杯誰與酹蒼苔

瀟湘八景

江天暮雪

布颺獸柱烏飛霎黑雲垂垂雪滿江日暮潮平凍
野艇賣魚買酒醉篷窓

山市晴嵐

參差樹杪見人家縹緲盤空磴道斜酒舍書帘翻
薜荔僧寮黃葉映袈裟

瀟湘夜雨

楚天雨氣壓琅玕帝子凌空玉珮寒細浪千層流
白芷濃陰一夜長紅蘭

洞庭秋月

夜寒神女出凌波月白其如柱露何寶瑟聲殘不
覺滅不知衣上淚痕多

煙寺晚鍾

千尋松栢暗成圍遥見花宮隱翠微日落鍾殘香
積飯蒼茫雨外一僧歸

漁村夕照

亂帆投浦暮烟紫夕陽返照江水渾楊柳貫魚花
曬網老翁三五坐柴門

平沙落雁

洞庭風急雁行斜拂雨拖烟逗淺沙日暮倦飛秋
水濶閑隨漁艇過蘆花

遠浦歸帆

湘江天遠片颿遲陡挿孤峰日倒垂耿耿似從銀
漢下親逢織女乞支機

王母謠六首壽龍伯貞仙伯

龜臺金母惣羣靈十二瓊華三洞經校勘人間修
煉事行宮處處羽輪停

紫翠丹房碧玉欄閬風臺下列仙宮西王親注長
生藉萬歲永桃幾度餐

崑崙遠出大荒西四照花高日月低玄闕九層扶
碧落紅泉百丈挿冊梯

天姿掩靄絶人間火赤霜袍侍阿環霧鳥一聲花
盡放千官揖拜仙班

武陵溪口是鄉家阿母相將龍鳳車仙酒千鍾酌
甘露天衣五色剪明霞

黃瑩碧蒲周黹駕纓冠文履藻宮遨千季重見仙
人蹟六甲霧飛五岳圖

題　爲戴汝誠司成

風煙江樹杳蕭森黃葉踈踈秋滿林汝上天空人極目一行寒雁落雲深

九卷　終

贈舍卽從龍文學　惟審今子

才子何妨跨竈名小時意氣太縱橫阿翁綵筆爲衣鉢看取他年賦二京

汗血龍駒種不羣學裁秀句已凌雲老子才盡焚遺草惟有如來懺悔文

贈呂二公孫申高雯室陶懋中比部懋中余好友也

香車隱隱喧清吹花燭熒熒照錦衾浪說秦宮騎鳳事王家坦腹本山陰

君家樂令余知已快壻千秋衛玠看風度真成攀
王樹交情端合擬金蘭

浣花亭四首爲呂王絅賦

曲際孤亭抱水斜麻姑日日對峰霞月明脫逕閒
調鶴雨過春流細浣花
不厭歌鍾起市塵青山一一在簾前城邊烏道懸
流水樹裏人家隔暮烟
幽叅半畝檀欒中有黃絲白玉冠野鳥不知山
客坐誤來花外立雖閒

玻璃萬頃浸空陂亭下時來飲野鹿銜沉水在爐書
在架一牀涼月挂松枝

賦得五湖一舸爲梅禹金娶吳姬

金昌士女看如雲南國西園惣出羣滿路香塵燒
絳蠟鄣都疑逐薛靈芸
何如十五嫁王昌繡被花牋疊兩行千騎使君來
作合一時名士賦催粧
范蠡何須覇越功西施那是出吳宮曉粧不肯推
蓬望羞見芙蕖並蒂紅

首揭紅羅紗扇開燈前偷覩却羞回也知不爲琴心動曾見相如詞賦來

恠底老奴渾欵死定應公主見猶憐不須耍買倉庾肉穩堕紅樓調夜絃

名花兩院隔雕欄新種青棠號令歡縱使絃歌西第好莫教風雨北窓寒

遊仙二十首

香逕霧壇水接厨四時花欵唄輿都無甲子無霜雪堪草千年不一枯

羣仙昨日謁元君龍笛聲中萬騎分羣路不須鳴玉砌人來步步踏紅雲

千季露液何曾釀五色霞衣不用裁小史調笙鋪席罷金籠鸚鵡報花開

別館行宮半是霞人間那得似仙家朝來白霧能裹箔夜有丹泉自灌花

度師引到　玉皇前寶殿金書耀日懸勅撰紫宸供奉曲賜來龍管鳳紋箋

雲笈霞箱鶴寄書天風海浪劍凌虛山河掌大須

吏遍不向人間買犢車
金沙軟草漲新隄王乳霧泉識舊溪一徃人間真
孟浪桃花容易使人迷
一片荒郊秋牧馬曾經華屋夜椎牛紅亭綠樹千
季在何必層城十二樓
戲叱白龍龍自徙咲鞭蒼虎虎猶嗔冷風穩趁綃
衣薄歸到花臺有月輪
日落鴟梟啼灌莽天寒狐兎歩空山墓門盡是英
雄骨何不從人乞大還

萬樹琪花敞玉扉九光傳帖會安妃鮮雲散盡遥
天碧閒看前山放鶴歸
青兕班麟列兩行仙人綵筆染爐香清都那有閒
文字刻運書成隸九皇
羣姬結伴跨飛龍霞帔鮮鮮海日紅疫若麻姑尤
戲劇倒翻高浪插蛟宮
環珮歸從夢綠家風來簾外萬花斜也知侍女無
春思閒倚紅條撰鳳車
撒手塵寰歸上清消除煩惱斷浮名世人若問仙

都景不謝奇花不夜城
非金非玉綴鸞釵無線無痕刺鳳鞋霧鳥銜珠飛
忽下悞疑明月到瑤堦
大嘯天門風雨呼戲傾海水入葫蘆紛紛下盼蜉
蝣子得似精陽雞犬無
但看玉液心中降莫論金精肘後飛擘破虛空擒
日月好驂鸞鶴上清微
飛瀑春烟晛碓妝石牀茅屋對眠鷗荒徑叫冷清
溪月一衲空山露氣秋

一緉芒鞋四海忙何如面壁覓霧光爲言鹿苑無
生訣即是龍宮不死方

山行

霞氣千條射雪山河流一髮界松關荒原車馬駛
駿土變殺溪鷗盡日閒
喧喧澗水急空舲流到迴塘響自停竹裏短茆三
五舍沙晴溪午亂煙青
月暮山寒路轉幽征途不復問貂裘水禽個個橫
溪面霜葉紛紛撲馬頭

屋外山屏盡插天道旁野燎半燒田千鏡黃土人
栽麥一聾青溪女汲泉
古木蕭蕭野雀喧望來遠近白雲屯水臨絕岸疑
無路山轉平岡又見村
嶙峋峭壁狀真奇仄徑斜穿一線危石鏡倒臨潭
水黑腥風疑有凍致窺

績溪道中寄吳明府

山抱孤城水抱郊洪濤巨石盡東奔此中合住神
仙今日煙霞在縣門

江夏留得匈中五色豪

虎口歸來各問年黃河高浪片颿前我尋東海三

山草君覓西方九品蓮

對君疑與世相違一鶴豫章守白扉落日更登池

上閣晴霞片片墮人衣

木患重持對竹牀何來意氣失飛揚聲聲鳥語俱

仙樂樹樹花開是佛香

瀟瀟雨雪下幽州便訪瞿硎擁鹿裘自謝時人揮

手去五湖秋水一漁舟

星霜已改佳人鬢氷雪應凋壯士顏好似今威鞏
表鶴去家千載一來還
季季織錦數行啼驚喜開門到馬蹄何用東方千
騎賢歸來好共鹿門棲
何言遊子行方倦直是飛儀不可羈萬里到家纔
六日卓鄉亭畔訪安期
大業千秋循屬幻丈夫四壁不言貧長安都市今
休記已是蓮花座上人
常住問挂錫人名今日連鑣謁上清桐柏金庭好
治何李並遣鶴書迎
水暖金沙魚出蚕苔深花逕鹿行遲都忘甲子山
中住不復春糧只茹芝
黃冠白氈世緣空越絕霓棲是兩雄循憶都門豪
舉事桃花飛騎酒樓中

九卷　終

故益仙都霧區多隱閟地下孔穴鉤連不易披豁
觀昔人墜高大穴飲物得不死歸以問張華華
知其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左元放清齋
三月莽山華陽洞爲開得遇上真授以道書而柴
桑翁飛源詩亦云霧蹤隱五百神界一朝敞蓂斯
以譚天下洞天福地不在地上明甚益余得之都
水監真誥論著若此余鄉四明爲三十六洞天第
九所稱丹山赤水宜耿不可覓覽獨四明石窓劃
然軒敞通日月而納雲霧仙靈栖託則有劉樊之

遺蹟在焉歲戊子王正余自白岳而至敬亭白岳
人新都潘子景升適來客海上與汪長文聞仲連
擁褐荷笠犯大雪而遊四明邀道民與俱余謝不
往益景升之膠霧在山水而余近日之課業在蒲
團至其稱山間雪花大如手蹴蹴延阮谷雪沒其
脛肩寒至頂暮宿山家鼕稽柚呼濁醪晨起行馬
頭氷崖百丈珍珠瓔珞冷然叅差則未嘗不湎湎
神爲王也景升茲遊有記文甚鉅麗其辨四明石
窓斷在仗錫論甚確余讀之颯爽所謂援琴拊操

衆山皆嚮者耶昔有遊者其人與文皆可廢則四明殆如被以九錫也者余故爲敘而傳之有慎蒙者爲名山記而以余四明屬會稽夫使四明誠屬會稽乎則胡以遊者從吾鄉入也爲四明吐氣爲吾鄉標幟其在茲文與其在茲文與余娓不能從旁惟爲景升揶揄抑亦爲山靈諸讓雖然余有不入入則且求所謂丹山赤水者而採素書鴻寶長嘯而呼望綱樊夫人鍊玉液換金骨南宮書名北斗落籍斯其時嗤嗤潘子顧尚能從我乎

刻六書右韻譜敘

羲光氏曰蓋余觀於六書而晚世道之遠降也造化太初如羽未穀如卉未芽混混沌沌爾鴻濛既坼胚渾乃凝而氣漠然而物孩然顓侗無智窪拯結繩熙乎乳孳是風之厚龐而道之醇白也龍馬出圖書契攸始萬物實開則僞滋僞滋則法煩煩則爭起右稱蒼頡造書天雨粟鬼夜哭其泰媯升降之一大會乎然猶是蜩蚌右文渾噩具在一變而爲籀冊變而爲二篆六書始祥篇斯鑿右文之

竅矣而程邈乃更變篆爲隸謂其書之淺俗可通奴隸右文彌以波撇然而三蒼凡將急就元尚訓纂賈逵許慎說六書之體尚爾犁然其後逾變逾趨乃爲近體而文字右意蕩然灰滅仲將奇宕元常遒媚右軍精嚴有法大令散朗多姿近體之翹秀皆六書之罪人也羣書法至近而浮華矣毗陵巧儇捷滑稽雄桔槹盈世極矣故曰嘅世道遷降以此句餘呂充符火席紈綺慕右工文自唐宋以迴六朝晉魏而達乎西漢周秦汲冢竹書峒嵝

二酉霞舖雲爰芟檢石函靡所不研精而尤究心六書要歸乃稟縮韻諸家右文辯俗正譌物恣爲韵府剛之以傳較之許氏說文加精焉今學士大夫事事返古詩必騷選文必西京即臨池之技亦逆逆陋近體而摩右法呂君復標此赤幟使海內人士更獲覩崆峒石鼓之文泰碑漢碣之舊功亦偉矣雖然余考真誥紫微王夫人畣楊長史云三元八會之書皇太極真清仙之所用靈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

生造亂真共作巧未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置穢藏死迹耳夫真仙之人曷為棄本領之文迹手書淫亂之下字耶且靈筆真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聰我等復為世間常書也繇斯以觀真書雲篆清微大赤所祕即羲頡撰造循屬凡穢而況近世之楷書行艸乎俗人衣輕吹窄裹則不知有帷宮懸清角之雅冠帶之製聽胡笳鬲篥則不知有宮懸清角之雅冠俗書而忘古文局凡體而昧靈篆并蛙夏蟲雖與

以證上果是渡海之寶筏破昏之慧炬也彦吉既
禮玄元無事竺乾鎔二氏而圓通出之彦吉之悟
也夫夫悟於詩何有唐人稱詩無慮數千家乃
神解妙詣歐推右丞則以右丞之於佛理深哉右
丞名維而字摩詰益如來上足之驗也彦吉天稟
高峻更進和光塵盡鏡明波澄珠現行且遂證真
諦而何有於詩余嘗謂右丞非特詩臻化境益於
大道有證者裴平章之後一人故願彦吉益務研
叅實修實證不徒精此韵語而已余少失足雕蟲

晚而學道服膺二氏而尤深綿真炁注心三清余
頃益已厭薄膏粱以了世緣聊復爾爾余願爲彦
吉煙霞物外交不願以雕蟲業相誤世恒言不朽
嗟乎言垂青編形沒黃壤安在其不朽哉余始詣
孫太史以德既乃與彦吉知厚此兩君並梁溪產
有儁材孫明粹而溫鄒高峭而潔操微不同此兩
君者自相臭味哉而咸幸不佞不佞故得備知其
人彦吉方屬屬提稿屬不佞序之不佞故儒生今
且救吾鄉賀監跳而黃冠乎且也明遠才盡矣烏
能定彦吉詩夫與彦吉結廬梁溪之上同了清淨業者不佞志也

賀舅昭救荒議序

古人云肉食者鄙故藿食者謀之夫謀藿肉何擇也有觸則發有抱則吐苟利於國與民藿猶肉也肉食者良乃能采藿也上自肉而禁藿下自藿而自禁肉不謀藿又不當謀有仰屋而歎趣叩閽而譴雖神聖大賢在事蔑以濟古人遭勢阽危即斷養萃外黃小兒之策亦可采歲之不登萬室仳離

朝不謀夕斯其時無論閭巷編氓百工技術有一語可裨荒政者在所收文何獸焚於逢掖諸生也就李賀生鼎昭淹博宏肆有儒才俠氣孝交然諾篤行高峻奇士也與魏閭連歲饑饉浮尸積骸盈川溢坻爲時小陽九鼎昭竊竊焉憂之以在閭閭間久洞曉物情熟詧機宜建爲救荒八議酌量孳畫言中窾其尤喫緊者議贖議鬻權宜一時利濟萬姓益滿人之臣忘食憂之奴劑也鼎昭方爲文學諸生無民社寄似不關黔首隱憂危巢之

蘊真稿小敘

余序王稚玉詩嘗謂天台蓉有兩王生云一爲稚玉一爲恒叔繼又見陳生次經稱詩乃今則又見季元長氏也而王生則又言後來之秀發光倒景未爲世人指名者尚林林未已也嗟乎興公稱台嶺雯闕竦雲臺中天王喬控鶴應眞飛錫霧區神界磅薄谿研如此即烏得無若而夫者在而元長詩空宕奇澔逞逞作青霞語總其全篇不無小類然玄情佳境隨物布形並可采擷以當台嶽神

秀了無作色矣元長清襟開遠大自高人氣韵蘊
真名詩其負也邪余是以知山海大矣非凡夫耳
目所窮明矣

汪識環先生集敘

汪識環先生者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仲子也中丞
砚礪鉅儒與王伯安新建張常甫文定余子華學
士並以理學相砥志行純白不媿天壤識環生稟
異姿結髮嗜學絕無賢介紈綺習爲聞太宰石塘
公倩當石塘公在天曹先生匿迹弢光耻借太宰

爲重以國學生謁選燕都深自引避足跡不輕踐
太宰庭太宰貽之竿牘報書率言國家生靈休戚
大計無一語及兒女寒暄其直而恬愉如此日維
下帷讀古人書自六經子史及上古汲竹墳索齊
諧神怪河圖秘記後世稗官謏說靡所不窺下筆
譔結詩自三百篇騷選漢魏六朝唐宋文自左馬
班楊崔蔡韓柳蘇王諸體靡所不詣中年以仕宦
杖馬箠奔走南北垂二十年即簿牘鞅掌未嘗一
日廢書所至覽勝蒐古動形篇章與海內交知聞

析性命揚扢風雅犂然矣晚年家居益耽此道可方皐甫玄晏云不侫居恒謂唐宋以來諸公好鎔古文意象而各師心自出其敝也流暢淺易古法盡亡明興北地信陽諸公反之力追秦漢後生效之其敝也字勦句摹史遷優孟至如詩學古學唐今時益人人能矣驟讀之形肖徐叩之味短先生稟法於古鑄格於心語離則格合格離則氣合氣離則神合其蒐之也慱其研之也精繩削宛存風骨自別洵近代作家之卓然者耶先生居大雷山下大雷距四明在桯几間構屋山椒為層階稜道漸躡漸崇祀蓮流泉棟宿雲霧至者如入仙都洞府即先生之所得于溪山之助者豈尠少哉不佞不及執鞭先生而得幸於先生之子長文頃且辱講媾好焉長文慱雅才藻名理超超玄著益繇中承公而下司雅道三世盛矣長文屬不佞序先生集昔也玄晏重太冲今則汪先生重不佞耳世豈乏鄒心傷手乎則長文癖好余而暱就之也

唐詩類苑序

夫神能飛形誠能移山道集者盧帝畏者專物未有不精而詣者竅明一竅含生而有視其所用之風斤傴僂僚丸蠅射霍若神人然語精也秦鎛越盧胡弓車豈必其天性能哉夫中竅而出之爲声声叶而餘之爲韵韻比而歌之爲詩帝子皇娥瑶水白雲陰陽合節宮羽流響且發乎天倪野人擊壤而謳里婦連袂而謠而櫳彌天而音亦眞官采之聖刪之巧詎必習習詎必精習而精焉則唐人爲最然而人巧之極幾于天唐文皇神武定區寓既手提戈與群逐鹿者角文手操觚與群雕龍者角王者精神鼓扇一世故當特海内士人人畢力稱詩其稱詩要不苟然比物連彙是故豎而括之千古極情放意是故横而收之八紘澤顏膏首是故紬熿而薦施伐毛洗髓是故蛻凡而超聖声必諧律體必禀裁外無乏之境内無乏之思是唐人之長也即如四傑俳放其詩砰宏沈宋俊輕其詩清綺審言蔺貴其詩沉拔無功朗散其詩閒遠燕公流播其詩悽惋曲江方儁其詩峭巉少陵思深其

詩維大雅蓮踈逸其詩流暢右丞精禪其詩玄詣
襄陽高隱其詩冲和東野苦心其詩枯瘠長吉眇
奇其詩譎宕警如參佛豫流各自其見解而入焉
不無小大及其印可證果則同而又王者之政驅
之風移之莫有出其籠罩者矣唐之政善其風龐
詩葩而含盛唐之政洽其風暢詩蔚而藻中唐之
政衰其風降詩惋而弱晚唐之政亂其風敝詩颯
而悲今代薄遴其間率有名家者後來用以聆音
亦以觀世故並傳選唐詩者無慮數百家譬之海

天下山川勝處此數者多不能兼而西湖兼之最勝者又多在僻遠險絕間遊覽者未易窮歷而西湖映帶城郭不數里而近洵震旦國中之十洲三島哉惜邇者湖上絕少高人韵士之跡而遝遝焉紈綺貴游駔儈負販所擾而辱焉遠近賢士大夫亦間有至者數人一兩宿而去罕留篇咏即留亦不甚傳蓋非賢豪大會名章高藻照映山川闢隱人代不足為西湖吐氣蓮華流于糞土邯鄲辱於廝養識者謂西湖自蘇端明守杭以後風雅盡矣萬

曆丙戌八月望後新都汪伯玉司馬至自京口不
俟至自四明四方賢豪不期而集者如雲而虎林
人卓光祿徵父徐司理茂吳者益其境內之名賢
也徵父念四方賢豪不假徵聘而一朝偶集於此
此數百季來所未有乃治酒徵歌大會諸公於湖
上之淨慈寺時秋日向深天高氣爽楊柳未落芙
蓉漸萃諸公離畫舫登佛閣而瞩眺長天四垂斜
日半嶺羣峰變紫湖水凝綠丹丘碧洞嵌空而巉
巖盤石浮圖扳地而軒翥紺殿緣山而夭矯
芳樹瑶卉披雲而蒙茸軒窓我飛鳶可拾水石
磷磷游鯉可數無何而雁鴈亂觥籌舉絲竹奏歌
舞作青童侍立紅妝襍坐淩藻增媚松桂助響衣
裳染嵐氣語笑帶飛瀑泠然暘矣已而拈韵賦詩
搴芳擢秀家探驪頷入莛蚌珠東南自蘭亭以來
乃有此會龍霧西湖始如被以九錫也者是會也
與燕者司馬公而下若干人其分韵及之而不與
燕者吳郡王元美司寇醉李馮開之太史吳興董
伯念客部四明王季穉太史雲間彭欽之孝廉金

閻王百穀大學益雖未必盡東箭乎亦鉅麗已光
祿君付諸公詩于劂工以傳不佞題曰西泠社集
而伯王茂吳及不佞皆有序余嘗著論曰天壤間
佳事有三上之修真煉性超生以合自然次之寡
慾清身不忝以還造化又次之怡情識趣假山川
風月以樂餘生而鐘鼎竹帛不與焉下此皆火宅
也是念猶未廻乎太上所繇順心遣累斯其庶乎
是白香山李供奉之遺風也即宣尼兩廡下諸君
子亦惡能廢諸

二游稿敘

夫震旦國中苞靈釀秀洞天三十有六福地十十
有二世之將覽者众要各自以見趣而入騷墨之
夫藉以抒藻玄寂之士託以采真離囂濁而領清
塵去湫隘而即曠朗則有騎六氣　　　　　　尻輪而翔八
極之想故譚者貴之此樂多爲嗜欲栖穴隱者所專
若崇許禽尚聳身物外放意雲中百世而下想見
其人心骨清冷揩紳大夫恒缺焉則將迎簿領奪
之也李供奉蒼脫纓紼踪跡幾遍東南佳山水處

其言曰想恐天通乎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
搔首問青天耳斯視金華殿中語何如而吾文董
伯念以弱冠通籍爲春官尚書郎乃遂請告託興
名山其遊蓋自白岳陽羨始白嶽天門陡絕喦洞
瓏瓏人目之爲小蓬萊陽羨則以張公善卷勝與
林屋華陽伯仲伯念一行而兩撫有之一艸一木
盡出寵靈一泉一石咸被題咏而名山九錫矣伯
念年未滿三十爲郎游興津津若此它日復何所
不到耶伯念家世貴介意絕紈綺高人情致

泯假而玄寂淺假而采真當不猒以麗藻高一代
已爾余雅抱出世之志與伯念同官春曹雖甚每
騎馬黃麈堀堁中心恒在江南青泖碧石一朝挂
神武冠去可得盡了平生山水緣而衛以毋老不
敢遂褁粮五岳讀伯念二遊稿心無蹊而走身無
翅而飛矣雖然心穢士穢心淨士淨道者之言
哉故宋齊丘抗迹九華而情嬰三事表真甫卑卧
土室而氣凌層雲苟識此意則五嶽三山悉藩籬
間物也伯念通儒士了此久矣

戒殺放生文序

人之殺生以食豈豈藉口曰天生人賢于萬物天生萬物本爲養人生以需殺殺而復生造物建設理固應爾如其不殺生之何爲嗚呼玄宰埏埴大化醞釀萬類輪毓維肰蒸蚩智竅靈慧者貴而爲人姿性宜蠢者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于天壤之間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詎今迭爲寇仇互相戕殺愬萬物之命以供人類哉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人生物包含徧覆所以無垠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苛不勝慘殺不勝生天地不仁甚矣何爲大德哉人之始生也活以一乳人之既長也活以五穀今夫人襍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菓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以長齋者雖一腥不染絕粒者即五穀廢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之有道其不必盡頓萬物之命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頓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以人之嗜慾無窮貪饕養不饜五穀之外蒐搜珍

差異味以窮口腹之慾而人之智力疲悍又足以制萬物之命扼其背項而割裂燔臛之甘殺萬物之命而閔然不畏也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並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則將又以爲天命虎狼邪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人之命養虎狼則又以爲虎狼賢于人耶人之殺萬物而不畏食萬物而甘皆天所命而蛇虺蠆蝮之毒也黃矶之臭也蛆蟲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而獨不以蛇虺蠆蝮黃矶蛆蟲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蝗蛤蠙蜬而西北人涅涅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皆人之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衆衆之熟也鄰媪樸而爲食非人之命隣媪也栗之困也鼠雀盜以爲餐非人之命鼠雀也人與萬物雜然並處人貪無饜而人之

智力又足以制之遂盡掩殺萬物之命以爲食而
藉口妄謂之曰不殺不生是萬物者皆天之生之
以養我者也嗚呼人何以明其盡爲養人而設哉
天欲生人何必盡殺萬物之命以充食養也上天
耽茫萬物林物惣天亦何嘗盡萬物而一一署記之
曰某某某某悉以養人之生者哉亦猶隣媪撲棗
而遂認以爲棗鳥雀盜粟而遂認以爲己粟哉亦
甚矣且人之萬惡皆爲逆天之心而殺生一業獨
稱奉天之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誅而立服上刑

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
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殊不知就此生而論則人
號爲貴物號爲賤分別太過陵轢戕殺于是起焉
就歷劫而論則人爲萬物萬物爲人代亦殺人人
亦殺我生生不已殺殺無窮各結業因互爲冤對
前生之業今世當償今生之冤來世當報彌久彌
結彌深亦可悲矣試思人之殺萬物而不畏
也食萬物而甘也皆冤業所結也人能不殺則冤
業解矣殺知畏矣食不甘矣或曰子云不殺亦善

乃謂人亦爲物物亦爲人此釋氏輪迴之說竊恐未必然也嗚呼陰陽五行者氣也無極太極者理也氣運有息理宰無窮生爲人物形骸神靈不泯形能載神亦能障神故形骸爲人則神靈亦通形骸爲物則神靈亦塞形全而神附則爲現在人物形敝而神散則或別透入一軀殼而又復爲人物焉而其別透入軀殼也則又隨其福業而爲之轉換功行崇高則入聖超凡位證仙佛罪業輕淺則移頭換面還復爲人萬物之報盡則再入人道人類之業重則轉替旁生意惟殺業必報其他萬惡無一不報者也特以人物障重自迷本心在後世則罔悉前因處今生則不悟來報故於造業而冥然悍然惟聖賢得道之人知之知之故益不敢妄作也譬如海漲爲潮潮落爲汐朝汐累更忽之一潮䍐鎔爲金金鑄爲䍐䍐金䍐屢變忽之一金形骸敝亡神靈不泯皮囊軀殼透脫往來又如行人去一郵傳復經一郵傳離一舟航又上一舟航郵傳遷遞舟航變易其人一耳或曰天地氣化其

去無蹤其來無倪化化何常新新不已是以可貴
若一霧透脫去殼入殼則是天地之氣化有盡矣
嗚呼花木開謝百年此花木而色香不厭日月去
來萬古此日月而光景常新人物霧光出于此殼
入于彼殼總之一霧萬劫轉換乘大化而來往隨
業識而偏全擾罪福而報應張天網而不漏此造
物之所以爲妙也若謂前霧既亡後霧再起如火
滅必無重燃水逝必無回流則是霧光有時不續
錯認同於形骸也世有清修而坎壈終身皆宿而

榮肥沒齒忠孝節義凶骸屠滅檮杌姦佞富貴今
終落英飄絮飛雲泠風長逝不回一往難迹作惡
何倖砥節何辜而天道賞罰不太漏網乎惟其世
世生生輪轉不已善善惡惡後報無窮是以志士
清人所爲力勤修持者也夫今世爲我所殺之衆
生彼皆作殺業而得報我今殺衆生以爲食又自
作殺業而待償人有百金之產而負千金之逋則
力不能償臥不帖席今人逋殺生之債無算矣雖
百千其身不勝償矣可無慄慄危懼乎或曰戒殺

者釋氏之教吾儒所不道也烹宰調和聖王所設祭祀而不殺則祖宗神明不血食燕饗而不殺則生人不血食將復何以成世道乎嗚呼人之有道君明臣良父慈子孝兄弟友愛夫婦肅雍貞穆恬愉惠利和暢世道大治何必殺而成世道乎聖王之世未嘗茹素未始誨殺成湯行開網縱禽周人戒覆巢破卵宣尼不宿孟氏遠庖何嘗不以戒殺爲事乎其血食而不茹素者嘗亦裁成輔相之未脩仁義道德之一缺也而西方大聖乃顯闡而弘宣之以垂人物之炯戒以補王政之不及夫云神人不可不血食此好殺者之言也人可不血食神明何爲而必須血食乎神如有靈尚須于食即黍稷維馨寧不飽乎虎林蓮池上人撰戒殺放生文極陳因果之理廣宣大悲之教剔幽闡顯援古證今文義蔚暢情辭痛切可謂提醒夢囈砭鍼膏肓矣而相國嚴公爲之撰序余友張孺愿鑾爲之梓行上人精修梵行嚴持戒律道德醇至允足爲天人師而君子慧業文人佛門開士護翼大教敷揚

慈亦良可嘉尚從此而有一人不殺十人不殺推而廣之而漸至于百千萬億人不殺上人與兩君子之功德多於恒河沙矣

浮尊集小敘

嗚呼詩道至今日不尊甚矣嘗讀唐微服酒樓事一代詩人總吐片語流播宮闈被之管弦伶官見而驚以爲神仙李供奉至傲天子貴妃奴巨璫宋詩人至煩天子請客書題徧宮眷所訓錦綺雜佩五色滿袍袖而出雖大詠方乎亦雄快已哉今之

詩人即色再霞而声哀王人不之貴也邛首坂皐口吾伊而入錢奴家嗤去之不顧持一冊獻富涂人當涂人或取擲之地曰乃公以帖括掇青雲安事詩持向屠沽兒易杯醪盂脯不售也帖括之練繁莫雄乂矣余觀羅高君其稱詩奕奕遒上一不得志於帖括負囊襆被西遊殺羅剎巖瀨過偃王城望懷玉山遂蹋匡廬吊武陵君所至俱有詩以忿悁窮愁之氣發爲悲壯沉鬱之音一何都也士有才如此而烟雨孤篷風霜短褐可謂不遇矣表

光之浣沙溪上一邨姑耳一旦羅綺珠翠入吳王宮而後乃以國色蒞名都矣王摩詰云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咄咄高君悟斋有旨無過侘傺不平爲也

皃園叙

皃光氏宅西有隙地如手掌大土灰涸瀉堀堁揚塵闕以爲園傍鄰築垣垣下鑿小池窄而長繞一髮下植荷芰蘆上植芙容木蘭紅蓼紫葵涼風時至秋色颯然跨小池構一樓顏曰飛仙曰空明

樓一間高而敞方僅可坐六八人八窗玲瓏東眺海門朝旭西覽崦嵫夕景晦明不常紫翠變幻崇霞長往飛鳥徑度余方燕坐樓中鶺鴒不知掠余鬟髻而過之冬宜萬山積雪粉堞瑤花一望皚皚夏宜銷暑天風峭勁炎蒸不入明月之夜澄瑩朗徹浮光環抱如空水浸琉璃坐兠羅銀界右破屋三楹甃地塗壁稍加丹堊若嫫母敷洽假施粉澤人忘其醜顏曰棲真館後從阿育王舍利殿前得娑羅樹一本植之堂前改曰娑羅館而郡大夫龍紿

貞氏則手書有宮仙史四字堂中時而與客婆娑樹下流連酒脯叅訂老釋商略黃農時而焚香攤書煮茗啜粥時而跏趺蒲團之上塵緣外屏眞炁內周形留神往八極一息館前後雜樹檉柳梧槐梅梔李杏芍藥辛夷山礬水仙梔子茉莉玉蘭寶珠玫瑰躑躅林檎木瓜葵榴萱椿蕉葉蕭艾松桂蘭菊蓊蔚交窓春夏蔽虧推窓臥起綠陰映入桯几逍遙花散步蜂蝶撲我衣袂或軒車臨巷騶從排戶花樹妨礙藤刺罥巾屐客恒紆迴傴僂而入山人野服見之相戒作人外語稷時而去不恒會拜也園成之日適邨翁見餉野鳧二遂命之曰鳧園棲息其中俯仰天地足以自老發尤氏清身寡慾鮮所嗜好六尺而外都無長物而獨有此一園一園如掌一池如研一樓如拳而竹樹蒙茸艸花薈翳衆芳麗襍莫能盡名比于仙人葫蘆雖小大地山河咸在焉素位任眞樂而安之即于桓西園簡文華林殆無以過何則衷夏甫坐卧土室焦孝然結茆河濱塵垢被面泥沙親膚而心神怡曠處之

恬愉余居雖迫迮而猶差有花木足以自娛圖書足以寄適梔蟲處梔壤蟲處壤不啻足矣昔曹孟德興衰於銅臺李文饒眷念於平泉一朝偶聚妄欲據而有之夢草零露今復安在僕心誠陋之夫萬物皆有壤不壞者何物捨有壞以求不壞是吾實也

贈楊少村別駕北上序

恪少邨別駕公以其尊公先怡愍恩蔭出爲明州別駕七年於茲矣少村公名家子開敏温粹嫺於吏治兢兢奉國家三尺惟謹未嘗娩阿觝觸而亦不爲峻厲遇事詳審務比於情與法求其兩妥御下和顏平情令人人得吐其所欲言而折以至當禔身清約猶然寒素而又不以清約故上人恒厚自沖挹與薦紳游處欽欽秉禮而守已簡直絕不能媕婀諛媚以結上知以故循良之政七年一日其干戴之又而當路者不甚知公雖悔吝不及而聲名尚嚮未暘識者爲之捵舄焉知恬然安之無幾徼見顏面唏乎公宗世清白忠孝砥節而不

名譽奉公而不營私國有自哉當世廟庚戌之變
虜大舉入寇胡騎直薄京城中外戒嚴援兵無一
至者時尊公恪愍司馬巡撫眞保聞變慷慨提勁
兵三千入援虜素聞眞保兵銳卒不敢前城外軍
民賴公捍禦得不焚燹疏聞天子大悅璽書奬勞
而恪愍之爲關中督學也適逆臣咸寧侯仇鸞開
府西鄙數潛與虜通恪愍聞而密言之中丞臺御
史臺事祕不發鸞後知而銜恪愍切齒入援之日
天子命公與大將軍鸞協力禦虜是時鸞甚得天

子寵愛遂密疏公名爲入援實陰懷觀望自養寇
擄掠不忠天子信之震怒下法司逮治公法司知
公忠而勤王無罪以人主怒不可解不得已議戍
上天子愈大怒盡黜罰法司徑坐公棄市是日京
城軍民亡不慟哭哀傷者居無何仇鸞謀反事覺
天子始悔悟公以忠見枉方公雖枉爲六月二十
六日及鸞事敗剖棺戮尸妻子閩閡斬都市亦適
以明年是月日人以爲天報云　王穆廟時言官
交章申公勤王忠臣爲賊臣誣害宜有卹典以慰

忠魂勸來者詔賜贈公兵部尚書蔭一子少村公以仲子承恩
益恪愍仍以尚書蔭例應得
樞府而少村公乃董得光祿官屬出佐明州斯其
故不可知已嗟乎忠臣之後宜鮮而少村公又能
吏爲士民所懷其謂當路必深眷而亟賞之而佐
郡七年沉滯堙欝不大顯暢詎非以公粹白簡素
泊乎自守潔不餙行善不近名邪而世之儇者黠
者陰自豐祚而陽修小名拙於惠下而巧於媚上
浮亂声譽而蚤掇取顯秩美官去中人以下柰何

波流而靡也雖然公声名沉滯七年不遷而海
名亦終不及既不爲上知能不爲上齕自非操履
粹然才譜無議胡以自全此其較之儇巧者更難
矣公之大父康惠公爲大司寇仲父皇村公爲賢
州左轄季父魏村公爲陝西右轄紫村公爲長蘆
運長西村公爲樞府參軍而公兄太和先生以
賢科方出守高郵三代薦紳咸咎大位而並以清
忠體國不營私家朝解秩而
貧及其身蕭然
環堵子孫率以讀書爲徒自
乃今公雖起任子

宦大郡而麄衣糲飯不異寒[illegible]以公質行幼家學
潔己守道復乎營求乎乃不[illegible]論忠臣捐軀報
國抱此冤憤而子孫沉屈畢散亡爲收卹循吏守
己砥節名位不顯而巧宦餙行釣譽身名俱泰在
當事者不可不注念也公須以行役北上不侫辱
公知念公爲循吏宜書先恪愍大忠臣尤宜書於
是援贈言之義次弟其語內公行李中雖然循吏
忠臣當載國史以示後世爲人臣楷模文何有不侫言

棲真館集卷之十一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敘

章臺稱王合記敘

夫機有妙物有宜非妙非宜王氣當也雖有艷婢
以充夫人則羞雖有莊姬以[illegible]態則醜故里謳
不入于郊廟古樂不可于新[illegible]傳奇者古樂府之

遺唐以後有之而獨元人臻
妙者何元中原豪
傑不樂仕元而發其雄心於
酒徵歌彈弦度曲以其雄傷
之氣發而纏綿
婉麗之音故洗賞則盡情
則盡態物則盡
形發响則盡節騁麗則盡文說俗則盡情故余斷
以爲元人傳奇無論才致即其語語當家斯亦千
秋之絕技乎其後椎鄙小人好作里音穢語止以
通俗取妍閭巷悅之雅士聞而欲嘔而後海內學
士大夫則又剔取周秦漢魏文賦中莊語悉韵而
詭而爲曲謂之雅言雅則雅矣顧其語多癡
笨調非婉揚靡中管弦不諧宮羽當筵發响使人
悶然索然則安取雅今豐頎頎長之媪施粉黛披
裲襠而揚蛾轉喉勉爲妖麗夷光在側能無咍乎
故曰非妙非宜工無當也傳奇之妙在雅俗並陳
意調雙美有声有色有情有態令則豔骨悲則銷
魂揚則色飛怖則神奪極才致則當激名流通俗情
則娛快婦豎斯其至乎

宣城梅生云梅生禹金吾文

此技蓋吾得之
石鼎總卯交生平

所爲歌若詩洋洋大雅流播一詞擅上將繁弱先登矣以其餘力爲章臺柳新声一詞麗而婉其調响而俊既不悖於雅音復不離其本色洵狀頓挫凄沉掩抑叩宫宫應叩羽羽應每至情語出于人口入于人耳人快欲狂人悲欲絕則至矣無遺憾矣故余謂傳奇一小技不足以益才士而非才士不辨非通才不妙梅生得之故足賞也余頃觀禹金儻蕩有英雄罷略與君與埒降心而爲此季劻所謂有託其然乎余少頗解此技嘗思託以稍

者君之士直牽合裝綴而體蕩然而味索然有識者憂之近者廟堂厭其如此下明詔廣　學宮以儆多士自後爲文務典正爾雅險怪有禁所以淘汰士風型范民俗慮至深也四明阻海故文獻國余所見七子者並珪璋之秀淹通藻蔚理超思淵古與今參奇而不譎首以典正爾雅之文仰副主上之德意而下爲多士楷模是當事者所急欲聞也夫道有妙悟物有縣解天下之不滅者神精潛神附何物不傳古有承蜩削鏤至鄙細事遂以不

朽者其神附也有生而篤結千萬言死而不留一字者其神不附也制義雖士進身羔雉耳不以研精求而以旦暮取未有能工者也不慧今者業黃冠入道從事希夷玄寂之學即辭賦騷選方且敝帚棄之而七子者猶然徵不慧敘論羔雉之業豈以崔苹老媪尚不忘少年膏沐時邪要其理妙悟懸解可通于養生家是亦道民今日之所研討也

李子同詩稿敘

子司太學余交孝甫太僕先生長子也余既交孝甫復交子同孝甫先生開美好文結交傾海內知名無五侯之鯖有萬石之慎子同世其家學始業公車有聲再起再蹶乃盡讀丘索子史而與海上諸名家稱詩詩輒流利清越若聽鳴瀨而扣哀玉也太僕公好客又好客之賢而有文者子同益自其髫時數侍太僕公坐隅私諸賢家長者緒論而又自開待歸園雜植名花秀木畜圖史敦彝時時召客探韻授簡而子同之諸父常甫鴻臚漸甫太學賓甫山人並以文學著稱余每過之其父與諸

父未嘗不在而其家人與賓客未嘗不驩也子同內染於父兄外染於賓客延堪切廟即其文章行業雖欲不哀然鵲起得乎嗟乎窮厄之鄉單寒之子家無藏書門無車轍雖復自奮於里恭操丹鉛以成名然家無藏書則耳目儉狹門無車轍則聲名聲湮以方子同子同呼順風矣雖然素封之家子弟幼習豪侈鮮衣怒馬擊鐘吹竽則其習然而子同乃不爲彼而爲此可不謂賢哉子同又有二子杜稚少羊工文子同青雲之業倘不於其身於其二子耶而子同又有弟子年貧奇才文繡虎鑾而氣食牛衆悉辟易余數數推之亦穀城黃石之所以教子房也盍李氏之多才如此

柴仲初自娛集敘

余與仲初交最久仲初爲人簡遠標韻多趣善清言鼓吹泠泠人愛聽就之坐客長滿所居林香掃地若帚蕘州近移上城西僻地逕遠野園戶帶流水草花錯繡築當數竿裹有酒資架有散帙經年稱疾不出好事者造造絜一壺就焉蟬連名理日

晏忘歸益雅有高人氣韻生平無他好好稱詩詩亦清真玄暢類其爲人性不多作有作必如紅梨碧柰入口而凉颯颯生乎齒牙凡稱詩二十餘年始刪其詩數十首自謂貧於詩余謂仲初詩不貧夫裘蓋載路何如幽蘭一枝榕榴盈車詎勝楠檀一片王灣李昇並以一首絕唱擅名千古若壯罷鄴之徒紊紊千萬言余不能舉其一篇雙字詩寧在晏叔仲初詩語語必佳都無瑕類即仲初詩猗頊矣

句甫紀年叙

明州並海歲若潦亦若旱潦則海溢民且爲魚旱則斥鹵不可以灌當事者瓜瓜難之去秋颶風爲青今歲乃大饑道殣相望維時郡侯吳會張公郡丞荆楚龍公力講荒政張公惣理唐皇龍公拮据郊野元元以穜入夏復旱當大侵之後民愈恐嗷嗷朝不謀夕張公與龍公日雩龍乖星望夜則露禱庭中澍雨立應旱稼乃穫及秋復旱晚稼將枯維明州旱稼十三晚稼十七無晚稼是無歲矣邦

大夫榮雩數日不雨而公禱益力屏騶素服闔室清斎叩龍宮宿梵宇檢繁露呼木郎日討祀典以昭明信鄉父老見而公神情慘黷面色黧黑無不欲歔以傷而龍公則身歷抵諸龍湫布袍草履徒步斬荆棘捫蘿葛躡嶮絕之上以探所謂五井者請神龍以歸三日而大雨如注凡六晝夜沾足而龍亦乘電光辟歷飛去嗟乎當歲南北並災海上復不雨兩月吏民力禱靡應火雲無夕不作余竊恩陽九百六黔首應災上帝封江海禁龍神奈何而竟以邦大夫血誠力挽天河以田枯槁余謂邦大夫良苦龍神亦良苦矣是役也龍公數以詩文投龍神間世之文故自霈真所寶冊禱冊應雖繇至心文亦有力焉乃并巡行郊野諸作付之剞工而道民爲之敘其大都若此

刻春秋繁露序

洪範論天道甫暘時則爲祥恒則爲眚其本歸于敬脩五事罔譽春秋春旱備戒藏氷正六氣之節調陰陽之和于是乎斗杓順序甫暘維時元元不

逢菑患桑林躬祠則澍雨立應灌壇在事則龍神避旆是在人不在法也明州僻居海壖內與吳越隔絕江介而外與日本一葦隣民趨舟車通道輻湊之利董仲舒江田恒患苦水旱益地三面阻海田間少瀦澤陂塘潦則怒濤巨漲有陸海之嗟旱則斥鹵鹽潮無灌溉之利亦澤國也多龍子之宮焉時作颶雹白波連山時封江河赤地千里民貧而吏道孔艱非一日矣夫秋勁風拔木大浸稽天陽侯肆虐歲用不登自春徂冬百室枵饑至有粮

烏乾餐橡子以延旦暮者維時郡侯姑蘇張公甫任適當其艱于是公及署邑郡丞武陵龍公殫力收卹而濡沫之載皇堂上沐雨郊坰日遍驟桑神周部屋子婦幸不至相藉作潘中斷方啾啾日望早稼而入夏且旱民乃大恐于是張公率其僚屬士民竭誠瑩雩數日而雨早稼以穫然明部歲多晚稼旱稼十不能二三入秋而又大旱原田龜坼禾且焦枯民于是益大恐無晚稼即無季何論明歲朝廷及多平邦大夫禱數日不雨體悴面黧憂形

千色張公乃戒僚屬易而衣嘗屏而騶從闔室清
斎日夛星夜歸露禱中庭又屬龍公躬践諸龍
湫乞霈而按漢董江都春秋繁露爲竹龍七設壇
植繪陳脯置酒令僧道申齋祝呪末即而又閉城
南門斷行人用縱陰閉陽法凡三日而大雨如注
河漲溝流所請至天井山龍察示光惟千佛祠雨
既霑足而龍亦乘辟歷火電以去雖呼載道萬姓
忭舞益至是而後官始得有其民民始得有其生
也張公故重長者爲政莊嚴有手采神明不刻核

宽慈而愛人至其禱祠精誠是宜天神感孚胙穰
桴鼓乃用繁露而輒效效在公不在繁露明矣乃
公猶退焉不自功而歸之江都實西京鉅儒明于
天人之際其言亦良足采于是刻繁露以廣惠四
方而屬不佞序之不佞文墨豎子嘗両爲縣令水
旱祈禳亦惟力是視今歸跧伏林中家無負郭而
深願鄉父老有秋鄉父老有秋不佞八口易活也
道民乃以手加額頌公明德敬申一言司牧者慎
無芻狗是書哉則黔首之福也

壽東川李君七十序

道民有姊適東川李君李君起窮巷坿素封善以謀爲贏因敗爲成必中乃發必獲乃營其智計有足多者人皆以此豪李君此胡以豪豪乃在其易悟而善轉境也方李君從事計倪鴟夷之策鷄鳴而起足未踰閾而声已出堂祀之外蓬心而思萬目而眂以六尺奉阿堵而計書無後之利令智昏多財損神道民嘗竊竊然愍念之亦嚴尊先生之所以訶詈沖也迨道民領由拳長稟教至人善舍一日從容謂君曰栗積于山不貿長年金高于斗不鑄白首彼哉阿戎曷不師夷甫一朝訾去業在徒手而往當其時黔友猗而猗友黔阿堵無毛髮用君幼而奔僕壯而拮据頭顱種種今其所操可無凍餒其身與其子若孫矣霜降木脫時而循泪泪不休計不亦左乎善發不如善收收而掉頭則有馬鳴龍樹蓮臺之教在一軍持一木患清竺奉佛白衣行檀而從遺民龐蘊遊是爲上善君慨

然曰余蚤此念久矣人生幾何百物嬈其神萬愁煎其府以爲後人地霑感孰甚焉請從此解俗務而踐清涂放捨六塵永皈三寶作老居士生計道民稽首禮佛曰善哉而君之歸自由奉果蘸焉去姤除煩稍輕一切曰與閻黎鄉老結東林之社緒經論唄參討禪那而又破貪嗔行檀施雖不盡廢治生之策而世法世出業兩得之嗟乎由拳一語囈夢早醒見鞭影而馳李君有焉今年爲君七十八月中秋日乃其懸弧之晨君有二子甚都長先

君以詣爲郎性敦愿務本實次先嘉諸生朗散有文次先揚韶美具物外之趣三子諸游好釀酒徵文爲君壽而謂道民宜有言夫蓮宗所謂不退轉地乘無生之理超浩刼之灰李君脩之壽何可以世數計第願君益精堅無貳中秋金氣金西方也慈雲甫散慧月方圓君乃以此時生娑羅九品無量壽實命之矣

壽黎太公方塘先生七十序

杜下之言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

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至人喆士願真葆光樹德恒豐而取諸造物恒不盡其窕也向末封植有沖必盈天道也四明別駕粤西黎公爲寶慶理是時吏道風尚操切而公治行獨爲長者與世枘鑿而公恬然安之乃公之爲長者則自其尊公及其大父實徵世德焉尊公方塘先生弼格峻整學識猶徵以貢爲某縣簿非其好也暫餉如京師事竣即從京師西歸曰時局東人丈夫所學爲何剛鑯刈葵明鑑覆扈安事此鹿鹿者蒼梧八桂之間則有瓜畦蔬圃在歸而與親故話舊課子若孫不賢於俯仰人眉睫作生計乎先生與人處削溪刻之行備醇和之風而治家方嚴訓勅丈夫子亦不獨以文秩逾巡佩服壹稟先民伯子即別駕公二仲並官文學博士有声一仲業綰符爲明宰諸季與諸孫咸朗秀工文瑟彼玉瓚而先生借太夫人既壽且康老而有少容以福則幾埒王謝以德則不媿荀陳盛矣余又聞先生父某先生嘗承某邑庵而不苛慈而多惠政蔵饑捐循賑鄙聲書有

方所全活無筭昔日韓韶蘊杲查道王僕射漢州李
長者陳天福宋子貞並以濟荒陰德光延門祚慶
流子孫黎氏自少府公拯饑而下逮方塘先生別
駕公積德累行三世矣宜其芝蘭焜煌琳琅輝映
也天道爽乎哉世人佻心淺躁朝砥小善暮而責
報稍不如意便謂玄宰舛謬神理霧惛若黎先生
崇基而厚垣豐德而豐福不責報而報綦隆此君
子之所以日夜孳孳也余觀別駕公之佐明郡敦
龐偲愊愔寂簡遠静若止水清若懷冰韞利躁而

不割抱鴻材而不揚當世之踔偉鉅人哉即公之
所醞釀埏埴復宏深矣別駕公數千里遣使西歸
壽先生念不得躬奉觴之役而得嫺文辭壽祝者
一言持以西度幾以當東海度索之森安期之棗
公司理覲栢唐公相與徵言不佞不佞學道者少
慕仙釋兩京脩金玉二液而世家十洲三島旁先
生誠雅尚霧脩希踪大低公飛黃子則不佞葢別
有眞詮丹訣頋寄以爲壽固不在區區雕龍繡虎

之語也龍先生亦玄門白眉當以余言爲不謬

補陀觀音大士頌有敘

夫理有去來宏通之機斯顯位有權實圓明之妙無方觀世音菩薩者右正法明如來實相既已臻無上之尊菩薩應權乃退處大乘之號譬彼國王干攝上將猶夫宰輔出領監司行教則壹遂其權證道則無改其位何以故蓋如來體尊尊則下士多于敬畏菩薩地近近則衆生易以皈依而觀世音心珠朗耀齊妙覺以證三摩性海澄湛超声聞以圓四智故善財徧參其妙法來請聖之欽崇釋迦授記以圓通同文殊之廣化般若義深善得法門無漏仁慈觀熟偏于此土有情揭暗破昏高懸慧炬銷災救苦普施津梁通十方三界爲一界毛竅声響之悉聞合千百億身爲一身痛癢爬搔之必切流轉迷倒無不哀憐蠢動含靈感所度脫雖犍連之救母不足喻其大悲即恒河之數沙不足酬其弘願人非人等因物而現自在之身離慾離墮隨念以著靈感之效威音伏衆刀兵水

火潛形勝力降魔羅刹鳩槃拱手誦白衣之號則
孕嗣玄閭聖紫竹之林則漂舫及岸百戰猛夫睹
蓮花洋而覩祇九幽獄鬼洒楊枝水而魂甦凡夫
苦行薰脩埳叩香臺法座居士至心悲仰立見聖
相圓光兜羅銀界琉璃嵌七寶雕妝華蓋幢瓔
珞映五雲錦帶西成道于天竺迦毗之種既已星
奔東顯化于洛伽娑婆之衆益以泉涌偏陁陋壤
被功德者無涯愚媪村氓奉香火者恐後照深渾
渾渾皆月月止一輪孰寶與寶與皆香香無二性
直妙莊嚴無復庶捐蔵祕密不可思議者矣于是
弟子敬薰沐和南作頌曰

大哉法王子　累劫行薰脩　想觀既成熟
漏盡得無礙　圓明了一切　十方咸照徹
刹那千手眼　或億萬化身　恒河沙世界
悉歸掌輪中　大千蠛蠓形　亦如蠭蜚響
所有微塵衆　如來悉見聞　所見亦非目
所聞亦非耳　由通妙明性　而融耳目相
隨物皆應現　巍巍不動尊　尋聲拔苦難

疾于激弩矢　誓拔度衆生　普徧娑婆土
乘彼弘願力　亡不得所須　譬如汲海水
盡劫益龍盥　咸令滿足去　大海不減損
願苦惱衆生　一心歸命禮　咸誦阿哩耶
或稱帝濕伐　觀音聆聲至　拔汝出苦海

送郡侯日觀張公入覲序

夫國家所以暢醇厖之風洽登弘之治者其必繇敦重凝遠二三瑗士儁臣乎夫赴機緣會奔電激矢整暇則理猝急則舛物情糾雜在有以填之不在詰之則事多而患滋填之則務省而民輯古大臣若昌若勃若魏舒若高允若呂文穆若韓稚圭其發精似拙其疑神似遲安和詳緩當時號稱長者輕俊或易之乃或當迅疾撼頓之會變愬姚佚之鄉從容譚咲坐而策之而維風穆俗理棼定傾必歸之若而公而輕俊者不與焉夫士也浮漾踶涕趫捷佻巧觸事風生驟遭之霍焉懽驚徐咎之多所敗闕平居抵掌意氣益不可一世大用見前耳目瞀亂手足失措神識蕩而無主乃始之

凝重之與佻輕用之所爲相距遠矣我明郡侯姑蘇張公以擅嘉藻馳声秋壇有年矣文士性多俊爽敭沈湛之思秋文浮華今吳越爲甚侯顧不爾敦重凝遠穆乎徵浤進止不苟嘖咲必眷殊不類文士何論吳越乃今領郡以來更復盡謝雕龍繡虎之業不譚壹意講討吏治求民之瘼而燠休之益甫稅駕即值海塭歲大歉黜首枵饑浮舜相望侯曰恫哉責在守土不難以其身爲勞薪外營郡務內澡身心頫問民艱仰籲神理夫時諡而俗汰用逾窘民貧而務頫干逾敝公亡令節讌會輟歌舞禁民間昏喪服食華侈示之儉樸而文省刑簡訟與民休息民非宿痾鉅猾絓於大辟者得一切從末減家爲之賑賑惟時人爲之鄔鄔惟廣諸所辟書荒政犁然中窾民是以饑而不困無何復苦旱暵侯星戴露禱榮雩精誠澍雨立至凡再禱再應歲以有秋徵侯則大饑之後民困未蘇天災相繼我海上寧復保有我父老子弟乎侯爲政大都寬舒而厲精采沉毅而將煩苛舍茹而能得情洞

爛而善埋照咏沫流惠不市小恩敝瘝習勤務惣大體人見侯終日凝然丰神寂嘿而批郤導族游刃於虛天運而樞不動輪轉而軸自如以此茂弘伐褒上理是大臣之罷也今廟堂懲束濕之政崇敦大之風文章先爾雅而後現奇吏治右循良而左健武不侯濫竽交戟之下往佐太宰與聞考計所殿最郡國吏要在刻去刻核歸之長厚而一時風氣桴鼓列在三事者咸敦龐黃髮二千石縣令而下悉翕然改玉趨琢雕爲樸興於循良若侯治行長厚冠東諸侯是明主之所嘗也侯今以入覲行必且奏明州守治行居天下第一從而褒嘉寵異之以倡羣牧風庶官醇政俗康黜首宇是焉賴侯之所關于天下治忽之機豈其敢小哉

壽黃鴻臚八十序

後川黃先生年登八旬諸嫡家部比部守參公董徵文以壽而屬之不侯不侯自謝蘭省追述賀監還鑑湖幸遇方外異人授金液丹訣業已屏鉛槧祛萬慮收聽返聽遊于廣莫之鄉安能復與當世

之操不律者角雕龍繡虎之技而以壽先生爲雖
然先生有道君子也先生之所以壽以有道請言
先生之所以壽矣夫乆處天地間者非形骸也而
根之精華精華者性靈也廣成子語至道始于無
勞無搖而究于至陰至陽之原然後長生乆視蓋
惟靜虛窅冥元神乃凝元神既凝真炁乃固神炁
交縭可以證聖可以度世何論却疾延年哉先生
年登八十而神明不衰要必有道矣先生起家國
子生官游歷籍貫仕宦八籍今號綬紳者處此驅逐

于声利之場寧有休時蠻觸相戰蟻穴是封淩侮
而都卿相榮二事津津乎戀不能舍先生沖夷簡
澹照破一切紛華世味都屬幻妄一旦解組束歸
遂其初志逍遥林下與賢士大夫尋香山洛社盟
每良時佳晨風日美好坐茂樹臨清池以詠以觴
順情蕩累入間世是非不滑其和憂樂不煎其府
是壽之元也乃先生逌來文屏去詩酒朋舊壹以
靜攝爲事伐毛洗髓露霧光常瑩淳白常守進之而
金木并坎離姤黄輿結玄珠還落黑籍而註丹臺

躡希夷而肩彭容將無在此也耶今茲八裘未足爲先生多者且也芝蘭玉樹盈堦滿庭先生之壽人間世益罕儷哉十月某日爲先生懸弧之晨天寒菊茂霜落蠏肥新酒既篘香杭乍薦珠櫳雲集舞衣霞鮮童子奏遏雲之曲和排空之歌不佞雖尚凡夫乎請以白氈黃冠來登壽筵願承鍾呂之乏遥聆海上卿雲仙仙乎爲先生起金庭桐柏間矣

王士奎鶴心草小敘

夫承蜩若掇也運斤成風也非獨其技精益有神解焉所謂進乎道也我朝制義稱士之盛雁行亦盛雁行之膚殼革存神理幾絕則無爲賢擲管哉乃英杰之流死心此道精有獨凝神有專注浸假而蟬蛻塵壒遊翔太清名爲脫凡是制義之九轉丹也此之不超而嗜嗜嚅嚅圜溷間物何咕嗶之爲新安王士全之爲制義精凝邪神注邪庶幾承蜩運斤矣宜其發飲羽發無虛鏃也而世之人方且琭琭然求多之不已嗟乎惟楚有材晉實用之

安問地哉若使鴻儒之材必淪野豎之陸古今同恨矣

補陀洛伽山志序

夫泥洹之教西教也過去莊嚴石佛破暗滅宜覺迷拯溺苦眛邈綿莫得考鏡矣迨自周昭王瑕時世尊生于迦毗羅國離家淨飯脩行彌樓遍歷苦行成無上道普度三界爲天人師入滅以來析檀木香別性同分崑崙源派殊波一然止教行天竺東土未聞西教東流則自漢明帝始帝感金人示夢白輪飛空傳毅采史籍之石函闢西方之聖諦而摩騰法蘭首從月氏來集闕下駝經白馬獻像優填王侯貴戚而下稽首十地皈心三寶霞蔚雲蒸踵踏恐後則中國之知信向覺皇實自漢明發之也觀世音菩薩者過去正法明如來實與釋迦齊肩以聞思脩入三摩地以大悲因地證如來果以聞思故號曰觀音以大悲故發弘誓願欲以普度闍浮衆生苦惱于是與釋迦同時應化授記釋迦圓通第一而退處菩薩權位妙脫情塵智周

沙界事理無礙機相盡融一一千大千中有億萬蠔
蠔皇形形亡不見有億萬蠔蠔發声声亡不聞因
物現身身惟一隨機說法法俱圓菩薩無身
因物有身是名大身菩薩無法隨機有法是名大
法有億萬物身億萬身而其寃身物而空求一身
了不可得有億萬機有億萬法而其寃機法而空
求一法了不可得不可得身是故有身以衆生身
爲身不可得法是故有法以衆生法爲法衆生惟
其有身是以無身衆生惟其有法是以無法法法與
身融非法非身亦法亦身身與法融非身非法亦
身亦法是故世音亦菩薩音菩薩音亦世音音者
亦形形者亦音觀者亦聽聽者亦觀何以故衆生
以眼觀形以耳聽音以眼觀形觀不隔垣以耳聽
音聽不掩耳有障礙故菩薩形融於音音融於形
耳融於目目融于耳觀融於聽聽融於觀觀亦非
耳亦非目聽亦非目亦非耳耳遇音則聽遇形則
觀而要非任耳目遇形則觀遇音則聽而要非任
目形亦名觀音亦名觀觀無所觀觀音亦名聽形亦

名聽聽無所聽無障礙故谷之受響因谷有響響
不谷起鏡之受形因鏡有形形不鏡出般若現于
萬緣不泊于萬緣萬緣行于般若不累于般若佛
言圓通如是如是以圓通故是以華嚴甘露七寶
林中白衣光藏慈悲霈感西來大聖清淨海衆天
香妙香廣月宮中藏王慶信品日八難西天洋海
衆吉祥海月清凉寶山寶陀大悲等隨時立號而
佛菩薩及上帝釋天身天大將軍毘沙門小王身

長者居士宰官婆羅門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天龍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
羅伽等亦隨物現身經言寶陀即補陀也震旦國
中二大道場西峨眉以普賢北五臺以文殊而我
東海補陀以觀世音西北距佛國不遠道法漸摩
近而且易東海僻在采阻声迹荒遐衆生久苦沉
淪董棄五濁如來重愍之茲觀世音之開化補陀
津梁娑竭良有以也顧峨眉五臺深峭雄拔秀甲
齊州而補陀獨立大瀛海中孤絕處尤爲奇特善

信航海朝謁大士肩騈趾錯無論中擧即天竺梵僧亦往往卓瓢隻履間關而至殆無虛日而吾鄉士夫夫顧反畏風波罕登涉者海上文人恒摽勝靈區詫奇五岳託之竹素而補陀一志獨闕焉乃使大教壅閼外道喧豗則何貴操管綴文者哉聞府侯大將軍乃謀之兵使者劉公郡大夫龍公纂修補陀志首取今上奉聖母命頒賜藏經制敕御製序文及元輔申公序贊冠諸簡端而圖繪山海靈淵文字形勝次第裒集古今名賢制作彙爲一書復建使廣道民刪定乃爲稍削舊詩之俚謬會入時賢之合作者若干篇復以道民所自爲記頌韵語附焉二君子之闡揚教典開廸愚矇厥功不細記惟山靈海若忻豫亦如來之所印可也

上壽母太夫人九十敘

吾母太夫人今年春秋九十高矣世稱身都將相家察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在在不乏而詰其堂上有九十壽母乎未必有也即某雖布衣窮巷負米滫瀡于人子心有大愉快焉且也某之母侃

母也陶侃火孤貧寡客過之母截髮爲具劉薦以秣馬士行賴以延譽功伐茂明今千秋而下爲母子者悽惻感動其髣髴時授書歸自塾舍太夫人親剪葵莧作糜餉其及其起家爲令廉而勤每退食朝太夫人必問曰兒子今日所平反寃獄幾何所賑卹無生幾何所爲黜首興利剔蠹幾何有之則色喜加餐不則愀然不懌當在由拳其好道禀教臺陽仙師南北論論大禍叵測太夫人爲弗聞也者官戍文有數世之足以敗官者寧獨玩玄好道

邪歟以此往吏議去所欣欣焉比其入爲蘭省即俸薄貧甚腰下韋一銀帶銷以佐朝夕而其遊道日廣四方客常滿座太夫人與婦拮据爲供帳意良渠時時不給則嘆曰吾兒爲吏廉貧以廉故夫復何憂後其爲怨家譖誦事起誣罔搢紳交唁檻車檻車塞巷屬盈戶而太夫人弟喜笑自若及削藉去國交遊祖道風雪黯澹僕馬顛頓太夫人則曰兒子無以去國亦蒂哉若貧此官雖榮猶砚如其無罪即去何傷吾老矣行辭朝野永壹

鞁瘃而就江以南風日駘宕竹坪花塢蔬畦菁楯
胡不樂哉某之歸就宅西闢園半畝雜植芍藥辛
夷芣苢决明鑿一池若研以蓄文魚栽芙蓉而跨
池架小樓其上某日與婦楊奉太夫人板輿婆娑
齋閣供大士曇師諸仙佛像日夕焚香頂禮罷各
就蒲團跏趺瞑息滅獲化之倐然龐居士家風云
蓋某東歸之五年是爲太夫人九十先是太夫人
病肺頗損某延師理藥外日向如來天帝前搏顙
乞哀方五鼓跽中庭母夢天人以五色華蓋覆體

少選家設齋醮大祝口累禱華蓋星君某心異之
而太夫人病遂起強飯矣嘉平月三之日爲太夫
人生朝諸子姓聚族而謀稱觴堂下而以某忝竊
能言之科屬某爲一言奉以上壽某惟仙言長生
佛言無生夫長生猶有生無生則無滅均之跳出
陰陽不受陶鑄者矣太夫人數十年來念珠不去
手菩提不去心清淨蓮臺近在眉睫而某則雅慕
玄修皈心禪悅泥洹羽化咸所服膺誠使摩尼現
光黃輿結閧如來聖師愍吾母子之久住淪轉而

下筏引手焉昔為佩母其空也為慈聽之母何事如之某蹇拙不能諸俗取世資所謂身都將相家縈烏石紆朱拖紫吹笙擊鐘者上報母恩而第令他日得釆雲霞為母裳擷沆瀣為母糧餚膳為母妝為母御飇輪驂鶴乘禮釋迦拜大士朝金母謁元君逍遥王京遊戲珠林誠若是即今日蟬布衣窮巷負米膳膸何恨於是諸子姓躍然起曰大哉吾子之壽其母也人徒歆得世間之花語紫泥光榮其親而子乃欲得龍藏金言太霄瑯書以為親壽也雖其語閎廓迂誕亦有致哉即未至之境其言蕭蕭冷冷排空騎烝固似與人世凡母子自有別矣

重刻　王士全鎔心草小叙

夫承蜩若掇也運斤成風也非獨其技精蓋有神解焉所謂進乎道也我朝制義稱士之羔雁士亦羔雁賑之靡蔑華存神理幾絕則無為貴搦管哉乃英杰之流死心此道精有獨凝神有專注浸假而蟬蛻塵𡏖遊翱太清名為脫凡是制也披之九專

丹也此之不翅何啻唶嗜嚏吁圁涵閈物[illegible]咕呱之
爲新安王士全之爲制義精凝邪神注邪廢幾承
蜩蓮斤矣宜其發飲羽發無虛鏃也而世之人方
且眈眈然求多之不已嗟乎惜楚有材晉實用之
安問地哉若使鴻儒之材必淪草野緜緜之嗟古
今同恨矣

十一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十二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叙

王復陽詩稿叙

吾浙名山以雁宕爲最勝大龍湫洞窅深黑攻翰
屈蟠不見底止羣峰岸額峭拔藍碧刺天石壁瀑
布春粉霏雪迴薄激射日光蕩之作青紅萬虹霓
狀山川奇特雄秀若此其下益必有靈異人焉

則復陽先生其一足當之復陽爲諸生時洞曉天文星曆風角遁甲六壬陰符韜鈐嘗參譚二華大司馬軍幕深見眷遇行間機略多所采納譚公戡定東南先生之勞什九公欲薦先生起家兜鍪開府挂印可旦晚取之非其好也無何遍遊天下訪道羽流毎遇黃冠方外之客無問真贗咸膝行向風不難以其身充掃除守閽之役勞苦積歲遂感至人授以性命雙修內外大丹道訣頃以不佞至心向道數百里來訪得聞先生要眇果然證聖寶祕昇天霧梯不佞與結物外交探環中奧至幸矣先生問以暇日爲詩歌亦朗暢沉蔚尤長擬古杖舄所至輒有篇章歲久成帙屬余敘之夫復陽抱道人詩何以云然古鶴上仙往往不廢唫咏語帶烟霞字挾星虹匈舄性霧剔抉萬象金臺宮中人辨之即如都水監詮次真誥如云林右英青童方諸輩鏘金戛玉詩道何尊乎復陽諸稿惜不遇通明公今遇通明公雲笈及霞籤矣

奉賀沈少宰肩吾先生上十居敘 代

卄

夫至人者息乎無爲翔乎無始蜉蝣塵垢與道合
真萬形去來一如郵傳彼其所寶靈明爾靈明而
內何物不真靈明而外何物不幻幾光埋照握環
中以遊於世世無能難也懷之不驚頃之不掉拭
之不淨點之不穢折之不墊刮之不光張之不颺
抑之不降跧跡蓬累徂福芒蹻膠鬲自如三事大
位隆赤顯融時來則爲之辟亟之被錦繡於松柘加
雲霞於嵓岫何關至人胷中毛髮事吾師乎吾師
乎吾師眷吾先生火而龐愿長而恬愉起家詞曹
文掞天潢銜清氷壺往與荆州同在交戟之下荆
州恣睢同寅不無少骫骳而先生獨抗顏亡所阿
當入京闕或欲選荆州子入彀中先生直取其卷
抹撥之不選荆州聞而銜焉屹不爲動比荆州敗
朝士競爲搖撼以餙釣名声而先生於時顧持論
獨平歸之厚居恒味道耽玄莊穆簡遠澹於世緣
避津讓路久之譽望逾起漸致通顯白麻紫泥且
旦暮間乃翻然請告歸一出都門心輒懸乎東南
之名山福地若忘其蘭臺五清爲何物歸而閉關

息景注道德南華以寄其玄朗洸汗之致人額天行殆先生之謂邪先生毗家垂二十年自館僚以至宮坊卿貳日侍講幄承聖天子寵遇最深而其家猶蕭然環堵不蔽風雨近始得葺一廬南郭以居鄉善杜德機出入布衣單舸舍者爭席行者爭路里巷之子絕不知先生爲近侍貴人鄉人之好華衣服車轂飾倡奴赤奕衢路者悉從貶損汰俗爲之一變云某出先生門下今者綰符待罪海邦飫領先生緒論習其行事薰其德義以得免于大戾余小子幸其先生幸無忘旦夕提勅以嘉惠余小子語不云乎詢于黃髮罔僭敢不力自澡滌以祇承大君子之明德

贈無盡燈上人敘

佛法自釋迦文佛開化真丹達磨近遡正宗單提心印六傳至曹溪大鑑其後南嶽青原雲門臨濟曹洞瀉仰諸宗支分派別莫不冥契一心紹隆三寶法法相傳燈燈相繼有絕必續有衰必興維摩經云有法門名無盡燈云何名燈破暗成冥十方

朗曜故云何名無盡除妄遺真萬劫不壞故聖人
妙明真心一物不住而萬物咸通而卒無一物一
法不留而萬法悉歸萬法悉歸而卒無一法火燄
之上不泊太末妙明之內不棲纖塵謂之真常無
有去來無有離合無有起伏無有生滅陰陽之所
不能鑄氣數之所不能推劫火之所不能焚大水
之所不能浸以其不妄也衆生爲迷真常故有妄
心爲有妄心故罹斷滅二六時間顛倒妄想萬起
萬滅第起一想即是一生第滅一想即是一死刹
那而刀席之前刹那而萬里之外刹那而天人香
花刹那而地獄枷鎖黏滯纏結紛亂愚蠢如沙
土之汩於衝波燭燼之搖搖於飄風鴻毛之燎于
洪爐輕霜之晞于朝陽有不速受變滅者乎夫清
虛如四禪四梵廣厚如大地山河而皆未免墮劫
者以其爲衆生之妄根所結也何況其中之諸無
常幻泡者乎何物爲妄妄者識神也衆生妙明真
心爲情塵覆蓋故蕩爲識神馭弄翕熠使人流浪
輪轉若是物也祖師掃空諸緣單提心印證明此

纖塵不立所謂淨洒洒赤躶躶者真常也真常故無變滅也寄客有來去郵舍自如郵舍不逐寄客而遷也浮雲有聚散虛空常虛空不逐浮雲而變也聖人所爲立於陶鑄之表超於浩劫之外者此也或曰衆生迷倒塵緣背真逐妄故有變滅如其知之而盡除一切息念忘機歸于空寂即是道乎曰不然迷倒塵緣則有有則結縛不名爲道息念空寂則無無則頑空亦不名爲道所謂真常者真空妙有也空而曰真空非無也有而曰妙有非有也非有非無亦有亦無不留一法萬法森然萬法森然一法安在是名無盡燈無盡燈法師者余同社聞仲連方外友也精研教典明了性宗余因仲連得侍師巾瓶聽其謦欬益令之慧遠支公也師一見即索余一言爲贈余乃拈出師無盡之義以相參印余博地凡夫強作解人語無乃鸚武之誦波羅蜜邪願師無恡開悟徹我覆蓋夫放光普照者燈也非所謂自了者也

壽沈影泉封公八十序

余讀古高士傳逸民傳襄陽耆舊傳我先祿眞含
霧抱一潙麗敦愿之風穆哉遐矣及考鏡古今文
苑菀星虹之彩鬱龍鸞之章刻畫萬形燁譬千古
莧剔玄宰舒布性霧洵嫺且都夫沖素獨存則文
心宜之灑藻太盛則醇德必漓斯兩者若緇白涇
渭莫或兼之吾明州沈氏自嘉則擅絕麗之姿彩
英猶藻一麾先登而箕其伸肩吾長孺諸君子繼之
牲延連蜷並操不律[illegible]迺京而表東海阿咸清眞
何減駉宗小謝[illegible]一邃康樂曹家七子顏公五
君近不世沈氏階庭間可不謂近代之特盛者哉
乃觀其諸父若稷丘慕閒及影泉二數公抑何靜
嘿麗厚也影泉公者長孺尊人齒差稚於兩公而
耆舊名德與兩公同里人署嘉則而下爲四俊慕
閒公而下爲二壽非此二壽不有四俊四俊各馳
文轡掩時菁華二壽並寶素心肩古高逸斯至所
難至兼所難兼蓋自織簾居士八詠隱侯以來所
未睹見吾明大海滴渤瀕洞之氣寧渠有私於沈
邪萬曆十六年某月是爲影泉公八十大司馬東

汝翁仲子爲嗣守孺覺新與長孺有連十七年高州至自入覲將發公堂脩觴酌之禮而徵言于道民道民與諸沈嘗有文社之盟而事影泉公爲丈人行于是不辭而爲之言夫余言豈足爲沈譜哉

陳立甫司理蘭亭詩序

立甫楚產也余讀漢司馬長卿子虛賦其稱雲夢一何鉅麗也荊王故都廣袤六千里包絡漢沔控帶樊鄧緜亘三湘吐吹七澤西連巫峽南盡蒼梧朱陵岣嶁表以神嶽君山秀媚厥配靁妃詭維玫瑰琳琅莊蘿射干蔵茛彫胡鶺鴒孔鸞白虎玄豹之屬實産江漢蓋亦有俊人秀民瓌瑋雄杰之鼈焉屈大夫一湘水纍囚耳佗傺之語下薄江濤遠遊之篇淩虛徑度爲萬古騷經王宋玉景差之徒繼之博古綜今文心絶麗即故吏岑牟单紱信紙揮翰戛王鏘金荆人多材自昔記之娗堙醞釀皇代爲烈以不敎所知陳王叔人倫秀邁蔕爲喆匹吳明卿鴻藻晶瑩蚤登秋壇李本寧奔峭絶塵吉光天駟龍伯貞徵朗洞物水碧空青貫國聘鑄辭

韶美足垂名言周元孚煉格沉雄不沒片氣鄒學如蓄意深密古色隱起郭美命構思婀雅清声匌然龍君善温吳蕭散名士風流與兄君超差池頡頏乘珠雙照瞿屢夫忼慨悲歌楚客遺調有子孟堅横絶倣現雲鴈孤騫子元甫史事超卓篇翰並工蕭以古德龍粹凝文鋒特峻丘謙之挺質不羈詩亦跌宕劉蕭湘賦才殊思文多現奇石司農淹綜有識落筆琮琤王太湖疎暢多姿彫彩奕奕周叔南英氣遒上惜乎短折彭君遐沉思高蔚浸假大雅不穀往者論交海内獨與荆人似有宿緣敝廬當爲不穀言楚三尺嬰孺咸能誦由拳詩是諸公者並不穀所交知賞擊也而王叔有子立甫才氣豐縟蕭思全涵後來之秀軒翥橋梁斯其傑然頃起家進士爲越州李探書委宛墅勝蕭亭文得以輶軒行部之暇遍覽東南佳山水與吳越諸名流觴咏酬吏道文學冠冕南國亦極一時之盛哉王叔與不穀最善立甫講通家之義其高一日遣使郎書不穀曰不腆敝帝之業爲越諸生見

而欲享以千金維是不經匠石之門不登椳桷幸足下亟圖之且盛推不穀執中原牛耳盟而欲徼不穀寵靈此文若玄晏先生之寵靈左氏也不穀則烏敢當而顧以不穀之宿有緣于荊人且與立甫父子緣殊更深哉柰何能以近者之楚筆研故而卻之也嗟乎立甫幸矣以立甫爲子而有父玉叔居有雲夢遊有蘭亭其于詩文若砂赤堊白也雖欲不工得乎抑蘭亭自右軍脩禊和之禊諸賢會集名章秀句山川映發桐[illegible]千載旁艸零露風

肇寂然至今日而始得立甫來莅茲土受闢荊榛羅蒐古蹟遠近名賢登覽立甫時與流連觴酌抒揚藻棻東晉盛事廢幾復見熙朝立甫先後所得歌咏命之曰蘭亭詩其有成于燕楚及他處不屬燬吟者自蘭亭而詮次惚之係以蘭亭焉不穀得而三復諷誦松風蘭雪泠泠來襲人當與右軍永和之什並傳無疑方今燬不乏名士有與立甫倡和者皆昔蘭亭社中諸賢流匹也嗟乎立甫少年美姿薰藻家學不穀不難其工爲詩文而難其爲

吏老成精練若素宦殊不類少年賢介公子立甫其道備兼材邪不穀蓄於此益信太丘道廣也

錦春亭五子稿敘

夫設麐文之席散荃蕪之香燃綠桂之膏擘紫鳳之脯金毋降馭阿環臨堦羅郁霧照前導飛黃大低旁侍排空發歌蹋雲歔語下土尸肉濁穢之夫欲進屣綦而分庭甩匪維噁去亦却不前令野媼邨婢強自塗澤披袿衣垂纖羅與燕趙大家韓虢諸姨同居金屋並列綺席有不低回羞澁莫敢仰眡者邪文章至今傳士家業詹詹炎炎老生口吻壯士薄焉風牧夔龍坐策天地黃石素書手握雲日文園安陵中壘執戟拾遺供奉筆掞天藻詞羅星虹鄴下黃須兒猛氣食虎龍門公渡鶚綠旁睨四顧目無三豨若曹顧安所得老生口吻而稱之而今之諸公爲時格束縛雖有蓋代英雄不得不俛而就帖括矣雖然曹孟德方當牀頭捉刀英雄氣自在猶勝崔季珪輩百什今蓋代材俛就帖括借青衿逢掖之調而吐其胷中洸洋礧砢之思郎

文亦有仙品焉何至婢作夫人矣不慧覩二十年以往文甚踶踶及余身而稍振後來者戮力繼之一洗老生氣態而存英雄面孔不慧快心哉而昧者妄揶揄之而亟欲刻其雄俊以返於瑣屑則不謂[illegible]其何說矣余交徐時進行可董光宏君讀趙世祿文叔楊德述明叔德遜敏叔五子者亜雄俊士也其所爲博士家業咸超超玄暢不失其人品本色嗟乎夫雄俊何負於國家哉雖有揶揄頼五子堅持之不下也在當事者須得雄俊以報上務預培其神氣充其膚革愼毋揶揄抑塞之曰畢之無其高論

贈郡大夫武陵伯貞龍公三載考績序代作

夫僞金之冶然也遇火即變真者雖經百煉自如陂塘之驟潦也一夕而涸有源者雖經歲不竭以宣尼國僑之爲政也必三年而後與人交須右聖賢得民若斯其難也俊快歷憍之士朝而視事夕譟大名蒸發震燿横跨蹐絶小智塡物小惠喣人畏而親之懼爲神明徐之而逾萎苶無奇敗闕

四出索賕意盡始散終凌易頌爲譏則驟而無本
擻實也武陵龍大夫伯貞氏沉幾朗鑒通脩穆莊
有道君子也以衛郡名法曹遷貳明州甫下車以
明俗士痛浮汰富踰檢押貧習奸闌公首示之節
儉裁減燕飲禁絕歌舞伎樂悉躬爲之率先是豪
奴宿猾多指影鄉薦紳家而庇耽恣雎白日陵轢
人都市莫敢誰何公取此曹盡置之法而鄉薦紳
以非理關白者公壹聽之三尺亡所阿士傲很而
橫者哏黠而健訟者椎埋胠篋者婟嫪蔑度者辨

有口而善變黑白者深穽而巧持黠首陰事者一
至公前輒懸照而辟歷斷之于是郡中愕眙驚以
爲神俗爲之一變而大家豪右漸不悅煩作飛語
撼公公屹不爲動曰吾聞含沙射影射無影邪乃
公以一官爲郡舍者幸徼惠請張者而還吾武陵
舊津吾方德之而彼其如乃公何出而正色視事
入而瞑息一團焦童子進伊蒲之供即文脩慘沖
寂若人外人云不悅者竟莫能有所擿摭而嘉名
久益蜚起當道交薦於朝而歲戊巳之間吳越大

旱公與不佞悉力雩禱羣望賑卹拷饑襆被裹粮
遍歷郊野瘢痒蟄灺拮据靡辭海上餓而不害公
勞為多公既以風稜抑絕私門嫗育窮巷間有奸
珉秉機操士大夫短長快於一逞者則又亟為繩
治不貸士大夫闟說偶有一二因而稍解免者或
從公申謝公正色曰吾始不任怨亦不任德吾與
士大夫有所枘鑿者以情法迕也其稍入者以情
法合也吾知有國家三尺安知其他而柰何輒以
為恩怨盇乂之而不恱公者乃大愧服帖然以定

而公之為政亦執而彌堅撼而不動棼而益解冗
而滋暇師心而能虛用法而能恕物來即應而常
不為物先事至即理而常自立于事外洵老成沉
毅古道人偉罷哉暇日與一二文士抽玄抒藻落
筆瀉麗雄長海內而又研討性宗固濟命蒂探靈
寶而發密藏飄飄然挺凌雲度世姿即公之吏治
超踔皆其土苴緒餘也不佞守郎署幾十載一麾
出守多所迷謬幸公之在事左右提引以匡不逮
若臨大川公其筏乎乃今者公以三載奏最天子

天子嘉東海承治行髙冝有顯擢以勞忠勤不佞愳公一旦去而涉者舍筏罔知攸濟也今夏秋之間之驕陽爲雹萬姓嗷嗷莫畢其命不佞與公力籲帝閽走雨師僅而小澍以拯禾稼什不能伍而禦兒以西朱方以東赤地千里鐮鍥不下當事者仄有隱憂同舟共濟不佞方願與公艱難共之寧少遲公以留穉我民公胥無夙夜膏其車轄而弁髦我。

贈慈溪何侯應召北上序 代徐鄞縣作

不佞於何侯㳟太息當宁之知人安民洞燭當宁若蔀屋之下也吏之儇巧齊給者趯趯置黔首之務若秦與越不相關而維壹意孅趍奔走揣摩合當路意以博官譽而希美遷循吏賢者朝夕孳孳日問民所疾若而燠休呴沫之吾知奉職循理不媿吾所謂司牧者而已而上之合弗合弗論儇巧孅趨恒當上意見以爲精神才諝事上如此理下可知即有呰窳敗闒懵不勝愛或多爲彌縫掴擋之吏第蕭楷循不工嫵媚動輒枘鑿臃腫支離雖

美惠浹乎閭閻嘉声訇乎郊野上下不易聞無爲揚詡之者巧宦用儇捷而率得大利循良鄙拙直而動多齟齬自非大賢上智中庸之流烏得不從風而靡也慈溪何侯綰符理邑四年於茲才儁而敏氣銳而温柔粹而直諸所擘畫豈如古循良慈邑風樸土瘠侯以清淨儉約之治治之厚豐祚小民而薄於自奉潛蠹汰釐剔而恒若無事事取核實挈領而不衒鬻虚声連歲遭水旱民饑所講求荒政黙奸蕆萃力營拮据以拯凋瘵策苟濟務罔返

顧身家之謀政苟便民不難忤當路之意嘗慨然曰某無狀謬荷天子命俾侯於東以有百里亦朝夕惟百里之民瘼是卹遑卹其他民瘼其有瘳乎某即坎壈抑塞何憾以故四三年來監司使者不甚知侯治行歟所推轂而侯知孳孳問民所疾若爾無幾微見顏色蓋自濯磨而循良之声亦逾砰隱翕恭不在上而在下久之而從下逮上彌欝彌宣廟堂特知侯治行及治行所以不蚤暘蔚故相與歎服以爲賢者所難而褒嘉徵召行且擢居銓

衡臺省資其謀諮以爲吏安分務實行治不近名者勸嗟乎何侯循良之風朝廷迺知之鑑穆乎休哉而得之矣不佞叨符幸與侯隣後侯而至未習于政風俗治體多所咨益侯虛懷披示以獲免顛躓其何寵霽如之侯今行矣典刑日遠如宜者索塗倀倀奚適于是不佞與奉化喬侯定海汪侯象山崔侯相聚而歎我轄數人同浮海舶一舶及岸而我轄猶泛泛滇漲未知稅駕于侯之北載酒於郊拜送馬首而不佞爲申之一言以贈侯行而誠念疇昔同舟之義乎顧無悋一引手下筏也

贈邑大夫徐侯禱雨叙

明州僻在海濱田多斥鹵一遭颶潦千畝爲瀦或當旱暵江潮苦鹹不可以灌舊四鄉並有隄防蓄洩水道歲久河渠政廢壅閼圮壞水口一洩盡入大江諸港立涸旱之爲災殊甚於潦士庶民貧俗逾偷窳號爲難治連歲吳越大旱疫癘繼之民人凶札骸骼枕藉豫章徐侯出宰我明今歲已丑夏復旱侯與郡大夫力疏犀望召方士結壇設法禱

雩不應侯乃遍叩四郊龍湫屏騶去蓋窮陵天井山絕巔夜分披荆榛犯霧露向五井搏顙連曙龍神效靈下山而黑雲四合雨師前導復禱銅盆浦龍還野服徒步三武一拜掌膝爲腫流汗浹背道旁父老觀者咸欷歔感泣澍稿稼復蘇歲以有穫而亢暘既久不無損傷即又亟以災聞於當道議蠲賑焉又開藥局以療民疫癘全活無算侯爲人豈弟不設城府表裏洞達才譜敏贍遇事輒了甫下車而聲華宿寇夷寨幣賓政聲驟起號爲神君

諸政務於緊首稱不便者次第裁正禁預借以寬民力置長單以杜浸漁酌緩急以便征輸革拘攝以除橫擾清胥吏以防舞文脩水利以備蓄洩禮逢掖以興人才懲健訟以息狡俗士民訢訢嚮風頌声交作嗟乎去歲旱災賴郡守姑蘇張公署邑郡丞武陵龍公竭誠禱祠悉力調劑饑而不害今歲則又賴侯爲之拮据荒政良苦明州千吳越間爲最艱劇厥土瘠薄厥田下下連歲災眚吳越間甚頃者固陵以北徐方以南赤地千里流離滿眼

積骸若陵浮尸成坻而我明獨私皇穹雨澤以拯田禾什存四五邦大夫之擘畫救邮我元元之民較他郡邑有加焉天其或者哀憐我明州貧瘠視他郡邑甚而載錫之良牧也邑耆老某等以闔境民心相率效古與人之頌頌侯德政而以不佞頗嫻于古文辭且辱知侯深乃屬不佞譔一言以進不佞既爲侯記禱雨而復以諸鄉父老請不可已僭而握顓若是夫官之易於及民者必無加于今哉願侯益崇明德勿替初心實我明元元千百

禩無疆之休不佞異日者尚得操三寸不律爲侯傳循良以嗣古黃次公朱桐鄉後

贈郡司理唐公三載考績叙

廣以西覲桓唐君弱冠舉省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拜明州司理三年奏最天子璽書嘉美賜封尊公如君官母太孺人鳳誥龍章頒自天府進賢象笏光耀庭闈猗與穆哉乃不佞以爲君於此益有四美焉文學致身循良爲吏忠而報主孝以九宗人道備美童縫耆宿童烏佔俚白首窮巷非其學術

楊虛則文心不霧故君舞象之年逸思輒颺發全
涌甫弱冠而名魁八桂文式九圖一上公車之牘
而声名大譟闕下遂藉金閨獵縗彩組左賦賢紙
玠才傾都何其遇合蚤也可不謂雕龍繡虎鴻都
碣石之彦乎出爲明州理鉛槧甫脫於手牛刀風
斤練若素官遵滯務疏其壅蠹幹務塞其竇覆盆
墨回必蒼赤矯首雖霤雲之臨照威鳳之翔集不
啻也斯不亦古所稱循良吏乎素絲之節懍於懷

兼懸魚之風矚於瞰日退食休沐脫粟一盂葵羹
一罷太公擁都布太孺人曳縞裳而身肅然不異
寒畯君恒絕請託持三尺罔釣譽千豪右之口而
惟勿怨讒干閽左之情曰吾爲天子外法昔將匹
夫匹婦之命是寄而以君閭高下其手是盍公憲
以樹私恩其爲欺罔孰甚焉君所謂屯篤不貳心
之臣非耶奉二親官全不屬饜以膏鸞鄰澤而光
融以上壽今名出有乘軒結駟之榮入有舞綵斑
斕之樂奎章煥恭皇恩郅隆而兩大人嘉可知已

又不可謂今子純孝哉史漢傳文苑傳循吏傳孝
爰有一於此流曜竹素名敝天壤而君獨無之衙
與穆哉盛矣不佞每視君以年而嗇局深凝性度
溫直喜怒不形頤咲不苟隱然公輔之器欣則不
佞所稱四美益未足以槩君生平他日酌斗杓而
調鼎鉉明州其發硎哉不佞猥以職事數奉君教
督其宏深醞藉有過余者余惟自昔英邁儁爽之
士不難其才而難其器君器偉矣是人倫之秀有
國之寶也君尚益廣其才而弘其器吾將執左券

而十君之三事九列也

呂調甫芳潤叅集敘

調甫祠部之侍其尊公期齋相國於長安也當世
廟英明朝值先後柄政者方以貪狡鷙深饕餮大
利諸子因緣城社朋家作奸調父從中劑量伸縮
不激不隨矐然蟬蛻塗塗之表未嘗染指饒舌時
雅著賢公子声世廟挺大有爲之姿好辭賦神仙
酺祠服餌事四方異人奇士咸盱衡搤腕來集闕
下調甫以賢介之賢擅才藻之譽列在清班日立

交戟宮闈廟時玄文樂章時時進御稱上旨王家珣琨張氏均迫方斯蔑如文得乘機遘會盡讀東觀異書徧交海內奇士多習朝廟故實兼聞祕典圖記神仙要籙不佞項與調甫善數共抵掌調甫武庫其腹懸河其口叩之無所不知如伐竹瀟湘探寶岱淵洵博物宏通君子哉而尤[illegible]詩賦東髮吟咏傾其都人逮相國吾老歸調甫文承歡林下垂二十餘年西州賓客東山絲管浮艇着屐飛觥授簡未嘗不在以故其爲詩也取精日多鍊骨

日妙外無乏之境內無乏之思隨地布情因物鑄形曄然者若麗晶霞飄然者若匣神飈娟然者若揚王蛾冷然者叶金奏鏗然者撞鐘簴蒼然者陳敦彝豆不謂成風之斤桑林之舞乎大王謝子弟家富藏書座有豪俊其于秇文也如赤墨青藍不期而化白屋窮巷眀脩自給借書寫觀其于辭賦也歲積月絫尺寸而成此其功相倍萬也調甫名其集曰芳潤齋屬不佞詮次而序之不佞方且與調父論詩金丹烹煉妙理而尋呼子先騎龍鳴諸君舊蹟夫詩

賦小道吾與若並浮雲士苴之爾而猶屑屑焉稱之不置何居

凌沂州集敘

詩於天壤間最清物也亦恒吐清士口吻山溜之響琮琮然松篁之韵蕭蕭然霜瀨所發滌人心神沁人肌骨必無俗韻酒肉傖父塵坌栖襟垢氛填胷彼烏知詩顧反詆呵騷雅培擊韵士詩道以故不尊時得毋崇士或更至相戒無譚詩揩紳大夫諱忌此道如蠆毒而賢豪英雄人則不勝其憎憑過而矯之獸立傲睨玩世輕物視俗子猶蜾蠃蠃蛾焉而胷中俊邁跌宕之氣壹發而爲詩世間俗物能塞其位而不能摧其神能扼其身而不能關其口千秋皦日名終當歸之莫可湮閼也海陵凌伯用先生高才薄仕領倅沂州官舉甫隆世情已盡急歛而歸進賢華帶去體海門狼五山遂落其手生平煙霞氣骨於人間世都無嗜好獸好爲詩嘗遊秣陵乘薊門謁孔林臨黃河車轍所經唫諷隨之得詩物若干首二子沅卿佩卿將刻以傳同

好而問敘於余嗟嗟伯用不作矣古所稱不朽將
在茲乎將在茲乎余無他嗜詩一癖與先生符
合以故於敘先生詩津津焉雖未接玄廬蚤扃
請與君結地下知已

贈會稽曹侯德政序

道民黃冠野服出雲門沿若耶尋蘭亭禹穴散步
平林時方秋冬之交碧山紅樹鼓鼙嫵人黃雲彌
野子婦刈穫停鍬弛擔作勞而謳曰盛夏之暵禾
苗且枯天監澍雨崇朝而穜我刈我穫盈筐與車
喜輸我租餘帥我好我侯之劬又臨湖而望菱舟
榜人遠近若蟻女郎因風送歌曰湖風吹面兮鬢
如絲乘船蕩槳兮波濕衣市犬不驚兮人吏稀紅
樹蕭蕭兮映板扉今我采菱兮日暮歸道民側而
聽之曰嘻是邦吏治良哉蓋其國必有賢侯焉何
其山野之謳若斯美且都也詰朝會稽學博先生
率其青衿逢掖士若干謁道民曰吾國有曹侯賢
者牧茲十六年開美有度寬仁愛人風翔惠浹士
民懷之久而彌深歲之不辰幾乎大侵賴侯救療

厥災乃輕聖其一旦遷焉且欲徵一言以傳循良不朽聞吾子刻在能言之科敢請道民曰余不習爾俗日聆此邦山野之謳良牧哉知風之自矣雖然嘗試言之學博先生及諸青衿逢掖士起對曰侯為治中洞奏不設城府寬三尺不峻楚鍛拘文老有恩不深其罔遇童縫有禮不及于媟善爛焰物隱情而湔雪平反之徒無冤獄巷無歎声官不怠宦成夷不替初政穆穆倫倫六年一日也道民曰信有是哉司牧之良也穫人榜人野哉不文民歌之矣予鄰封野人于是亦為之歌曰湖牧菱芡田稬穱稌女也連袂畚叩舷者維村有誰士和以雅誰其采之若耶之野

十三卷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書

與錢淵父

使者以足下手書來兼拜貺惠綢叠中心藏之書辭款曲託寄深心皦日青松足表明信儻亦有情敢不拜嘉不穀結髮論交幾遍海内動稱管鮑輒許椒蘭不穀信之霜降木落歲寒幾人谷風示警

絕交有書古人與嗟必也題門告絕無乃傷於不厚乎要之廣交不如索居肯哉斯語不穀所居有樓三楹樓旁雜植卉木葛藟蕭艾梧檟葵榴無所不有宅西復鑿一池如研池大池上架一亭僅可容膝一人春夏之交灌木蔭翳細草幽香鳥語蛙聲喧於枕席流螢蛺蝶亂我書几野人風味自柴桑翁織簾居士千載後知此趣者倘矣不穀以此了餘生繕性命又烏問其它李供奉有言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乎君乎棄世尚恐攀援世棄君乎乃遂幽絕即不穀今日未爲不幸人苦長卿貧其貧也所以開曠令不穀有中人產安得脩寥閒寂若此乎足下願與不穀爲石交霜降木落後政須留得脫翠一枝是他日虎溪笑也足下努力尊公傳寃在賦順寧冊子諸詩並已脫稿便付蒼頭恐不足仰副知已春間承虎林見尋僕今歲都未出門即宣州之行亦竟不果無從與足下傾挹新安汪伯玉司馬適有書來云王元美吳明卿李本寧以新秋爲白榆社之盟招不穀赴之七夕前當

爲一往并吊宣城君抵泯林奉報幸來會湖上勿
勿作倉卒盡未盡願言

與錢次卿同年

自客歲別足下鹽官至今掩關却掃三月間將爲
宛陵行既而不果舍中有樓三楹樓畔雜栽卉木
夏日陰濃綠樹交手牀帷黃鳥鳴於桃席不啟手
一編坐臥長日不知流光之冉冉去也貧遂到骨
此身益閒賣餅師多得錢本領既大心計轉麁乃
不暇唱渭城不啟四壁蕭然一絲不挂氣體曠怡
心骨泠寂名爲清福詎曰不然火坑之人得志則
不勝盈汰失意則無限淒涼不啟免矣足下性度
簡遠自清真人尚未免世之纓紼要須於榮豔時
立定脚跟不作榮豔想然後豐約喧寂視若郵傳
君家丈人郁先生精心大道定了手而去此後頗
有顯化不入間世浮漚石火都無足據維有此一
大事可超昆明劫灰不啟念俱定歇留雕虫一
障未盡剗除即此未剗之心便是生死之本可悲
也足下欲了此生只須以君家丈人爲法苟存道
念應世何妨功成身退撒手即是幸足下有以獲

我淵父今兄使來會謀今祖母墓志銘已脫草附去賢兄弟遣訊前後兩不相聞不敢私心悒之結念足下長恍在大宅萬琅玕中風便惠以好音幷狀不悉

與邵開府

往歲前芽入四明辱先生不鄙夷不敢齒牙閒嘗及之遂得因邵比部以交於下執事一見傾挹雖古人定交杵臼語合葉陰何以加焉未盡綢繆輒爾別去此後遂杳不相聞野人疎嫺故自其本色承約過句餘奉詣興謁乃道民杜門久矣即煙火相望隣家經季亦不一到何從泛山陰訪戴剡然先生一念津津憐才愛士古人風調道民則以爲自足千秋矣道民嘗爲吏經下執事舊行部士民往往能頌使君寬仁博大當世鉅人長者非公而誰道民雖黃冠乎手中銀不律尚在它日請得以裨官野史書公德業風采以脩國史財擇七夕前有宛陵行當過竺頭發茗清言而去公家逃奴在業付邏者天下之惡一也道民寧能爲若曹藪乎

然僕有舊奴數人盡化爲烏有則奴主人貧故所不去有梁上雙烏衣爾世情故然何足深論草草作畣手勒不莊

畣陳道醅

聞足下遂謝去諸生黃冠入道矣僕見世之人身都卿相紫綬華顛戀戀班行尚不肯避賢者路鐘鳴漏盡一朝去都猶然搤腕擊攢眉妻孥相誚而老諸生婆娑素領青衫散盡仄注之冠塵滿其上且鷄肋視之踳踔膠序乃足下少季青衿才名傾海內王璨黃流金華蘭省旦暮遇之瞥焉撒手長揖雲霞問真訣於青牛繙丹經於白馬栖遲巖穴調養元神穆哉清風高於廖廓陶都水陳斋衷携手同車矣自非累劫脩行夙植種智再來人胡能超然若是又聞足下與徐孟孺同遇異人授無上至真道要委若是即二足下故已書名上清其爲見在了手無疑矣僕在下風可勝欽挹僕業離苦海宜可畢志性命大事而上有老母下有妻孥奉養婚嫁一一累身更苦范叟雲之貧無論抗禽尚之

踪五岳不可往即閉門息影蒲團之上而八口饑寒駘人未免動念何者天上故無無人倫仙人邇者日學掩關兼營升斗哩是不能遠出庶妻安可爲也足下既脫屣人外便須捨命一戰努力大道務在必成萬一蹉跎此生不了進退將安所據手此語并致孟孺幸深味之若不穀猶將膝行而前敬俟下筏他日且稱北面弟子草略附報相望神馳

與張肖甫司馬

檀州伏謁轅門衆張先生推誠降色尊俎綢繆以車騎送之塞外觀邊城成堡飛閣浮梁健兒都尉射雕於雲中匈奴右賢牧馬於城下諸將陪一黃冠道人行遊埤堄間胡人遥望見百千成群稽顙叩關而入求賞大將軍爲之開營門盛陳兵衛令婦人提刀走馬飛鞚勞青天而去七萃之士鳴鏑奪矟投石超距人人雄猛氣壓鄴下黃鬚兒羣胡雛頫伏讋詈慴不敢仰視少選競起獻獐兎乳酪以牛酒東帛行犒胡叩頭謝謹聲如雷而橫吹聒皷

殷殷並作軍中開筵燕客客一黃冠擾上坐諸將以次列坐壯哉斯遊足冠平生先是道民脫冠挂神武奉母氏出潞河阻凍遘旅蕭條風沙被面鬼蜮窺人逐客牢搔之狀至無聊矣而先生時時問遺不穀母子於邸中信使絡繹不絕長者之厚收邸不穀高義寥寥乎出古人上不穀即沉族漆身其何能報先生曠代鉅人才走風雲氣包寰寓筆恭元化文繪虎龍運機如李衛公體國如郭汾陽愛士如皇甫度遂輕財好義如干襄陽風流玄賞如謝太傅嗟乎我高皇帝取神州赤縣於胡奴之手氣脉旁魄深厚安得不醞釀若而公者翊運培基以光天壤公受命而興揚勛布德儻一夫么麽含質離枉輒衡動念躄之肖翹感德於玄造而玄造固不自以爲恩功德載國史姓名書上清非先生而誰先生登三事康四海功成名立矣拂衣西歸華陽黑水采藥青城訪道峨眉留侯鄴侯千載同調始信先生福德純備再來人也道民將母東還掩關却掃日夕一爐一几一團焦作老居士生

活長日多暇稍檢括二教大道叅合考訂要於大同著爲一書將成矣道遠未能寄覽印正私中縣結自出都門絕不通一字長安諸故人屬先生方在櫜鞬以故三年寥落片楮不將及杖履西行便可通訊而鳥道阻修魚書難寄慙負知已私恨如何會吾鄉王季孺編修至自北土云吳興董大行奉使西川急修此牋索寄左右積懷良富叅牘雜宣先生家食何似願盡捐壯年經營四方之念壹返空寂昔李文靖家居一藥欄損壞公朝夕見之不問或以爲言曰我豈以是而動其心哉願先生以文靖爲法遣累完真以證道度世千情不任拳拳數千里瞻馳神越銅梁劍閣小詩題扇聊致相思隆再頓首

與董宗伯

某客歲薄遊吳興得因伯念令孫通賤姓名門下辱明公開顏推誠與之抵掌譚千秋業津津如弊若以不佞其可與於斯文某自知甚明結髮操不律拈弄家貧少藏書數窺峒嶁二酉之秘腹枵如

也爲文不欲字摹句勦優孟古人好臨境寫態隨物布形脫落皮毛鍊養神骨而才不逮心學不克力以故速則傷易長則傷冗鬬藻則浮騁氣則掉鋪文則麗印格則踈流暢之意多沉鬱之思少一時或駕千秋實難近頗自知斯病可得改圖而復以年來壯心頓銷世味行盡形累既遣名根亦空大道可希清都不遠安事白眥雕蟲作王孫墓下生活以斯欽燒筆研兀矣枯禪即名山不收文苑不列何害東阿之不如左元放也右軍之不如

遠遊也休文之不如陶通明也太白之不如司馬子微也亦童童明矣某自濤上一別歸便閉門竿牘不通交游盡絕環堵蕭冷釜鬲累虛麥飯菜羹甘心窮約不敢以八口千人自惟上不能努力文章立名身後下不能拾取貴富快意目前第修身寡過以還造化舊物夫石戶披裘於斯兩者皆不用也先生以爲何如今孫北行掩關人坐不聞不及作一語贈行茲王季夏編修人去便附此爲訊長者春秋高矣加餐自愛相望爲馳

畣朱文臣吏部

半歲間兩奉仁兄手書美一投以美幣一投以白金念道民寒無衣饑無食惠顧拳拳分義深篤弟自挂冠屏居田野海內交遊聞問盡絕獸仁兄留神至此空谷足音寒暉煖律事出常調品高古人中心感而服之鐫以金石弟季來貧遂到骨泥垣矮屋蓬蒿滿徑蜂蝶撲衣流螢侵几塵無辜塵戶絕履綦奉道上真守戒菩薩詩書禮法禀令周孔日以清淨恬愉爲事勸諭家人悉遵淨業不殺生不食辛穢飯惟粗糲菜惟瓜茄豆莧間市魚鰕安貧學儉惜福寡過蔬食青蚨時有空乏弟與老母細君怡然安之每至窘甚便有故人遠遺及焉文字小致潤筆絕處逢生不令委頓私歎造物巧妙如此頃仁兄三金遠來政遇舍中大乏時嗟乎若其遂絕也天故負苦心人如不至絕苟度而可稍越分外將焉用之余在世人業處大盈求多不已儻然不足不勝焦勞皆起於不知分之過也分則大定而意外妄求無益毛髮祇爲造物嗤爾世人

貧乏者不少並未聞的然餓死鄭都泰山下病鬼多餓鬼少不佞何患焉惟澡身澄神葆我靈光無恙以還造化舊物如是足矣仁兄方見柄用願益平心恕已慈善愛物伸冤達滯進賢退不肖以積三千八百功行書名上清當權在位而行道積功倍於隱約在下者當萬萬幸願留念儒者持論無爲而爲不欲譚人天因果報應然積善積惡餘慶餘殃宣尼實茂明之盧杞林甫生受惡名死淪苦趣文正稚圭名在史冊神歸清都此君子之所以日夜孳孳也不佞竊觀仁兄謙沖温粹上善之資故敢以此語奉納幸願留念不佞非脫手紅塵烏能澄照至此故知弟今日非不幸滯暑方厲勉矣節調不悉小集一部詩扇一握伴槭

畬黃白仲

張公子至自秣陵得足下五月書才藻連蹻分義周至悽惋掩抑一言一涕信足下多才亦多情不爾何以能感愴人若此嗟嗟白仲天之生才實難數百季清英之氣乃產一白仲上帝生之豈故使

之終奔走漂泊作流萍斷梗耶而必奔走之漂泊之無乃非上帝生才之意乎若白仲竟成流落于白仲無損毛髮千百世而下必有任其責者世人頗以白仲豪逸跌宕爲口語嗟嗟丈夫有才必負一片胷中磊塊氣白仲試觀古來英雄人無論文章才子即名臣將相勳業載國史姓名書上清者其終懷仁負義蹈絕深沉爲國黃髮而其始恒多倜儻不羈天下大事斷非數米稱炭婆婆瑣尾者所能了披裘公曰吾子皮相者何足以知天下寒

廓士夫延陵通人淹識猶然未免此諸何況當今肉眼者流世乏寥廓相人白仲那得不坐困如僕才中下視白仲何啻在廓廡間而業以瓌奇取詫在白仲可知南闊浮提亦庶矣乃無掌大一片地可容黃白仲投足可不爲扼腕男子墮地辛苦幽憂數十年耳一朝五濁限盡揮手人間上可入上清紫微爲掌書典籍之吏下不失蓬萊紫府充明神都監之官生而坎廩不過一彈指間而清淨逍遥當無量劫下視朝菌之徒僥倖榱要津苟

貴富生爲妄庸死爲鬼趣真不止蛣蜣蜋之與蘸
合九矣維當平心直氣滌行修身無自淪墜若特
才作過積業過深則雖文如庚子山宋延清無救
墮落也願白仲念之近聞白仲長齋奉道從豪宕
亟返于清淨爲之喜而欲狂幸善保此心勿有所
變易文人不難于省悟而難于持久幸白仲深念
之若僕則努力掙死一戰求勝定不甘心作地獄
中行貨矣秋間扁舟東下一訪弟海上道食雖貧
甚不妨以脫粟苦蕒與故人共之相望良切

與沈少宰肩吾

僕自屏居以來頗密修淨業若結習難除性地未
了自念既不能宣力四方少訓尺寸顧此樗散之
身無毛髮事可託天壤虛生浪死亦大可哀乃出
下中榮欲垂空文以自見又念抒寫浮華品咏風
月終屬雕蟲祇增口業而靜中研討大道頗有所
見三教一理信其必然乃向來各立門戶互相詆
毀迄無定論私心痛之竊不自度從一班見處苦
心發明若得一語合道三教賴以參同即坎廩窮

棲真館集　卷之十三　十三

窮餓以死且不朽第持論太洩太盡似從古所未然一旦言之非維愚駭耳目抑恐不盡合聖祖妙道微旨梁蕭統之沉淪地獄何辭矣書粗成不敢出每五披初覺便欲取而火之或埋之土中旦起復踟躕不能自割此書亦即爲道民之障不淺矣欽奉去先生一覽教亦復裴徊久之念舍肩吾先生無可與語者竟爾塵一夕觀覽幸不悋大惠藥石庶懷以請頃乘句餘吊吕相公長君元以請郎典北上遂求三事大者志銘須得先生所爲狀乃可持以爲介紹元已於初九日行待命於虎林不敢剌促門下託僕轉爲從吏維先生亮在

與馮開之

此月望後乘奴子烏衣巷口致一牋起居足下想已達掌記矣弟園居習靜嬾不出門聞足下暫請就李不審何日還虎林蒲團之業想日精進弟尚苦客款門酬應喧愚潛煉蚤綿時不敢忘須與足下同如烏衣了出世大事把金剛杵以游於此世界乃惟吾所之耳丹房已就秋以爲期願足下有

以復我九月一別杳不得兄一字何足下之能忘故人若此黃白仲麗藻絕代十倍道民道民每見白仲伸紙含毫魂炁辟易方今搦筆爲辭賦者在此君爲無兩往猶有文士習氣跅弛自放乃今以世路風波翻焉田眥長坐奉道壹返恬愉茲更可賢耳此君作客兩都所交知頗盡海內豪儁歐以不得傾挹足下爲恨薄遊虎林願執鞭以請足下雖當怠交絕游時乃此君者不可不與投分披誠矣相見未期臨書良結

與龍君善

四月中有楚僧朝補陀洛伽還會附一書二詩起君足下雲水遊僧不知何時達武陵爾嘗讀晉陶彭澤所爲桃源記漁人深入桃花鷄犬居人杳自成邨都不知人間晉漢甲子腥穢塵塩厭畏俗物再至遂迷其處使人神骨蕭冷魂夢清絕又聞沅辰之間多青崖碧磵朱草丹砂仙真煉藥服食好托迹此中向見足下醇和沖挹翛然玄超乃今從尊公遊偪直朴忠栖真味道以儻所見武陵產君

家父子爾並有出世之度落落穆穆如此神區霧壤故當不乏高人秀民清谿抱郭流水當門異鳥朝鳴嘉魚夜上足下黃絛白帢與二三同心蹋軟沙籍細草采決明於阮谷掇胡麻於上流令晉漁人見之必以爲桃花千樹下吹笙客臨風念此凡骨飄飄便欲仙去宜足下久眷丘樊不肯補吏也僕當爲官人時遊目八荒飛心五岳揮汗戴星真稱俗物解帶莊笏差爲可兒一朝拂袖江海進賢去頭扶老在手震旦國中諸洞天福地何足不經

何目不覽尚平禽慶畢代同歸宋孟人推冠殆及三載掩關塞竇未始出門跬步撫論五岳即天台四明近垂桯几尚缺一登而面自愧僕豈其杓之人邪良以慈母在堂年逾九十兩兒一女婚嫁未期逐客雖已抽身諺人尚爾側目實窠之意何爲大負須鶴觸望松蘿矣然僕頃亦有以自解宅西半畝園墾一池如掌大池中多栽芙蕖繞隄雜秫蘆葦菱花跨水築小樓一間中僅可坐四人安一几一爐四面開窓牖東望朝霞海旭西眺夕景峰

陰上臨高城飛觀下委長江巨波僕科頭袒跣偃
卧其中薰風南來冷然颯爽手金碧黃庭朗誦數
過帝座非遠浮雲轉低鬚眉不小六合猶隘亦何
必減竦身日觀高陽之巔也海上距十洲三島只
尺舊稱神仙不死之鄉乃自安期先生留玉舄阜
鄉亭去後士人啗魚蝦菜麥倦父爾了無足與語
性命大道者歟尊公高朗大暘玄風時過空明閣
劇譚三教玅理尊公唾堂皇錚錚鐵漢退食跌坐
便是若行頭陀以此稱滄洲吏隱可無媿色不見

足下天故遣尊公與僕周旋自非宿生之緣何以
有此更願再尋白榆之盟奚囊襍襍被流連日夕不
審於何地何時耳又聞君家伯氏霧禀特異恨未
與一抵掌幸爲鄙人道之丁右武豫章男子與僕
投分不淺八行相訊乞足下爲僕親致之其書不
封題足下讀一過乃送丁君陳司理久不肯爲僕
作書郵此公浮沉之過非僕能忘故人得伯玉司
馬春仲書徵僕於秋間入新安與元美明卿本寧
茂吳復修中原牛耳盟僕無西行資斧恐終不成

行矣

與丁右武

別後風波大作子蘭謫屈登徒毀宋惣之天放閒人早還雲壑身既無官歸又無家人言最苦僕不謂然無官固免壘礙無家亦省經營門前之客不來園中之蔬長滿形累頗盡心境泊如經卷熏鑪道人生事生平交知露晞星散或易肝膽或阻山河僕一切不問自譬如混沌初分時人與今世界有何干涉乎君恒悭惜進賢冷放情五岳頃脫塵

罔一飄一篪政在此時乃猶息影杜門眷此蓬蒿則有說矣母年九十兩兒一女俱幼非尚平勅斷家事時也然身履淹穢心宅清虛桑麻松栢犬羊麋麛鷄鶩鸛鶴環堵塘埂即跼蹐短牀曲几間何異竦躡火室天門上也何眷足下領馬青南滌日醉琅琊燕子甚稱仙吏此後山人久絕朝市都不知車跡指何處頃吾郡龍使君云足下持憲武陵桃花流水故晉漁人迷舟所每讀柴桑翁不知有漢何論晉魏語使人之心意也凉足下又復

得之人言足下宦遊吾必云足下采真遊雖然儻
嘗妄相右武睿骨尚在雄心不除雖復津津道流
距之猶遠會須磊磊落落于天壤好做一場然後
撒手掉頭可冀爾君鄉張洪陽學士道器卓然三
事迫之未免纓紼要終不如鄧編脩專精美儻早
謝人緣即閒曠努力此一段大事圖滿功行誰復
禁之而天性差澹嗜好都輕似可成進乃生平落
文字一障頗重墮在言語窠臼剗除未能近作三
教一書以爲差勝它文字雕蟲口業俟此書成便
當燒却筆研不復作文士伎倆矣沅辰間聞多丹
砂可資服食龍君善儻故人又有右武在事道民
宜可策杖直走江湘道遠不能裹糧相望爲耿君
善爲新都理愛民好士豈弟怡愉畏壘庶桑人謳
歌而家尸祝乃今其尊公丞四明郡佐隔守高清
真味道竭力以勞民間遊神常在事外升堂視事
屹如鐵漆退衙跏趺蕭然髮僧今者聲滿吳越間
蓋有司之律令也武陵有此父子兩人哉部中賢
士當無踰此矣足下觀風多暇可數進龍生後堂

論文譚道之弟子也才季甚少非種稚禾藥時足
下須勸駕補吏必能匡濟明時毋爲烟霞所得龍
使君奴還便布此訊湘浦不乏鯉魚幸無忘尺素

與馮開之

足下亦復往時議邪世方求多於君子宜足下不
免足下性地了了泡影空花覩破久矣案廓高翔
爵羅未已世人皮相鶚之以腐鼠咮鵷雛可笑也
人來言足下頃者益歸恬愉此學道得力處弟深
爲慰藉文聞便欲長往弟則以爲大道未然足下
被謫不過出爲卑官爾足下業已爲羨官羨官則
爲卑官則不爲能大不能小安所稱神龍矣願足
下以平等法視之西山杜笏不妨作王馬曺舉止
不佞與足下交義不淺矣向者綢繆繾綣雖云鍾
情太厚亦以室邇人便其勢則然今弟屏居絕島
川塗阻修蹤跡應踈始欲如醴今欲如水割愛遣
情此亦一端吾兩人千秋之義定當不渝世人不
詧誤以爲耳餘不終蕭朱隙末也世人肉眼逆逆
如此大丈夫內信此心無動浮言弟家居三旬九

食挺矜肘見矣而處之怡然於此亦有以自得非強捱排者足下想能信之田叔人北便致八行風便幸畜數語八月初或出門得與足下傾挹不悉

與王恒叔給事

使者持書至弟政謝客閉關脩靜業以銀鐺扃戶一童子進水飡家人不得見其面方調神馭炁不敢多作寒暄語以數字爲畜仁兄得無訝其推事邪穆童金先生守道者以姑布子術客衡叔春母至孝爲母氏祈長生衡岳神遂遊覽七十二峰道

暮迷道豺虎虵虺交路窘甚信步入溪山深僻見一人臨水踟躕投之忽不見更入筜篁菁絕幽處有兩道者龐眉丹顏綠髮踞磐石上金先生扣頭乞哀願止宿一夕道者留之步饑干二蹲鴟爲食先生偃卧大石見兩道者跏趺通夕不寐所居無室廬牀几因品爲家先生心知其異人也明旦搏顙求長生術延年養母道者遂授以大道正訣留六日而出後先生過李山人謂山人可度授焉而山人故識不佞弟十年前山人又以弟清真千里來

訪弟得其訣聖三日而三關盡透百竅俱通神氣相戀坎離交姤證驗異常實乃清淨無爲長生度世大道蓋去歲王元美先生已先聞而修證矣許旌陽真君云後吾一千二百四十年間五陵之內當有地仙八百人出世而師出豫章以郡江龍沙生塞驗之以其時考之政符今日而開化大道實豫章人奇矣奇矣衡岳兩道者一爲王抱陽一爲薛玄陽嘗對金君語及此事足下澈朗沖素八百數內舍足下而誰耶願留念無貽他日翻車之悔

開之昨有書來約弟中秋會於湖上且杖策渡江去而李先生此時政在虎林足下能急馳詣四明同行或徑如虎林遲我此機不可失也僕非孟浪者惟足下深思之僕義不負足下且普度有情弟之始願也佳篇卒業奉復墓記脫草諸不能悉

與唐嗣宗

彭使去崖略數行道寒暄而已乃辱遣使致書情事滿紙五詩精蔚光彩射人展轉迴環深心寄託兼遺以白金紫綈隆施過腆既感且愧何能爲懷

僕屏居以來世道交喪文雅彫殘舊遊零落踽踽杜門塞兌出則尋田父野老拾橡栗話桑麻以逃於空虛眼中諸子誰爲歲寒足下年甚少交最晚而綢繆婉孌意摶心津津未已青山白首當遂在茲乎願足下自愛足下撓叔寶之姿挾平原之滌神澂氣朗大自法器少年人乘一時鶻俊率好訣宕自詭易流佻輕嗜好侵之丹元無主多致淪墜如僕束髮譚秩幾終身失足少年塲天故愍之中歲好道從滾跌簸蕩中急囘頭今日尋源覓路稍透露本地風光幸矣幸矣文人才子須清虛簡遠乃益可貴蕭家昭明子雲足法也最不容易學者叔夜嗣宗及李家青蓮君士彼其外示通儻而內存沖夷後之少年儅流不得其沖夷而學其通儻未有不傷於狂謫而無檢者世人多皮相屠生狂謂是白香山李供奉行家本色睚而就之見其翛然眞率不廢繩尺便大失所望以爲不足與香山供奉執虎子吾恒守吾故不學步邯鄲也足下念之勿以寬舒忘其檢律勿以拘局損其逍遥此

兩言者名言也莫君遂一日棄賓客風雅道盡矣此君才秩絕人精神滿腹今稍戢而四[illegible]照何事不了蘭以膏煎桂以香燒此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僕聞之道心益堅世情轉澹矣僕頃得道訣於異人行之頗有證驗從此能空一切皇天不負苦心人敢附布之爲足下清虛一助吳越間盛傳僕與馮開之失歡至比開之於到溉兄弟直達帝里開之至以此謫官可咲矣往僕在世路與開之步爲還往甚密固宜今屏居曠遠以劑情學道爲事踪跡不得不踈乃彼此白首同歸心何嘗有間而市上人好爲口語流播此何足損吾兩人毫毛今且以中秋赴開之湖上約一以領略烟霞共商大道一以提挈肝膽少塞流言十三日携布衾西渡浙水矣足下幸臨況湖山以傾三年積抱遲之遲之尊公前不及脩一牋千萬道意四詩奉會適足童來詩之益美綠羅一端白葛一端鉄如意一執伴槭

會陸五臺司寇

往歲薄遊武原將訪先生靖廬一報謝生平國士之知且叅求出世之學聞扁舟方在若雪烟水微茫間無處踪跡竟爾隻履東歸僅留一書武原之錢氏不謂逾年始達掌記猶幸終不至浮湛矣隆自歲歲來杜門禁足匪迹弦光未嘗涉剡上跬步路即海內舊所遊從亦不敢輕通一字甘心退處於蕭閒寂莫爲世之棄物暗人日向蒲團上靜討白業調御身心緣久汨沒世塵未能頓明性地然簡緣遺累此中漸覺安閒似可進道所苦海壖近無善知識訪問叅承昏沉掉舉時時有之頃有道者至自衡山以老氏玄關一竅虛靜延年之理相授其行之頗有効驗中有此欄柄更覺蒲團趣長二六時中不生烟火昔嘗受教門下亦深知真人長生之訣與金仙無生之旨稍戾有爲之法終非無漏之因但念既未到大悟大徹始從凝神葆精延此色身可以窅竟大事曇鸞菩薩求金丹於陶都水而通明先生亦受五大戒於鄭縣阿育王古釋道高流未嘗不交修互訪政不必如今之講三

氏者水火戈矛也某年來叅訂三教同處要其大歸著爲一書成矣尚未敢以出示人昨沈眉吾一見印可以爲深得祖師言詮第未知先生作何商量爾容負持虛懷以請其竊見先生直心體道慈悲拯物弘通應世震旦國中宰官居士深入羣提三昧方今先生一人而已馮開之見處超然通儒似持論太高頗少實際高明以爲何如先生以一片菩提心普濟萬物功行充滿寰寓矣此行更可津梁此世界冤人天因證聖子道與他人冠進賢

徒取世資積罪業者胥壞敢敬爲先生勸駕而汝門西還手勒此箴不覺覼縷惟先生亮在末承示讀諸經次第法施弘多偏以無數

與周元孚

昨承孫文融枉顧云與仁兄把袂江干甚暢甚休既出扇頭右詩歌讀之洋洋大雅之音令人飛動追憶往時在由拳足下扁舟野服過婁江與太原珊瑚兩君子作平原十日驩不救以長詩逆之河上乃隔吳關只尺一帶不航臨河而返弟嘗作詩云峰岩名廻雁公今無渡河又云君能忘宿昔吾

亦罷相思乃今仁兄行役抵句餘句距四明六十
里而近何故不遂乘山陰訪戴興人生百年兩度
如此安用稱相知君實不然當是不穀誤信耳然
不穀一片古人心人以面孔來僕即吐肝腸以報
之人能為到溉僕終作尾生以此之故觖目青松
累有黐罹僕都置不問也仁兄古義卓然定不作
行路人使倆所為微辭相調頗足下無恐不穀勸
心若行慕道有年今幸蒙皇天垂慜聞道異人行
之有効從此赴湯蹈火此志不稜回頭視沙界紛

紛得失浮沉營栝起滅事蜾蠃蠛蠓矣喻邪相得不
穀書無一字為奮足下乃為之辭以足疾為解夫
足疾何妨作書僕之所以累負約不至括蒼洞天
或者以此海內盛傳開之與僕交不終此大冤也
當不穀南歸過檇李私心念身既失歡當路棄去
雞肋故人在事今彼努力赴前期高議雲臺踐登
三事為吾道吐氣亦快且無以不祥之身為故人
累以故望而撒手開之極力牽挽竟不為留蓋僕
與君典開之元孚一三兄弟金石之誼四海悉見

且聞今日從中有甘心不嵗者安知不有望風之徒以此兩人爲奇貨乎僕是以匿迹自疎及遂投海曲益以蕭寨開之累將八行僕耶無一字旁人不咎誤以爲交疎郎書燕說直達帝里爲開之之寃祇堪捧腹開之世情極澹道業久深何至逐炎凉盛衰下同行路世人皮相吾兩人有相視囅然而已荆楚頃多士不嵗耳而目之不少矣脫交龍伯貞始知洞庭雲夢江漢之美無盡伯貞直道如老肅沖僕如此桑出聖堂皇風稜屹乎開老人雅

蒲團行業蕭然頭陀與不嵗爲方外交津津臭味矣敢附以聞爲荆楚生色唐司理温夷明粹日習不嵗君恒謂龍如金唐如王郡有此兩賢譬之五味矣所以知不嵗足下爲之地耶僕日下有虎林行便走宛陵吊沈君典墓恨未踈與足下傾挹所以不至報足下兩度忘我也唐使君行手書爲報不宣

與龍伯貞

某藉先生寵霸得遇聶師聶師親授太道於上真

業已結胎成神了王液煉已之事所未究者金液還丹爾此萬刼一傳非人莫授懷之五十年未嘗向人吐一字止以賣藥爲名人第知其藥有驗不知其爲近代鍾呂也累試其向道勤若遂舉皇天大道疏奏上清遍告剏真盡以授僕又以所煉神丹二百四十五九傾囊見賜手書內修外藥諸訣臨文慟哭一字一涕傷知已之難遇大道之難傳也自念其肖翹微質雕蟲小儒一旦遇此至人豈當大事萬刼千生至幸矣度師之恩天高地厚矣其敢不日夜淬厲以求不負師恩顧念若非先生指引何緣得此斧有奇逢漁父之恩何可忘也敬東向九頓首稱謝先生其在虎林得見一二當路悉知先生清身直道勤事愛民榮問休嘉知先生不事於身外浮名亦吾黨所愉快聶師以歲暮思歸遂已新都之行於此月十八日西矣與其盤桓二十餘日馮開之聞而亦懷刺門下共訂煙霞之盟并附以聞老母而下家君凄涼望先生時遣人一存問烏烏私情言之皇恐

奉聶尊師

某自別尊師留武林又復旬日然後西行至湖州遇故人石戶部楚陽留連兩日即走四安矣某自蒙師指度以來身心堂徹如再生一番行住坐卧念念不離此事從此看世上塵緣一切等之泡沫空花誓日夜操行洗滌以不負師恩得訣以後看高卷丹經字字通貫自覺歡喜無量師恩真等天地何能報何可忘已與馮兄約明歲新春同至烏[illegible]訪丹[illegible]一二月先了王液鍊已之事日夕

在心但其係流落失意之人一時無可告語難措法財空手而來未免悞事業荷老師金丹傾囊之惠極知上真慈悲不瑣屑計較但其既授大道秘奧又領大藥數多以蚊負山自難爲荷耳言念自古度師之度弟子用情施恩未有若此之深且重者此必弟子與師夙世之緣每一念來感泣酸鼻矣偶與石戶部談及神丹之事石君以夙疾纏身欣然欲就尊師求却疾延年懇某數字爲之先容師審其來意若果誠幸不惜一引手此亦我師三

千八百之一節也旅寓修戢不莊不備容卽專候臨楮皇皇其再頓首

與石楚陽戶部

一夕清言頗盡千秋商確中竅破的足下匈懷犁然矣雖古之王仲任張平子何以加焉僕此行以得遇足下虛往實歸與登白岳並勝丁休寧賢令不減臨邛第今代贋相如多矣業日厭苦乃公恐僕此往未免作葉公之龍耳雖然道民方悔恨少不解事妄字長卿不欲託文園慢世慢世之迹終何如井丹高孝王子猷輕薄其言不足據也僕從授師真大道後已易字建初矣猶恐丁令相如我有如倣一日三朝故事乎僕當有鑒坏逞矣聶尊師書奉去弟儻得與開之同攀仙鷁甚快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書

與汪伯玉司馬書

衡岳遇王薛二真師授玄關一竅大道者豫章人金虛中先生諦守道以姑布子卿術流衡州事母至孝爲衡士大夫所敬信爲母歲朝衡岳神至甲申歲遇二真得道其事甚奇詳楚周孝廉光岳傳

十三卷終

中後於虎林遇喻隱雲李海鷗二子知金先生聞
道苦求之稍傳初機李子猶敦實喻江湖佻薄無行
人也一聞金先生訣急委東見王鳳老盡匿金
先生而詭言身自遇仙王鳳老得而行之氣機輒
動遂以爲奇劾也厚爲解裝而竭力餙喜薦之諸
公間得白金數百兩實美妓置孌童爲嫵侈今復
垂索蕭然東委海鷗渡江來訪僕句甫
僕受其訣行之亦有效甚故遂寓書報先生李
故未嘗索僕厚儀僕亦自貧子無以厚李君也然
僕頃抵虎林屬金先生政在虎林以喻子以道射
利爲傳非其人恐受大罰徬徨市廛者兩年冀傳
一人以贖前罪遇僕市上一見相許遂盡傳此道
初機後手始知向之授喻李二子者其畧且訣尚
未真無論其他即所指玄關一竅其處所亦未的
李荷輒偃然爲人師而誤人小人之不畏玄律如
此人身十六以後一身皆陰無陽耗損久矣無以
補之而徒以妄心運令上衝下委愈散愈勞久行
之恐有大患此正衆同契所謂百脉鼎沸神身體

日疲倦若所謂痰氣雲南行霧散若風雨薰蒸達四肢及河車不敢擅留停甘露洒心醍醐灌頂風騰浪湧龍吟虎嘯皆是得大藥後事非初機便如此蓋得大藥後鉛汞相投真炁充滿自然有此運行温養沐浴聖胎自成未得命蒂先天一炁未入身來身中所有陰精而已又久經破損之後一旦以意識提之東奔西走真炁何由而全聖胎何由而結有日疲勞病患爾金先生所得實大不然此處願先生再作商量僕以從幼勤心苦行頃者爲

皇天垂愍復得遇一至人此師乃世廟時近侍臣年不下六七十歲玄髮如雲朱顏如玉七歲喪父輒知訪道求師稍長累遇上真聖師授以鐘呂王馬張白相傳嫡派金液還丹大道益其道以虛靜無爲爲內修以煉天地人三元大藥同類真種子爲外煉而完竟了事以採取先天一炁爲水中金爲大丹頭以超出三界此公所遇乃一當朝大顯化聖師自受大道以來凡經五十餘載未嘗傳授一人但以賣丹藥爲名遨遊四海訪求同志以神

丹活人其所賣丹乃煉僅至二三轉者遇病皆醫不問何症有疾則却疾垂死則接命無疾則延年所活男女殆三千人矣此道萬刼一傳單傳心印不知僕有何緣偶然一遇輒蒙此老印可以大道見授又賜以丹藥服之輒改形貌見者駭問矣僕頃以吊沈君典墓出門道遇真師一語投機在虎林追從一月師乃別去而僕始西征留吳與者三日留桐汭者六日今甫抵寇陵顧念不佞受先生在交遊中爲最深而仲淹令弟一病奄奄殊可憐憫家師之道與其神丹必可起之僕知而不以告爲負先生又恐先生及君家仲氏遽信不及也故爲言其顛末[illegible]許如此僕夫既具言之而信不信視君家之機緣矣益此老鉅家七歲好道尋師求藥破三萬金數十年來活多人所得亦不下萬金悉以廣作善緣不入已橐故宜擔當大道其品良自不凡矣先生誠信而欲訪求之僕之力能爲先生致此老幸見財謝得先生四月手書云秋間大修白榆社之會會元美明卿諸公而令僕以郁苦

小國預大邦之盟今聞其事遂已故裴徊岐路未敢前謹令蒼頭代布僕自授此道身心掃滌塵緣掃空已如死一番相似今且謁白岳王虛大帝便道又得訪先生尚慮不果故有此訊道民作貌纏譚所爲知已幸原之

與丁元甫明府

四月間得足下花朝書感故人相念苦無西來鴻鯉無繇致素書爲報私心馳結八月抵虎林遇方外異人同栖吳山通玄觀講宛度世大道掩關一月始從吳興走桐汭吊亡爻沈君典宛陵四野烟霧一丘蔡莽霜風凄緊孤兒雜沓僕不勝西州山陽之恨杜少陵云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悽可知已宛陵遇呂王絕法曹梅禹金文學及三郡縣大夫盡瞿布衣開尊下榻遂被留一月忽欲一登白岳清塗潔服朝王虛師相然後下與元甫把臂譚玄信宿而去晤汪伯王司馬復修白榆社盟方欲別敬亭問天都山路乃聞江使者行部暫治簿書期會鞅掌可言吕法曹童亦以此相留故復遲延數日計使車行日僕杖屨到門矣敬先遣奴

予以八行相聞幸爲道民屬王虛觀王恭香治茗以遲野客向者足下書中頗爲僕作白岳王人請了此一段公案明府以好士聞客頗多矣道民一飄一笠當不復爲安邑累牀僕聞之道路之口云丁明府仁心體物折節下賢驟雅工文精勤視事遇客頗豐約已良苦謂爲近代踔絕遐軌往不佞往實似之足下儻肯許我同調乎賢鄉人石戶部亦雅知足下託致一書先此附往

與黃晞人秘書

七夕別足下句餘昔與孫王相別頓水之陽孫生云天上會合人間別離此兩語感愴千古永垂名言不意今日復見於足下七夕長歌何其深淒宛折也軺車西還吟東閣之詩訓西堂之詠宮羽相激塤篪並奏人生此樂可以忘死不佞弟八月渡羅刹江栖真學道與烟霞人坐卧三茅紫陽之下者一月始邂逅陵哭故交沈太史墓得與呂法曹王繩把臂定交其人温夷粹白玉瓚黃流品當在衛洗馬牛醫兒之間求之而文秩淹雅吏道精良在

賢介門風中即如王佛大謝遏末猶有媿色會稽以東有此異寶恨足下客越不見此君餘子尚在碌碌數中耳弟業剞心息游乃復爲夫夫講載書刑牲之盟誠嘉尚其德義欽挹其風采也君鄉朱文臣吏部與不佞交最深歸田以來海內舊遊間問都絕獨此君捐書捐貺時時來不佞心感其人高其義嫺不能更削一牘爲訊幸道相念弟所遇授道度師其人在滁和間獻歲須與開之同往了蒲團之業或便過廬江訪足下請以花朝爲期不

然君其尋我烏衣巷口因吕使君云且遣訊足下故留此書南鴻有便無忘素書貪我

與吕王絕使君

伏讀足下手書沾沾度世大道爲之喜躍不能已人間世萬緣起伏惚屬泡影無常獨一點靈光名爲真我水清珠現塵淨鏡明漸到神炁打成一片跳出陰陽在超三界男兒墮地何忍以千萬刼掙出靈明之身復爾淪落散入諸趣去凡夫只見眼前至人達觀歷刼生託六尺受用幾何過眼浮榮

曾不能一飽足下託體相門蚤掇青紫所不足者
非富貴也願言從二六時中四光返照善保靈明
勿使一向逐外邊散走遇休暇便習坐禪定內外
兩忘心境俱寂自然神氣漸合金木交併其訣在
靜定中稍以心月下照丹田及氣海兩腎中間
綿綿若存勿忘勿助元氣漸充從此可到全真逕
路足下青年釜甑未大破蚤背回頭方之衰敗之人
功當相萬更須常以公虛惠和莊敬禔身處事神
明受佑可合至真僕頃者神氣相守世緣盡空所
不能忘情惟有俯仰八口今日得仁兄相助堪為
半歲資糧助不佞成道者宰官也功德不尠小矣
芻蕘之言維足下裁擇一書寄黃君玄秘書敬納
之記室

與劉誠意

不佞往在由拳嘗通赤蹏各吐胷臆遂定神交茫
茫湖海耿邈十年尚未成握手人生會合真亦有
數不佞今跳身人外得訣環中矣君侯猶以才名
束縛世罔黃石雖逢赤松何日流年不待石火可

憂大英雄忽須回首無終取蘭膏松明之恨不佞
與走宛上哭故交沈君典墓從蕭寺遇法極禪師
既解空觀無悟玄宗金丹度世大道得真師正傳
其人醇樸徵朗支道林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
志立功行將建脩浮縣大橋拯物利世屬不佞爲疏
持之以募化金陵句曲間念維君侯特達疏通道
寵卓然故遂授君侯爲大檀越乞以力興勝事普
濟衆生爲願身作津梁功德無量君侯儻有志參
訪性命之學此僧可就問也手書仰陳并致相念
僕明春有白下之行當與君侯縱譚十日而去

與元美仙伯

去歲得先生手書且貸金爲寄以養小人之母陳義甚
高矣此後尺素彼此查然忘情息念庶幾臻乎太上所
謂然何得不數以先生道義之盟往來胷懷所以久不
通槭鴻鯉無便爾喻隱雲授道金先生實有未盡信而
行之恐難了手願先生再加參訪其于九月業遇金先
生于虎林盡傳衡岳真師道訣始知喻君所聞一班耳
益金先生實遇王薛二真衡山中授玄關一竅訣喻君

從金先生轉授乃遂晤金先生以身當奇遇此中先已壞矣奈何譚道嗟嗟金液還丹度世超刦聖師口口相傳當今已實有其人其以積年苦志奉遂遇之而北面乖其下風矣先生儻欲聞之乎僕願身爲介紹乃金先生亦雅念先生欲相就即正維先生深警之東山召命數下恐高卧不穩矣紅塵中故自不妨了道不知先生作何商量乃區區之心則終願先生以司馬子微陳圖南爲法何如何如頃以過宮城吊沈君典墓偶遇法極師精通禪觀無得玄宗性命雙修大道益已遇真師薛紫賢之流也大道將成志立功行以涇縣下坊渡河廣水險歲覆航溺人欲建鉅橋以利濟衆生屬不佞爲疏文將遠募吳郡吳郡大檀越堪爲法師王持勝事者先生一人而已故令遠投靖廬幸維財答某留宛一月矣歲復行暮且從新安一晤汪司馬而去明春或當訪先生山中不悉衷語何以一書抵敬美白門都無一字相會當在由拳時聞問何數數也

與梅禹金

宛上一行歐喜得與足下周旋酬十年心願留連一月半醉君家平原款洽似爲倍之暢甚郭門一別大白黯然獻歲西湖之約幸存之勿忘孤山六橋縱覽烟雲水月然後連舫過金昌並轡秣陵紅板酒催平樂花宿杜陵遍民以衲衣斗笠涸迹其中良亦快事方今握管鏤辭如雲大都施朱塗粉膚表光耳歐足下傾城絕代天質自然豐意采並馳僕所醉心今世罕見其兩願足下自愛僕觀足下頃欲學三河少年風流自賞津津得意似且老吳門白雲鄉相如措大得一文君便沈湎濡首古今人有才必有情殆相影响耶司馬惕世至今風華猶映人要不失才子本色然丈夫生有七尺包舉乾坤事有不止此者足下神采有餘故知咲屏長卿不足當文君一隊墅寄興此中終須超然僕亦信之區區之忠願足下蚤田心大道遮須國王芙蓉城主不足戀也足下欲爲僕刻宛上諸

篇幸與呂使君商之儻必欲任此者再布後命當以原稟奉達耳使君且使使送廣棄子至新都足下勿忘寄語

與丁元父

不敏往從四方士夫口吻知元父海陽治行異等比入境內父兄三老輿頌盡悉元父治狀洵從古以來所未有夫中牟桐鄉循良茂矣文采或闕懷邑清河風調勝矣吏道多踈鉤鉅適發者易仕於東濕寬慈惠和者常短於威稜戴皇榆雨非不勤事右文之風蔑如開門置驛號稱好士黔首之情靡切缺隅缺裾寸長尺短故世未有能兼者乃今觀元父所謂間氣非與元父少標黃童之譽參闖揚馬之堂洞庭雲夢匈吞其故國倚相屈宋文掩其鄉人亦既淋漓泥瀾有聞當世矣又傾益論交揮金結客逞逞金石固於桑陰椒蘭成於析曰若入皮相之眼元父故是居然一俠節才士爾乃其綰符出宰握牘臨民百務犁然細大畢舉照部屋如燭龍洞物情如懸鏡神君之號業遍區中而

揮汗粟膚寒暑無間夜分視事昧爽食又散之以聆宕之風沛之以敦大之德務存簡靜蕩滌煩苛息訟去爭與民休暇又慎內關外清虛好道上事上帝下畏神明根本之地如此其莊嚴純白則至矣今之世冠進賢敉元元專城者皆若元父國家當千秋萬歲治安胡至敗乃公事天生元父豈非爲人物之楷模有司之律令乎嗟嗟官人而貪婬殘酷無論矣乃亦有椎膚闢茸孜孜兀兀顙假矜莊心懷兇曲外餙廉謹內存營私倣拒賓客託之介特而奴顏以媚上官抑絕寒畯託之公忠而厚殖以顧妻子寧得罪於小民而不敢敢忤於當路寧獲譴於神理而不肯少損其官譽循是而獵清華都邇顯黃金萬鎰良田千頃甲第如雲僮奴成林揚揚得意則丈夫終身事足矣人皆鄙細之渠亦甘心焉自名爲俗吏則無柰渠何天下事往往爲若曹敗壞顧安得元父盡布列中外惠此黔庶固我皇興也世有以俗吏爲可媿而翻焉改圖以元父爲足法而延首景慕則傑此書不可不

存矣嚮者僕面爲今雖不足望見清光之萬一然其宅心處事視元父差不相遠以此竊不揆度欲自附於同調不覺諄之津津若此前塗遠矣願元父益自淬礪善建堂堂之業永垂竹素之聲然後撒手歸來登霞躡影僕請爲元父先揮片石於祝融七十二峰上今日霄漢之事子爲政山林之事我爲政各爲其所欲爲孔明不學龐公圖南不羨垂崖龍蛇之德惟其時爾雖然它日縢行走下風而問道僕則端呸空空同子矣一咲

與黃白仲

去歲留宛陵一月日夜望足下來久之屢綦杳然乃修只尺之書專使徑委白下奉迓行李乃聞足下得報云不穀且從虎林趨吳門晤王百谷然後繇吳門過秣陵取道宛上足下遂裹糧直抵閶閭城遠迓不穀人書空返爲之惘惘心折無何汪伯玉丁休寧有專迓之使招不穀了白岳舊約爲使者敦迫遂負囊以去亦以人來言足下迎僕不遇且西晤僕三天子都僕是以決計西行及留海陽

一月復不得足下消息而歲云暮矣人多卒買溪舠東下臨發又聞足下頃有枌榆之念計東尋僕姑穢不見或乘興問山陰之櫂僕過而停橈物色足下又不可得茫茫宇宙北來南去萬物如沙獸不見知已上窮碧落下黃泉何以異清虛道士奉李三郎命尋楊家阿環哉黯然黯然獻歲來念足下或已抵會稽政欲遣一急足偵足下乃王家使至得足下手書始知尚留滯吳門更聞足下向道精勤長齋繡佛伊蒲作供衲子為侶皎皎壹水來與

人使人益以欽艳昔謝康樂自謂得道須慧業文人遠公以其心襍不收入社陶彭澤清虛簡遠多嗜酒一癖咸佛尚難古今文人得道猷有晋葛稚川梁蕭子雲唐陳陶宋圖南先生數公而已今足下酒德既淺又絕去醲鱻沖虛澹寂至於遺世遺累遍儛擺落此又自足下餘事從此入道如前耳僕近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累月神氣交媾頗有殊勝光景猶若俗務徽纏未能盡却終須了手不敢淪墜足下可急走四明來會逢之一逢之世路可

畏僕甚嬾出門至吳中尤大不宜道民遊蹤買吳舠未有期也維足下念之足下寓吳寥落吳地王自百谷而外恐無人矣

與王百谷

昔人云井丹高絜不如相如慢世斯言過矣僕自猥陋細人尺尺寸寸者生平慕香山端明之風而不敢爲叔夜嗣宗之放世人好刻畫居生多過其實則無他虛聲爲祟耳而吳人士尤善刻畫僕向從市上見三寸舌端度歲月可不謂難矣渡江不數百里則疇昔誚夫儼然在伯嚭塚傍耽耽其口徭信其口未已也而平日側目屠生欲甘心焉者明知彼夫無狀故爲吠聲僕誠畏之以故四三年間閉影滅跡不敢西踰吳會跬步路吳中佳山佳水畫船蘭槳紅樓白閣名香好茗圖書古玩淸人韵士何物不佳而獸以畏其人之口故次且不前何能不生中監亦自計生東海絕徼不與中原會盟假令再遠而産在日本三韓國即於吳地之聲名文物又何異焉若然遯絕三家邨中可晧首老

矣歟以不復見王先生可勝邑邑王先生誠念故人可無慮西陵衣帶水道民頃徽天寵霈授金液還丹大道行之業有効不爲市井兒所覓幸爲天人聖師所收足矣足矣王先生願聞其說乎請急聞以東逆奴盜物而去公謂是故人之弟同謀何論其弟即當時足下故人亦不難負足下者足下厚存之大自長者事天欲王先生貧到骨然後入道易耳白仲遂長竺奉佛可謂撒手丈夫男子容易門宗落甚微足下念之幾何不作阮公之嘆

大乾坤無尺寸地可容黃生投足五噫之歌時事非復東京比儻所以日惟學袁夏甫塋卧土室中耳

與劉觀察先生

不肖隆不得奉候尊師起居經年矣挂冠以來屏絕世事日惟杜門守靜調攝身心研討古人清淨之學與人間世似隔弱水蓬萊即海內舊交都無聞問東甌距西川數千里巴江雲棧望在天表絕不見北鴻南雁可託素書每靜中興一念追維尊

師開府海上時略臺官之賢干縫掖之賊倒屣詣
榻給札授簡飽鱻薄於內厨遺酒炙於母氏而又
使公子連牀僕奴飛觥每奏一篇拊掌擊節高山
流水泠泠賞音其後柄文者希權相音摧折東南
青衿之士不懌吾師游揚大過故抑不以收師至
扼腕義形於色不肖離百艱始得入鎖闥是歲竟
獲雋南國師聞之喜而欲往謂其身與其子之獲
雋時未至若是之愉快也無何而不肖遂起家兩
爲令令實拏莊勅謹上守三尺下惠黔首期勉自

建竪以不負生平鮑子既而幸藉寵靈爲令六載
得逃於大罰遷儀曹以去爲儀曹不滿歲而謗人
搆之紋官削藉爲玷知已然不肖竊自度謗讟之
來非其情實即古好脩之夫或皆遺有之未爲玷
辱高明當信曾參不殺人不肖何愚矣政愁饑中
忽門者報有人至自西川急出訊之云是師家僕
送令親之官嵊縣便道過此初疑有人入蜀師何
不作數字相聞已而細問師履歷踪跡及諸子弟
親戚此人應荅如響無所遺且辨其土音審西人

也乃手勒此牋敬陳契闊此人又言師嘗一會張大司馬銅梁司馬齒牙間拳拳不肖不肖益亦受知司馬深矣幸并道不肖傾挹師林居想清適諸即君德業大進惣繫結念江鯉有便無忘雲札

與陸司寇

去歲先生送兩沙門住阿育王寺辱以手書訊道民且屬道民作阿育檀越某故食貧無能以財施歌有皎依一片至心爾沙門暫還橋李手裁短疏奉悉想已達掌記秋九月中嘗抵武林遇詮道乎入與開之同北面師之授其金丹王液大道栖泥玄一月乃別開之歿宣城吊云交沈君典太史文止一月歸而遇汪司馬以使者來辱暫過之又被留一月及買棹還溪舫迫除夫以是不得過訪先生靖廬頃聞東山召起天路邈遐延睇關門紫炁可勝悵結四方水旱載道饑饉天下將有故所望有道長者以菩提心行豪傑事深思善計福此元元道民一頂黃冠跳身物外世務可不復挂諸胷懷此世界津梁則有先生在道民可得坦腹高枕

矣敝鄉諸生苦學謗者貌寢有學王子季孟東野之流也饑甚欲就食留都求某爲之地道民亦自苦餒不能活寒士委留都又少借交念歐有先生長者可投渠志不過欲得一童子青氈館維先生菩提心稍念之幸甚幸甚

與秦君陽

去年春仁兄復北矣旅食京華若何無論桂薪玉粒貂裘良馬卿易得狗監難逢留吾示山妻在菩薩代才猶然歎之干時之難可知已弟年來奉

客歲以九月出門如宛陵哭沈君典墓虎林偶逢
方外至人一見收録授以道訣餌以上藥同栖隱
通玄道院者一月導師別去乃西抵宛上而沈公
子上靶方入楚赴丁右武之約弟待之一月不至
且取舊道還虎林適汪伯王丁休寧使使來迎了
白岳之緣勉爾赴之復盤桓海陽者二十日急促
東下裝歲暮矣道路浪傳弟業隨方外人遠入武
當叟履單瓢不復返母妻聞之日相對歎歔逼除
抵家如從天降喜可知已此後出門更難惟掩關

下楗塊處一室中二月晦吳門王百谷使者來始
知足下挈室而北守歲金閶恨弟初歸不能遣人
物色追送行李聞之黯焉心斷春來海上陰雨連
綿斗米一錢有奇蝦菜俱湧貴數倍往年遠近嗷
嗷饑殍滿路良家夫挈其妻母攜其子行乞於市
伍田羞澁莫忍相視行乞不得食則鬻及妻妾或
雉經赴水強者百十哨聚以借貸爲名行刼富室
豈惟海壖聞之三吳百越全楚之間無不被饑傷
者而吳爲尤慘嗟嗟時事至此臨食廢箸淚下不
收弟免矣浦團之上足了一生不得已則尋深山
僻絕處僕爲秦役夫而妻爲秦毛女可以自全狄
念足下爲人弋出天下事方賴公等幸善自圖之
新都潘景升太學從四明北上便布此牋景升爲
伯王司馬門人博學高才詩格在黃初大曆間爲
人通爽自喜慕足下當代文衡道宗欲以執鞭從
事幸問顏以納之老母今年九十尚康強無恙兩
兒子初授書塾師敬附以聞之執事者道民奉行
金液還丹大道頗有水火既濟金木交并元景人

緣若斷大事當了并當告知已餘不敢悉

與龍伯貞郡丞

去歲大潦年穀不登入春久寒積雨傷麥並海民人十室九饑山澤野夫頗食草根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甚而求食不得度數口不能相保雖經自盡夫鬻妻父賣子者更比比有之蕭條慘苦之狀使人傷心酸鼻道民身不能化爲錢穀周徧沈界雖廉吏乎一日猶不廢三餐臨食投箸眾生晝饑義無飽居恒減食與餒者分饑明公宰官身有菩提心何以救荒活此邦父老子弟新舊稅粮須寧停征百姓救死不贍何能完官租明公不能以一官緩百姓須臾無死

與龍伯貞

昨晨起門者報有里正二百人叩門求見僕其情益求寬緩征粮以僕雅受知於明公故相投耳僕辭不敢見而心實憐之道民反復思之身既隱矣極宜引避無與外事而一片慈悲熱腸累起累伏不能已已又念明公宰官菩提衆生方倚以爲命

而道民既受明公一日無何可過避瓜李不少効
傾葵外孤百姓之心内遠匹夫之志故復冒而言
之言之而納與不納是在明公矣此時百姓饑傷
甚矣村落之間斸草根而食矣良家子婦行乞於
市矣計出無聊者雖經自盡矣強者不肯甘心餓
死夜則竊書則掠矣此時此景百姓救死不暇何
能完納官租儻嘗而爲今非不知簿書徵會急於
星火顧視百姓力竭矣無可爲計新糧舊額宜一
切暫停候而舊者充所當緩且開外縣業已停收

明公學道愛人爲何顧急停止以姑待麥秋必并
而徵之非但勢不能支竊恐百姓怨明公也干冒
尊嚴死罪死罪

與王暘谷

道民之宰青浦也益在明公去鎮之後不及鞭
弭以奔走于旄下私心惓惓借然巨公唇汪功伐茂
明江東父老口碑盈路且區笠澤之間崔蒿屏跡
綿蕭寧居明公有大造於吳襄陽峴首天壤共敝
道民所爲向風慕義亦既有年頃挂冠神武投竿

鑑湖世念頓灰道業撫長孫內典於化人授再詣
於羽士斷緣息累匿景虛空海內交知露晞星散
每興懷英喆亦輒麾去勿以障我靈明即天台雁
宕神界久敞山靈良遲敞友王恒叔釋玄折柬招
遊信使絡繹竟謝未往蒲團一片足了此生矣明
公蓋代鴻才超世遠韵更聞君家池亭甚勝樹石
雜許門前古松數株偃蹇屈蟠龍拏虬攫秀色刺
天道民何繇以托缽衲衣來跡跌其下也唯馳唯
馳道民為吏抗萊蕪金魚之節今四壁立爾江上

僅斥鹵五十畝舊歲無粒米登囷諸兄子姓食指
頗繁幾化為溝中瘠家兄依所親遠羅東甌所須
穀小舟一艘艤郡國遏糴有禁敬以氣義投身
明公幸長者王持之數口賴以舉火牽率奉干悚
息悚息

與田子秩

前年僕嘗應新都汪伯玉司馬白榆社之招時先
生業已去新都矣去年與方外導師栖遲通玄觀
一月開之無一日不追隨抵掌問恒齒及先生會

方高卧山中而僕亦禁尒足荒圃上乃不得班荊把
臂一快生平僕童牙時嘗讀先生所爲詩女史益
知先生儻募籠罩千古人及觀天中龍田倡和諸
草一何神采散朗也鄭廣文官冷世稱二絶老杜
當時每欽挹其人先生才秩足相埒而意氣過之
矣僕于秩事涉之甚淺得之甚易無當海内役而
海内人士往往癖嗜之比於芰與昌歜之好良有
人緣乎乃今則剏心向道矣不復與諸豪少年角
雕龍繡虎技而先生猶然以舊輩見賞故敢私布
腹心丈夫了手政不在浮藻菁華假令落筆吐
爛若白地明光錦其於性命了不相關吾甫文士
要須識得此一着陶都水蕭子雲九華處士陳陶
諸公吾師也吾將結局於大覺金仙弱人寂士矣
先生以爲何如龍伯貞勁爽有氣骨亦好道耽玄
標人外之趣其爲吏又倫倫絕去纖訶骫骳態真
風壓外物品與僕託契頗深乃先生亦與講金石
之義不知其人視其爻仌即來野夫不能爲供帳
奈何厓略具畜未悉悰抱

與孫以德

僕聞足下離大戚南還乃不知是何艱掩關禁足之夫與世睽絕聞問罕通無從得故人消息秖有結念爾僕自叨仕版出爲今每佩服桐江叟両言懷仁負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提一片肝膽上報陛下下惠黜首內厚自檢押而外行其貞廉雖一嚬咲亦大不敢苟欲洗去浮華獃存沖素足下知我耳而目之以世俗文士見律若所謂輕俊浮佻孟浪之態保寧有之乎惟是輕財慕義愛士結客先國後家豐物約已卹人之貧急人之難是則英雄義俠儻莽之風僕雖媿焉私心實好之奉以爲居身之寶昨之文士浮華氣習故已逕庭僕非以此媒榮利梯通顯誠慕好古英雄局面耻與徐庾江薛伍爾而世人牧點刻畫必欲成就我爲司馬長卿杜牧元禎韓愈載而後已姑無論其他海內人往往傳僕飲酒能至數斗不醉足下與僕共杯酌數矣僕能勝砗磲小杯幾杯乎傳譌吠聲舉此一端它可知已即如士歲之事公孚以文墨

議論過折節節夫此盛德事說人來之古致萋菲其爲登徒毀宋子蘭說屈何疑當時廟堂之上業已洞察而嚴處之其事不爲不白矣而遠近采聽刻畫未已吳市爲甚不聞昔者楚人左袒登徒子蘭也此何故不過遠聽遙度古來文士率多輕薄無檢於今那得不然妝點屠生放誕風流足添宇宙間一段奇事實席上一番談柄口吻津津有致若云屠生實檢柙少風調便爾蕭索無趣此亦人情大都哉吁嗟屠生此身業在蒲團上消十二時

而虛名猶在海內人舌尖底度歲月良不易爲人矣天放道民藉手仇口屏居以來身心安好從方外異人授金液還丹道訣行之頗有效驗了性命以還造化此外紛紛惣屬泡沫介推有言焉用文之入山自然尚存悻慹僳則以爲隱不妨文文不妨隱僳對知已或淋漓潸紙援筆而上蒲團便空山河大地即小嘏嘏何害哉東南饑傷甚矣閭閻小民斸草根而食矣衣冠子女行乞於市矣餓極艸或雉[illegible]日沉矣夫夫賣妻妾父鬻子矣[illegible]越皆然

我海上舊民道民雖貧猶日不缺脫粟甚賈顧念衆生盡饑義無獨飽居恒減食欲與餓者分饑天下恐從此有事此足下之憂非野人之慮也君它日欲尋我桃花津上恐不可得請問之阜鄉亭長與馮開之

去年大潦歲既不登入春連雨二月菜麥俱萎死斗米一錢有奇海錯亦并踊貴並海民人十室九饑村落山澤之間草無留根樹無完皮城市衣冠子女牽連行乞其或度不能活雖經於梁畢命河伯而富貴豪右自多其囷廩厚積深藏日增索高價風景條苦言之使人酸鼻弟家僅有穀數十鍾諸兄諸姊及諸子姓中表家栖腹而入待哺日相聚一室共啖此脫粟脫粟有限入饑無窮一老姊以病蹔歸歸卧數日即數日餒矣急以餔米餉之而生平故舊窮交復時時相向道民義不忍獨飽誓與衆生分苦惱計已無復之富家獻擁饒裕坐視生靈之窮而惟思乘時射利道民目擊時艱若屢鍼膏肓而智計莫可如何獻不念乏濁衆生

諸若皆從自身惡業而生現在之貧窮而餓死矣過去之富貴而慳貪者也目今得意曾不剎那轉眄之間溘焉銷滅墮爲焰口生爲餓夫鬱鬱如此若曹且不信有今生來世之理快意目前而足則亦無如之何矣若使富貴家盡好慈悲盡行施捨以衆富濟衆貧何憂百姓饑餒奈何必不能然所以業深而根隕因在而果成展轉反覆以積此輪轉之苦也夫上帝主張劫世者帝豈好造是劫以楚毒衆生哉皆衆生之惡業自取之不能避也弟身既隱矣遯於人外乃復以人世疾苦望請會懷累伏累起妨我淨業深室憂賽憂不鄙締足下得無咲其私憂過計邪雖然東教以如傷爲愛西方以平等爲慈學道人即息景浦園那得使秦越衆生了不關念假令一朝而仳離枚蕩道人雖携妻孥鷄犬入山谷循恐邏者薰而出之寧得晏然偃卧長松脩竹之下乎弟頃者深欲渡江與足下相見圖裹粮同如京口訪聶仙翁於烏衣乃去季聶丹房未就秋以爲期而僊舜滿路道里

頗艱苦才 半上遣使往候仙翁俯訊足下足
邇者起居何似亦時行道當遂精進幸示其狀屢
長孺酤白是我輩人須與朝夕謬仲仁辯才無碍
大似維摩詰猶惜其吾端太縱橫多知爲敗多云
數窮此兩言者夫夫頂門鍼也何如入夏恐未免
絕粮當告急足下足下困有餘白粲幸不惜運西
江之水

棲真館集卷之十五

四明鄮郡屠隆緯真著

會稽越郡呂胤基元符選

書

與王元美司馬

東山紫召遂出矣昔異人懶殘相李鄴侯於嵩山預知其十年宰相張垂崖欲就華山處士入道處士曰時方賴公救火一代偉人受天之命必應出而經營四方[illegible]所未竟即敢言石以塞門結烟霞以

封戶猶將爲人弋豈若栖木棲谷道者古自已焉
知之先生才蓋百代名滿四海年逾六旬官登九
列以英雄起手以神仙結局受度聖師力踐大道
方且絕萬緣於八外結一茅於山中持戒律於覺
皇林筆研於大士紫綬去身黃冠在首伊蒲作供
軍持爲侶明心禪觀煉炁中黃刻迹泡空世情灰
冷矣不謂天意有歸人緣未斷安車再至玄纁累
加溷我烟蘿妨我松桂徃被召命公心如石固嘗
抗表力辭鑿坏掩戶道民亦詒書力沮先生無出

先生深領其言方且謂一丘一壑隱計成矣何圖
詔旨累下強縶幽人熏穴搜山迫而令出昔梁武
禮聘陶通明通明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一牛著
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見而笑曰此人
欲效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遂舍之夫曳尾之
作徵命遂停咨事山中成其高尚都水所以卒了
迫華陽怡雲聽松若當時必強而迫之通明雖欲
石隱恐不可得矣先生隱志堅矣向道篤矣數辭數
召終以出山實朝廷褒彌大之綱豈謂先生鴻飛

尚未宾邪嗟乎道人自煉性心權柄在手名次
積三千八百功行圓滿然後罪消福長書名上清
故僕以爲煉性死心則在位不如蒲團緊行積功
則蒲團不如在位雖然煉性而不以事性猶未煉
死心而不對境心猶未死紛擾垢溷政大修行人
所藉以了道成功之地故尚父范蠡留侯東方文
饒長源稚圭玄英諸公皆登三事之榮建萬世之
策歸根大道古籍劉仙仕宦之不妨成道也如此
顧先生此出以公忠慈恕處事以清虛淡寂宅心
計安社稷救寧黔首推轂賢才湔雪宽滯弹恬抑
躁崇正絀邪擢拔強禦哀憐無告上合天心下孚
人情時田霖光念在般若即菠事服官顧或反賢
於蒲團上功課耳方今氣運近衰四方多青南北
游饑流殍相望入春來我海上霑雨三月米穀踴
賚耔軸盡空城市連秧而行乞鄉野枕籍而填渠
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傷哉元元楚毒至矣今先生
在事何以拯之幸勉作良圖燕居深念積累功德
無逾此時矣陸五言司寇有片善提心爲

民至性肫切先生治與事事皇道民雖一介文
墨小生往而爲牧宰上奉三尺下惠萬姓實胼胝
皸皴髮膚不愛恭儉周防嚬咲不苟此先生所耳
而目之而佐家攜擾忌者乘之必欲文致成就我
爲浮薄文士而後已先生知我乃亦云相如故勝
井丹無乃亦投杼於三至邪嗚呼藉手佚人吾知
免矣弋者不至矣鴻飛可宜矣庸詎知失馬非福
乎去秋道民得遇方外異人授金液玉液口訣更
得師先天上藥行之頗有效又遇衡岳金仙翁授
玄關一竅初機後手乃知喻君所蠲疢草草而因
以爲利益非其人矣去年冬宛陵哭沈君與墓罷
赴汪司馬白岳之招歲暮乃東擬今春如晏上訪
先生以頃所聞與相印可而前茅且出矣業在往
路便非野夫所宜往遂爾次且不前敬修尺書道
此緩緩遥望金陵一衣帶水悵矣神飛張東沙大
司馬季子孺愚頭凜翩翩佳公子也向風慕義願
爲執鞭幸先生物色之不悉

與陸與繩司馬

東山遂起海內相賀倘倘黃髮故當終宠厥用道民靜中細觀天地升降之幾陰陽消長之會要可鏡其大都六合間苟有一大事必生一巨人以擔當之注厝擘畫世界攸賴非常之元固非常人所辦道民竊計方今天生明公所爲世道有二大事聖人既遠三教之理晦蝕不明互相排詆宗周孔者矯張虛僞而踐履疎脫故西教者馳騁乾慧而性地轉迷在在出世法無指歸世間真儒亦罕真佛無真儒故上理不登無真佛故下義不徹學人懵懵何從得榜樣明公踐蹈矩矱佩服仁義亦既羽翼六經標幟先民乃又研鹿死之精旨傳曹溪之心印以興教振宗爲任以度僧造塔爲功以利濟普度爲願以慈悲平等爲義而使叢林氷門如衆流之歸鉅海搢紳學士如傾葵之向大明煩苛躁競者望閶而銷鎔譎曲淹汙者瞻容而顧化所爲世道大事此其一也我高皇帝蕩羯胡之羶穢廓寓縣之氛霾拓土開基撫安黔首豐功備德滲漉龐厚矣以故二百餘年來皇輿有泰山之安生

驕有春臺之樂自古國家承平鄧隆盖未有盛於今日者乃邇來時當久泰人狃治安道民竊觀閹寺漸橫內寵漸張黠虜漸驕邊防漸弛將士軟庸宗室失所士大夫惟顧身家而罔念公事閭閻小民日嗟嬉後而不守檢防理有盛而必衰物無成而不壞天下之隱憂正在今日方今大小臣僚絕榮肥之心懷忠篤之慮者能有幾人天生明公爲國砥柱逮事三朝以身任天下事知無不爲憚衰惠秉直謇諤謇謇言方始而表卅父子顓恣則每事栽

道民故當是一狂生而不知道民乃不其然亦嘗
窃心當世之務往而爲今揮汗觸坻勞勤不辭砥
行濯身悲傍惟謹思欲勉樹尺寸以酬生平諸所
厝畫厥幾鉛刀一割之用業亦頗有物色之者矣
顧爲仳家齟齬放廢於時乃便絕念破觚揮手杜
冠研討無生之理無求不死之方瞥爾出塵飄然
度世道民免矣天下事可勿復望諸胷懷矣孔子
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介推云身既隱矣焉用文
之道民既已遯身物外即攬結雲霞采擷芝术調

心鍊性臣景陵光故是道民今日事乃復呶呶焉
以尸祝代庖以雀食而謀肉食不亦過乎雖然漆
室女子猶然憂魯發不恤其緒而憂宗國之衰道
民雖不肖嘗食君祿厠人臣顧安得倾高枕坦腹
弁髦當世邪假令天下從此有事物外野夫求爲
高枕坦腹胡可得而佪翔審謬當今少可與語求
其閎鉅顧大負當世之望而又爲道民生平知已
無如明公者故願與明公一吐胷中憂懣少自見
其感槩忘知已耳請從此投筆卷舌矣道民進不
得爲留侯鄴侯退不失安期圖南天下事賴有公
在道民何憂焉惟是念公春秋不卑矣沙門瓶公
來問知明公起居神氣尚王更願益講燮調之學
以延社稷蒼生之身百凡可佐公家緩急可爲生
靈請命者幸事事留念所謂身任天下知無不爲
者明公之心也道民伏在下風敬竢嘉譽蒙委作
阿育王舍利殿檀越寶人不能爲財施惟草募疏
勸善緣少効犬馬耳元美公遂出亦世道一助不
審其於淨業無妨否

與沈純父

道民歸海上方且掣結雲霞摶弄日月以鴻濛爲舟以元氣爲柁順流而放乎灝漾之淵以求所謂十洲三島金堂玉室琪花瑤草巨鼇負之無風而洪波百丈者庶幾左攬浮丘右拍王喬南宮書名北斗落籍與天相畢矣此身長在蒲團而倏忽神遊萬里雖未即到虛空粉碎撒手上清而把捉提拈欄柄在我業已真見道之要眇不出乎混沌希夷金木間隔實惟情塵業識一空子母自戀若雲

在釀若金在鎔大藥不難生黍米不難結手摸鼻孔道身是汗矣僕別來所得如此足下生平知我乃以悠悠之口投杼見疑乎白蜆所以忽變海鷗所以不下道民隱討初成了手可冀乃頃者屏翳爲祟並海告饑十室九空強者椎埋良家行乞村氓時挑苦蕒或斸草根而蛟螭猶肆雷巨入春積潦連綿三月天時如此野夫仄仄恐有隱憂將不得高枕而卧長松大石則有攜雞犬入山谷最深處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吾知免矣足下才氣

無覊文爲世之所指名天下事必集於公頫平居澄神養炁深計孰慮覸然事勢結納英雄它日建立非常照輝史冊者舍足下而誰嗟嗟世界有公在僕不妨作摯伯陵龎公陳圖南矣僕之踪跡南不出太和東不出台宕公它年角巾野服見訪乎雖不知我猶當見之請以絳桃花下爲期馬師皇弟子馬貞白力圭足趣入病醫家之良聞且上居就李足下幸善遇之即不用其肘後其人故自雅流聞之與僕訂鹿門同隱約果如否不此君散朗

惜少精堅元美公遂出髮短齒落臣精銷亡矣奈何舍淨業而趍畏途恐天下以瑯琊先生爲九華山人進退安據此公曩被召僕嘗以書力阻其出今不復爾亦自有說聞足下乃有終焉志此恐不能鄴侯要終須一動天文爾僕業禁足不復出遊足下儻欲聞不妨以扁舟相過

與虞長孺

去歲別足下之宛陵屬沈公子有楚遊遲之一月不至乃赴江司馬白岳之招逼除始返里社歸而

親爰過從諠咲便不能如客遊蕭散可理淨業海上去歲不登入春積雨菜麥萎死饑饉仳離野人無力拯此大害徒扼腕雪涕而已王函雲笈考仙真成道多在季世降魔除妖蕩寇靖難上安社稷下救生靈生必有期成必有爲許旌陽龍沙八百之識業當此時而去秋颶風大漈山徙海溢蛟螭爲雹在在有之東南恐有隱憂願足下努力大道身當龍沙僕請北面膝行而乞下風矣方今娵妍不辨蒼素失色物多匿情人懷浮巧口吻能耳方寸羊腸陸沉之患又不獨專在蛟螭負蟻蠭之智寶蜂蜡之期者無論即有抗志人外栖神環中而迹非精堅道非醇白功分於築室志奪於多岐此易論彼岸尚遠求其嚴密深沉雄猛專一立竿影不了不休方今足下一人而已僕二六時中不無出入不無起伏而田光返照未敢暫忘人緣稍謝輒倣蒲團靜功頃頗覺神炁相見漸有交媾之意雖非了手實得初機始知大道只在混沌希夷除此之外都無是處何特與足下互相印可開

之散朗道器卓然惜高蓮之趣多精嚴之實少足下幸時規之茲遣人往候聶仙翁便布此訊不悉願言

與呂王繩

殘臘別足下除夕再一日始抵家老母荊妻倚閭良切私計不佞從方外人於雲山烟水間必且携單瓢隻履入五岳采真不復返自爲揮手謝時人計得矣如一家八口何益歸入門如從雲中墮不啻丁家令威三千年歸來而猶及家人無恙喜可知已追維宛上與王繩周旋把酒謝公樓煙雨滇滇河山迴合飛瀑濺人衣冷風颯人語羣公隱裘紗帽道人白氈黃絲搔首踟躕上干千古歎空六幕酒溢昏黑下山而設榻精舍一燈熒熒繡佛爲隣伊蒲作供架緡祕檢鴨焫異香主人易輕衫躡文履膚神蜜清玉山朗映微言名理霏雪戞氷足使平手解顧洗馬杜口而秀淑溫潤之氣漸來襲人蕩其穢粗銷其鄙滯夜分就寢則天空籟寂雨聲瀟瀟在池篠間曉起推窓鸝鳥窺門羣麑飲澗

白雲晶晶冐前嶺主人則呼奴攜天池佳茗焚袂
南好香復共淸言稜晷數日裴徊神骨蕭爽如在
閬風瑶水上不佞細詧主人繩機神嶷醕德器溫粹
嘗私問君家僮奴爾主人居恒有怒駡乎僉云甚
少盛怒詈言奴輩以癡兒何乃爾如是便已昔劉文
饒寛中魏陽元長者以爲世恐無此人乃今於足
下艮信又爲政豈弟稱眞父母宛人深心德之玉
繩故是人天中人天質自然非繇學致不佞學道
方刻習氣銷除褊心循若不盡足下眞吾之師表

也不佞歸而遂作閉關計一園手掌大草木蒙茸
儵魚來往矮屋臨水展書匡坐幾於避秦與人世
隔而海國饑饉嗷嗷萬家靈雨瘞冥連綿四月野
夫鄉民剥木皮斸草根以爲糧城郭子婦連袂行
乞千百成群市井無賴乘之日閧衢路姦萌漸長
大有隱憂又累詧天象示異應在吳越莫敢顯言
時世至此道民雖欲長享用一片蒲團恐不得寧
居即窜亂身深山窮絕處又不能便弃妻子如梅尉
爲之柰何足下深醇粹白非惟道器定是國寶必

且處鈞衡之地秉樞筦之司奉勉作良圖以康黔庶以寧皇輿野人敬矯首拭目以俟嘉譽不佞頃益若貧三旬九食歲饑道阻不敢出門想古來品棲穴處若葛稚川陶通明何至進退狼狽如此沈士範近作何狀僕嘗以書督過之不審能見采納改王趨否別足下來日念大雅不去懷風便寄此往辱郡公廖太府尹郡丞高別駕三先生欵遇不敢一一修候奉爲道謝

與滕開府

伏維明公秉鉞開府以來將應徵會黃堂改轍宣威布德蒼赤嚮風境內無譁海外有截声歌赤然煜雲美奈何下民應災上天降眚去年春漆繼以秋冬颶風蛟龍不仁屏翳雲歲以不登益去年漆饒殆遍東南郡邑海塭澤國寧得不災它郡邑並得申奏蠲免改折皇恩曠蕩民賴以蘇獻此邦氓庶罷愚不能蚤赴有司之庭疾首拊心力陳荒狀又適郡有司以遷代時乏正官不及申請而今年自正月至今天道陰晦白日晝光霪雨爲災連

綿四月菜麥盡皆萎死海錯亦復不登石穀價至六錢有奇斗米價至一錢有奇其他蔬菜魚蝦之屬亦皆踊貴數倍往年並海遠近杼柚其空萬姓嗷嗷莫保其命鄉野村落之間草無留根木無完皮一望蕭條傷心酸鼻城邑子婦連袂乞食良家因饑喪恥習諼曲以媚人寒素不慣行求或羞澀而噤口人離家散蟻活不能計竭途窮雉經自盡餓殣滿路浮屍填渠嗟嗟傷哉有不忍言者而且又亂萌漸起大有隱憂郡縣有司力求荒政非不焦勞將議蠲卹則國有定課議賑濟則藏無餘貲亦嘗減價以平糴則富戶閉囷而愈荒煮粥以活民則老少涉遠而滋斃右云扶荒無上策官民並困誠莫如之何矣切念百姓饑荒既已嗷嗷流離死亡若此而各項錢糧尚爾紛然征比夫百姓此時朝不謀夕昧死不贍何暇完糧不惟民力必不能支抑恐意外大有可慮項者郡縣有司慈悲哀愍業暫已緩若不仰控明臺奉有停緩之令則有司莫敢專主而百姓日就仳離後將不知竟作何

狀矣某等爲此俯竭愚悰仰干台聽伏乞懸大明
以照蔀屋散陽春以布窮簷明示有司停徵緩比
即中間錢糧有勢不容已者亦乞酌量緩急委曲
調停而又求大發賑濟全活此邦則明臺之仁聞
燁然功德無量矣某等退遯林泉跧伏草莽藿不
謀肉尸不代庖顧惟嘗從大夫之後義不忘乎傾
葵丁此災告之時憂方切乎桑梓爲此連名累牘
干冒台嚴伏惟仁明鑒宥采納焉某等不勝悚激

與徐翁仍

客歲寓宛陵辱足下數爲道民開尊下榻申義綢
繆至今神氣惝怳猶在閬風閣上道民歸而遂作
掩關計宅西闢一園如手掌大鑿一池研滴耳跨
池搆飛閣一間僅可坐四人欄牙軒翥窓牖瓏瓏
上通雲霧下瞰江海非烟朋霞交不得登入望之
若五城十二樓園中雜秧草花無所不有池栽芙
渠芦蒂飛鵁鶄鸀鳿之屬道民遊息其中時而迦
趺胎息時而繙經著書足以遺物遺累畢此餘生
默柰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一雨連綿四

月澤國且欲化爲龍子之宮矣杞人之憂良所繫
念顧身既隱矣那復問其他道民竊窺足下雖頗
縱浪杯酒讌咲中乃實深心研討白嶺黃石之略
益軒眉慷慨欲作大英雄舉止者非時俗游閒公
子爲風流調咲而已道民從籬落間仰觀玄象知
天下恐有事非命世才不能定足下負其人願益
深沉秘密養氣煉神一朝出而爲所欲爲必伯長
源在足下掌握耳道民隱計成矣雄心灰冷矣不
離妻子入五岳了度世大事而老母在堂不能
逐作單瓢隻屨行然性命工夫時亦留念令行見
其效若未得超脫姑脩身以俟天意敝交薛西萃
者淹博雅士慕文峯山下多奇才結束西行欲一
遍覽豪傑探歷山川以發其胷中磊塊投身足下
幸有以物色之屬有小冗草草致書不莊不悉

與梅禹金

道民客宛上無所喜歡喜得了十年饑渴足下之
懷相見數語便爾投膠方諸陽燧氣類則然郭門
一別黯焉心斷殘臘離新都抵家則在除夕前一

日老母荆妻見遊子久客他鄉遂疑道民業從方外人采真入五岳不復返倚閭良切歸而喜可知已頃闢荒徑爲掩關計軍持貯水木患誦團焦爲侶伊蒲作供寄與於禽魚散心於卉木胎息內觀日求了脫獨柰何歲之不登道殣相望入春來霾連緜四月不解菜麥萎死米穀踊貴四野嗷嗷木無完皮草無留根城市子婦連袂行乞交臂填渠羣無賴乘之姦萌漸長隱憂潛伏時事至此道民雖欲坦腹高枕一室中恐不可得且携妻孥鷄犬入萬山深絕處拾松子而食之身爲秦役夫妻爲秦毛女此道民結局之秋也足下寧許之否足下著書文脊山中日與瞿硎先生爲伍且擁茂陵之美姬燕東山之絲管如此送老差亦不惡第恐造物妒足下愉樂行未免爲世人弋以世艱虞焦勞耳敝交薛西墅者博雅多秘能向嘗與足下言之以貧故遠遊欲得賢地一片冷青壇以鋤其口徑投足下足下方今人倫之望幸爲寒畯留念海內慕義無窮矣牽率致此戔戔不悉悰抱

與管登之

黃白仲至自吳門道足下力脩淨業廣作功德震旦國中大智慧沙門咸來集靖廬日討了義自度度他爲世津梁甚盛甚盛又云吳國一善男子死入幽都得遍觀閻浮人善惡報應冥官皆依三寶最力贍佛經度母其事良恠足下有記幸寄一首示我如來滅度久矣大法陵夷宗教不振復有一闡提毀經謗法足下士族人弘道持律廣文殊之善權體維摩之無礙宣崇四諦妙行三車白毫放光青蓮吐舌將使龍藏貝葉義悉鳩摩釋梵天王心依洪昉脩羅盡發菩提波旬亦歸正法濁界咸布金沙蠕動並生忉利其爲功行巍巍善緣廣大何止非衣公端明學士哉要江公踔厲高朗張學士圓利宏通陸司寇慈心拯物馮太史爽脫遵塵沈肩吾和雅清深趙汝師直心伉勁鄧編脩實而嚴厲陸宗伯通而近大王給事玄度可挹顏舍人沖情不凡汪司馬慧綜教典袁大令識擅多聞瞿公子法器溫恭虞進士道心醇篤其它宰官居士

清身澡行服膺西教者近日甚多殆難枚舉而沙門精持戒經深入禪悅耽脩獨覺普度有情爲當代之智顗遠公則蓮池上人一人而已末法季世大道將興其在此時乎其在此時乎願足下益以勇猛勝力持之幸甚僕博地凡夫性慕玄脩妄希沖舉頃從異人授金液還丹訣而奉佛悟禪不離空觀昔陶通明故是脩玄門者乃夢佛授記爲勝方菩薩遂請鄧縣阿育王寺授五大戒僕私心亦願若是間作三教書亦嘗研討參同不欲別立門

戶足下無以楞嚴十種仙人詆誚我瑯琊公遂出山海內動色相賀遠志小草昔人所云蒼生如安石何何以大慰物情此公亮當籌之胷懷久矣僕掩關日擁一蒲團而歲之阻饑澤國此離狀至不忍言雖道民亦不免枵餒聞吳中饑不減越地足下念此世界衆生作何計畫霍不謀肉故也善保此一丘而足顧慈悲那得恝爾僕日夕爇香長跽額天爲衆生請命足下想同之矣茲遣奴子如江上候謝導師便布此牘所言道門事不及寒暄常

語

與陳立甫

秦望宛委金簡玉書不穀竟爾無緣得一覓孛是道民之塵心未盡山靈拒客深矣歲之不登澤國嗷嗷道殣流殍吳越相望不穀雖黃冠乎君恒減食茹素長跽搏顙爲衆生請命杞憂猶然在使君徒跣憂勞可知矣孝女江邊黃生白仲爲使君部下士其人私江海靈氣閎才逸調獨立震旦空絕四域所爲韵語長篇短章鴻蔚詭肆声中哀玉色

揮翰宛如龍蹈行空金鵝擘海驟而當之目眩意褫骨爽神暢捉筆臨池瀋墨數斗頃刻千紙駭拏虎攫雨急霓駛顧盼生風姿態橫逸不穀不誕謾其於雕龍之業自謂夙授靈骨得之不難取之良快少所推讓俯仰上下獨賞伏此生會稽自句踐創霸種蠡計倪諸賢如雲千秋而後不乏英儁忠篤黃髮三事大臣駢肩叅趾乃或多稚而不文爲長者騷雅缺焉山川黯澹令者始有白仲羅剎以東南句以西天地開朗雲霞映發則夫大實擘鴻

濛而出矣豈在長安此人以千秋意氣自負風雲
齒舜訣宕有之宋家小侯好文白仲游揚其間形
影乍合遂招舍汝流播以來鬱馬田首亟從曠逸
返於恬愉乃今觀白仲長絲奉佛脩脩然作深山
衲子相矣向以揮斥呭睨謂雲霄可立致一旦毛
羽摧落壯士無色去家十餘載來歸猶然布帽青
衫一寒如故門無懷刺之賓閨有下機之婦寸舌
猶在四壁都無傷哉益代大才子流落至此無論
人世事謂天道何令此人僅而一弟祥麐威鳳所
至傾都令之景首天路者果皆有黃生片言隻字
者邪僕東海男子平生無兒女腸亦無兒女淚每
念此人便欲潛然被面部中有士若夫足下耶
得不知知之而不非常賜顏色披肝膽足下之爲
吏俗矣他日物論以足下爲何如不敢與蕭府君
無生平雅宜亦可出此書示府君大越實有才益
代篠簜瑾瑨諸侯寧得不假以爲重乎道民義不
爲庸兒作說客幸見采納王臣王臣

與呂通父膳部

客歲過宛陵厚王繩使君款遇良厚見王繩天藻煥發德罷深温王樹蕭森珪璋特達儻是用向往彌廑盟存金石矣深欲過句餘一謝先生逼家之雅乃緣歲儉時艱出門不易神氣脉脉結念可知上虞黃白仲絕代之才軼羣之骨詩賦現傳閎放鳳翥龍驤合德臨妝夷光在御姿媚掩抑國色無雙臨池之業風神散朗衛夫人王氏父子褚河南歐陽率更時出入其筆端而益以自運骨力橫絕當世又如圖畫品無所不妙耻不屑爲儻生平

記者不去年九月以奔哭君典墓出門偶遇方外異人於虎林與之掩關下楗研討靜業霪旬跌蒲團者一月比出關便如宛陵屬沈公子入楚候之歸又復一月而沈生竟未還歲逼除矣乃辱新都汪伯玉司馬使使來逆暨詣白榆社盤桓旬日忽問東下溪舫無繇訪仁兄就李韋率不得覆魚之便結念可知會關吏浦君知仁兄客歲曾到虎林與弟先後相左益爲惘惘入春來霪雨連緜歲以大饑道殣相望吳越嗷嗷弟日深杞人之憂身亦苦

貧減食茹素時時望空長跽摶顙爲衆生請命道
路艱虞不敢出門跬步惟侍老母守妻孥作蒲團
上活計而已忽承信使翰貺從西來知真人紫氣
已向會稽乘輿渡孝女江入官奴城與道民一話
契濶叅訂玄宗良亦快事柰何立馬踟躕臨江而
返閶闔命悵悵如何爲情弟居甬海徼馮開之謂
爲是天盡頭處自非使日本琉球耶得輕涉此地
訪長卿長卿家故四壁會須立槁江上耳年來海
內交知往往東濟西陵及剡而止仁兄復然長卿

竄身島國猷有謝氏姹女越王青牛來弔形影寬
閑寂寞與人世邈隔仁兄念此當爲泫然上虞黃
白仲才秇絕代近復大洗文士氣態入道還真今
賴此君來一破寥闃刻下且亦告行當復蠨蛸蒙
尸矣仁兄高才盛年政宜策豎鴻鉅不當久眷林
皐再行陳乞何故虎林把臂秋以爲期臨書黯折

畣王胤昌太史

道民屏居江壖蓬蓽當路蠨蛸翳門白氎黃縧遯
影方外軍持木患棲神化書昪綈真寶兎罘萬畢悉指

悟寂觀空一絲不罣即海內舊遊車轍杳然竿牘久罷雅如隔世亦似避秦二六時自審胷懷空洞都無生滅都無起伏偶一念興不出道民蒲團生活霎跏絕瞋遊乎混沌息乎鴻濛外不復知山河大地內不復知四大形骸又何論人間世變刻閃爍驅電聚沫事哉放廢以來五易裘葛無一字抵長安諸故人非欲引抗自高誠穆穆懺懺念不及此頃趙奉常歸忽以足下手書見遺縈縈百千言掩抑沉痛情寄深遐向無生平何遽有此循憶曩出國門祖帳如雲傾都扼腕逮返初服遂絕寒暄今日數千里槭顥申章相念乃屬胤昌足下陳義一何高乎書辭謂僕蒙詬受誣抱此憤懣宜如子長之報任少卿李陵之與藺屬國剖腹腸於紙上寫涕淚於毫端黃河砰湃五岳隱起磊塊心迹千載循新使胤昌讀之無雲而震不寒而栗風瀟瀟從易水來詎不雄豪颯爽快人哉乃不知道民年壯心盡矣夫大憤觸虹大冤感天相驃悲風靈胥怒濤長洲棲其夜即摧惋壯夫烈士意氣則然殷

中軍名理玄詣形神超越信安之徒窮愁咄咄咄咄
而書空則安稱大小品爲道民私心陋之道民重
以宿業招彼毒喙伯喈塚旁實生彼夫子蘭詠屈
咎徒毀宋傳之遠近驚怪異事然而古來瓌奇倜
儻之士多不免于惡口含沙之虫何代無之如必
以遺說被譏爲賢則彼嚼然者當何指摘如必以
衆詬負恥爲不肖則古大聖賢亦嘗被流言此被
衰所以畏皮相管鮑所以賢心知也道民方且立
雪窗之圖翔廣莫之鄉飲恬愉之津咀宵耿之腴
喻而忘言漠乎無諍業感足下相念之雅誠欲衝
冠投袂作憤激不平之譚則學道降心之謂何欲
塞兌杜機遵老氏沉嘿之旨則又胡以仰副知已
之萬一故敢以生平梗槩崖略言之往者彼夫以
佚故攘攘中傷非復人理維時當宁洞燭誣罔顯
繇其人羣情憤然咸持公議道民仰天一咲而挂
冠脫我今日之紅塵還我舊時之白雲竹逕松關
不減蘭省鹿驂鸞駕安事馬蹄衲犬猶信冥鴻已
遠顧何用徙置呶呶則爲知已耳道民生而蚤慧

天性坦直未嘗學少年喜目俊俳凌蹈欲以雕蟲
譁於當世亦不解開門置驛樹黨厲交游大人以
成名家貧少藏書耳目儉狹操管吾伊其于秇也
涉之甚淺每顧影自照鄙哉么麽何所比數時吐
一辭縱心矢口本無意專精取妍語出而時人好
之誠不自知其所以好也而海內賢豪漸以聽就
面破影額語被撏搪性復柔和開朗絕去町畦無
賢愚貴賤雅俗至則推心置之亦將借以磨煉身
心陶鎔習氣安見明鏡罷于累照安見源泉憚于
數汲又好稱人之長諱人之短德人之恩忘人之
仇邮人之窮急人之難嚴于律身踈於接物明于
廣愛闇於防奸物情歸之悔吝繇起性不善趨君
不解桃撻居恒讀晉書見當時名流散情蔑禮害
義傷教心甚非之體無惰容口無媟語雖讌樂欵
洽絕不爲盤礴謹呼而遠聽不譽徒見王何任誕
秘阮通倜右文士並爾今何獨不然而道民齊物
輕外忘機坦中頗與曠士同趣又吳越間人好刻
畫妝點揚風流道民交遊既多不無稍通酒人

豪客溷跡浸漬遂疑同浴事類褒嘗謂屠生必是天之放民仇家將挾其私動指曠逸好事欲快其口遞傳風神譁者易行聞者易信喻訛喧囂百不得一不知道民實拘拘翦翦者手梏枸則攢眉對歌舞則閉目時而發興大劇不過清言解頤瀟瀟泠泠爲暢而已今東皐接鄰供奉連肩未免撒手唾去夫夫褰青布巾行檮遨俗禮者何足與語達而海內誤傳屠生俠如朱家狂如皷吏痴人前何可說夢往儻當出國門一忌者倡說曰人言長卿

狂傲亡之蓋大都以名與客敗名者美好器物忌多取多取不祥長卿居都客無賢愚賢賤雅俗咸及其門不及其門至不比人數亡何至使人若此能無及乎知我者解之曰子謬矣長卿不附名名附長卿客實好之而趨之長卿者胡嘗日開門挈鈴而呼客乎人皆自愛其精神其樂暄聒耗磨而以自敝也彼蓋迫之而應直無用遁逃而假以了緣應迹者也客實就之又舉以爲罪乎嗟嗟其知我矣今者道民名敗而世之趨之往者不前官敗而

世之趨官人者不前家徒四壁立而世之趨利者
不前播越江介而故人之在遠道者不前天去其
疾矣盡日而庭無雁棊門可羅雀時繙貝葉時誦
葉珠時討玄宗時眽禪悅妝視返聽葆願霈光金
木交并虛室生白亦既沖和融液故應妙慶自知
起而散步微唫魚跳藻上鳥鳴花間身游上皇趣
在濠濮豈不亦脩憀幽寂有致矣世之人當其慶
喧要物則作煩躁想當其逃虛屏幽則作落莫想
夫其煩躁所以落莫道民于此兩者之觀齊矣繫

豈惟世緣即所稱秩文少嘗好之今亦剗除不甚
留意倦文椎鄙徃徃攻掊文人摽其無行舛哉王
子猷之言曰井丹高潔不如相如慢世是使後世
以爲口實者也世亦有無行文人豈謂文人必無
行耶文章家譚性命稱先王宣麗藻揚鴻鉅廣覽
衡鑑多聞善敗高者通徹靈竅下者顧惜皮毛何
爲而必無行乎務葦絕根厥有涼德言高干青天
行卑於黃泉文園竊妻執戟附莽路粹傾險潘岳
諂佞延清躁競崔湜淹涔世亦有之乃聖門自游

夏而下若大夫左丘明賈長沙董江都鄭康成服
子慎孔安國班叔皮張平子孔文舉皇甫玄晏張
茂先陸平原東廣微夏侯孝若陶靖節蕭統子雲
任彥升徐孝穆張曲江蕘許公杜少陵韓昌黎白
香山孟襄陽司空文明歐陽文忠蕘端明諸公行
義踔絕粹美無瑕者上下數千載莫可偻指而謂
文士悉皆無行如烏之必黔鵠之必白亦敢于厚
誣古人矣然則世之操履純備者斷屬之閭閻鄙
民而古今明德大賢豈皆椎魯不識一丁者邪即

尼父弘訓于六籍循龍垂文于五千要亦不可當
不文矣夫要結人譽者恒飾行而砥畏神理者多
謹而慎獨惟淫凶恣肆無忌者忽焉道民佩仁義
於姬孔脩性命于老釋二六時中一念錯迕神聽
罔私一事乖違帝鑒有赤伐毛洗髓蕩累滌滓惟
恐不盡夫克已亦大難矣輒自謂無過則吾豈敢
而或乃揾而下等之恣肆無忌者又烏能受而甘
心耶足下謂道民孝友純篤廣介刻厲頹上青浦
古稱循吏何以加諸豈有如此人而頹然自放大

陳也乎道民竊媿此言歎息知我矣道民爲今六年上報朝廷下惠黔首毛髮無愛嘖咲不苟即今削籍歸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餒而猶怡娛自得嚮道彌篤士勤身苦行若是而猥必加以惡名竊恐遠人道之正傷天地之和也道民學道者委命于宿業降心難堪怡然不屑耳若遭遇于未聞道之先以其壯心乘彼寃氣即抉目刎頭擊風飛霜何難焉嗟乎屠其越國男子進不得竪休烈於雲臺退猶可踐大道于霧寶生不得享令聞於竹素死

故人累東歸稍稍引避吾自踈之銷声滅影開之不得前其踪跡則爾乃吾向人金石之義豈有間焉而世人遂疑開之二三取容風儆有位詎不丈夫宪乎益好事之不譥往往如此嗟嗟多言數窮以急知已余過矣余行向神明懺之矣

栖真館集卷之十六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玄符選

書

與彭歙縣

君遐令弟向與不佞遇于都門一見語合共講于秋名山之業其自臭味維時周公子叔南實同講枕無何不佞以斐菲落藉南面君悲歌伉慨河梁雨雪慕義甚高其後遂聞叔南得茂陵之病天死

長安尋又聞君遞連第後以言事忤旨坐罷不俟
良以惻然興懷往歲不俟以朝白岳道新都深欲
一見足下致哀輓亡者并訊今弟建居乃甫入境
即聞郡太守徵不悅山民山民急減迹而過其地
并足下亦不敢通不俟論交海內似獸與荊楚有
宿緣荊楚秫林之士嚱好不俟者十殆居七八人
生有情那得不念而故人榮枯異路生死關情寧
能恝然耳所以不通閣者良亦有繇足下得無訝
山民非復人情耶頃聞今弟已就蒲輪神物一離
泥沙化龍騰霄何所不詣終不令作豐城獄底灰
也寓書者爲敝邑逢掖生張君梓端先雅士也儒
而抱仙蛻理訪汪司馬函中使謁足下幸物色款
之何如有湘鯉南還訊今弟煩爲道致人拳拳不
一

與馮吏部

違歲弟自北來遇仁兄朱方握手盡一日之驩別
來忽五易星霜矣懷念如何仁兄抗疏名高匡時
計切東南儉歲元元若饑必且建石畫以活邦人

野夫跋而望之〻弟與諸昆季中最不肖罷官亦最
蚤中仳口而非其罪歸而家徒四壁立人皆謂屠
生良苦乃弟此中有王見推分任真委命造物貧
賤交并世累轉寡日領清虛超然寬悅非特不悶
而已弟生平未涉足秣陵南國山川名勝良所夢
想以聖之遊資杜門自廢袁夏甫土室王君公墻
東方將五岳視之足以卒歲矣家諸孫本辰本東
而太學以謁選起文求免杳駭乞仁兄爲一言之
選部君推愛野夫不淺弟家居況味蕭然髮僧面

大學能口之〻不悉

與倪甫田駕部

某往濫吹小吏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覆露洵
沫無所不至略去崖異各披素心至今與念足爲
感泣風波相失漂轉東西追維舊遊恍爾易世某
遂作越國布衣矣仇口含沙非復人理禍本醞釀
政在雲間鳥道羊腸此涂真畏矣某歸而家無負
郭四壁蕭然頗知皈依清淨之理脩閑不悶賀監
黃冠領鑑湖後此一段風景恐當屬道民矣明公

許之否家諸孫本辰太學謁選起文事在賢司乞
恩門下幸推分早爲勾當免其杳駁感戢感戢餘
不悉

與朱汝虞吏部

客歲厚仁兄倡義助姚念耿年丈地下有知當爲
銜結第姚氏諸弟不能念此兄寡嫂乃姚嫂亦頗
感於外家日尋干戈姚年丈身後猶有此不幸柰
何弟去年冬宣州哭沈君與年兄墓乃沈公子爲
地師所誤尚在淺土又秋后擴野爲盜奈所侵王

魚盜幾出人間破棺將及其骸而免當是沈即
地下有靈耳弟至適公子方入楚謁丁右武侯之
一月不還而行留書痛責公子促之了襄事不審
此時業已勾當否弟今歲遇此大儀八口恒栝腹
吳越父兄子弟在在仳離可愍弟不暇爲八口憂
皇而懷漆室軫慮顧無可爲計仁兄何以出奇畫
拯此元元家兩諸孫大學本辰本東並以謁選起
文求免選部查駁弟與選君都無生平乞仁兄與
漪宇丈一白之推愛山林之夫高義不淺矣弟與

開之金石交往歲弟北歸故踈避之者以弟新得罪當宁避之無爲故人累遠聽不答乃謂開之有涼德於不肖誤矣誤矣去秋弟遇一方外導師於虎林引開之共討蒲團之學訂烟霞之約更深矣足下與秣陵諸公譚幸道我兩人千秋義無間何如何如餘不悉

與劉誠意

客自吳門來傳君侯尺一深有意乎不佞豈以不佞棄足當石函記中語耶既娓娓且思然不佞爲人踈而忘機憚而寡慾似於大道差近生平不欲

凡夫下鬼自命雅慕霧脩調饑不啻頃以積苦至心爲神理愍念頗得從方外異人側聞還丹之訣更得餌人身同類上藥一如高明來諭二六時鍊縮真炁葆和霧光稍見交并既濟之效第不識將來宪竟若何惟虛已以俟機緣而已君侯才高識淹英朗空洞自是人傑亦稱道宗惟是雄豪激烈意氣未降動招物忌故知薄俗難諧末路多窘亦繇我輩洗滌殘欵之功未至也不佞從風波撼頓

後維心消戢道念轉增所願君侯亟下金剛杵椎去閃爍迅駛之氣壹返恬柔津梁不遠矣雖然國家終須倚君侯一臂先青田遺下素書可用也然後回頭請傚留侯故事置書兩生爲家諸孫本辰本東太學先襄惠太宰嫡孫也

畣王哈仙

不佞頃從士大夫得聞先生声實蓋當世異人也漢武帝唐玄宗及我世廟並好神仙道術當時方技之士扼腕而譚禁方集闕下大都要情世味蟻慕蟻附無論大道即其爲品格卑卑矣獨史稱羅浮軒轅集天台司馬子微華山陳希夷雖被人主召冊一踐闕庭輙飄然長往孤雲野鶴不可籠縶千古高之先生以道術入京業蒙今上知眷當路恣睢將折其角足見幾而作鴻飛早宜身名俱全悔吝不及自非慧性霽光洞洞朗朗胡以能然今者歸來乎山中誅茆煉藥了道栖真使僕望風慕無已忽枉瑤華之音知先生深有意乎不佞不佞凡夫耳一念向道至誠天神聖師實鑒之自脫

世間盖屬若行先生倘憐而收之他日願充門下
掃除之役守門守廁惟仙翁命之敬布腹心幸爲
亮在承惠山水妙染并謝勤渠小詩一章奉懷不
悉

會黃白仲

屢履西行後乃不知便過句餘句餘人終是倦父
面孔何能厚過高賢可惜道民虛發大黃黏子其
司理浮慕風雅俗情不減政恐束身投之亦復悠
悠行路心道民即向若轂嘔出一斗英雄血安補
毛髮嗟嗟世道交喪久矣世人相向頌當路異人
盛德片語一出同声爭和惟恐不及咳唾則拾餘
竅則承若譚布衣寒畯才賢攢眉搥首甚或文致
巧詆洗垢索瘢吾以爲孔鸞人以爲梟雀細參此
世界物態人情有不其然者蓋絕跡矣喜興足下
肝腸都不能與小人作緣深宜荷擔挈壺人萬仞
中使虎守穀駈竜畊雲永隔人代悉何四壁爲舊
八口累身強以言咲對俗物眉宇亦足憐矣道民
一片熱腸真爲世間受苦衆生立死乃世人都

不爾宜其納鑒不入哉深慮足下杜腹卧西湖之上再作書抵開之今渠急呴沫賢者乃聞渠亦汗漫不大以足下注念若開之猶然他人復何望耶西泠六橋水清泚甘香菱角鷄頭行滿湖面足下飲湖水采菱芡而食之日了團焦功課於大佛禪房神氣既王當復不饑弟欲過虎林晤足下不知行李留湖上能復幾時恐僕至而足下已行相去也幸再示的信以便追隨龍使君頗念足下殷殷開之處不及致八行僕今年致八行開之無慮十餘通矣不妨出此書示之虞長孺遵池上人而善知識足下不可不一叅訪餘容嗣布

舍喻邦相使君

不佞其往者之爲由拳長也擁腫支離吏道迂拙獸一片肝腸獻雛孺顏倘未雕能呴窮櫚不能諧薄俗能收寒畯不能事賢人卒之知昧幾先禍發眉睫則拙之效也明公何自得道民爲由拳狀謬辱弘奬而借飾之前歲某蒙仇家大詬而還抵虎林屬明公政弭節於此某重不幸復遭鄉人之

脩怨於其者向明公妻非若爲彼夫左袒然者嗟
嗟命也鄉人之謗適與彼夫會不佞之不德近真
矣明公即懸水鏡曾懷得無投杼耶其是以息影
裹足不復敢前吳季札聖智猶失之道上披裘翁
其誠愚之也乃今而知明公越拘攣破皮相以與
乎廖廓之觀矣吾鄉有老文人僕向北面云
凡爲光揚粉澤惟力是視當今吳中時以一
此人雖劉京尹之於玄度臨邛令之於相如
過之吳越間山人遊客交口而妒以爲屠龍

豈有逋於此人耶何爲德之過也頃不佞歸而蕭
然渠計無復賴於貧子便欲從酒席上陵侮不佞
借以恐啡鄉後進小生而因以爲利自此睚眦相
失積怨日深大肆謗讟於吳門白下曾不復念疇
昔周旋也耳餘匈終蕭朱隙末不佞之不幸往往
如此今且刳心而遊乎沉冥之鄉人間世風波起
伏掩耳塞兌勿問矣雖然士踔厲束修而佚日必
欲瑕纇之徵云文人無行長卿惕世千秋萬歲後
負此大枉必不能甘心故萬事盡遣此念不空也

誠得司當世文雅人物權衡如明公者咎而洗之即立槁亡恨吳中饑傷狀至慘明公徒跣焦勞郊行野宿民別有天我越饑更甚聞之南北並爾方今明良遇合諸司廉貞世事無大可扼腕攢眉者柰何有此道民免矣天下大計賴公等在幸善圖之分俸及僕仰荷記存近作翩翩逸讀愉快

畣陳仲醇道兄

在旌陽石函記中龍汞期政在此時而海內開明晚暗之士亦往往好譚性命從事大道蓋所在有之前此不聞士大夫烝烝若此天數與人事適宜契可喜然今之譚性命者雖多柰何其結習久深舊緣太熟於世間泡影無常種種虛幻纏縛胷中戀不能割甚或虛憍奓巧逞其狂慧將聖賢廋世超劫大道認作是筆舌間鼓吹淋漓璀璨棄能奕奕生青蓮藥香而徐按其身心實際與此道了無毛髮干涉此方今士大夫一大病吳越間爲尤甚執此以求了脫如取腐肉飛空泥船渡海蔑以濟矣如足下無論其它邇者逢掖之流日夜垂涎一進

賢冠以糧於鬼開而飽其妻孥何止如饒犬之望骼胯餓隸之想酒炙以足下之才視此物且日暮入手而幣爾棄去大者猶然其他一無足望達人胷懷審矣如是則了道之本也儕輩中吾獸深有望於足下早自了結爲此世界譚道士大夫作一榜樣甚幸甚幸欽之篤誠長孺開美並是法器獸苦其家貧八口爲累此自學道人魔障男兒既墮地與人作緣於人理自不得頃捨去天上寧有恐心薄行仙人哉惟靳肯心機緣會須有了日吾所深惜者安常履順而以無端嗜慾身外長物沒溺不止者耳莫延歸聰明閃爍高視一時滿口忠義無救多慾今日淪入鬼趣生時所好一物都將不去惟有刼業隨身此我輩之炯鑒也足下閒居多暇淨業日增儻密締潛修近頗有得吾兩人必期了此一段大事斷不肯委骨沉淪幸交相提醒交相切劘無復爲後人咲我輩作能言鸚武也道民埴益習杜門息機都無五岳之興尤不欲輕入吳門佳麗地蕩其心神招其口吻相見未期惟有想

結

佥王百谷

陳彥声來得足下書足下大智慧人所謂升天在霑運前成佛在霑運後以足下慧業現在了手一回頭便是詎作遮須國王芙容城王而已耶僕戲謂足下無非激足下道念堅足下信心耳足下報書頗窘即此便是成佛作祖念頭定不墮波旬惡趣管登之大修淨業此君終是法器足下胡不與朝夕黃白仲去客虎林餞昔虎林人安能物色黃生恐遂作若敖氏之鬼奈何聞杖履有入四明意故釀蓮花酒十斛以待故人恨故人雅不善麴君與道民等耳

與王問伯

向者以青浦計吏一再與足下把臂既尋足下長安市而足下業與林間人入深山無從物色自後江湖寥遠風塵須洞無論對面爲難即一札亦不易通僕既爲物外閒人理自不宜數與海內故交聞問而足下亦遂闊然不一存其簪履之舊耶道

民恭筆研久矣乃故人林生思雲者雅慕足下必欲得僕一書持以相投不得已爲之破戒林生善詁姑布子卿術能物色僕于布衣時其相人青雲骨法十恒得其七八足下幸試之何如春日曾以一書一歌投尊公秣陵尚未得其報音有家報報尊公幸道道民相念向承王辰玉公子寄訊今不知尚客京邸或入里門便間并乞道之餘不悉

與孫以德

手頭奴回自梁溪得足下手書匡時憂國肉食多謀知安石有蒼生之望久矣海上新稻芃芃秀實倘皇穹終佑下民飛廉屏翳不復爲灾閭閻猶得延其餘息即道民亦尚得爲蒲團跏趺計日維然香而籲北斗爲此世界衆生請命疇謂林間人便高枕坦腹哉太湖崔蒲之盜聞已解散足下定得稍舒其眉頭矣僕年來日苦飢空枵使家奴入山采橡子皂莊以爲粮而僕嗽松花柏葉體骨漸輕非惟免於饑餒去沖舉更似不遠一咲姑布子術林生思雲者能物色僕於諸生時其覆眸頗夾鏡

無論其胷中耳辛令一相李鄴侯張垂崖何如

與王元美司美

道民憶記曇師有庚寅之期今將至美旌陽太史八百龍沙數距此時不遠而金虛中翁所遇衡山王薛兩真人亦云此去二十季後羣仙亂出道民竊觀方今賢人儒流津津好譚度世大道者實多於弄代人事與氣運潛符冥契可冥如此道民辦一片苦心誠不願浪死虛生沉淪下趣近若剏心息機頗臻空寂內外兩忘是爲大忘并忘字亦忘久之覺神氣升降薰蒸暘美如風雨至如波浪騰如金在鎔如鏡在匣有光燁燁有声鏘鏘已知大道要耿斷不出乎混沌希夷稍涉造作便傷真氣損靈光都無是處道民工夫到此醍醐甘露妙應自知但尚未審向後結局了手作何究竟雖嘗求之丹經聞之師交略得週天火候温養結胎成聖出神之說而所遇終非鶴背上鍾呂諸公遽難憑信古云差毫髮不成丹道民亦疑神守中以待天緣而已自先生出山道門無主人易退轉論易講

張願內秉導明外修功行從紛紛汨汨中田光返照心境無礙喧寂一如則大真人手段也當下了事無疑矣今歲大侵南北並爾嘅郡牧荒政失策元元流離作荒政考三十条敬上左右采覽幸塵一夕之觀吾鄉趙奉常先生南行附布此訊奉常直節清德吾鄉師表天下大事須時與商確往張公子曾爲僕致一書想久達掌記者風便無忘故人

與陸與繩司寇

無漏上人住舍利殿大爲主僧所妒計必逐之而後快無漏戒行無玷沙門白眉海上崴大侵上人采橡子拾野菜以爲粮苦行可念也恐有飛語於左右幸爲三寶故終護持之某頃爲譔募緣文一通時將食新念當有秋令渠行募吳越間以畢殿堂工乃日用澹泊此僧所能甘也歲之不登適民八口所不爲若救氏之兒者無幾矣今尚無新可食先生在事何以拯之先生採災邮苦功德無量歟不爲小人作緣耶吾鄉趙太常公清簡耿亮正

人也入南都望先生猶雲中威鳳太賢會聚太史當奏德星相與共籌天下大計以甦元元野夫引領矣

與湯義仍奉常

文章之道爲物鉅而厥理細得之有分合之有神收之欲慱裁之欲精模古欲法自鑄欲心程體欲整盡變欲化金石宮羽不必合而期於諧櫨梨橘柚不必同而期於荈決鴻濛之弃步泰媼之外闔虛無之窟集毫芒之端神凝精注久而混冥藏煉

月磨忽而瑩徹其離若此詎佻薄之夫可以章易徼取爲也不佞得此道甚易涉此道甚淺陵唐之源爾足下其濱渟乎沉潍旁唐濶渥深混旨合意象吐呷精華當其礫裂而播之其氣飈出映比當其潛精而研之其神透入霧散貫亂承蜩亡不經矣半豹全牛亡不詰矣梁蕭統上下千餘年間采擷英粟悉罥其胷臆奔延其筆端須洞高深哉而足下亦自以爲空天絕地隻古單今意氣詡詡盛也乃求之當世實有如足下者幾人足下意不

可一代似不爲過僕則願足下之益自沖挹也足下方以盛名處都會猶纓彭組揮塵抽毫入室光塵家傳效嚬答高而呼順風南國之彥如雲咸來答龍門盟半耳文人得時而駕蔑以加茲僕自中冶汝以來性霸無恙皮毛損傷仕學兩遠身名俱廢雖復鷄肋此秋勉事操觚而下流難居之地窘識不爲時采語不爲世珍當時且然後代何望終恐狐狸猶絡噉盡方之足下爲龍爲蛇夫復何言雖然士託天寰宇多塗矣桓榮井丹顯晦異執

子魚幼安靜躁殊操不聞雲鴻下慕澤雉不聞野鹿乃羨檻後安身之命僕蓋別有所得固將毀棄榮華滅裂文藻跳塵中而立霞外今便難與足下竟譚數十年後足下終當入我窠臼來海內好刻畫不佞多失其實僕少無挑撻之性長有擁腫之形此中頗真風調絕少酒德既淺勝具更微遠遊以倫父不牧伯倫以俗物見斥惟是堅心苦行可隨雪山老頭陀執爨掃除則僕所自亮世人皮相長卿足下當別開慧眼何如何如趙先生直如汲

長孺淸如胡威父子淹雅多聞一代名德也慕足
下才品不翅調饒相見便當作椒蘭契王元美司
馬入山不深爲騎戈出可得免小草之誚不佘文
沈君典物故海内山人遊客無主今遂當奔走司
馬門乎恐司馬業在山中久倦於延接矣兩賢同
栖政不妨朝夕把臂四海名不易得若元美者詞
林宿將皮骨即差老弱猶堪開五石弓先登陷陣
願足下無易廣將軍海壖倭札萬室傾離雖不倭
入口未免嗷嗷枵腹日采椽于雉野費以充報令

且幸及食新而傑猶無新可食爲吏若此而世人
往往以不肖見目世有朝綰銅墨暮作陶朱者皆
大賢耶吾鄉一老山人傑北面而奉之逞宰由拳
過爲折節如臨邛令之遇相如劉京尹之下玄度
又爲悉力游揚諸公間声譽賴傑而起買山隱具
賴傑而給至以此招物忌來妒口此吳越人士所
盡聞也此人使氣好罵有灌夫之病向以傑頭上
有進賢冠緩急可倚稍戢鋒鍔一旦摧廢歸來渠
謂無所復望於陳人便相陵轢假陳人以恐動里

中諸少年僕念夫夫薄行者浮雲蒼狗何常之有遜謝而謹避之以託於古人交絶不出惡声之義夫夫不自反顧夫以爲望壹肆萋菲於白下吳門賴足下力持公論謗口噤不得張嘵嘵張耳抽戈到溉抵几三峽九曲人情有之非所望於夫夫也人將不食其餘昔以聡明之賢不免地獄庾信之才淪於惡趣乃公多慾而險中竊恐十地閻君不愛辭賦也僕業學於陵仲子閉戸灌園實無可搆有聽之耳聞白下諸公頗有入此人之說者以僕生平與此人若何而今日忍下石如此其口[illegible]足信乎足下居六朝佳麗地山川諸勝盡入品題新篇寄示勿以陳人也而土苴之

與顏應雷侍御

天生人中秀民爲人之型范必有所異於人與利於人腹胃今古身佩道德言爲世模行爲物表立朝則茂明鴻伐拯物匡時居鄉則踔厲高操建標著俗無論得時而駕與蓬累而行乃其行業崇竑風采澂朗揭層漢而映孤霞要當無時無之而隨

吾儕緣力量恒以補助玄造惠濟黔黎爲心如鸞出鳳儀必爲祥瑞龍行雲從必有霖雨如是而後不枉負陰抱陽出世一番耳自世道交喪士之品卑卑矣當逢掖布衣課不過章句望不過名功絕不以仁義道德爲期以天下生靈爲計彼其朝夕琭琭名籍金閨身都津要入擁粉黛出乘朱輪如是足矣一旦得意早夜求滿其平昔之所爲琭琭者惟恐不足尚安知此外更有瓌偉鉅人之操行乎間有稍知砥礪或贋而不真陽持名節陰懷奧

往者某待罪雲間下邑得在明公鞭箠之下前駈負弩時望見清塵乃某叓道睽拙不能媕婀骯髒以事巨室辱明公郤翼之愛寵爲二天恃以無恐乃明公每爲某憂之其後禍發竟在彼中一如長者所慮以是歎服明公真神人也率亭巨室餘外深中權足傾時富可敵國某初到官便令心腹人來說某云彼雖已避賢者路門生故舊布滿要地逕執國柄彼其禍福人易於翻掌地方之叓未有不深自結納而得令終者明府其孰計之某謝之

曰黃髮大老某敢不事之惟謹第爲明天子守三尺法以牧此中黜首寧能廢公義而媚私門結納之言不敢聞命此後凡有關說至某發然以公法裁之是時郡縣吏率作大家入幕之賓事無巨細悉登門領教而後行獨某強項即關說至猶然不奉指導咄之切齒矣諸爲齮齕當路者惟力是視而某復以公事得罪某公後爲怨家磔殺其爲其被害民入瀕雪大枉其家亦見恨深說夫者以刻薄橫里中而陽託詩文自衒譽某故好士歟擯絕

彼夫彼夫乃誓不與戴天履地其後彼居京師大家行千金賄之下石日夜使人偵某行事無所得逾一歲始有列侯之讒遂攜擭惡語讚上而又布散流言謂某好從吏臺省官跋論執政於是某與說夫並逐矣某既歸遂混迹黃冠逃名方外杜門塞竇了緣息機海內交遊一切謝絕以故還山頗久通不及脩一札候明公每暇日念到明公知已舊恩胡得恕爾屢欲裁八行爲訊輒以嫌罷恒與張茂才成杖言之踈嫌若此何堪作叟明公鴻才

大用天放投閒適性順神元和益艾終當出爲世
界壁畫非常必不令永卷東山絲竹其以不才爲
時指棄已矣進不得揚名策勛追跡夔契退尚可
尋真訪道接踵佺期即四壁蕭然何憾偶因結想
特走一介起居明公未盡顧言統斬亮在

與張鄭西憲使

往聞明公在西曹累決大獄犯王上之顏落權貴
之膽恩流矜恕文垂平反不惟風采英毅至今尚
重朝端而厚德陰功上清簡注久矣今者明公福

與德茂既壽且康方追香洛之風兼有松喬之望
誕育令子踔絕清英人才靈美支公嘗其神駿寶
誌識爲麒麟是天道之所以報善人也于公之門
自此大矣僕生也晚未及執鞭先生長者乃得從
令子好文好道居然椒蘭視明公固是通家丈人
行故敢輒以尺一自通賢邑顏先生提身抗厲拯
物弘慈與先生同德並不佞師表也深欲摳衣一
叅而君子之堂私其緒綸虛往實歸乃方習杜門
塞竇以葆嗇神明未能也瞻望芝宇惟有咫馳

與藺君禹

嚮者辱使君千旄臨況窮巷屬道民以采藥入金裁山家僮歸報急負囊出山且以黃冠布袍伏謁與使君握手話生平至則前茅西邁矣瞻望弗及道民爲之黯焉心斷其後李節使見過云使君書念及道民疑道民踰坦鑿坯以避故人昔井丹高絜猶詣　陰就瞿硎抗厲猶見桓大將軍道民雖黃冠乎尚未免爲老母負米爲妻孥拾橡栗便未得揮手霞外滅迹人間何至逃匿自絕賢者以爲名高不然矣使君品士如易牙辨味精析淄淆方皐相馬神存滅沒勤同運駕捷仆弄丸又秉一廉猶氷雪奉三尺若帝師如是而當事者乃尚深爲洗索妄有瑕瑜世人好求多於賢者往往有之知了無關曠度道民隱計成矣儉歲艱食家人睨粟時不給至采烏此野莧以爲粮而母妻相共怡愉都不作凄涼之色道民乃得霄霧廣莫煉性調神顛臻玄寂所著書已成掇擷具經擺掁王爻泥洹仙化研討叅同東教西宗印正歸一旁及世務

閒譚詩文象緯術數亦畧詮綜幽川輿圖咸有考
訂匪云名山之業㕘幾一家之言使君酷好道民
譔著士爲知已必欲奉塵一夕之覯以相印可今
玆𤕤校博士家言知使君罷於奔命故未敢溷累
竢而後敢請深期西晤顏色行及湖上芙蓉會方
習閉戸𣪧𣪧息機無能問西陵舴艋東都王胤昌
太史頃貽書道暇游[illegible]云海內名家玆聞拜命
校士浙中與使君方駕埒美[illegible]當
無還實矣相見幸道民致區區不宣

答龍伯貞

道民細繙道書俯仰天人之際若人事偶失天道
降災雨暘恒若則有道之人精誠之衷祈禱挽回
可以立應若下民累世積過沴氣醞釀感召五行
敗氣敗軍死將六天魔王乘機降殃爲大小陽九
百六之數此自九皇列真校定魔眾乘時爲潦爲
旱爲疫癘爲水火乃下民積業太深自爲召取雖
聖人亦不能挽回今南北使札所不可知而旁觀
下界生齒日煩作過日積奸狡蜂凶曾不知悔極

矣今日之數大有可疑夫以先生好道潔身精誠不二力爲萬民請命山川龍神詎不亮察第恐小陽九百六數亦應爾行雨有禁龍神即欲爲至人地柰何兩日來天道釀雨甚盛夜霖亦自可喜想定有大雨以應先生至心活此邦黔首陽九阨運猶幸其不然矣某雖跧伏草野稱布衣猶然日夕叩首長跽中庭仰體邦大夫德意讀長篇一字一淚柒林之語不過是神非石腸能不感動

與沈眉少宰

洛伽在吾東海中爲震旦佛大道場四方宗仰不異迦毗獸少高賢名士文字品揚霧蹟衍暢宗風寥寥乎海上大士倉父而不好事如此又胡望其歸心三寶廼足六塵邪侯將軍脩補陀志以洛伽爲洛迦以楞伽爲楞迦以梅檀爲旃檀此其大者譌謬它可知已龍伯貞郡丞白之侯公屬道民爲稍刊定顧自今皇大詔本及元輔鴻序而下絕無雅文名篇足備采擇無可措手欲購求本州四三大善知識各出制作以鎮壓名山闡揚慈教惟明

公文苑匝道門宗師幸首錫佳篇以倡同社不
遺不自揆度妄有譔綴敢溷覽觀幷希印可道民
以不德取譏欒社翁文人之口幾淄吳門白下矣
以此不復敢見乃公然名山神界何可少此人筆
扎乞先生轉爲索之何如

終

栖真館集卷之十七

四明鄭若庸著
會稽越君胤基充符選

書

與鄒彥吉

道民夜來葉被宿真如老僧山房脩廖幽寂如此身在峨眉古雪中蓋道民二十年前薄遊就李託宿老僧房六夕而去後十五年而同開之重遊此寺籍草刻竹舊題宛然雖無紗籠及紅裹老僧相

見情意彌真故當勝之今者三至寺中此僧頭顱
如雪一見作虎谿大吠依依故人即生麄吠雪黃
犬亦掉尾向客若識舊日攢眉生疇昔沙彌三五
輩已老大回想人生電光石火迅疾若此良增太
息晨起哩僧寮啜雪峰泉茗罷則使者儼然持八
行至故人念客深矣佳藁業已校畢五言古盡削
去六代纖豔姿媚猷存風骨篇篇攝謝康樂上座
一千餘年來無此什矣七言古出入高岑間闖老
杜堂室五七言近體列之唐人初盛相半最下者
不失劉長卿步武足下諸作無論力洗却吳閶鉛
粉氣惣亡之非今亡之人所能道也獨絕句頗少佳境
若必備眾體似亦不可不注念及此耳過真如近
作二首參潤老蒼無一字不穩密篇章如此咄咄
畏人道民至此稍有唫諷昨聞雲間故人唐光啓
有妹就義事甚烈烈遂援筆為之哀誄容當膳寫
通請印可也承諭選勝烟雨樓向者僅與龍伯貞
昏黑一登殊未悉四望烟景頗與明公一登眺掌
結亦明公宿約也何如馮開之別道民忝延武塘三

日矣都無消息恐已遂如虎林明公使人物色之同此勝會幸甚

與呂玄符

玄符足下玄符年少何從得長卿其人也者而曉就之昔人有錢癖馬癖左氏癖玄符其有長卿癖也邪長卿方不利當世不賤若泥沙則畏若鬼蛆閱盡人情惟當閉戶玄符乃獻提一片肝腸明白相向定須別有一副眼目從塵寰外覷破人群不隨衆妍媸短長此詎可望於今之悠悠之徒乎何

不然肝膽惟恐弗親蹤跡惟恐弗密破去拘攣逼徹域外玄符殆非今之人哉傑項又於就李遇一李玄白其以廖霩得長卿猶夫玄符也此両生者非持追羨奔良無隧堅右道又足媿夫當今之號爲豪傑而世俗其心者也玄符勉矣自愛世之人並爲孤絡嗷盡前有萬古後有千秋玄符勉矣自愛

與龍伯貞使君

適承尊諭將復有雩龍之役敬啓城北大龍湫名包家灣龍每歲旱禱龍行雨最著功德及物最多

昨茲龍從天末掛水龍尾鱗甲隱隱可睹一義塚逼近龍湫昨刹那徙之江上村氓田父　悉見蓋神靈胖響有羊獸未蒙朝廷勅封以故向不列祀典胥吏按行故事不及上聞乃今明公力脩曠典躬報祀天井銅盆金沙而不及包家灣龍墳者大著靈異無以望於君侯君侯方今人龍尤宜爲神明仲重而其向夜亦夢龍起天北垂頭屋上某以手捧香飯滿鉢餉龍龍下而就食焉電光霹靂隨之詰朝而有掛水徙墓之異而今日適領尊教乃盡理憶前事輒布以聞明公試一開口問左右無不知者且明公詩賦文章龍神尤所傾注矣矣惟即留神示夢道民蓋似不欲自言之使君耳

與丁元甫明府

歲之不登海上十室九餒吳越之間道殣相望燕之疫癘遂至人煙稀踈邑里蕭條西陵以東疫氣牽不渡江大都秣陵吳郡直抵虎林最甚矣五行敗氣屬當小陽九道民人口椓虛日惟飲蔬啜水精修禪觀力討玄宗蚤夜焚香搏顙遍禮三界十

方天神聖師一以懺悔自警一以爲萬民請命野夫別來功課如此伏讀仁兄序刻感應靈篇使人每至骨驚神悚善惡報應因果恐動衆生今其努力十善以免沉淪楊葉止啼佛祖不廢勸化下根功德無量矣頃又聞仁使君荒政亦備普活元元即如發官帑給殷富良民賤糴外郡平糴饑民使本境荒年之衆恒食豐年之粮即積穀巨家欲獻高直償而我平糴官粮日日在市彼雖懷無饜勢必不能如此循環轉運官帑不虧小民獲濟此至妙之策道民從浦團上以靜力得之旁參諸在事賢豪無計畫及此者而使君業已蚤得而行之而收其效也以是知使君天人也君之爲令卓絶千古此後有譚文士無用者野夫當舉足下椰揄其面謁棚梅翁簡足下長歌及白岳八首能選片石留之山中否賢鄉蕭以占太史書來約僕相共看六橋芙容九日前或當暫趾之當再寄訊仁兄奉不忘瑾璞之音秋來元旱賴邦大夫至心雩禱澍雨龍伯貞郡丞品格孤峻吏道醇白荆楚多賢哉

獸聞瞿甲天死七澤似亡其一言之泫然伯王司馬淨業當益精乎君善遂領東甌屬文道民恐應有雁宕一行矣

吳陸平泉宗伯

道民不奉明公色咲七年於茲矣在昔爲小吏由奉時數過從明公每相見便脫去形骸譚析要眇聲欬餘音至今猶惝怳在耳明公應化善權囚身菩薩靜中攝柄已久觀成穢熟頃者想當大有證悟初穢下土無緣得侍咳丈以相印可祇有神馳道民徼天之奉得蚤遂放廢專精努力冀了生死大事倘依三寶嚴持五戒度仰蓮座願列巾瓶而重以宿因猶不忘情金液還丹一段公案近嘗研討二氏參同三教譔結一書夫如來闡揚大覺探本來於妙明太上究極無名標幾先於象帝佛氏從淨智妙圓而悟真空玄門繇混沌希夷以入神解覺皇見性即了心珠獸朗霧真兼惣性命妙法雙脩所多雙脩二字尚有湊泊安排不如金仙單提見性一了百了超朗直截是故二氏之入道有

費安頓有不費安頓有階級有無階級淺深大小由此以判其爲得大道均也蓋二氏祖師在虛空之中契同針水味比椒蘭矣奈後之不慧之徒但知各尊其教不知道本融通泥洹之詆仙化往往以長生不死爲仗着窠臼然此實非玄門之極則黃老之本旨也蓋如來愍众生之造惡故誘以極樂之鄉太上爲凡夫之執迷故引以長生之路使人忻極樂而脩菩提羨長生而理性命及夫真如一證則苦樂兩忘仙品一登則死生雲遣二氏之極玄至妙其大者無不同如此道民讀華亭念常譔集佛祖通載玄門自老氏而下感悉力排詆日爲僞妄瞋恚滿腹人我山高此斷非佛祖之意夫奉佛尊教何必若是哉念閻黎恐不免地獄矣明公大道標的以爲然否如其未然不妨駁正道民世情盡矣竭力以從事此二門不敢尊仙而議佛亦不敢奉佛以詆仙倘一朝得到了手佛奴道民並是弟子不自知寃竟若何肯心實辨矣伏俟詳知識有以教我平湖陸五臺司寇洵爲四明阿

育王舍利殿檀越頊遣高僧無漏來住持本山即今無漏募緣了此殿工而復託道民作功德王道民貧不能以法財爲功德爲之草一疏文令行募吳越間乞明公王張緣事釋迦文佛舍利阿育王建塔震旦國中一十九處明州鄞縣其一也而此塔則自劉薩訶懇禱從地中湧出尤爲奇特迄今宰官居士善信隨喜但有緣法者至則舍利往往現五色光或大如菽實如龍眼如盤盂如車輪變幻神姝殊勝非一明公既然勸化雲間善信此盛事也所爲道法不及寒喧

與汪伯玉司馬

除夕別先生郭門歸而酒及奉老親椒觴也歲之不登道殣相望繼以疫癘吳越之間片徑蕭條矣太平已久生齒日繁奴婢百眾生作過種種冷氣醞釀釀上干天和玄宰王於上帝奴運勘於九皇魔王厲鬼五行敗氣棄之爲侵爲札此詎天心之不慈實乃眾生自棄之自取也眾生以業取福如波因水如影隨形雖上帝不得自王雖至人不能挽回

中間有善根衆生清雋大則踵出陰陽直與
祖位分庭小則超越陀運不被五行牽纏我能寡
欲清心長丝奉道縱儻寒難逃疫癘知其必不能
及也公不見玄象乎天下事大可憂今震旦國中
歐先生高朗超詣爲世間明眼人深室之慮願與
共之中流砥柱擎雲攖日之手今有公在耳胡得
偷逸烟蘿養高林壑歐覺自利作聲聞辟支禪非
所望於至人也乃如不佞則宜已矣敗石窠行既
垂世人巨手壽心復輸時匠逼之牛角擠之崖顛
計無復之奮而一踬遂了出世大事世人之所爲擠排
明眼所謂陶鑄也他日眼有碧瞳身生緑毛過先生名
山洞府尚是故人相見依譙知識巾瓶提醒昏沉約束
掉舉真人生大奈柰何川泉阻離可數數往來
而吾端之人舉動更大不易每從蕭團念到大函
輒恍與先生晤對道民所著三教書持論太多恐
不盡合祖師本意自取泥犁罪過夢寐時或驚汗
敕敕便欲急取而焚之日向旦又復津津自寶其
康瓠以是故不敢遂行要須以他日死灰毗而吾

不化爲驗耳覆疏普業命山人竟曾勾當否今策得山人原蒙無恙足矣道民靜中作觀無常世法不歇身外富貴浮榮空花露電即天祿文章雲臺事業亦惣屬幻相與性靈了不相關徧絡祇俚何嘗借賢人皮骨羅刹鬼使不解慕賢豪姓名若說此事便堪痛惋僕願與先生努力霸修早脫生死人命在呼吸之間過眼窓塵上牀鞋履截自今日下手亦已晚矣何如何如程生相如久客還鄉其人雅士幸進之門墻仲淹病體若何仲嘉眠食佳否開此致声

與管登之僉憲

僕盥讀先生所爲郡隍傳及丁處士篤神錫三道號記使僕毛骨寒粟道念熠熠起僕頃屏居靜中作觀以爲世人無明作過種種自其無始結習使之亦良繇不畏神理罔信輪回取報應因果之說而一切捨捨破滅之謂人事童顯神道眩茫眼前受用實際有據向後果報虛幻無憑且圖眼前何知向後衆生入此迷網結冤積業永無解脫言之痛心而僕亦編普私惟近日上帝普

高鼻奘稍晦如來示寂權教杳然聖使迷倒之流莽不知省凶獷之類敢於作姦僕間著一書深明天人之際研討二氏參同三教其要歸於譴惡報應歷劫因果如波因水如影隨形欲以勸導愚俗悚惕人情而人非津梁道非祖位若以一髮引千鈞杯水沃焦釜無益也乃今得足下再來天人師鳳植菩提種以權實宣揚大教以威音摧伏衆魔以脩德行檀興起善信以天堂地獄折攝衆生攬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此世界已斷不可以

此一段公案時節因緣則在足下當是受命而出者功德無量矣僕深期即携一笠趨侍巾瓶參訪即可而屬方林泉家園未能便出神識爲馳陸五臺司寇向年來四明脩釋迦文佛舍利殿尚未完工近請無漏旃上人住持此山而僕受司寇命爲檀越仍屬無漏募緣了此殿工僕貧無能以法財爲功德乃爲誤疏文一首今行募吳越間在虎林則馮開之在雲間則陸宗伯在吳郡則屬先生而嘉興則司寇公自爲檀越矣惟足下力爲王張此

緣事益工程將完所須不多幸足下留意會畢幸有以開化愚蒙敢竭心以請不宣

與聞仲連

無極太極者理也陰陽五行者炁也天地運化長久不毀者氣爲之輪理爲之軸也陰陽五行屬炁一屬於炁便墮方所便有成壞生滅故歸之於理理屬太極尚有滯閡故太極歸於無極至於無極無始無名無成壞無生滅天地混沌而開闢開闢而混沌是天地大物耳有成壞有生滅而此無極之天天地地者萬劫不壞何也天一物也地一物也無極果何物乎物則有壞不物則無壞也人頂天立地有與天地同久者有超天地不壞者與天地同久者仙也超天地不壞者佛也皆不外此無極也人得無極太極之理爲神爲性得陰陽五行之炁爲命性命本同而有仙佛分別者何也仙調神煉氣性命雙修以求長生卒之神炁混合性立命來而長生二字皆未免黏滯也故止於與天長久佛單提一性字見性明心以證真空則并

性字亦空無所不空不留一物不着一相不惟陰陽五行碍他不得即太極亦碍他不得不惟太極碍他不得即無極亦碍他不得形物不能累氣數不能干劫火不能燒大水不能浸超天地而獨存歷萬劫而不壞以此也仙脩性命亦知煉神還虛從太極以歸於無極而終是有性命意思在所以要其極至於天地同久而止佛直截超脫盡打破神炁性命烹煉脩持堅固長生等字樣一絲不挂彼性何嘗不立命何嘗不還而般若之中一無安

與龍君書

李甥至自京邸得足下長牋韵語深見遠懷後遂得東甌之報日夜望前旌過明州先廻庭而後履任道民得携一壺賀監祠下同看湖光淨綠芙蓉靚妝髣髴結秋色暘叙深情道民業戒煞生清竺斷酒猶爲故人治蓮花釀市黃魚紫蠏而宅西開一園如掌輪大一閣瓏瓏上插霄漢下瞰清池中置一鑪一几僅堪與足下兩人坐對池上芙蓉亦急著筆以遲行李廿又二日晨起忽有人來報足下

從虎林徑來嘉之官舍不復來四明封內候人歸矣爲之悵然足下何急而蔵厥文一片冷青壇使橋梓一樹俛仰東西閣道霎星只尺河漢其爲恨恨非言所宣又候人回不得故人一字誰爲開之疑情滿腹矣江心寺古今名刹緇白如雲珠林龍蔵道民夙所皈依鴈宕龍湫窅窈奇踪詭迹深秀萬狀爲東南山川第一天姥華頂皆在北面道民向緣杜門禁足未一登臨良是欠事今便當携一布裹來訪足下并了名山宿願也僕年來學道已辦石腸鐵脊梁更得聞真師正訣所苦親老家貧不能遠投霧岳浮沉市巷子道爲難而海上故是十洲三島安期羨門之鄉乃近者絕火鶴頸龜腮鹿鼻鼠耳神仙骨種里中倫父非僅僅染楮吮毫則啗飯廚矣者耳歟與尊公丈人外脩世法內託烟霞義比椒蘭語同針芥今猶爲塵罔拘持是他日丹房劫外生死交也不審泰山六博時足下能爲衛度世尋叔卿先生石上否翔便附牋未盡中曲

與蕭以古太史

迨歲不佞被誣詠以出也所爲衝冠搤擊者殆通都矣獨足下陳義更高燈影幢幢朔雲漠漠唾壺欲裂雄劍自吼拘於官局恨不得提章伏闕一申子公之憤吐霍諝之忠贈言解喪意氣千古夫子蘭諸屈磐徒毀宋自昔而然弟出說夫之口即事之所恒有其究卒空若理之所必無後將何據而當時雖舉國不平公論沸起獨道民若聾若瘖都無片語交朋有瞋目戟首相向者僕但以醇酒關其口竟長嘯而出國門人以爲達不知理故應爾丈夫於此時有揮手去呶呶何爲今久而其事定須夫有分明千秋萬歲後詎遂以曾參果殺人也賢徐王胤昌生平未識僕面孔題書相問娓娓且欲得僕忼慨憤懣之言爲報也若漢李陵之與蘇屬國司馬遷之與任少卿近世唐伯虎之與文待詔感彼風霜懸諸日月而不知道民學道者與三子調不同頊感其意作萬餘言會之乃不能得僕慷慨憤懣之言而得脩慘閒曠之語足下試歸而

取觀之亦足以明僕之近抱矣李恭軍面辱足下寓書捐俸故情不替昔義爾敦將爲南國之遊遂訂西湖之約此時芙容靚妝湖水淨綠銜杯刺榜何物不佳乃道民禪寂已久野性益成貧家瓜蔓豈棚碧苔黃葉犬声蟲語事事皆入仙佛之前蒲團之上日有工夕有課即一瓢一笠亦大不易出門出門分妻孥十日之糧亦苦難卒理更有小疾乘之遂罷干遮盈盈河漢脈脈相思悰可知已賦得描詩六章聊當握手西曛泰謂玉神與波馳龍伯貞亦念足下甚每見相共白足下不能休此君楚有道孤高士也

與屠養微秀才

僕往爲諸生時從高先生所見足下交遊中盛推足下文秩名家青紫之業可以唾手且丈氣質温粹德性雅淑謂宜是清時之上材凝福之令罷不圖命之不淑久淹泥涂復困原憲之貧有叟雲之累二旬九食簞瓢屢空而足下猶然聖卧士室靜掩蓬戶表安高不干之節黜要絕嗟來之羞可謂

介特亢厲立槁士矣丈夫生不逢辰下此坎壈王
贊不貶於黃流綿葛棄在於曠野柰何仰首信眉
向屠沽兒求食即立槁足以不恨其如妻孥八口
何僕夫未與足下面從冬朋悉足下儻餒若節狀
使僕酸鼻傷心不能已已天道之不可詰也夫矣
勞人志士勤若學植砥礪名檢不媿暗室無負神
明守道安貧終身流落富貴膏腴輕俊子弟體怯
紈綺口饜肥鮮曾不識世間辛苦事爲何物腹無
今古目無更冊操筆染紙俾掩弄之乎而已褒然

高步青雲之上乃近當事者復惡有志之士讀古
人書抱奇負氣將來且作豪傑舉止欲有以摧破
屈折之申童禁切士不得讀古書作奇語有讀古
書作奇語者明示擯落不收而顧獸收衰頹陳人
黃口孺子卑卑庸庸無奇者嗟嗟國家何賴於若
曹是宜足下困頓若矣聊書此數語一吐僕胸中
憤懣足下得此書而存之儻可當食寒可常絮諸
留面悉未盡

與陳立甫

日蒙蕭以古大史書來申湖上之約致擬操輕舸

過羅刹江就六橋夫容且得與立甫及以占流連觴咏領略煙霞天忌良緣下痢病發伏枕三日起而晤期差池矣毛山陰與不穀以文字相知蘭亭若耶復多一地主了此一段公案興致頗饒而逸逃搖落天寒沮人又復停橈家諸孫屠本中秀才字和叔曾曾千古筆掃萬言爲文沈雄典古有法爲人朗暢意思深長不穀冷然相賞遜爲家駒累冠膠庠多士即藴君禹宗師亦兩首取不幸文落羽場屋不穀嗟傷之而更苦原憲之貧捉衿肘見三旬九食不得已遣遊會稽欲煩足下及山陰君爲覓一館穀以餬其口不穀非不深心念之林中人無可與語仰伏兩君子九鳴之力道民爲寒士荐館多不就足下肯爲我了此一生心願則大奉矣聞黃白仲病困武林僧舍絕粒幾頓屢以書屬開之餉薪米竟置之不報也天下熱腸男子豈止有一屠長卿邪可爲太息

與王百穀

人從吳門來並言先生秋間入越碧苔黃葉滿貧

家且日治八仙白酒以迓真人鶴駕乃西翺久之屢綦竟杳然可勝忉悵重陽時僕有湖上交人之約亦復不成行猶憶往年足下嘗以新園萬樹梅花邀我雖未及遑至今寤夢猶在南枝僕深欵訪足下半偈菴同泛石湖林屋尋毛公壇及龍威丈人探石函王書處而蹉跎不決與故人隔絕五易星霜吳越相望不過一衣帶水何會合之難如此王敬美遂爲異物可惜僕往居由拳時此君日與還往尺素無日不將首指青松皦日蒞盟一旦悄

不肖矣臨書惘然

與孫以德

弟自挂冠歸鑑湖五易裘葛矣吳門佳山水昔賢如梁伯鸞藺子瞻皆寓嘗濡足焉弟蒙泰公子高義深願倣梁鴻依皐伯通故事未飲慧山水且得與足下問烟霞之盟生平幸甚乃世涂詰屈人事差池竟未成卜居計而公子時時書來其念猶未已也弟年來踪跡一笠一瓢何處不可栖息尚苦八口累人孤雲野鶴猶類家鷄爾梁溪土風清淑

人物秀美且也故人在望即携家不成須時寓杖屨而弟林居多年尚未一往則以疇昔讌夫政在吳地吠龐可畏視虎方眺吳越盈盈邈若河漢矣每交遊出都門輒屏仁兄屬致存故舊急窮交陳義一何高乎張原正君侯以上計道勾吳便布此訊張侯亦言足下念不佞深良以爲感張侯爲政清身勤物風度凝峻表東諸侯想足下所夙聞吾黨待此君生色矣彡居何似高蘭朗潔君子其人亦嘗以下居力勸不佞而顧託鷄犬芳隣不佞德之幸道注念自去歲聞方壺令兄之變不佞爲之忉怛以傷者久之以今計之墓應宿草矣不佞都缺生芻一吊妥肌之義仰慙右人如何可言顧道民從受然家大詬辱不能飛霆隕霜又不能抉目刎首夫既納污含垢斯亦已矣又安能正面而視無極伯嘉之鄉所以并彼中故人一切謝絕然不知故人之吊義不可已也不佞所爲矛矛如此是吾福也亦緣久之雲間鴻羽無繇附致乃興懷君家兄弟無日無之往不佞被謗東下辱令兄逆

之江上舟中念青浦令廉而貧無負郭謀與二三
高義士同買田百畝雲間令不俟得歲收租以養
其八口此其義舉也妻聞而力辭於不俟曰君以
彼中人譏削藉身名擢敗士可殺不可辱即餓死
義不食譏夫脚下土於是遂寢其議而不俟固心
德令兄不敢忘不俟哭令兄詩云座有憑陵灌仲
孺家藏然諾季將軍蓋實錄也賢兄弟之爲高義
事故自多耳范生客吳始得寄此哀輓并問訊足
下足下起居何似圖書花竹足以自老不俟刻心

學道差臻寂莫矣不盡懸憶張長輿陳子有俱無
恙否

與侯大將軍

震旦國中三大佛道場以東海補陀爲第一如來
顯化無處不在聖力所向使是道場乃若洛伽孤
懸大瀛海中迥峭奇絕福地更勝久缺一志山靈
咲人君侯奮起握筦雄童麗藻照山川真稱盛事
歌逢掖諸詩既失音韵復傷俚俗志成且傳播海
內懸之通都不敢姑息貽大方咲以爲明公羞敬

用抹撥罪我惟命仍購求諸名家新作增入頗足覽觀第不揣厠以塈入下里之音恐未免點涴名山爾何如何如中間前後稍有顛錯乃爲詮次上下揔分爲六卷以不佞序爲篇首總序卷首須刻補陀洛伽山志卷一二三四五六總題曰志舊本乃曰傳非也諸所詮次幸命掌記逐一細加檢閱登錄復梓勿再紕繆敬以諸公新作別錄一本奉上惟以次增入承尊委不敢不悉其區區鄙見所不及俟高明再訂不宣

與王賜谷

道民矯首南望於名山則有名賢則有賜谷王先生夢寐之日久矣乃天則刑之始縛公車既困吏事無從一攬轡名岳軏鞭名賢乃今脫去世罔蚕遂初衣安期三山禽尚五岳盧敖汗漫莊叟逍遙宜可縱心浪迹無所不之矣柰何萊蕪無無家介推有母居恒愛日行難御風天將使道民爲環堵俗物不令抗手烟霞追跡廖廓也亦爲道在我身自有不從遊士脚跟轉心苟超曠堀堁清都

氣若垢氛淨居穢士以故不汲汲遠道登名山以爲玄覽乃雁宕與王先生相距明州不數百里而近蹉跎歲月曾不一覲挹芳秀欽承丰儀有如海內人士舉此兩者以詰道民道民則安所置對矣今者幸有故人龍君善領一片廣文穫貴郡日者書來與不佞訂雁山之約且言先生亦願下一楫以遲道民則先生亦既知海內有流落屠生矣敢敬承雅念先布八行明歲花時請以墅服黃冠徑造竹下道民戒煞茹素無累太庖淪茗烹葵足

七尺而外悉爲長物即一日而手散千金不爲遐柰何以此意視墨也足下墨遠絕帝仲將李廷珪今千秋而下得見方于魯墨一枚如古人不死乃不慧何幸得之多至盈篋而隨手散擲且所贈多非其人以此爲負足下誠無面孔可見故人而足下猶然遣今子延致再三不往乃復攜榼相勞也如是而至今貽書尚拳拳謝過不置是足下爲長者而儕真小人小人是夕道遇狂生怒罵幾飽其老拳以遜辭得免抵酒家宿一破樓突烟如織而

睫雨淚通夕不成眠寒鴉來鳴樹顛野風颯颯撼窓戶雖次寮亦自有致汪君者以千金買姬而不能以脫粟飯客若而夫者何足當客一眄客實不知人罰以往生老奉與酒家突烟故應爾承惠墨譜蒐羅古今名相精麗神秀當是天壤間一種奇刻至之日即爲好事者垂涎恐終當落他人手僕誠俗物不解賞鑒然此中空洞成仙作祖此顧近之又承爲老母作壽章敢不九頓以謝嗟嗟王右軍文秩識學淹雅絕人乃以書法盡掩足下詩品

的堂普唐亦恐爲墨掩可惜也僕是以鄉者作傳三致意焉惟足下努力今朝温温玉立有展矣元子可能以自作雲牋遠寄不慧否來書有東游訪道民之約震旦國中止三大佛道場明州補陀居其一此勝黃白而山遠甚足下不可不一來日夕望之臨書馳結

侖汪伯玉司馬

老母九十生辰幸籍真人弘茀神明無忘福緜之祖日熙明爲人子愉快可言伏承先生記念屬丁南

羽繪佛母圖親篆鴻序以當雲諲中及其之母爲
介母尹母介母身隱不文尹母惟願善養其母子
涼德安敢仰齊古人先生之明覜厚矣復加以筐
篚嘉幣楠檀名香幣以製母服香以供如來南嚮
九頓敬謝明德嘉平月三之日乃母生朝是日也
偶有方外三道者不約而同來訪不慧王余峰至
自雲間謝白淵至自京口王復陽至自東甌三老
者並聞沖舉道要而敦茂實際則雲間翁爲最雲
間翁嘗爲諸生攝心澄靜蒲團功到真炁內周虛
白外朗龐眉碧眼面有光澤駐景延年欄柄在手
今方外多贋仙人軒轅拜七十二師拜贋致真某
竊有志焉未敢輒生揀別先生得無咲其目無童
子乎先生老矣世緣一切願悉放下一切俱假我
之真我獸有此點霧光閃爍簸蕩消耗何疑某所
日夜惕省敬獻一得運水河伯愚矣愚矣山人無
賴殆將滅我雕蟲名天去其疾然猶望先生一督
過此人弟得原蒙完歸足矣僕苦無副本僕自今
人索之態夫夫以負諾故不肯見發先生急遣一

力取之至幸丁元甫趕居何似吏道風雅如此君有國之寶也世人好求多於諂人大君子終保持之海陽多時賈少雅士丁南羽空谷跫然寧獸繪事稱絕要當於顧長康王孝伯間求之手狀爲畣未盡願語

畣汪仲嘉

去歲客海陽逼除東邁未得與足下把握忉悵可言仲淹奄然厄贏令人念之不能已足下素強健何復忽稱病邪嘔血一症聞之畏人此症獨有蒲

閑靜工大能斷除掃空雜念心息相調關竅自開神氣自媾匪惟却去疾苦從此可得駐景延年僕近日嘗以授王季孺太史孺疾立趣靜工却病方外人多通其說試訪求之當勝參苓良术百倍爾賢兄弟並高才博雅都不講尊生養性之說可恨哉老母九十神明不衰遠承仁兄記念敢不九頓首以謝潦畧敵叙中心如結

畣潘景升

自與足下別聞問宿然人傳足下客雲間客梁溪

最後始知足下罷北征仍就留都試試又復落羽而二仲乃牲起登第二仲豈能才於足下邪天之簸弄景升固如此雖然世不乏青雲士求如景升口吐王雪筆掞星虹能復幾人定當不以彼易此矣仲冬月老母感肺病危甚某日夕向佛天搏顙幸藉慈佑母病痊安嘉平三之日生朝老母強健若少壯過見親族爲人子愉快可言遠承足下記念遣使修辭重以明貺其自老親而下咸拜恩私又何羽翰佛母圖筆法遒潔色奪龍眠老居士大

函翁序精嚴簡麗蓋代之文至所云陶母尹母知言哉婉子不稱母實似之足下長誕變刻深秀語語青霞金臺宮中音某凡母子恐不足辱嘉命乃足下殷殷雅意銘之肺腑矣使者犯雨雪易歲時勞苦何當逾感主人情深楊伯翼得寒疾京邸幾殆歸及西陵嘔血數升神理未續僕所延方外王翁者明馬師皇術荐以起之柰此君性僻多嗔尚未可保萬全沈嘉則瘦發於背頃而復蕆今幸無事柴仲衍已作古人王季孺近頗力討蒲團功課

體氣亦漸佳業謀北上聞仲連翛然清真禪心不改李之文頹焉自放酒德彌深龍郡丞風雅日勝與不慧託契霞外津津日以有味君善領郡廣文書來道故大自可念足下何時東遊握手未期臨書悵結丁南羽清真佳人僕客海陽所朝夕獻此君耳一書報謝幸爲致之

答汪仲淹

去歲歲暮促還不及再與足下握別言念足下道體旅況甚爲良藥竟不能使足下神王骨強豈藥物非真邪抑足下信心未也憂生之感時勞我心無從得足下音耗者歲餘逼除潘使至捧足下手書語意神秀書法遒勁始知足下雖病神氣猶然不大憊自此益講清虛怡寂之學霍然而愈尚有可望蒲團之上實有駐景延年妙訣恨足下不肯深信力求柰何老母九十生朝承足下記念佳幣瑾篇登拜鄭重母子感戢非言所宣龍伯貞郡丞直心抗顏吏道純白時發爲歌詩風雅宛然品在古人間君善已領廣文璽東甌約不慧花時過之

并了雁宕願不知竟得成行否吾鄉沈嘉則老而多慾口如蛇赤疽發其背其巨如椀復如斗終得不死天替之矣潘使還崖略布謝不悉

與楊伯翼

王仙翁鶴馭幸過蔡經家乃爲陳尉慕以去歲云除矣椒盤無色柰何君非太白有竊梁王清手益還我老仙翁王翁實已成駐景延年玉液大道既與周旋使當深叩之匪獸可以却足下近疾而已

[illegible]過不慧以此報二十年老故人也

舍李玄白

虎林一別五更食新矣雖絮奉花時之約乃人事蹉跎尚阻良晤青枝紅蘿對酒當歌情抱所鍾便及不慧平頭甕鯉已徹馬在門矣何玄白之聰好不慧津津若此來書云屈宋無慙鶴之方鍾呂乏雕龍之技謂道民無之不慧一聞此言流汗被面不慧之於秋文如村姑野媪粗施膏澤微有姿媚偶見之山坳溪磵間顧影自照亦復嫣然今突遭鄴都霸芙宮西子可勝羞澀低回又如梟將壯士

長矛巨槊戰原改所向無前不遇節制之師可以得志若使孫吳運籌韓白對壘必無幸矣僕天性快迅束髮讀書過目而已下筆爲文一揮滿紙不能深思苦索即今深思苦索亦只與一揮等爾以故自知不慧之文流霞落英過眼光景欣賞一時必非名山不朽之業也至云玄元大道僕自揣凡胎俗骨何敢妄冀霧真徒以涉世既久覽觀世間一切榮枯得喪起伏變滅之事悉屬無常而人生爲塵緣繫縛慾火煎灼霧明受傷形神速壞居恒仄仄歎恨此事所以堅志欽稍除雜念栖志清虛以遣累寡過澄神煉炁庶幾它日臨去了了不墮苦趣足矣沖舉泥洹非有宿本寧可僥天之倖乎足下知我愛我故輒不自隱匿盡吐衷言大要僕之快爽明白爲文不精工以此天姿近道亦以此千秋而下此僕自立月旦公案也玄白麗藻絕代氣義高古人其於文也承蜩削鏤其於大道也望鞭影而馳無論雌伏雄飛總之茂明鴻烈者也書辭頗悾頗領之嗟以玄白才氣何所不詣且也

駁鶴雕龍此兩者並不必假名位云云無乃猶未達乎風風雨雨花事零落矣人間世何物不然人言文章不朽文章誠不朽乃其人朽久矣空文何與人事人與文並不朽則惟壞笈真語諸公儻顧與玄白共勉之相見未期臨書忉悵

侖王孝廉

陡聞季夏令弟之訃肝腸欲裂淚下不收者旬日矣夜來忽聞復蘁之報爲之喜而欲狂收選戴媼者至又傳此語益黮生還有期又頃之而足下手

扎來急問之蒼頭則知十二之隕已就殮審若是季夏之死信矣無可望矣其爲痛悼如何可言天天喪才如飛霞落英一瞬而過生之而天不如無生造物者弄人毒人何復可問耶化者不必再關人世事獨未絕者若耳更念太夫人晚景傷情所幸賢兄弟並是珪璋之秀足慰慈闈青雲不遠勉旃勉旃丈夫所用以光榮二親者政不在青紫之業如何如何承諭事即當力致之龍公龍公念季夏甚想必不以存亡易心勿憂乃公草復不盡

答龍君超

尊公手邁宦銜下葳蕤鑰甚嚴望君超若雲中鶴又若檻中猿古人云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我兩人悵恨可言新篇見示無一字不穩帖而風骨故自雋爽江漢頃多名士郢中白雪非足下而誰既許以瑶華見投何恡不發豈以不佞不足當大雅恐以爲不律辱耶跂而望之矣足下的於何日出衙登野人園如手掌大日掃逕下榻以遲高人江國芙蓉歲恒以九月始著花今者一樹花已爛熳朝旭白如傅粉少頃作淡紅淺絳亭午則深赭一日而變三色又放花太早殆爲君超駁將見臨況故耶臨發必一過野人家一時失去千古爲嗟無貽他日後悔何如庖人繼肉行者乃餉居者滋爲恧耳臥讀軒詩已唫成書上覽削

與董宗伯

龍山公子甫擢瑣垣世望風采鳳鳴未暢鵬賦先成吾道黯然士林惋歎夫子晚景有此傷情可知其則以爲脩短有數枯榮有時大期一臨聖賢難

兒公子幼饗膏粱荐登青紫官至顯秩壽到中年
賓客如雲才名滿世造物忌盈亦云足矣天之生
人得志若此者殊甚希歟夫子達人願言靚破此
關安神養氣以延脫節勿以死者而傷生者傷無
毛髮益祇有苦爾某頃又聞伯念公孫抱茂陵暍
病爲之懸懸某有方外道受王初陽此人遇異人
授禁方靈藥刀圭所入無疾不痊延年駐景棚柄
在其手特以進之左右夫子試與之譚當遂作針
外契也家貧歲荒八口爲累老母今年九十一神

吾與足下遯在幽谷科頭箕踞長松下旁觀世紛紜奕碁無所不可英雄退步惟有長生度世一着願共努力勿虛此生近得方外異人王初陽者向立功途左手提大刀三十觔累喊胡虜所向無前辭賞徒步歸來南岡藥肆藏名丹爐了道復遇至人授玄女祕訣石匣隱文既悟真詮更精劍術金石刀圭足以延年駐景白狼黃石足以戡亂定傾真徐洪客古柙衙之壽也渠雅慕海內馮開之儕乃爲延譽左右思無因至前足下交臂而失此人

爾足下試與一再抵掌乃深德居長卿不以異人自私矣秋深或到湖上看芙蓉請留異日者面盡

與孫以德

李生還得足下手書兼以文綺爲家慈壽感故人情深頃聞足下深居簡出環堵蕭然門無雜賓家徒長物居然布衣寒士風方之伯鸞之梱梁溪顯晦殊塗孤高同操中林之趣燗洽東山之望日隆矣生之不辰際此百六水旱疫癘南北並災柰何貧家復遭儉歲八口之計日支一日家僮有江上斥鹵之田五十畝頃種稻禾雜種子不滿十鍾史雲之饒那得不歷爾母年九十身與荆婦同學辟穀術兩男一女尚在稚齡朝夕所需亦無幾何歉若諸兄諸嫂諸猶子以及姊子中表咸食貧嗷嗷相向殊難爲情口不言而心愁尤爲賢者眷屬應得飽煖寠困若此以爲吏廡故吏早休無爲賢廡矣天之毒人今若敖氏之兕攪作一團火阬地獄夫葛嘉猶能茹其本根不肖讀書方忝賢科時戚屬聞之以手加額何限慶快而今日猶然使之

朝不謀夕啼饑若寒柰何不慈夫讀書登第元不爲溫飽此智不知也又僕一最大罪萬物一體愛無差等昔日以官俸餔四方之客而今者不能以升斗活一家之人至於今脫節末路尚不知痛自省改釜中有飯至戚來亦嗢外人來亦嗢對家人而寂莫貪外客之咲譚感踈遠之可憐忘戚屬之尤苦心近乎等辨失親踈雖稱小仁實陷大惡僕亦終無以自解免矣自此以外罪狀頗少皇天降罰不知其端欸僕實有以自覓不作牢搔坎壈態

僕今日而牢搔坎壈早索我枯魚之肆客頃逕逕語道民近日神氣大勝轉有少容不落陶鑄不屬陰陽其庶以此耶方外交王衡陽入句吳便附此訊王君有道異人足下物色之不惡語聒清士之聽請以李建勳王磻浣之何如

畣劉子威侍御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曏槩千言瑰麗閎肆籠罩百氏擬挈陰陽捭闔啓鑰椎破神理夫世不可與莊語不俟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

歸妄不假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
竊嘗剖心觀化小覩一切虛幻夫溟涬一理混乎
真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大地山河依妄而立胎
卵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生滅起伏得失榮枯是
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者桃虫食桃壞
虫擾壞蛀穿蠹蝕蜫奪蝸爭蜄勇蛙怒蜣搏蛛網
朝生暮死營營何爲不假登乎丘墓曠覽平野烟
黍焉不假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非其干隱

隱循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
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
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憍之氣騁閃之姿
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括席捲氣揚意得方且建
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驩一朝徂霣槁葉斷蓬雖復
取人魚爲膏金銀爲殉設樂昌伎銅臺上食彼白
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王塔金埒茅茨席門
金張豪華揚雄寂莫王謝鼎盛任昉凋零淮陰王
亞父死陸生貴鄙其烹錯也東市衰絲紆朱由紛

開衆灌夫伏誅路粹倾融終灌謁賈孟玫陽陸孫
秀仇潘當其時舉皆鋒芒其口輒轗其腸先發者
雄後時者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
慘沮勝則軒眉吐氣敗則俛首凄凉轉盼之間悉
爲陳迹東土託意于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
嗟乎糞壤之甘糞人則穢之窓蛹之觸紙人則愚
之蛆乎蛹乎固不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励
励勠勠于百年之内力恒恐其不竭而機恒恐其
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若瞥焉而悟則
向日種種之憂勞隻迫者皆可咲也夢者之得寶
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惧覺而咄之夢也當
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
境人生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呶呶
分人我脩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
孥彼方熟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又
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文
章功業自表見于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材力淺
薄既無當作者方出爲

吏輒捐身忘家異勉竪

尺寸命才與然尸俱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太傅其
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勲垂竹
帛一則名沒蒿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絜短此兩人
之才伯仲耳謝乘驕敵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
摧廢世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
太公興周伯夷采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綰
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龐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
避世垂崖救火圖南栖真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
駕爲龍爲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鼎宿書

功曹應徵忘亡命平津登牧豕晉公自餓儒狄青
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
今躬絕代之姿負蓋世之略而時無根抵白首窮
巷者豈勘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
檢可尋故五湖不必翳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
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貴富二物時來則爲
之必待二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矣不佞動業爲
彼夫所敗便當立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乘流又
何顧焉已明所以八卦亭物表彼豈不講於尊生

之道者乃爲斗
老父之所以哭聾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卧隆中
含神祿光以了性命度世何難而以彼易此達者
惜之即今日以僕爲不幸者衆庶之見耳先生玄
朗踔絶故宜以賀不以唁僕天性疎濶寡嗜火營
然聞之刻物淨根一絲不斷猶屬牽滯僕百慮盡
灰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
歸真也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
沫何暇介意
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露衷言
請正有道行不煩之敬俟後命尊札至忽讀一過
客至置之几而起歸急大索之三日不得恍然若
失重寶豈神物靈氣一朝乘風雷化去耶幸再寄
一通以慰調饑不悉

答柴仲礽

艸艸爲李氏招游東湖有若爾礽抵月波主人供
具甚盛諸君頗讙詰朝至大慈夜宿山房弟以寒
荆病思歸雨冒而出馬上遇淋漓衣嘗盡濕登舟
裸卧雨況通日不止四鼓僅得抵資壽寺從

同行者皆窄袖短衣若傭保僧熟視不肯信以爲焉無何繼至諸君言之始信而留飯飯罷天明矣遂別僧而還向僧借一雨屐屐大如舴艋不可著則跣足持屐行田間田間人無不掩口而咲長卿游狀若此良自愉快宜其寥子實際乎何必乘軒飛蓋鳴騶喝道恐嚇松桂震驚猨鶴也讀足下詩爽氣颯颯生面脈勝在澄湖萬頃間婉此行艸艸無篇咏可酬足下耳

十七卷終

四明屠隆緯眞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書

與王敬美太常

別先生六易裘葛矣歲月遒駛山河曠邈追維曩在由拳郵筒數將雁羽不絕王謝東山曹劉南皮俯仰之間遂成今昨人間世何事不如此傑綠髮辭榮黃冠加首長往海上間人矣少年落落穆穆

遊心黃農中歲作吏竭忠殫智上報陛下下惠黔首中忌窮交六尺可捐八口不問欲以畎神理而酬生平少見丈夫之槩然後撒手掉頭爲所欲爲命不其然有聽之爾往以月俸佐黔首資窮交官舍恒無隔宿粮由潁上移青浦有俸數十餘金豪梁道上遇治河卒單衣破盡哭声殫野悉以散給徒手抵官青浦入覲事竣行資盡絕貸於吳縣長乃得東還家數日得禮曹報若無北上裝遷延半歲勾吳公子聞而助之始北禮曹即俸薄不足活

其孥細君一簪一珥數質數贖於市肆如輾轤未沒則無所於質視以爲羽客毋母乎腰間僅一銀帶圄急時銷之以給薪米長安諸公聞而作銷帶行以紀其事即歸田間貧宜何如矣所知勸僕賣文以自給夫文無論好醜人必自賢而後他人貴之僕自視其文敗鼓之皮死龜之殼然入朝從馬上席上湯而索一文暮輒脫草袖而自詣其宅人見其成之不難得之甚易世皆愛其金錢誰復以一銖易僕一首文哉即持一文向屠沽兒市杯酹

片臠亦不可得又所居在東方天盡頭自非使琉球日本者足跡不至耶無四方之交又以海上布衣遊客爲戒袁安僵卧云大雪不宜干人閔仲叔不欲以一片豬肝累安邑以故閉戶累足以定力自持可使腹中一日無食不可使眉頭一刻不揚乞時爲餓鬼見上帝雖顔色枯槁乎而神明湛如前歲爲汪伯玉司馬招入白榆社使者敦迫再三嘉平月蹔如新都作十日留逼除返海上又負先太史宫城老師今春沈公子使人以葬期來告業許二月辭出門奈貧甚不能裹青山糧故人當晃我杲下結念婁東非一日尚未一往良用觖然足下從閩入燕都又從燕返南國當不乏鴻鯉奈何無一字及黃冠道民僕萬念空矣有可以累心處盡矣所不忘情則君家兄弟耳聞長公近得異人點化了手非難足下尚墮世緣僕雖謝吏事而俯仰昏嫁未免纓紼儻一朝示逝後悔何及是僕之所日夜疚心也隨緣挨㨂居塵出塵敢不勉旃通家癸張孺愿太學南遊以一書抵趙汝師司成嬾

不欲復作敬美書明日計不可爾爾遂至覼縷物外人葛藤猶如此孺慮名家子才士也奉兒采擇

倉周元孚

敝邑明府回得仁兄手書二詩牋一書辭娓娓提肝挈膽一字一涕掩抑沉痛讀之使人欲絕前年兄入都門弟適堕流言放逐倉皇出潞河僅以一札相聞無何報兄又抗疏謫官鴈門及弟家居聞量移南中郡司理則得僊都洞天郡竺在萬山中差堪稱吏穩又距天台四明數百里而近十年閩別計日暮握手無難爲之一快而來書亦欲招余西行訪軒轅黃帝煉藥處只尺故人心無翼而飛矣弟不佞挂冠歸隱以來貧過原憲造次不能辦遊資而貧居茹竺一花一木手道書聽樹間黃栗留鳴便怡然忘身世交以貧踈嫻與開長出門良不易矣三月棯花落後或可得閒山陰櫂以布衣皂帽訪足下山城傷哉君家叔南蚤世無論其才藻天逸即一片肝腸意氣足籠罩人代楯弄三才造物乃不使之享中年稍展尺寸蕙權蘭折能不

悲心嗟乎不佞知叔南死矣乃不謂其尊人亦相繼不祿天之禍周氏深矣豈元孚才太高氣太盛爲真宰所絕姬耶劉金吾推君家叔姪之分惠顧不佞義掩千秋當不佞去國時悉力周旋雖寒朗孔融殆無以過不佞心深德之頃王季孺太史還朝僅得附一書報謝中寓樂令衛玠之感哭叔南三詩向沉在篋笥今録一通以往想仁兄讀之涕被于面足下欲弟補作鴈門歌念既已從代郡轉江南篇中亦宜及之始足盡俯仰今昔宛轉悽切情事方苦乏西去鴻鯉屬會唐司理慨然肯爲不佞作書郵而詰旦即發猝急作書作艸略不盡本懷向與喻邦相使君校分不淺亦欲謀結一詩爲贈倉卒未能故寄足下詩柬及之幸致此意十年來積抱種種非掌大薄蹏所能悉諸惟仁兄亮在

再與柴仲衍

短墻脩竹詩卷香鑪足下坐卧胡床亦足自適幸無以樊籠自生迫迮想弟輩寶足矯健如虎日奔逐麈緣了無靜攝時顧安得若仲衍龍鐘一室盡

屏喧囂元然枯坐內視反聽服氣調神久之令元陽充足心體融和足下日前良是天假機緣却不自咎友生煩懇又不能虛心參問善知識此大可惜爾弟年來深知攝練卓生之道恨不得擺落世事壹意了此足下倘欲聞乎請不吝作故人慈航從此可證道果世何憂四大皮膚小疾哉以與足下生平投分不淺故輒布其深中惟足下財度來冊書近作奉去以惡札書惡冊政足相當耳

與雒汝師司成

不穀其已作黃冠物外人矣黃金既盡渌酒亦虛扉喉不來泥垣壁戶鄭莊罷驛公叔絕交海內舊遊竿牘盡廢一花一竹一鑪一几詩篇經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譚話止於煙霞生涯止於蒔秫朝市起伏升沉變幻之事絕不到門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不得入幽人之耳孫生有言佛容爲弟子天許作閒人咄咄合沙仇友爲德不穀今於人間世隔幾代矣都無關通都無記憶獸有一二烟霞道友尚不忘情則汝師其一也僕最不

才抽身最蚤良是天假以雲水之緣乃足下與敬美猶縛世間作熱官此市上兒所津津金華紫煙客所掉頭不顧僕年來萬念俱空一絲不罣閒中無以自娛稍取三教理參訂和合著爲一書號廣桑子中竅破的未必敢望三教聖賢點頭然直寫胷中所得提肝挈膽矣但恐終非祖師西來之意太淺太盡殆未免理障以故秘不敢出此外頁無它事所苦憲伋之貧捉衿肘見三旬九食以定力持之不令小生烟發火去冬先君始得入土不封

遠今之人愛居長卿者大都指輕通毛裯爲龍門
不峻並未聞以其冠蓋爲不合與遠而棄以相謝
讓也若然徒有分別勢利炎涼太分明爾安所論
龍門之峻不峻哉嗟乎毛裯賤士恒苦饑寒或多
急難無可告語望門投刺士大夫家往往指以爲
雜賓而斥遠之至一冠蓋臨況騶從如雲塞途充
巷主人顛倉倒屣舉家跟蹌奔走惟恐有失毛裯
登門門者呵止不得入視主人如天帝偶而一見
禮多踈節面有傲色草草訓對驅遣之出門皆世

所指爲雜賓故也而今余亦指爲雜賓而斥遠之即此曹將安所一投足乎夫孤高峻潔口無輕言身無輕行擇人而交擇地而蹈此士君子之法律無容泛愛去城府絕町畦無物不與而又不與物比狎爲非大人長者之度豈不亦儒矣故元禮仲舉風格峻絕士論高之藺相如明上陪王皇上帝下陪卑田院乞兒至今太和元氣藹然必也銖銖而計炎涼較利害富貴光榮者進貧賤酸澁者退如是而號以爲杜雜賓峻龍門誤矣乃若云遠狎邪親有道去煩就簡漸歸清淨以此見教僕請虛懷以聽今之士大夫不通貧賤而好接貴人不尚清言而好涉塵務不尋花問柳而好求田問舍外簡將迎而內多嗜慾臣門如市臣心如水故當勝之僕頃以貧故戶外履綦漸少舍西旁闢一隙地大如掌四周綠以泥垣雜樹野花草木漸以蒙茸古屋三楹稍加脩葺日坐臥其中手一編市朝升沉起伏變幻事一切不入於耳以此畢吾餘生足矣先生吳郡人倫準的秩壇臬將不佞生平

石友如先生者不三數人毛羽摧頹以來眼前白衣大半化爲蒼狗歲寒青松吳中獨元美與先生在爾先生日望僕過金昌下榻抵掌望而不至則有說母年九十不可遠離又以年來貧益甚不能辦遊資世務既能踈嫻日長視出門真如登天想君家新園嘉勝當不減王右丞輞川莊春風午和花事行盛何緣與尚人同試輕衫遊屐也吳中多名花幸覓一二相寄齋扁楹聯乞書數幅八分真楷惟命梁溪故人秦君陽與僕有深恩聞其至自京師以八行訊之便布心曲不盡願語

與秦君陽

臘月使者還自梁溪得仁兄手書知行李適以是月歸里中何其神氣相感如此也數千里倦遊入門與眷屬燈前情話雖行落魄亦聊可自遣不佞弟荷仁兄骨肉至情只尺丰神可勝飛動本擬於元夕後便出門委晤知已叙致契闊乃弟頃若貧益甚不能辦遊資又恐不佞扶服西行抵梁溪而足下已從北去邈不相及坐是逡逃畏沮徒日夕

神馳敬遣小力修荒牘奉訊仁兄儻行李方春未果北來急見報弟不難典衣裝爲出門計三年闊別千里相思猶然裴徊延望不奮飛而再顧念仁兄疇昔之義爲何慙媿足死仁兄急欲見弟可以一言相促助我遊興除夕始得剣土塋先君子不封不樹荒壟蕭然人子之恨何言老母今年八十有九康強如昔恨不肖一官拓落家慈暁景凄涼古人以善養親不肖猶媿斯語小堂西隙地可花木數本聞江陰無錫多牡丹芍藥乞足下

二種付奴子來供幽人吟嘯太夫人獻歲想益安好家荆婦念太夫人及嫂夫人恩義不能去口來爲道之　告先生曾出山不久不通問良以爲懷廵千里山水一幅並王炬家書四幅韓昌黎集一部羅念菴集一部淵羅一端詩扇一柄藻黄龍元年鬪一枚奉將鄙情伏希麾頂

與劉金吾

不復賴明公寵靈歸奉老母挈妻孥還家無恙城闉水曲有半畝宮旁隙地可以小栽花竹茅亭置圖

青佛道藏數卷一鑪一几奉大士及曇師蒲團經典作老居士生涯風日熙明親朋相過焚香啜茗共談脫粟淸言娓娓佛言無生仙言不死以此忘情遣累庭以沒世所若家無負郭違生委命屢空晏如君恒謂友人云閻王殿前病鬼多餓鬼少家有黔婁賢婦相共糟糠未嘗一刻攢眉向人屏居以來海內交遊千牘盡絕自出潞水二年未嘗有一字入都門天上故人恍如隔世矣獨念明公疇昔周旋義高千古當不佞初被佗日明公一日三過不佞邸中對長安諸公衝冠扼腕義形於色不佞云其越國男子歸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無累故人明公忼慨以手摸其腰間玉帶曰某一介鄙人至此亦已過分誠得退耕濼上田幸甚亦復何恩及不佞挂冠出神武門褰驢且策而西兒子痘殤適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日京邸薪水醫藥余維力是視不佞遂行明公果惠顧不佞妻孥甚至而不佞之阻凍潞上則又時時使人起居逐客饋餉不絕所以慰藉之良厚又爲治千里

裘不佞八口所以得不路餓者明公賜也種種高義豈在古人下乎僕所以萬念俱灰獨此義不泯申童遂寄肝腸在茲京邑諸舊遊好遇不佞不薄人致一戔殊非野人之體當從世外相覓公家快壻叔南才氣儁邁柰何天奪之太蚤洗馬之年僕受其特知聞訃摧痛如何可言止享洗馬之年僕受其特知聞訃摧痛如何可言哭叔南三詩乞令人特歸焚之叔南墓上漠漠英魂當監故人此情近得周元孚書知叔南尊人亦相繼不祿天之降罰周氏慘矣彭生甫得一弟一鳴而斥吾道衰颯如秋葉獨幸明公身健位尊碩果不食忠勤沖抑爲國爪牙雖然貂蟬鵷玉出入禁闥此人臣之極也江漢之上可以垂綸世寧有不散之盛筵乎願明公采細人之言覽止足之分主臣主臣王季孺太史還朝附此爲訊南風有便無忘德音長歌一章及近作數首錄扇頭請正不悉

與汪長文

四明雪竇家山也不穀抱尚禽五岳興而此山在

程几間未一寓杖矱何以謝山霧合海内探奇之士此番訪長文定須裹四明半月糧了十年宿願計在元宵後入南雷花事初起條風田暖政宜遊屐足下幸却它事同入山尋謝灘塵高踪頃君房書至亦勸僕物色四明遊興勃勃矣湖羅一端奉佳人製春衫服以訪錮樊二仙人石室輒遣奴子入山采緑筍當須得大如斗緑如青玉者乃愜道頗慮竹巨者不活也西園粗闢栽竹須得數十株乃可望它日荼蘼成林業遣數力崖仍乞多移並丁佐我俟其成林足下來共嘯竹下作名理娓娓想見佳致

答葉虞叔

僕頃以至心向道頗能悟入三昧種種塵情遣矣屬念三教理一其徒各立門戶是非聚訟無休聖師不肖思作三教統宗書妄意津梁以此一事尚苦葛藤俟此書成便撒手作無事漢人間世生滅無常種種妄因當不復黏手掩關禁足遂不知足

下抱病若此既幸平善須益調攝神炁大都人身百病多起于七情內縛然後六氣外攻若能割却一切妄想塵勞病何從起足下天姿疎暢大是入道之器人道不患疎暢所患萎薾把生平雄心俠氣一刀兩段返於禪寂而生死事上雄猛精進何慮無成古德所最怕蒸不熟煮不爛激不發鬬甚無氣人此厘額屠兒所以獃先入道先於華嚴一會入足下儻實有志大事因緣早辦肯心從前作過霧散煙銷矣見來書懇切遂披露至此千萬諸

再與王子

不穀挂神武冠田杜門邦掃日以脩禪悅爲事暇則閒覽異書意有所到率爾撰著文字數篇名爲廣桑子不復與聞人世事亦不欲希蹤禽尚放情五岳大丈夫胷中自有須彌四大洲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安事挈一輛菩薩僕僕東西乏一有住着山水亦障文念今世管鮑交弃如土矣生平提肝膈指天日轉眄行路蒼狗白衣以故火年結交心化爲冷煙薄湯爲飛絮往時坐幽窓一爐一榻

三日無交朋則低回而思閭戶外履綦聲則矍然而起乃今累月歐處一室蕭條取雲霞爲伴侶引青松爲心知時或稚子老翁閒中來過濁酒一壺蹲鴟一盂相共開咲口所談浮生閒話絕不及市朝客去關門了無報謝如是畢吾餘生足矣秋間以外父家事刺促偶然出門抵虎林適汪伯玉司馬至自焦山約會於湖上一時耳食之徒紛然襍至人自奔走司馬公何關僕事而足下云寘客從僕如雲也方今王元美汪伯玉朝市不穀日中之市汪王暮年而朝市不穀壯年而日中豈亦有說乎董伯念以舊日同舍之好遣信使相招者三不得已強爲一行還抵西湖鄉心遄發矣念王先生腹如車輪虎林如閶門可朝發夕至所以不來者諺夫之口信信未已僕不畏吠形而畏吠声三吳有此足與吳太宰千秋並傳亦松桂蓉荔之羞也先生能挽三江五湖水爲吳中一洗腥穢乎僕南來面足下齒牙間未一及聞彼夫顧猶向足下嘵嘵想定取佛前楊枝水灑君家几榻故知足下真

廣大教化王何所不容明春有高興當乘桃花水一倚櫂閶門城下數勞書問久缺報音則以嫝故一臨槭遂至娓娓數日前雲間千馱先來魯附尺素既發三日而使者適來即録原書一通再往蓋思于生或爲殷洪喬耳歲暮食貧端居寡營叁頭折紅梅一枝貯瓶水以供歲事細君賢明時不廢燈前咲語此中一點靈明斷非狥狥者所能磨滅先生當信之無以虞鄉窮愁皮相故人也

與汪長文約昏

蓋僕束髮從海上諸君子講秩壇千秋業維是先生實執東南牛耳盟犬越龍子國由西陵東至宛委以極句章郡鼇柱而外大瀛海環之蓬萊三神山只尺乎其上多斑駮蒼鸞紅梨碧柰金堂玉室高真上仙所都而內地自大雷山南迤四明石窓瓏瓏吐欲煙霞劉綱樊夫人丹竈於是焉在而汪氏世家大雷下自御史中丞雷峰先生一代鉅人實產此山靈氣參軍識環先生繼之洞嶺瀕洞益以昌明三世而爲長文先生蕭遠矣於學無所不

窺於理無所不詣仙骨天成遐心獨往所居青溪碧石窓櫺在雲霧裏曠於清都累月精地然香聖而手異書亭亭物表斯人今僕尚史冊上見之當何如豔想而乃徵天厚幸生同時於同里學同調僕既好君君亦好僕兩相雖無間也逆僕爲諸生君數從朝夕自僕行作吏君稍闊焉乃今僕去蘭省稱黃冠道民而君過之彌厚將始於椒蘭也者而成於蕙蘿也者余兩人既莫逆於心而社中兄弟張君孺愚楊君漢卿又實從吏之於是不穀仲子王衡遂得昏於君之愛女蓋昔者蓮社蘭亭香山柴桑翁陸靜脩謝太傅王右軍白樂天元微之諸君子以文章爲骨肉未聞其結託昏姻也此有上古朱陳村龐厚之風焉它日相期昏嫁畢而駐武陵鷄犬同脩芝檢雲笈業則請指桃花而盟之不腆之將用存醇朴維先生財警幸甚

與卓澂父先祿

逆舟過唐棲使人物色足下屬有要上之行是夕落颿河渚與交人散步大隄虹梁百丈煙火萬家

管弦沸樓魚鰕腥市高吟唐人停燈待佑客沽酒與漁人詩太白悵清良以不見澈父聞君家園亭甚勝裴徊路岐未敢徑造竹下唫嘯須以獻歲花時從西湖奉約來一話琴尊風月爾湖上諸君子雅集遂足千古不減曹氏南皮興西泠吏爲南屏良是敬如來命改寓小作數字承委作小傳及唐詩類死序深媿淺陋恐不足爲風雅生色類死序先脫宗傳文尚未就以俟王正之月奉周君附往焉王二太史詩當即促之重此社也者以人不以

官要如兩太史其人故自佳時寒家適有昏喪事又爲遠客將迎冗甚崖略具報容嗣布種種承惠酒資良感方脫細君金步搖餉賓客佳貺適至爲之色喜足下頃見元美先生此老近履何如掩關人猶念貧吏假十金寄我書辭字字肝腸儻生平鮑叔終當屬之此老爾

與徐檢吾使君

逆不穀其以職事辱在明公鞭箠之下明公破拘攣之見弘寥廓之觀蓋當是時備明公奔走吏

三而明公所以遇不穀某者獸異等衙坐清酤香
飯把臂論心至出明公愛子見客此之異數它令
長皆不得與焉及某居都門橫被仇口以去海內
交知信多爲不穀持公論而明公獸爲忼慨䆉
而髮上指冠向人明目張膽以百口保曾幺
人心相知若此并豈有千古乎不穀某白
冠來蕭然四壁囊無酒貲賓客盡散妻孥
寒餒而僕日焚沉水一爐手道書目花
空晏如也某爲墨綬宰十六年貧甚

公之所以知我者故自不謬溪刻如陳仲子充若
行獄少風致宋蔡端明清若何必不如淮圍人而
風流遐暢蕭遠矣僕私心敬之慕之願學未能然
可以累心處煩盡明公信及此言不明公爲雲間
李亦且六易裘葛吳中稱廉勤長者必首明公先
後部使者薦章無慮數十上乃不聞徵書旦暮下
雲間而它人顧反先被褒美去都清華此何以故
今世風尚率右佻滑而左朴忠明公即廉勤杰長
者何長者非當代所尚也雖然佻巧者驟而得志

一跌不振大禍盈車朴忠者用拙循分即無奇福亦無奇刑上帝持筭闊而不窶推斯以譚明公吉祥善事後且無涯願明公安之于駘先來訪不穀其道明公念僕甚敢輒布謝今公子風氣日上足散人懷餘不敢悉

與王伯穀

海內習先生才如金沙九品寶蓮筆端吞吐並生五色此猶謂皮相王先生也者乃今信王先生蓋古有道長者先生生平行義卓然無暇悉數即如不穀挂冠以來家徒四壁人情反覆轉盼滄桑疇昔君交化爲行路外不易口內不廻腸今日皦日青松獨足下在耳今而後知先生非今之人也足下數以書來字字肝腸言言涕淚僕闕焉久不將一字爲報既稱黃冠道民學疎學懶乃是道民本色知先生當能寬之來書多談僕少年時豪舉態元夕張灯灯花照天鐘鼓沸地酒如泉客如雲此以告者過也然僕清士實不欲學楚國灌園人溪刻自處白香山歌舞不離眼中脫手萬緣立去證

道李青蓮曰權金屏如花人千金散盡無家可歸
二女嫁與田夫褸襤明風流一世所至樓船簫鼓爛
醉西湖食肉則瘦食蕨則肥垂老鼕子母錢市得
草屋數間因愍傷貧媪夜哭立還其券而褸明去
死客舍中僕每念數公潛然順涕敬之慕之千秋
而下願爲執鞭近代士大夫口吐清言身染穢行
達舍萬頃囊中阿堵立山矣而布衣草食食一鷄
子分作三朝暑天至臭惡尚不忍弃去一朝屬纊
金錢遶牀而腐抱持而瞑留與子孫無當一鄭僕

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以故忻然曰開
口而咲世人見其如此不以爲家有王陽再砂則
以爲癡老不解事僕都不問也家有一錢與親朋
閒坐爲清歡興到或口謳下里曲少年在旁撾鼓
吹笙暘甚詰朝洗盞厨無晨炊矣踪跡若此而此
中靈明自以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海内交知
愛我惜我知我俱未盡亦不欲世人今得物色之
而足下聰明絕世想定靦破我窠臼敢遂私布之
明春花時定訪足下聞新莊甚勝顧何如君家輞

川手異書目花竹耳禽鳥此時想王先生天上

與陳立甫司理

山陰道上只尺真人紫氣以維摩示疾不得恭承西泠六橋之間又跬步相失後會尚爾耿然人生相知　語之難如此詢之蔡府公知明公已至自吳興便可了蘭亭舊約歲行暮矣不能冒雪上子猷船請以獻歲花開時來續晉諸賢脩禊事龍伯貞先生品甚高卓然風塵外物稍從之遊穆如清風使人世情都盡聞君善於臞月麴庭過東海爲之喜而不寐業治蓮花酒一石遲之矣此時儻得使君同醉便是千秋勝事所著溟涬子二冊久留鄴架眷足下西行未携以俱可謂夏龍沉於獄底昔蔡伯喈一寶王充論衡冊寶趙曄詩細而書至今懸諸日月足下乃不能爲僕之中即邪然僕所著發明天人理有過於論衡詩細者足下當自得之政在續成此書急欲得再三冊自相參訂幸即見歸遥睇宛委雲氣結念故人臨書惘悵

與蔡海鹽應期

薄遊鹽官厥年丈厚貺款留諸兄用情不穀弟者皆出於古人所難佩以卒歲何能遽忘別後承錢魯南惺吾兄弟堅留到宅復住五日緣鄉心陡發苦辭東還不及脩一書爲謝耿耿此中向以歉寃陵吊沈君典太史出門公子往白下其家無北道主人裴佪不啻到家以來日爲塵緣束縛至今不得遣一訊問聞臞月且葵先太史未得的信尚爾蹉跎真負故人泉下矣有書抵士範幸爲道弟此情乍兄清白吏勤公[illegible]不減陸續吳隱之乃[illegible]

梱愾幅無藥六年餘不遷見世之貪婪狡獪者家已猗頓身仍大官廡吏之不如巧宦從古而然雖然有志之士寧爲此不爲彼幽蘭不以無人而不芳願我兄善保此心無退悔大丈夫業登賢科有祿位患身名不立德業不脩豈憂官爵卑下八口饑寒哉古都將相擁大權而闒茸恣睢或遘穢千古或泯沒無聞一令一尉操行高卓與日月齊光流照史冊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蚤夜孳孳也仁兄賢達當不以此言爲迂錢敬舍年伯以甘母氏誌銘

見屬遣使送行狀來於其使者還敬附一書奉候奉謝向遲尊嫂仙舟想此時已到官舍退食淪茗爇香與細君清話出而爲並海三老子弟分憂爲今亦大不惡弟東歸掩關讀道書亦自脩然有致因風相念幸惠好音

再答陳立甫

往不穀之過山陰涸與謁也明公實在病鄉數數使人留客不穀則以登廷交人湖上之期徑去渡而陵明公本無他心何爲祭向不穀謝過至今不去懷中明公豈以豈以不穀有蓬之心也邪願渙然氷釋廓然霧散勿以不穀爲公孫丞相葉賓頊端居念溟涬予甚業脩赤鸞將遣一介乘索之掌故屬有家冗遂迷未發使者持手書以二葦至爲之色喜王烈婦秋霜之節三百年後乃得賢使君爲之表章使君向言烈婦示夢狀奇甚足明英魂不死今叙中諦不言豈以爲恐涉惟乎尊公身嬰三事志在五岳名章鴻藻日月齊光今之白太傅蕪端明也讀二遊編如墮閩蜀諸山雲霧裏然張

太史云明公觴蘭亭探禹穴陟秦望盛有歌咏即胡不與二遊並傳而令泯泯若此明公脫有意乎僕請載筆以從寄惠名酒即與客共之醉使君明德往有一書訊龍君善不知已寄去不經年無一字及故人距人情太遠幸足下留神薄遊塩官海上登秦駐山一歌好事者爲之勒石聊致一通請政莊靜甫遊頗困地主婉足死天不令長卿有結客資束來客須臨江而返爾前書一槭并往

與王恒叔年丈

不佞弟始與仁兄約虎林遊十日當返不謂江止遇汪伯王司馬信相期會於西湖抵虎林數日而伯王至自京口遂共留連旬日屬董伯念客部遣使招遊吳興山水業堅辭之信使三往返最後遣其所善交人雲間彭欽之親至虎林相迓欽之不佞門下士文秩道行不佞素所崇奬渠慫恿甚力不得已強爲一行亦計仁兄於今秋未必便來何圖遂失迓車從也不佞弟止家僮三人弟隻以出舍中止留三尺倏鴻老奴守門仁兄昌甫抵敝廬

哽移日大兒年七歲次兒六歲未嘗見客不開揖
拜應對之禮門內亦無期功親屬子弟無能進茗
汁供脫栗使仁兄妻然出門去數百里遠來之意
云何弟婦言甚狀弟爲之邑醫不寧者累日檢篋
笥得仁兄手書二通詩艸詩筆各一語語帶雪霰
鼇峰雲氣恍如奉顏色更益妻其弟甫家適甘應
溥潘去華二丈行部郡中相見譚仁兄不去白甘
李兩使君招弟泛東錢湖次日送去華海上頗盡
綢繆之驩此時憶仁兄轉切杖履此時想已到家

先生之累招一往言別作檀州三日留比返水濱則仙舟已發不復可追悵惘何已其自去年九月奉母抵家杜門習靜香鑪經卷聊送流光了與人世隔絕如避秦久不脩只尺之書遣一介行李起居先生每念舊恩中心若結先生佩仁義於東教奉大道於西方約已豐人清心寡欲好生之仁不遺艸木普度之願遍及肖翹達滯導幽植什噓槁衆愚指爲慧炬多生待以津梁益根之天性出之道力大都無所爲而爲者佛門實脩實證品超無

漏道家三千八百名書上清先生殆兼之論至於
此則某之愛恩不過四生中至微眇一物固不必
向先生津津道感激矣某自謝事以來遣累剗心
力脩淨業根器雖淺情緣本薄似可成進第生平
好惣三教究異同竊恐藥病兩妨葛藤不斷何如
先生精瑩直截一悟超然也某又若黔婁之貧母
年幾九十妻少子幼家徒四壁晨夕關心然屢空
晏如不生煙火母奉佛教不御醲鮮婦性賢明能
甘清苦即了道不可知大要非火坑中人也頃累

金世俗所不能望妒口所不能關痛癢眞味迄今三載詎維三載行宜託以千秋方之古人蔡中郎張司空玄賞通識此義寥寥乎此與殉死人肉白骨恩相倍萬矣隆於茲益有大慰慰終不自慎一旦墮落以爲知已蓋從此未死之日皆隆可慰之年也慈湖信宿對几連牀仰見先生情彌真愛彌篤依依戀戀何能捨去所不敢久留者一恐妨簿書公事一恐來觀望姬詫風波之民舉動甚難道院分袂馬頭霜葉鷁首秋雲何物不關別恨乎

先生遊歷宦虛舟渉世道業既盛宦績復崇人恒言俗吏不聞道文人無實用嗟此兩言今日賴先生一洗煉已漸熟及物漸宏三千功八百行了當非遙願益時加保護眞炁內視霧光古人云攝心一處即是諸佛道場散亂片時便落衆生境界又云千日養不足一朝損有餘幸深味此痛切語不肖實時提醒此等話頭願與同心人共之顏先生直諒長者講孔孟之學號醇儒而頃復留心淸虛亦殺出世網望此其卓識遠出宋儒諸公上一見不肖輸大加獎賞亦幾於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矣恂雅書生脩眞仙子綽約靜女何以得此三言於乃公榮哉如被以九錫也者一書爲報稍吐衷言亦急知已也敬先奉先生一寓目乃爲緘致之馮方伯公爲不肖遠送郡門感其意矣并乞爲道謝同年亡友姚元禎母出見不肖單絞布褁破碎繿縷爲進士母寒苦至此傷哉使人酸鼻入信不可以無年望仁侯稍濟以粟帛高義青德枯骨知恩矣隆又見永明寺羅漢殿毀壞五百應眞盡化

土坯欲以一疏作功德難哉伏惟宰官留心三寶幸甚

與顏應雷侍御

隆束髮向慕明公頃始得登堂一奉教言立譚相許輒如舊知隆是以感而思奮蓋圖濯磨以期不負大君子知遇隆生貧家十歲始就童子師二十尚未知人道自幼聖必正襟行必肅步潔已脩容凡如處子長而讀古人書制義之外旁及詩賦從騷墨之徒遊遂好工綺麗清曠語又見古輕財重義

然諾節信豪傑心頗暮悅之後又信奉仙釋持戒守律妄意泥洹沖舉讀二氏書志在清虛恬憺解縛蕩累不欲拘拘翦翦爲天之戮民而天性亦頗近之兩爲邑令出視簿領入稟玄律愛民潔身奉公執法取予極嚴嘖咲不苟未嘗私民間一錢一帛而所得常俸復悉以公之九族六親及四方泛交貧士居恒省愆思過二六時中長恐獲戾天地神明取譏月旦清議惟是好文愛客迹近風流周貧散金事同任俠世人不見隆而孔徒讀隆文字

習隆声名必以爲文人萃士浮豔綺靡跌宕疎恭不知隆實非其人也往隆在京師以虛名爲累士歸如雲世之好俠者以俠至好詩文者以詩文至好仙釋者以仙釋至世並以耳食[illegible]欲鑿坏閉戶而不能隆以虛已無心浮雲過眼應之然而日不衡濡炙韋不聽絲竹即賓朋滿座所譚性命[illegible]假者什九古今辭賦者什一遠聽不督見其蹤跡如此以爲香山端明風流之宗不知隆實清真若行檢柙士也佻口點畫人終不信稱冤訟枉傾都盈路彼夫遂

坐誣罔隆罷官橐無一錢居家且無百畝即今所存僅六尺之軀而已而今者猶然安貧守道壹意操脩絕不以貧窶困頓動念嗟乎此豈爲惡者耶隆既隱矣復何用向人呶呶自鳴海內交遊寒暄盡絕破甑不顧覆鹿已忘所爲不敢不一白之門下者以門下當世大賢人倫準的既已知我安可嘿嘿不稍自陳衷曲乎古人云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已可以不恨此隆之所以一見光霽退而沈吟中夜不能已也龍

伯貞先生淸眞勁朗有道君子也持身甚峻取人甚嚴與不肖還往二季嘿咲起居動息遊處無所不咎而後信不肖竟無他乃以薦之門下門下一見遂見知賞嗟乎隆之心行信于神明而不能盡亮於世人今得當世兩君子見咎隆從此可託於天壤矣沒齒可不恨矣裁書叙心不覺縷縷隆不益自淬厲以報相知他日何以復見先生顏色乎所望痛加鞭策以徼成庸愚隆不勝馳仰

答萬伯脩

長安遊從飛觥接簡歡悰方暢風波倏興書鯉有稽白日無色矣山民歸栖真海上足下亦出治兵滇中逐虜疆場五戰皆捷邀其歸路截其剽掠斬首虜奪牛馬積如山陵餘醜奔迫風木皆兵追亡逐北數百里斯以奇矣庸將寡謀前軍失律困獸猶鬬設伏掩我殺師之敗罪在孟明不坐由余街亭之衂過繇馬謖何關武侯吏議太苛吹毛主將止問敗衂不錄首功罷謀臣以謀臣以謝虜人足下遂解甲西歸徒步南岡飛將一行長城已撤胡

雛酌酒相賀是何當事者之失策也足下英雄人文繡孔鸞武擅龍豹刻燭倚馬吹簫擊劍意氣磊砢仰薄秋旻有如世不用豪士雲中一獻之宮塞外十乘之騎驟裹前鞚飛兔後蹙蠻童衣服妖女靚妝臂鷹牽犬射獵飛狐彈絲高堂命爵曲房束軍書而理細帙拋綠沉而揮彩毫胡不適矣天下無事放英雄於閒曠一旦羽書交馳烽火四起恐安石不能終卧東山絲竹也六年闊別萬里書來方君皇皇鎮時手裁尺素遠存故人分俸槭詩意氣整暇如此斯爲大英雄手段以此臨邊何事不了四詩奉寄如奉面譚近作一冊并往覓定傳於此道都不進則以年來苦心研討玄元操煉真訣丹基頗立黃輿可成控鶴志堅雕龍念淺足下才氣無窮包舉囊括似歐少此一念諺云英雄回首即神仙願足下深省范少伯張子房真足師也道不足度世僥君益世雄豪大期一臨氣韵便盡能與四海爭千秋之名不能與造物角旦夕之命悲夫悲夫東西邈隔傾握難圖翹首雲中心目俱斷

舍余君房督學

君房無恙關中大饑輸車行部人情孔艱良以爲憂聞今歲有年差慰遠念吳越連遭旱暵疫癘繼之喪車四出野哭千家入秋便苦雨潦至今晦翳不開睨稼漸萎天道如此莫知稅駕足下書來有云不剩丹於仇人之腹而濺血於故人斯言何爲良可駴愕得非指就李君邪市虎之語起於往歲尋即銷滅足下耳此語以西至今猶未舍然何知知已之不亮也不佞與就李宣城而君講金石之義甚厚此天下所聞也宣城物故不佞以迂誕得罪當路仇人棄之落籍南冨私念身與就李厚誼誰不聞既以訴罪蒙既且無以不祥之身爲故人累今彼夫得挾吾而人爲奇貨乃深自引匿避故人實不佞之嫌遠就李非此君疏薄不佞也天既吾而人吳越間忽興飛語謂就李君徒以顯晦炎涼故而疏薄長卿是時些就李不長者諭諭不知僕自疏夫夫欲以智全夫夫無爲敵資即不佞百口不能白此情人人無何而就李罣朝議人遂疑

僕爲之干石益當時實有爲之干石者借僕爲名
塡之而罪人已得僕事始白吳越間暴僕遇異人
武林跋泰上清諸真授玄元道術時則就李堅求
同事與之嗽血關壯繆諸天人前不佞乃咲曰陰
謀干石而陽共學道即道盜耳關真君之靈可干
耶就李君亦咲罷起仇人之中僕未嘗幾微動念
顧友結業故人耶夫僕學道人怨親平等真道家
事寧可整人則蠆也蠆學道乎人言熄久足干猶
云云豈有酖人羊叔子哉僕猶不能釋足干疑品
可知矣雖刎頭瀝血何益萬伯脩雄豪人湟中逐
虜斬獲頗衆敗北一罪乃聖寵歸亦得矣一槭
寄畕輒附去使知桑晉尚遠幸爲多方轉致雲中
勿有浮沉秋色漸深關隴風高謹自攝生關中士
近復有李莫陽其人者否

與曾觀察

逆隆侍明公於雲間厚明公一見弘獎不獨采其
雕龍末技且以古豪傑相期庶幾衛公鄴侯沉幾
雄略表竪劭伐發輒邑符隆雖不肖不足副明公

注望萬一感激眷遇益用砥奮期稱以樹尺寸而報相知維是吳會風俗囂浮物情傾仄隆直心秉公方操三尺得罪巨室取怍豪右蜂目豺声貌豭雄虺所願甘心之日久矣幸脫羅罔倆翔閒曹竟以佚人側目張機誤穽蘊毒既久一發中人毛羽摧殘声名淪敗寔逐婦來四壁蕭然八口恒餒黃金既盡渌酒亦空門無賓喧之賓路有揶揄之鬼壯心頓耗盛年漸衰辱人賤行孽負知已爲之柰何隆于此亦有以自解人之樹立與人之知人者

在核其心術操履之邪正穢潔何如毀譽成敗達
人弗論心行洿邪則雖漁獵通顯猶玷士林表裏
醇白則雖坎壈奇窮無媿天壤隆被大詬名位俱
敗立致顛躓蓬萃凄凉不可謂不辱然含沙下石
者苟尋求其謗讟之端有秋亳實乎百無一實而
橫被瘢瑕則隆之愛傷者皮毛爾性靈固無恙也
如是而輒自謂僇辱明公知已隆不敢也我知明
公亦必不爲皮相也初隆之宪而削籍也怡然不
屑也其歸而食貧也寬然不悶也惟日以讀書學

道爲事煉氣實眞以養性命忘機息念以全神明隆之所求無負明公知已者又如此仕宦營營貪求無已一遇困塞憤懣牢搔夫士也鄙即其爲知已之僇辱不滋甚乎明公以前歲特遣一吏至自金華捐書以存故人分俸以供老母至情勤渠高義寥邈時適隆出歿宛陵吊故人沈君典太史墓不及作一字爲畣吏人空返歸而悵怏至今北後聞明公擢憲大夫輶車入楚峰鴈既迴湘鯉不至無從一寄訊起居頃者武陵龍君超伯子以省其尊公伯貞郡丞入覲還乃託致八行領此積抱隆隱矣安期生說楚不合退就金丹徐洪客干主無媒歸栖岱岳隆雖不肖願追蹤此兩生上則飛肉霄漢次則蛻骨名山乃名爲了事丈夫不能學虞卿史遷窮愁著書齒髮禿落吻延鼻垂龍鍾蹩躠老鑽故紙作蠹書蟲也顧天下承平久運窮數極會當有變明公一代偉人才氣勁朗擔當世道非公而誰勉之春之終濟大業隆在草野敬候嘉譽不宣外詩扇貳握詩牋四幅奉塵覽教

再與曾觀察

側想明公日夕不能去曾懷久不聞轉官何處比聞持憲長沙艾苦之湘鯉之便七月中龍郡丞公子襄至自都門於其還武陵託寄一書轉致長沙械題業付龍公子未發而敝同年周君應巽授長沙廣文取道武林遣人迎其眷屬以行隆念託公子轉致恐有浮沉顧何如託周廣文可以徑達掌記遂從龍君取付周使行李中隆之訊明公意亦良渠矣甲申歲隆以遭讒去國跧伏草莽家無負

數拜吾母堂下稱觴而自列于諸子行者嗚呼如
雲今日念原憲之貧及介推之母者獻王元美陸
與繩及足下二三君子而已若使古來多長者則
惜遺簪存故履何以聲施後世無窮哉又嘗見足
下念先文榮之後甚至頃與張太守譚足下相共
大息以爲此循灌夫欒布之遺風耶生之不辰四
方災異皆見從此恐多事我輩即携八口竄深山
不能如秦役夫毛女餐松食柏終立稿崖壑爾先
生有道如梁陸法和唐鬼谷子鴻飛倘不宜恐尚

未免蹙戈如道民始以疎斥亦以疎全可得遂作自了漢所虜八口猶未有卒歲計如之何足下唉僕好神仙若秦皇漢武彼富貴多慾我貧賤寡營故當勝之真炁內周元神漸朗後來事大有不可料者足下愛我勿皮相我王季夏吾鄉之秀將母而北一病遂作潞水遊冤蘭摧玉折無產無兒死與顏子同壽人生真幻頭露世間何念不灰先生老矣大期促人何以了生死既稱半偈菴主請蚤烝無生法忍君自餐玉輟吾當以金丹爲稊稗

與翟汝師

張公子往至石門以八行爲訊山民猶以故吾脩寒暄故人不知世情滄桑矣敬矣入吾鄉老饕讒遂投杼山民敬矣與山民生平何如而忍以一讒凶終隙末若然人必不可被纔纔夫有權甚矣山民心行尚可質之上帝而獸不得信於故人豈非命耶今敬矣已作古人而讒者亦病疽疫雖猶存餘息轉蜂李志菴菴下泉爾而山民猶尚無恙山民復何言山民浦團得力神炁交媾面轉火容

此自陰陽造化之所能陶冶而諭誡之徒其如我何時事大有可虞天下之望方集於公何以策之整頓乾坤濟時了揮手入道留侯僊侯雁行而趨山民請得招隱天台桐柏之巔就業成均者張生子序東汝司馬長孫之眾先生之子也山民三世通家不得不爲一紹介公即不爲山民然司馬東南鉅儒也

栖真館集卷之十九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玄符選

書

奉楊太宰書

隆之居長安也視身頗奢待物太疎屋漏知防廣庭不餙砥節持廉居官良苦廣交泛愛好客似奢窮交賤士樂與玄同當路要津顧存崖異玄同近涔崖異近元名爲栖宻亦曰畸人三事大老九列

鉅公家望龍門人樂蠅附隆獨介焉自守曾不問
有識無識有因無因欵跡滅刺未嘗一求容接聆
謦欬即如明公朝野羽儀人物權衡祥麐威鳳舉
世快覩凡在銓轄要地者莫不嚴重孤高峻其風
采內若呰窳外益威稜明公淸德孚鬼神內行信
妻子而接物坦夷溫厚長者脫町畦之形絕溪刻
之行而人自不敢干以私世無所疑其迹以故衆
口交贊物情樂親婦竪頌德厮養知賢而隆則何
嘗一及明公之門乎蓋一二大老亦有願交於不

肖者而隆終不往也夫出領邑符甘心貧窶入叨
郎署絕迹當途隆雖至不肖亦稍知自愛而然若
寡廉鮮耻何所不至錢穀之吏稍自潤不難虛名
之人即結納亦不易以明公觀隆詎誠至不肖而無
耻者耶彼夫以畸晉私慽謠詠擠擯一旦以至不
肖之名加于隆隆不能受亦不能怒然夫裂眥濺血髮上
指冠黃沙儵走白日陡黑繁霜夏零長虹晝見隆之意
氣自小能之而今顧不爾則隆蓋近頗已聞道也
夫平情忍辱忘境齊物猝而能鎮撼而不驚者眞

道所貴也以故隆開謗之日恬然安之以無怒爲
養性以不辯爲忘言雖舉國不平交游搤腕而隆
未嘗以一介蒂於胷懷未嘗介蒂者不肖希達人
之蹤而搤腕不平者交朋抗同俛之義也夫交朋
高義事故宜然而隆始末敢輒以此望明公則以
與明公無生平之素也乃向者含沙事起明公召
隆而與之語曰聞子高才能詩文柰何輒以爲罪
說夫信信譬之嚙血徒自浼其口無論世無是事
亦無是理子休矣勿辯昔王元美李于麟諸公在
世廟朝自以辭賦雄一代稱詩飲酒日閧長安市
上每退朝解鞍歌馬便呼盧浮白睥睨跌宕此真
詞人太豪哉今法嚴罔密人惴自保即有一二擅
辭賦縉紳率知檢押不敢豪且聖明之世不當以
詩酒罪人子休矣葢隆至是始登明公之堂一承
顏接辭也隆既非明公素所親厚一旦遣謫受枉
召而勞苦若平生此豈有所私於不肖隆哉誠爲
朝廷惜大體爲士夫持公論大臣之用心固如此
逮夫黃冠賜歸青衫去國蹇驢風雪襤被泥沙身

未離春明門外而心已在江南之丹山碧水間雖
祖道凄凉河橋黯淡而不肖方且掉頭不顧揮手
長辭又未嘗一登明公堂爲別道其感激而去蓋
明公之念不肖爲無因而不肖之事明公爲太簡
夫人情踈則薄日遠則忘念其人而不知則易棄
厚其施而不報則易嗔不肖之去明公胷中久矣
乃不知何故而時勤明公之念士大從燕京來者
無不道明公拳拳見念至今爲稱屈不已寄聲存
問六年于茲而吾鄉沈少宰還亦云不肖無日不
在明公之口夫不有諸懷何以有諸口日懷之而
口之則隆誠不知其何因也以爲念故乎而隆未
嘗與明公有平生驩以爲憐才乎而隆爲人實至
不肖以爲邮枉乎而隆所坐不過詩酒詩酒之罪
隆實有之不爲枉六年之間寄声日至而不肖又
恬然安之了無半札一言爲謝隆無半札一言爲
謝而明公之拳拳猶未已也隆之六年不將一字
其故有四昔叔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諝當時
高之隆雖不肖願竊附于古人此其一也摧廢之

人屏居無聊書空咄咄或自通政府攀援當途以求進用隆若輕通尺一心雖感恩迹涉希望隆竊恥之此其二也當不肖謁門待罪縉紳之連騎過唁者如雲及不肖落藉去都交朋之鮮衰出祖者無算比抵里中而長安故人書問絡繹隆若稍脩報謝便非林下人之體以故京邑遊好中心念之豈不勞予而絕不以一語相加遺夫不報謝諸故人而獨脩寒暄一當路大老豈復足比于人數乎此其三也不肖之東歸賓郎雖無百畝居家尚存四壁毋有賢明之行能甘清苦妻通寒儉之德不怨貧窮半畝之宅矮屋小樓頹垣敗壁蛸蜴在戸蓁蘼盈階窓前禊樹梧槐梅竹紅藥紫蓼春夏之交黃鳥鳴于枕上緑陰映入房櫳零露凉風林意颯颯碧雲黃葉飛滿貧家野人風味足以授老而隆又好仙奉佛觀空悟真一登蒲團之上外忘塵世內遺形骸煉我神明葆我虛白當其啥然以遊乎混沌息乎夫何不復知有山河大地又安問長安賓人大老哉簡以忘成疎與嬾俱即偶欲濡毫

信紙輒復罷起此其四也夫六年不將一字一吐而輒幾萬言者何也偶意興所到欲因已而一寫其胷中所自得也夫有求于人者其辭卑無求于人者其辭亢今隆辭卑乎直乎此明公所一見易辨也夫無求于明公而直寫其胷中所自得若而人者不將一字不爲簡一吐萬言不爲多譬之候蟲時未至而喑喑無声時至而嘒嘒不已彼益無求無營而自鳴其天機者也雖然隆益又別有說焉隆聞明公之居鄉也樸而醇清而曠其事親

也躬來氏之孝其習隱也有龐公之風白茅爲屋黃土爲垣青精爲糧夫畊婦饁沖夷澹泊宛如上皇時益大臣蕭然不異寒畯彈琴賦詩而咏先王之風此豈有意於世用者哉及其強而後起迫而後應秉衡當軸清德彌峻和風益暢蕩滌深刻削去煩苛事存長厚人懷愷弟然且邁高跡于霞表寄沖情于物外泡影軒冕浮雲二事日日促衰時時接漸而廟堂牽挽鴻飛不得冥夫得意而欲回首忽流而思勇退明公垂戒於日昃覽分于止足

未爲不是然而此時世道所仰賴明公不小明公不可輕求去也世道自江陵以鷙猛束濕之政釀爲隔階刻削元氣急弦紋繩有識憂之至今日水旱昏仍疫癘繼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歲益甚吳越之間赤地千里喪車四出甚可不絕隆竊念主上英明總攬大臣寬仁愛人明良在朝政形脩舉不應致眚而災眚若此此或前人鷙猛束濕之餘烈也夫太和元氣人物得之以生育國家得之以隆昌若明公之寬仁長厚國家方倚賴之篤癢祐而消災診祭何求去乎人之得位徒以自取榮肥而公則榮肥天下人之當路惟恐一旦去已而公則求去不能功及天下無心于天下事者爲之整齊萬物非超于萬物之上者不足辦也以公德望老而束縛三事不得去此謝安所謂捉鼻政恐不免者也若隆之不肖則免矣人以不肖目我則既已委棄我以不肖即處則可以偷安凡夫而希爲仙佛雖亦屬妄心猶差勝其它持此妄心以日從事苦行借妄求真借苦求樂上則漸臻清淨下

猶足寡過譬履寂莫而怡愉處饑寒而不悶善自排遣強而名安樂法門以芝术爲粮肉以薜荔爲衮衣以蒲團爲安車以脩煉爲經濟拜佛禮丰逸于朝衆誦呪繙經妙于簿牘後啼虎嘯清于鳴騶鶴駕鸞驂疾于騎馬山人野客賢于公卿石室丹臺榮于竹帛非強作佳語理則固然明公閒世偉人其識豈不及此耶明公康濟天下功德厖崇名書上清良亦不惡而山野之人平分風月坐領烟霞亦當不以此羨彼乘虛先生垂勳採火華山處士意栖真古人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卷舒其時龍蛇其德要各有爲非欽苟同若明公以在事爲桎梏不肖以寓伏爲宴凉是使宋室無鵲起之勳雲臺絕蟬蛻之迹也當今之世士誠多賢賢誠多品公孤黃髮德罷凝深填定朝野幕府疆吏才譜踔偉經略邊圉雕龍之士摛藻櫝牽文麗天漢骨鯁之臣披鱗折檻氣薄烟霜凡此多賢鍾英霸而表上瑞詎不彬彬琳琅者哉乃惟迂僻曠遠玄超之夫進不得依光日月畢志匡時退而閟

影雲霞希心度世斯亦備士之一種雖似無益明時差存標韵敉黜光景亦不可缺也譬之天道雷動風散雨潤日暄天各有用崇霞彩虹無用于天而天自不乏譬之地道蔬穀願養芝术服餌人並有益山花野草無益于人而人亦愛玩今天下獨火迂僻曠逸之士四明白賀監請黃冠頒鑑湖以來幾及千年虛無人而不肖不自揆度妄欲繼之夫賀監遺榮辭祿請休去而龍驤不肖蒙詬負罪被竄逐而狠跋所處遠矣有如嫫母敢洽醜顏不怍妄附夷光乃其中脩然無閡一耳本同末異不可謂使遠也且賀監昔時之爲脩然易不肖今日之爲脩然難何以故賀監得意于美官夢遊帝鄉一旦請去天子賦詩百官祖餞賜鑑湖以供漁釣捨大宅以爲千秋觀士林豔仰鄉里榮美此時而爲脩然不差易乎不肖身負大詬倉皇落籍一驢蹴蹯風冰雨雪而出都門青衫布帽顛額還里親知慰唁鄉人鄉揄原憲無因介推有毋甘毛難給餔糜不充此時而爲脩然不亦難乎而不肖天性

故自落穆出覽風日入而忘其舉火宵也蒲團明而忘其晨炊二六時中常自娛悅徐而尋之了不得其所以娛悅故以不肖所難仰而配賀監所易似足相當不作也頊王胤昌太史書來欲得隆憤懣不平言吐寃人之氣激壯士之肝長留天壤山川生色夫憤懣不平事世上所有隆胷中所無隆雖至不肖不敢爲世上所有事不能作胷中所無隆語而直以寂寥幽適之辭會之耳士大夫以尺牘遺其交知抒心[illegible]流照者在古昔則有吏

遷李陵楊惲鄒陽江淹在近世則有唐寅陳昌積盧柟吾鄉陳束皆以高才發爲雄文沉痛悽惋掩抑頓挫有足悲者並不聞道胷次齟紆蒲紙侘傺豪儁之徒賞其悲壯清遠之士陋其煩冗才雖高矣量不足取也隆幼離貧賤閱歷多艱詣習先民寃心世務亦思有以自見于當世三十通籍兩綰邑符戴星視事櫛雨省民諸凡可以佐黜首之急者毛髮不愛有所擘畫上下咸以爲能又頗研討象緯韜鈐遑務戎畧若世有知者鉛刀未必無一

割之用不奉身多雕蟲一技噪其虛声蟻慕響集多士奔之招尤誨姬遠聽不咎並目不肖爲平原俠徒扶風豪士不知隆迹類洗洋行實檢神寄情物外蕭瑟有之跌宕未也即如隆所坐詩酒罪業已向明公面承然而韻語號嗄已無遜辭鄉酡酗尚有婉色麴君不能盡椰子大一杓即面赤頭眩上下四方易位今畢茂世劉伯倫遇之何物倘父嗤去不顧即此一節它可知已嗟乎是所謂隨声附和者也明公之所爲搤擊宕屠生亦以此古今稱大寃者以屈平伍胥武穆爲極真定積神人之憤傷天地之和若隆寃可謂最小小者中苟踬勃楔撥之雖小必摧性若安凝撼頓之雖巨不動隆业有志建立奉而精神筋力足以副之假手讒者早遂息肩毫芒莫吐端倪未見夫信信何論愈之隆山林之骨也天下之事若身當爲之摩頂放踵若一脫其手便須超然道固應爾事在而心神散緩事去而情態嬰纏之兩者皆非也隆今可以超脫櫟社之木全以不才矣又安能竊竊焉曰抱其

已破之餙而號之也古之失意者多投之泬蟲山鬼瘴癘蠻荒而隆獨蒙放之清溪白石之鄉還之祖父丘壠之土臣罰已薄主恩不淺從此而勤脩庶世之業力講性命之宗皆君相所貶也匪維罰之文爲貶之天地高厚捐糜曷報乎文古之擯落且語於時者遑遑託名山著書以規不朽此校之一不得志猖狂嫚逸從日暮途窮之計者固也勝之然隆以爲猶非上策也士君子貴從性地上磨煉一番性地不煉其中無主而徒役精馳神思垂空文于世菁華滂焉浮漂而靁光顧無栖插忽而物態外煬慾火內煎即垂千萬言毫不得力姓名留于青編形骨散於黃壤亦何益矣是以上士棄蜉蝣之晏晏龜鶴之期舍熠燿之光攬陽烏之轡游神于澹合氣于漠收視反聽以培性根凝韵保真以固命蒂死心忘形而求大道焉及其道成而文從之太上道德蒙莊南華禦寇沖虛關尹文始葛洪抱朴子羊枌遺景升化書華陽真誥彼皆以其所得神精而筆之竹素何嘗不藏之名山副在

京師者哉隆不肖竊慕此道凡夫忘寠知其無成弟試爲之譬之苦煩渴而飲凉漿無論多寡入口泠然熱病漸除神明漸朗是隆之所實也嗟嗟夫是言也亦近洗洋矣明公得無誚之乎明公方以盛德鴻業都要津享大位海内人士望若天神隆後來末學觚生輕通尺一則宜脩樸遬卑瓚曝鰓搔尾語而進庶幾入則足以爲容不入猶免譴怒而洗洋自恣若此則以樸遬卑瓚實亦不肖胷中所無也亦以恃明公之知我也夫知我者豈誠以

其人樸遬卑瓚善曝鰓搔尾而哀憐之哉越石文伏在械繫則垂頭不語及晏子解驂脫之則仰首高譚故曰士屈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明公龍德大人顯融貴倨日中不乏樸遬卑瓚語我知明公何取焉使隆洗洋而有一語合則言與聽者俱榮使隆洗洋而無一語合徒爲嘈嘈而已則吾儕小人之罪于明公大人長者度固無損也隆冤天下之事方大集于公隆竊見此時國本未定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污人

情傾仄俗尚浮奢費用太繁征求頗急閭閻空虛黔首痌瘝又加以災青事大有可虞夫天下此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非復治平也曲突衣薪明公不可不熟慮而詳計也明公憂民體國動出萬全泰階永平黌泮消殄隆等寓伏林莽恃以宴息野人請得禮壇醮謝曰析天子之萬年祝相公之百福隆北向舉首曷任虔注每思當今大臣若明公者何必遠慕古人飛李不言下自成蹊閭閻道路之口月旦不爽物情所歸天心必祐是真社稷生靈之柱石也勉矣君侯努力青漢姬公稚圭捧手同車敬謝德音勿復以野人爲念寓書者爲明州楊別駕別駕尊公以庶成勤王遭讒死事烈烈忠臣哉明公所知也別駕由任子出佐明州愛民若已子潔身若處女吏道循良七年一日尚未可以遷乎漢庭積薪之歎有以也明公長者無所不覆露無所不昫育請稍垂情明州佐無論循良忠臣之後可念也

與陸與繩司寇

老母九十厖長者指月修見餉今春無漏瓶上人
金陵還又承遠寓尺素仰見先生奉拳念山民至
情元夕後馮開之薦一方外人謝白淵者至甫東
瞥其術頗無當而高其舉趾乃必欲得一戔持以
西詣先生白門山民貧無以贐客以尺蹏爲贐湯
作數行畀之溷牘記室如之何某往寓京洛未嘗
一投足楊太宰公門含沙事起太宰呼小子某勞
苦良至云往時王李宗吳諸君子在世廟朝詩酒
淋灕跌宕甚停杯立馬無夕不喧聒長安酒樓意
氣空睨一世旁觀側目今士大夫清議重朝廷法
嚴以余視諸文士無敢以詩酒披猖者即流連
詩酒何罪乃若攜摭無影汚衊善良此市井亡賴
所爲寧渠是搢紳之事某口不敢謝而心德此老
無已時乃者山民歸五載餘而士大夫東行者太
宰公無不爲寄声爲賤子搤腕稱屈不相厚而相
念此自盛德元老憐才邮究大公至正事非以結
恩賤子乃賤子非木石人能不知感矣本懷欲脩
一札稍報謝乃公顧念以爲非居林下人所宜爲

遂已之敬以鄙情仰白門下有書抵大宰乞爲不
佞再三致此拳拳近者侯將軍屬士倫補陀洛伽
山志念先生佛門白眉人天眼白志中何可無長
者一言而道里寥遠一時不能購求乃妄爲代譔
四詩敬錄上覽政凡夫學天際真人語罪過可言
寓書者爲舍甥汪文學尚倫遠峰宗伯長孫也以
乞鄒典北便道南行入秣陵幸以先宗伯故一善
視之未悉衷語

與王元美司馬

辰王公子天藻秀逸蓋代之才於一第何有而好
事者呶呶不休晉王謝子弟王樹琳鄆文鬱龍虎
雲蒸霞蔚並出相門不聞當時以爲賢路妨也倫
父不解事必施之酒肉紈褲曳白子弟乃得當
爾聞辰王棄南宮試飄然徑歸終是雅士不俗冏
伯遂得儁想先生眉頭爲之一揚敬美以講攝生
之學何遽棄賓客讀輓歌二十首淚痛悽惋一字
一淚某亦作哭敬美詩六首錄上覽教寓書者爲
汪尚倫秀才乃遠峰宗伯長孫也宗伯事今上久

在講筵今者即世鄙與似宜從優厚倘有錄後異數恩則尚倫長孫宜蒙伏惟長者留念宗伯乃不佞塵師尚倫不佞家甥而先生復與宗伯同年故敢借言如此諸不盡願語

舍徐華陽中丞

潞上一別六易春秋惟是野客東歸真人西邁鳥道梁阻魚牋杳然結思之悵直懸雲棧伏聞明公之在西垂提挾風雷驅役神物親率將士殲蕩氏羌邊鄙永寧威霧遐暘雖西京貳師東漢二明勛烈何以加諸此丈夫之椎圖儒者之極則幷

曾中磊塊差爲明公揚吐賤子最不才抽身亦最蚤黑髮投閒都無一事向來以雕蟲小技誤虛名當時頃者深念風華敗素虛薄損真計盡划除夙嗜壹返樸醇不復以浮藻經意而直尋歸根復命處喧寂而順心境一如妄情稍指真霧漸現平日飛揚跋扈之氣悉縛作一束而頓之蒲團之上以送殘日了餘生足矣明公龍驤天路建策揚休駕右豪傑道民蠖屈泥涂葆光埋照師彼至人要各

行其志矣明公當封疆多故戎務孔神乃不忘海島之野氓槭書損俸遠存萬里以是知明公真天人哉何其情悰綢繆意氣閒暇也僕前歲曾忝宛陵哭沈君典墓承翁仍公子招燕申款洼眷藹然摳衣登閣風閣西望真人紫氣縹緲齡嗟恨不此時同醉敬亭秋色大呼李白陵陽子明也翁仍軒軒霞舉大是俊物僕竊窺其圖史之暇研精虎鈐豹韜此其意念深哉李昶當定不辱西平之子僕有一言久蓄之胷懷敬陳於明公明公部內內江劉見萬參知往持憲海上僕是時以諸生受此公國士知延僕官舍給筆札試以古文辭日呈數十首每一語成令小奴子走報輒大擊節一字一賞嗟嗟鍾期不死無何薦之督學使者使者疑乃公侵已權故抑不選公遍游揚之藩臬大夫間而僕名藉是顧益起公之爲憲臣節行甚砥才譚卓然中說西歸十年矣僕念之不能置蜀道艱難無從通候敢乞寵靈爲僕一物色賢者之廬而禮遇之幸甚王恒叔之官便奏此牋記室以布謝忱恒叔

淹朗勁正歸之恬和有道君子也今屬在明公箠之下明公當世之方皐一目而牧神駿不佞言贅矣四詩儻寄伏冀鑒原

與王恒叔

當事者竟不能容足下朝端出之外藩耶君恒與劉觀察語省中留足下在一旦有緩急賴足下硬春梁差足爲此世界作一擔子必出之而後爲快時事可知矣雖然若在足下復何所不可單車益部觀風問俗無之訪道采真經黃牛之峽尋碧鷄

金石歷雲棧之險觀劍閣之奇壯哉此行良亦不惡弟深有台宕之興第恐主人爲王程督促不能久留以此望而不前只尺故人能無結思送足下入蜀詩未足壯使君行色聊寫情愫耳寄徐中丞書幸爲轉致之弟受內江劉晃高先生國士知於諸生時足下嘗悉其狀頃詒中丞書津津道之求乃公爲其一報知已并望足下少留念一書寄劉先生頃使者覓便送之勿作敝豫章幸甚作書之先一日龍君善復有入行來再申雁宕之約行計

竟不果弟年來真嫌出門亦以受足下教勅故久慕櫻寧先生當今異人未敢以賤姓名輕通典謁足下可道道民此念臨書軫紆如何可言

與張長公

往歲別尊公檀州見其體氣甚壯神明不衰既解戎務歸遂林栖怡老息機當益壽考不料大星告霣詰人云亡國喪長城士失型范天日黯霾海宇同嗟況不佞其夙知已沐恩有年山陽之悲西州之痛詎謂無從矣越東邑西相距萬里雲棧險

公子竝是青雲今罷林壑消搖都無罣碍某不肖遭訴蒙辱蚤謝時榮夫負知已然年來學道煉心任眞推分亦頗自有安身立命處不以失意窮愁損此眞性亦恃以仰報先生俯酬初志惟此耳老母今年九十一歲神明無恙兩男一女僅當門戶荊妻安貧同志了無怨咨放廢之人不至書空咄咄識者咸以達則烏敢亦差勝攢眉攎掌長戚戚者矣家貧道遠無以致情一詩書扇頭聊見寸念

與汪伯玉司馬

隆不奉瑾孳之音半歲矣杜門掃軌遊於空虛壹意蒲團之業近頗覺真炁充於經府而有火容未敢便謂有得築基煉已差爲近之居恒苦未遇聖師不得了手真訣惟守此欄柄虛以待之而已尚爲貧累兼受役文字一陳並作應迹觀之食僅餬口了不求足文字僅塞債了不求工我安能以泡沫石火事而壞我家寶也老母九十一更神王體彊每披覽佛母圖與佳敘感念先生至情不能已先生適來脩證想大趣諸恨隆無緣一就叅印兩令弟並抱茂陵之病不知頃復何如人一身精光幾何有出無入有散無收未有不耗傷者也文字鎖研外又加以嗜慾煎熬思慮薄蝕有立敝爾以故文士多夭天年不然造物豈獨仳文士深邪元炁先生遂登八座乃此生度世了道事已矣以八座易長生非計也龍伯貞白理吏牘夜治養生大是道器其長子襄宏通精識尤習外丹之說甚有據近來海上省其尊公與之語較通倩勝其弟丁海陽近聞其家變有不令之名終不失官譽足爲

若心良吏勸彭歙縣有弟遵古出不肖門下向如新都畏太守賤客并彭君不敢通聞頗訝山民不爲通狀今乃以一札投之幸爲致山民區區隆居海上無方外交游逢梭生張君梓者端謹人聞內外事頗正慕先生道宗願就而印可焉此隆林居道交最厚者幸開戶欵納之非江湖浪遊客也白榆艸如尚在吳江乞付一札與張君令得取以歸來乎山中麋山人雖鶡冠野服乎終不脫市上兒氣習不足結託如此

與彭季錢

向者獲侍教言長安論心譚秋暘叔甘在無何風波忽興倉皇去國辱足下與叔南高義寥寥千秋悲歌慨慷河梁摧愴歲寒之盟嚮然在茲尋聞叔南抱病客死都門此君才華意氣前無古人年綰弱冠耳骨強神王投石超距不減五陵俠客三河少年何淪而先朝露崇蘭欲茂秋風敗之其爲恨恨可知已足下連第大足吐氣遂以言事忤吉坐罷泥書甫報削籍已聞一朝而直聲震天下良

不負丈夫胷中磊落片氣僕贈鄒爾瞻詩有云身未拜官先上疏如君真是報恩人足下與鄒君今當爲兩棘海中柔與杜子美棘房瑣義亦甚正林居不數年頃聞已就辟爲廣文先生乃東來者又云足下且暫視長公新安既有官守何得湯遊此恐傳者誤耳僕年來盡屏俗緣專生學道頗有欄柄神氣漸充細環終府故人別後所得如此雕蟲小技不足褻問也向字足下君遐今聞改字季錢更名雅向年曾朝白岳醮謝玉虛師相道新都欽一晤長公大令問足下起居會有俗吏挪揄道民聞之而徑去不顧此後欲一寄信鴻鯉杳然足下成名後何得都無一字訊道民也張君抱道者來遊新都足下試與語當有合也於其還無悵入行哭叔南詩奉寄覽政

與龍君超

楚故多奇士不自意晚遇君超淹通鴻儒道藴偉然何復論佔俾小技哉從古英雄籠罩一世才功略声華照映天壤賢在聞道風采橫被六合而精

光常發歎一身蓋代事業悉土苴緒餘而立命歸根恒有實際事事物物咸擔當幹濟而心長超於物表立於事外毫不以粘帶留滯於胷懷赴緣應會[illegible]馳過而撒手氷消霧散隨順逆吉凶苦樂冗暇喧寂炎涼境界泡沫起伏變幻於無而齊物一如恒自安頓於恬愉消摧之鄉主張性命提挈造化而不爲嗜慾智慮之所溥蝕陰陽神鬼之所陶鑄此意惟軒轅神禹老子太公范蠡子房旌陽輔漢鄴侯諸人得之此外英雄翕張歛弄其所建

豎非一人偉然爲不聞道故遇物履境甘鄉則易戀苦辣則易厭榮豔則易意穢賤則易瞋安閑則偷惰冗忽則嫉亂多所粘帶多所留滯全少洒脫自在意思天下或蒙恩澤而自已却無受用神采爛焉暗暴而精芒日被耗馳及其運數終窮榮萃銷歇其生也經營萬國其死也局促一棺黃土無情螻蟻不仁寧肯念其英雄之骨而稍爲之作緣哉無論卑卑者即如孔明景略藥師汾陽垂崖平仲詎非振古堂堂英雄人邪乃其於性命大道並未

得欄柄方寸馳丞光靈熠耀有出無入有散無收不斃不止世俗尊之凝於山斗若以得道了事丈夫法眼覩之亦不過朝生暮死之類耳世之英雄建一功則彌宇宙立一節則兀丘山我細校勘其二六時中念不空寂意不踰醇穢惡潛伏即邪隱起其爲凡夫境界何限夫英雄人何可不聞道哉道有二教並懸瞰日並開通途而擺落灑脫則二氏爲妙英雄人得之其在顯達則可以填定損撼凝住需光其在窮賤則可以怡愉凍寒脩證道妙

佛氏盡掃諸緣壹尊空寂塵淨鏡明水清珠現圓通了悟立見如來性宗既開命蒂永固一了萬了簡要直截信稱無上矣仙家熏脩性命以性立命以命留性未免有階梯有門戶行工夫用術法於是有天地神人鬼五品天地人三元有內外二丹內丹專主身心神氣陰陽坎離入門下手訣稱不同總在我身無大懸絕獸所稱外丹一事實有逕庭主五金八石銀鉛砂汞之說者則曰草木之藥逢春而長望秋而零自不能壽安能壽人惟金石

稟天地之精粹與天地同悠久可以堅固形神延駐光景聖人以法煉之服餌得道小則一人沖舉大則拔宅飛昇一粒入口凡骨立換羽翼立生主人身同類之說者則曰膠不補釜磁不塗瘡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五金八石非我同類潰腸腐胃豈可服而延生反致促命徃徃而是惟陰陽彼我霸父聖母混元真一先天之炁與我同類以法煉而服之結丹成聖度世寶筏升天霸梯止此而已夫混元真一先天之炁隱於同類之彼家採而服之立躋聖位謂之香從臭出謂之火裹栽蓮泰同悟真了了可證自昔上真以此成道固無容疑矣乃若金石砂汞烹煉服餌以天地長久之物鎮吾金剛不壞之身亦理之所必有何可誣也名山洞府古至人遺留藥鑪丹井朱砂赤泉在在有之流出人間可以驗其事之必有矣呂祖詩云豈知還丹本無質反餌金石而致害此未得真師烹煉之法而妄服渣滓之物而傷生者也殊不知聖人烹煉金石還轉至妙至於無中生

有神化真液何有渣滓何有濁腐入腹點化凡骨立仙呂祖之所云又餌金石益咲世人未得煉法未知神化而妄服渣滓者耳或曰同類是色金石是財財色求仙不亦遠乎嗟乎同類是色而不色本扳色根金石是財財而不財政絕財源去貪去戀火宅清涼故能了道內外二丹惣不外此心也其間作手口訣須俟面商難以筆盡南行計決請教有期吾徒頂天立地出世一塲當以了事大英雄相砥升沉顯晦安意聽之鉛鄂文字竹

名浮雲飛霰耳何足以入吾靈臺絳府哉昨署中聞君超言蒲團打坐神氣相守坎離交媾無毛髮益此語過也饒他外丹至聖至靈必須內修有得先立基址然後可以採藥服丹點陰成陽先了性而後了命先王液而後金液也高明以爲何如道不在多言多言數窮余犯道家大忌請從此杜口

再畣馮開之

道民家有江上斥鹵田五十畝秋收得稿稼雜稗子不滿十鍾屑以爲糜人啜一盂而骨肉之戚嗷

嗷相向者尚不下數十口又門下翳葉之夫四方
襍被之客時時在座脫粟將入口分以啗入人各
一匙亡不飽滿歡忻而去不飽其飲飽其意又遠
近索尺蹏者索文字者踵日在戶戶限幾穿凡日
夜溷溺不復者並是分我光箸耕我精光都無毛
髮呴沫道民者道民活一日則爲世上人作一日
緣盤而後已雖然今道民得援要津呼順風便可
使此世界若幽衆生皆有控告上帝不許也不復
西三年來墮坑塹更深環以棘刺守以蛇虺罵詈
在前圄檻在後而道民處之恬然以閒暇對煩冗
以歡喜對苦楚與境久而安之忘之每從太不堪
時回光內視神氣轉暘面有光容見者驚異以此
脩持差有欄柄生受地獄死後地獄故應免矣三
年杜門不越跬步袁夏甫士室王君公墻東僕頗
近之猶尚開戶見客操比西君微不同爾足下方
却客謝方外人更嚴僕乃更荐王初陽來此人多
異術而樸誠非江湖孟浪人也渠亦止欲一識海
內馮開之面孔而足無所希望也梁溪鄒彥吉高

潔絕俗文章雄峻書來勤渠欲以烟雨樓遲道民業載慧山泉數十斛作供其意足取而道民復有故人在楚黃欲過存之益不便之右押牙也又欲一往視江上聶先生且以八月盡出門先就西湖與足下同看芙蓉幸爲道民設一榻子舍海內齊着眼看吾兩人舉止吾兩人終不可落落爲俗物所窺弄其脣吻人有九十母實難足下何得無一言爲小人之母壽元美百穀並以長歌馳書鳥之使足下交情寧在此二君後聶先生之於延年駐景實有之不誑去歲奴子奏烏衣見其兒子皓然老翁乃公朱顏若桃玄髮可鑑此足徵矣人諭訛之徒以其賣藥計阿堵物上藥費本不訾彼未得超脫尚自藉以延年那得不賢重人不好道求多於方外大哥方外人無辟穀術未免以口腹累人最黠亡賴者不過計取升斗耳便譯然指以爲大盜盜亦或有之其機關手段亦何能有加於我士大夫真心學道者斷不可常作如是觀常作如是觀雖鍾呂到門亦見麾斥鶴背上人千萬不肯下

來今人學道只是太聰明善趨避好分別有隄防與方內方外人稍周旋而身常立於善巧方便地略沾染便退步蚤掉頭不犯手不受人騙瞞不落人機局政與人盟誓暗防其奸政與人圖成已伺其敗左聆而右顧口語而心維一生巧用心計討覓便宜惟至眼光落地時手脚匆忙神識昏亂任憑推盪一片顢塗要平時聰慧伶俐了不可得平時小事何限精明及到生死大事轉成昏憒良可哀矣古人云學道頃學呆癡呆癡以保其光久之暗極而明圖通照徹伶俐以耀其智久之明極而暗昏憒沉淪斯理之必然者也商丘開信儻物而遂能齊生死言專一也古之至人勤求廣訪歷拜導師所師既多豈能一一而盡聖賢哉碧市駿骨拜贋致直終身爲儻物紿弄曾不得秋毫櫛栖朴誠之極聖賢憐之一朝而遇真師便可了手是不慧上願也用智設巧揀擇分別世人並然儻寧以拙受訕咲哉足下絮詆斥方外人不少假故自校勘精核然願將此意日從減火揀擇分別存於

曾中則純白不備道何繇了乎張府君書已爲致之取報書復足下俟開府屬不佞校定補陀志成附上覽政大道塲書不宜草草恨不得善知識爲之秉筆急欲借名賢爲重率爾代譔一詩自知淺薄點涴方家倘有鴻章可速寄來以入剞劂足下年來日若貧至不能爲長卿受室乎東山栖久蒲輪不來使有道賢人開在曠野元美云朝廷通來憐才之意蘭索殆盡痛哉其言太切足下雖不少芥蒂當事者不得辭其責公亮又復棄置不如是何以漸成否運乎道民飄飄入山惟恐不深耳

倉部宇如

道民東還鑑湖足下亦遂歸樵孟諸之野已丑夏始得足下戊子秋雲夢書至自廣陵開槭忽讀書中寄將王羅古研並化爲烏有始謂足下尚卧荆南雲水鄉後已知旅食京華入而舍香直禁出而染翰抽毫研精秘文栖神玄寂若古東方大隱良亦不惡道民歸而至無以謀朝夕加以連歲吳越大饑家人嗷嗷仰給鳧茈橡實舊有江上斥鹵之田五十畝秋來今奴逆下鑱鍥童得穊禾雜稗子幾十鍾屑以爲糜人日一餔而諸兒諸子不下三

十餘口負俱到骨秋風破屋霧潮吼門蟣蟣爲糧
締蒲不給昏嫁並廢老稚凄凉葛藟猶能蔭其本
根丈夫生負六尺不庇八口坎壈至矣而僕廢之
頗恬然出營升斗入餔蒲團外理形骸內修性命
取逆境以煉元神習苦行以堅道力每當可憂可
喧大不堪事至前一覺照即破一調和即平久之
覺照亦忘調和亦遣顧真禄尤漸成一片或遇天
日熙明嘉賓來集則有雖暖之趣凄風苦雨獨坐
環堵則有冷寂之趣骨肉團欒則熬迫迮則作清

塵碧落乘鸞控鶴想炎塵死灰圓溷垢雜則作清
溪白石散髮披襟想生平不妄吐一語不妄損一
物不妄取一錢有德于人殆不止千萬都無所望
報而於千萬中獨突出一佻者以爲戒首鬼神助
之遂成奇觀富去去而家復遣大窘而猶然安分
守道罔踰尺寸遣憂忘慮以養我靈明焉若而夫
者而神人幽明尚求多之不已此倘非現在之因
或當是釋氏所謂宿生之業乎嗟嗟道民不負皇
天皇天負道民天實爲之敢不聽命昔者靈均遭

子蘭之說過爲樵悴畢命湘川李白被力士之謗遂恣猖狂託迹采石夫樵悴之與猖狂僕以爲並非也形困而神情無傷何至樵悴身富而真性足樂安事猖狂古至人無論榮瘁顦顇一以安和恬愉清真沖寂處之不聞所謂樵悴亦不聞所謂猖狂也僕雖不肖心竊慕之足下許我玄超不許我放浪故人知我勝我自知鮑叔再生鍾期不死足下又謂古之才人多投之魑魅魍魎之地而長卿獨放之青山白雲之鄉快哉此言斯古人所未經道僕學道者猶將以魑魅魍魎爲青山白雲況履境彌佳抱情彌暢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仲生達矣而未至僕則何愁可寄何憂可埋亦不從外來亦不從中起即欲尋其憂樂之端了不可得混混沌沌而已至又引昔人所云非窮愁不能著書爲計良左何止虞卿司馬子長而下豪傑所見不過如此夫世人憂愁或以酒色銷之或以賓朋博奕銷之或以山水花木銷之能文字者以著書銷之更規不朽垂身後名彼皆抑鬱無聊各有所託直與

酒色賓朋博奕山水花木畧相等耳僕則不然日以學道爲事對境忘情以煉性地遣物蕩累以養神明久而銷鑠中自空洞空洞之中一物不着雖有憂愁于何捫洎偶有所得託之著述抒我素抱寫我霽襟此不可謂之著書而又烏知所謂窮愁乎道民年來以蒲團多暇流覽八荒參合三教著爲一書析天人之微以徹障蔽童善惡之報以警頑愚以擺落爲義趣歸逍遥以澄汰爲宗理存清淨兢考奇聞紀述靈蹟旁及世務間譚秕文閘發

前修頗多自得分二十餘卷名爲鴻苞成而尚祕未敢播之通都意且藏之石匣足下異日者倘來而出刊訂今斷不能寄覽也其他應訓之什暨乞夢中囈語醒即忘之何足復聞于大方者哉承委作尊公傳向以嫺未勾當書到即檢之故度中原發志銘葉居然無恙遂爲握筆艸成寄覽幸賜寓削道民往居長安元膺守高絕跡當路未嘗一及太宰公門識其面孔及令沙事起太宰公召道民勞苦若平生驩憐才邮枉語刺刺不能休及道民

之耳恒滿六年于茲未嘗輕逼尺一而所知日加諸讓偶作一牋爲報即又思波譎于乃盡舍置往事而作雲霞物外語興趣所到遂成枝蔓語幾萬言託明州別駕函致太宰便中試索觀之亦足以見近日曾中不着一點烟火氣君同舍朱文臣趙夢白重道民莫逆交有八行抵文臣獨不及夢白者有故文臣于道民歸後兩厚寄訊夢白無之僕頃者偶修一二報書則有之斷不敢泛問長安舊遊若泛問舊遊大非林下野人體又不勝問以故一切報罷見夢白可出此書一示之夢白高才燕趙奇士眼中小浪彌震旦好詆訶先輩文字李何王李至無容足處其餘么麽數子無足煩齒牙今當弟復爾否漢陽蕭以古太史念道民甚至不及作書并乞致声吾家田叔耽文好道清氛映人足下知之平僕屏居寡侶盡日掩關海上拈弄筆墨者尚不乏至講性命之學者絕無影响獨與武陵龍伯貞郡承抗迹寰中託交霞外我兩人臭味哉龍君更道醇白玄性沖曳挺氷鐵之姿徵水月之

鑑古勁節有道君子也楚自昔多賢宇今爲烈道民必且擁祠托缽來一縱觀江漢之盛第不知竟于何歲耳四詩奉懷隆再頓首

與朱文臣吏部

仁兄以何日北居家領瀟霍雲霞逍遥南岳之副北而簪筆玉墀含香畫省粹德王如清姿氷映寄宦迹于塵中抗玄心於霞表良亦暘適山臣源著通儒之声魏陽元有長者之號世道攸賴物情久歸終當力扶冉忱爲時黄髮康此黔庶望我皇與道民海鷗澤麋山林之骨也塵娶珪組夷甫本無宦情逮富雲霞圖南益習野性頑咢卧破屋一椽矮垣窄徑獨樹映戸蔓草緣階流火既西凉颸乍颯秋蟲四起耀燿亂飛情境冀宜神骨蕭冷此時念長安客頗有此風味否道民觀此時世界不盡言顧急須英雄手爲之整頓僕故疎而不才合屏退既以疎斥亦以疎全疎與作官甚遠與道甚近疎故忘榰忘榰故無愁無愁故遣累遣累故寥營寥營故鮮過道民家既食貧吏值儉歲四

壁蕭索八口枵饑而處之晏然脫粟藜糝羌益濁醪客至清言聖遺天地移晷午夜亦極至騷質明而地爐無火竈突不烟則與妻孥起視朝旭聆庭柯自相叅訂仙佛之理少選而聞叩門声則遣買文購字者或時貽以青蚨或時授以白粲每至乏絕便有人來稍呴沫不令遂作溝中斷而身亦習服氣煉神能一二日不食不饑上方則富貴通顯列鼎擊鐘深爲不足下方則耕鉏黧庑負擔皸坼循爲有餘身列縉紳名在文苑口能吐佳言心能知今古人類之中得免鞭笞罵詈文字之外無解學道尊生所苦者貧窶僕亦安能事事求全於造物以此卒歲不啻足矣尊於陵之清德而去其拘慕青蓮之逍遥而細其放是吾寶也道民近從事性命工夫頗得櫚柄虛室生白漸見靈光真炁迴環形神調暢延生駐景差爲近之此外泡影浮雲不復望念無勞憂唁敬謝故人小詩一章聊抒相憶不宣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記

禱雨記

萬曆十七年己丑夏明州旱蚕稼焦枯晚稼未蒔揷民大恐有司憂勞五月廿四日郡守姑蘇張侯邑令豫章徐侯各率僚屬結壇雩禱六月初一日徐侯親詣天井山請龍行至冷水窩山上雲霧四

合雷雨交作溝塍輒溢是夕宿天井寺侯自誤疏文漏下三鼓徒步登山縣寺入井距二十里而遥磴道險絕侯攀蘿附葛而上山有五井從一井抵五井彌入彌險第五井在絕巔深阻蔑等蔚密蛇虺縱衡樵牧罕至者宜捫其巔再拜長跪投疏寺僧報井中真龍見長數丈許色正黃良久而沒頃之蛇委水面縣崖壁上井侯搏顙不已躍而傍岸自入籠中已發還邑雨輒隨車二十里霑足侯入境而雨出境復雨龍之脅蟄如此侯退食署中亦然香朝夕密禱十之關壯繆侯得縣云庚日雨初四日二鼓侯復親詣銅盆浦請龍夜宿江上夢覺聞空中有神語明日雨侯無憂黎明整衣端拜投疏於江時羽士亦投一疏兩疏並浮水上侯疏徐沉潭底而羽士疏竟長流斯已奇矣少選風起波湧一彈塗沂流來躍入銅盆龍以銅盆名復以銅盆棲詎不尤奇哉侯還拜道上三武一拜面赤體瘁流汗至踵道旁父老觀如堵墻無不咨嗟感動有泣下者俄而雲合甘雨立應則初五庚日也關

壯繆與江上神語適符契疇謂天道遠乎往歲夏旱時張侯在郡丞武陵龍侯署邑雩龍禱雨其應如響語在龍侯紀年中今年夏復旱徐侯竭誠天立澍雨乃張侯及諸僚佐之懇款均之足以格天神而走屏翳是元元之所恃以無恐也于是部民隆稽首爲之作頌曰海國夏旱芫芫江暵烈日赫地火雲絳天稿我稼穡涸我原田民痌誰籲吏憂莫宣徐侯曰嘻罪在民牧雩而精誠徒步跣足屏輿減騶江行野宿壟畝以嗟拊農而哭捫蘿附葛緣磴陡嶺屐絕巉嵒窮歷五井瀑噴其面棘傷其膠黃龍書見波騰修蛇躍而入籠有雨隨車旦曲日暴宵歸露禱炎埃堀堁江濤浩淼天神告期雨示之兆且行且拜貌瘁體癯奔蹇蒲服汗與淚俱覩者感泣父老讙衢澍雨立應溢溝盈渠驩声遍野我苗其蘇民曰我侯實呴哺予天道孔邇疾於鼓桴敢告司牧視此楷模

重修寧波衛記

世恒言時清右文世亂右武昇平之朝兜鍪順措

類仰薦紳握管蘭臺者好苛其文墨議論以持韜
鈐長短若束濕事變猝起文士負囊襆被羈旅行
間建牙開府鶩獵俗文之徒迍迍跦輴之不啻㲉
雛斯所謂兩失者也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自古記之坐而策事翊贊一儀埏埴
萬爵斧藻鋪張駿烈鴻茂則文士擅長白猿黃石
矢疾飆迅軍戲亦有英雄焉番紳秉簡操三寸不
律智周天壤思超坱圠平居駕頗牧老兵一旦烽
火亘天鉦鼙爾野蒙犯矢石對壘犄角用將屬之誰

乎夫無事賤之如泥沙而有事倚之如手足此非
所以牧士心而安彊土也今國家承平久武之頹
窳不振甚矣將門子多椎鄙麗孱目不識丁手不
任弓飲博偷惰決裂名檢下同市閧負擔而文士
亦遂艸菅之不為禮彼見人艸菅不為禮益甘心
窪下焉而不自愛嗟乎若曹甘心窪下者無論其
閭寧詎無沉毅倜儻有大志略者邪亦猥同下劣
武夫眎之而無從自振拔即志氣烏得不挫而緩
急何所倚辦乎將帥不尊則無以統馭軍旅軍旅

失馭則無以防禦疆隅今行伍虛耗老疲軍政在
在窳瘵脫有變故馬箠可笞靴尖可踢得不危乎
履霜堅氷此當事者之失計也故余以爲武事輕
大非國家之福也余頃觀今觀察劉公郡守張公
最留心武事去歲饑饉所朝夕鞅掌佐黜首之急
者毛髮不愛而復垂神戎伍卹其疾苦時其糧餉
遇介胄之士恩禮兼渥即如方爲壁畫帑錢重修
寧波衛署斯非大公一體鉅人洪度乎若二公者
可謂知務而慮深遠矣寧波衛署先後建置沿革

不一至萬曆丁亥秋七月颶風從海上來拔木發
屋衛署傾圮衛侯馬君斯臧請之觀察劉公劉公
下其議于郡郡侯張公往視廢址歎曰文武無資
衛署頹圮至此軍容曷繇壯乎役何可緩乃檄凡
藉得先任蔡侯節縮錢糧羨餘等若干張公曰得
此事濟矣盡斥以佐役上其議觀察劉公報可屬
衛侯周君翱督其事無何張公以入覲周侯以督
餉並北衛侯萬君邦孚視衛事乃竟茲役經始於
萬曆戊子半其月落成于己丑年其月正廳五間

及露臺兩廊廡庖湢堦砌咸葺理於是二百餘
年之故一旦鼎新即三衛侯相繼勸渠而實觀察
劉公郡侯張公克持翊翼之力也二公秉公任事
右武卹軍戒豫之微幾先曲突故曰知務而慮深
遠矣抑衛自開創以來無片石一字可考武之不
好文若是張公乃屬衛侯徵文不佞記之不佞謂
廨署興廢循小乃論其大者以俟後之允文允武
君子鑑焉

寧波郡侯溫陵蔡公德政碑記

夫國家所賴以康黔首與太平者良二千石也二
千石之良在盡物理洞人情持廉秉公宅虛懸照
琴瑟而調之五味而和之俾庶務咸妥萬物蒙休
職是以舉操如束濕急如絞繩上踔而傳名高下
必有受其病者夫天子所使司牧固將曰討元元
之瘼而惠安之安用武健而恣睢之爲用武健而
恣睢之爲如司牧何四明並海距郡六十里即爲
溟渤三韓日本諸島夷在几席下稱鳶絕窮苦地
民無大積著文之四方往來通道之利迠迠寄命

蛟龍魚鱉仰食海錯海錯一不登歲輒告饑而徑役徵令坿於大府頃文物浸盛俗日趨汰賢介聘鮮衣怒馬而閭左至不聊生爲四明難矣我郡侯蔡公領郡五年于茲其御羣下也如衡之平物絲忽不爽其理棼結也如鉛之磨照彌拭彌瑩其辱牧寫絕窮民壹維務咰沫而燠休之如霖霖之灌根荄漸而滲漉靡弗徹始無非恭久益熒熒是遵何道哉余觀公性察而和器閎而密秉毅而慈氣舒而整諸所經耳目即煩言瑣務無甚關政要者一舉之胷中犁然萬夫之夥第一至其前數而後人人辨其形顙列其姓名市中猾以至咸驚以爲神相戒無犯也不用威稜懾物曰折獄而威稜乎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以故閭閻賤氓駭于詣郡無不得從容而吐其情實有黠而罔上者亦靡弗焰爛也尤善湔雪民冤若誣妄者誣殺者誣貶篋椎埋者証讁橫恣睢者誣瀆倫蔑紀者公一鞫咸得之又之莫敢以欺至狴無淹獄巷無歎聲斯不有黃次公朱仲卿之風乎末嘗以嫚語犯公怒

而浮其本罪未嘗以謂語媚公廢其常刑御下未聞爲鉤距致隱匿而羣奸剔蠹公府肅然先是各屬邑公賦爲積猾所侵漁不下數千金公悉蒐致之法以至軍糧兵餉倉儲官廩稽查散給咸有等數左右不得因緣爲奸俗驟信鬼競刲羊豕陳歌舞以祀城隍神淫哇喧臧日以數十所一國如狂先是有司憚神胙饗莫敢禁禁之輒病公至嚴戢之俗遂以革郡城靈門外枕大江有浮梁兩涯空地爲豪右占而築室馬渡者苦迫狹滯橋壞輒

溺人一日嘗溺死人百餘公廉得其狀毀然盡毀豪室仍爲文以祭死者民始無所患苦諸山阜陂池塘堰官地凡勢家所奪悉折入官以業貧民海上有商漁二稅舊屬郡收公以貯之鄞定而邑稽尺籍而已其潔操不染類如此繕城垣修學宮百廢具舉郡譙樓燬于兵攸公鳩新之爲飛檻複檻層階步廊宏敞壯麗遂爲一郡勝才諳精敏有臥治之具而戴星視事揮汗程書生平好騷雅媚辭賦折節寒畯名流多所獎進而絕無文士佻習恒

兀兀白托於若吏勞臣士大夫以闕詮至弗厭声亦弗嬈三尺惟其平其率諸屬也務解煩苛存大體溫若家人子父然而簿領期會卒亦無有惰窳者教督矜恕號爲長者公爲政愷弟蕉平而郡丞龍君性方嚴持風裁頗峻要在各行其志而公亟許可成就之此有休休古大臣之度焉公在郡五年如一日部中無問薦紳逢掖父老子弟無不交口而頌賢使君賢使君是牧伯之律令也夫俗何爲而醇以務實而醇俗何爲而澆以務虛而澆俗之澆虛也士不砥躬行而飾辭翰悅吏不修民事而工姘阿以衒買声名漁獵貴富下之嗤上也饒鬻上之乘下也耳食元元將奚所倚命乎若曹得志不可以勸公知孳孳勤事卹民耳而蚤英騰茂宰聞當寧務實之效可覩已余聞識者曰今父老子弟鼓腹含餔習而安公若嬌子之父在慈母側幾不知有公益一旦公去而後知公也今公遷矣竹憲大夫行矣夫賽山川險遠蠻獠龐雜天子恩信不易孚推擇而用公豈非以公素長者善拊循

哉則賢之人福矣海以東千嗟於宮震號於野呱呱者子初免于慈母之懷曷不戚矣蓋至此日而知公念公矣自此以往知公念公當無已時于是謀剞石以識公治行以告後來謂不佞之子也文以筆札屬焉嗟乎襄陽也論者謂杜征南之碑不如羊叔子之石堅匪石堅緊民心是堅公得民深矣自叔子而後千餘載有兩襄陽云公名其字道生戊辰進士閒之同安人

天台王氏寬純

遽問之曰地妥否曰妥妥則無所復事公言余買地而不謀諸公等他日家人小不慎於寒暑輒以爲咎余之所以謀及公等爲厭家人心第得一妥字插先靈足矣而必數數曰他日如是則將如是則相非余事也余妥王恒叔有道君子洞此久矣頃擇地葬其母夫人必敬必慎爲妥先靈耳劍土數尺有物如蟾者如蛾者從穴中出文采爛如俄而焱化蓋靈氣所結也恒叔儻所謂傳朗而欲精其理者耶富貴福利之說何足以入恒叔胷懷矣

而大塊之中旬旬然而化旬旬然而滅何不有哉
大氏濶士遇物何物不霧白澤玄夷丹雛赤鵠徵
諸往牒者神奇可睹矣

程氏萬石堂記

新安程辰州汝揚先生者古廉直恬愉士也自起
家計部出守辰州在仕路逾二十年歸而垂橐蕭
然內無蛾眉靡勞之娛外無出閤池館之適布衣
蔬食坪于儒生所居郵落間日拂几晏咿以著書
味道爲事出則厞屨徒步與田父野老吟眺丘澤
壑歷官俸錢僅僅築一室顏曰萬石堂栖息其中
宅心物外絕跡公府脩然王侯浦衣石戶之農之
風士論高之累薦不起卒以詩終余嘗讀唐李文
饒平泉記曰後世以平泉一木一石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嗟乎贊皇公胡其不達哉夫大化遷遷萬
形推賓何主弗易何物弗涸計吾身與吾子孫世
世擾而有之必不能令贊皇公與平泉木石安在
即秦漢隋梁帝王宮室之盛窮極壯麗悉蕩爲飛
烟化爲冷灰過者興歎悲乎曹東阿之言生存華

屋處零落歸山丘而世之士大夫闇于銷沉之理
遑遑駿民膏以豐崇殫精神以營建雕楹丹砌連
雲亘天轉眄易主或塗荆榛亦大惑矣辰州公廉
吏生平砥志僅構一堂無華餙無長物一爐一几
左圖右史門無雜賓塵無纖埃登斯堂者淵頼之
士研討秩文玄寂之流商訂大道暇日課子若孫
程于先民繩以德義如是而已此可不謂曠達廖
廓大人哉余按公奏人何必愚侍御所爲公狀當
其爲司農郎奮身嬰虜鋒以給遑餉抗陸衛尉以
脫諸賈人于難犯衷州父子而信三尺法力援胡
少保爲國家保全勞臣其爲辰州也禱城隍而去
虎災叅羣望而禳旱魃卜豹崇而爲火備邦香稻
貢而寧沅辰元元可謂嶽嶽大臣之槩及以失谷
中丞歡議調也遂飄然投劾去曰身既隱矣焉用
文之風翛嘐穆遠而公之子消又博學工文上掩
崔蔡下轢左潘伯氏潞亦彬彬質有其文世其家
學夫漢石氏奮及諸子慶建用長者以功名終徒
醇謹而已其文故無能古儁儁大節希声汲長孺

諸子亦未聞有文采芬藻藻德以耀于無窮乃辰州公之介特義槩既如彼而諸子之翻翻龍藻復如此若然而方藻萬石君家當不啻過之嗟乎及今時而士之風衰矣甫釋褐出寄百里不踰年而輩飛奕奕原田每每僮奴成林陵池相屬矣若辰州公者音非薦紳鄉老餘羊乎是余之所爲記也

余又讀海陽令陳德基所爲程先生酒德傳其稱先生飲酒盡一斛不醉平居慷慨願自附于劉伯倫荷鍤而傲天地阮步兵持大人先生論以埋照而遊于逍遥鄉王東皐自署醉鄉侯而以斗酒失學士觀其與胡少保汪司馬諸君長安轟飲洗洋狀則公又曠朗踔絶與斤斤繩墨迂儒天壤矣宜其生平所樹立不凡如此哉

潍木園記

夫太上所繇維離垢絶俗繕性煉形躡景升霞與天相畢古至人所稱登雲天襲氣母咳火廡穆乎寥哉下此悉穢土悉火宅朝闉之華蜉蝣之羽孔明異人猶傷恭膏秬阮曠士尚嗟用新益代之雄

漂志八荒欲氣千禩焱而摧滅如短晷何隆是用盡焉自驚急收而回心向道冀以超刼出塵參師訪交亦既有季顧駐景度世戮有金液還丹大道俞世之人不失路旁門則耽沉枯寂夫旁門無論矣即譚空觀於禪林馳乾慧於講席自謂小眎天界立證金仙聽其持論詎不睹瞥鴻肆哉而忝不注神光不潤體精已衰現流珠去人宛其指歸茫無風影雲光雨花闇君咲其不免要如碧眼胡兒笑人今方內言脩真者百千歟吾師聶道亨先生七齡訪道家散萬金以夙植靈根得遇聖師傳玉液金液大道今齒不卑矣而玄髮丹容望而知其爲天際真人歲丁亥九月與隆遇于海上一見握手挈爲同調某亦北面委心焉遂相與疏奏上清歃血立誓授以道訣兼惠服食大藥某受而行之立竿見影萬刼至幸矣師世廟時爲秘書郎棄官學道其先本豫章鉅族采藥尋真蹤跡遍天下愛南滁山水清淑靈氣醞盤遂移家滁之烏衣鎮即古所稱烏衣巷距滁三十里而近爲園築丹房

名灌木修廣二里許周以籬垣映帶陂池岡阜相屬顏其門曰玄圃長春由門而南折數百步爲抱一堂前樹嘉木垂蔭庭中稍北瀦水爲池波石粼粼文魚下上中爲湧月亭亭邊植修竹數百竿竹色與波光相蕩宜風瑞王將將然宜月翠影泠泠然宜雨鬟黛漠漠然其上有樓突起名梅雪空明澄朗憑檻一瞬衆態畢出緣池以西爲一息齋雜置子史丹經以便繙檢師每披氅林香萬過葉珠靈寶音吐郎郎若出金奏云齋前亦有池視湧月又西傍山麓疏泉爲澗道植蓮蒲芙蓉兩岸樹檉柳桃杏春月霞組爛如紅雲亟地盛夏荷華菱葉芳香襲人清秋蒲葦蕭瑟露光晶晶師與二二煙霞侶沿澗遴隄選嘉石而坐手剪霧泉商訂道要此何以異于瓊田神界上清家哉去湧月數十步依澗爲井蒔菊其上井水甘冽有亭曰菊井南望湖田數千頃農夫作勞犁鉏篁笠鷗翔鷺飛煙景可悅東盼滌水練碧作玻瓈色山屏插於天端颿檣出乎樹杪遠近濃淡無所不佳斯園居之大都

矣夫士味玄寂履清貞居恒因品爲广就穴爲廬插荆編麻枕石藉蒙葆真抱朴蕭然而已孫登嘯先縣此證道而乃餘亭臺陂池卉木以爲觀遊無乃崇華居而忘真宅乎余曰不然夫士棄萬物之榮華而守一真之寂莫假以怡神暢鬱必有所寄淹污不近則霧氣攸居尸厚不侵則神明是泊高明爽塏則魔事遠迹宛轉深秀則棲息乃安故隱居有華陽之館太史有王隆之宮豈崇餘觀羨徒取快愉而已乎其于世緣盡矣依吾師共圖沖舉之業且在茲園也夫在茲園也夫

寧波郡丞龍公德政碑

夫介圭丹政之所爲用異矣威稜行于蒙右寬慈行於庶氓者平衡之道也司牧奉八主三尺法以計安元元豪右逞逞以龍力抗娆吾所奉三尺而快其恣睢吾欲講興利而渠持以遷延吾欲議息肩而渠援以多事一骫骳其間即法弛而政壅關黔首咨困擊而斷之嚴于秋霜疾於迅鶻而煖休咻沫澤是以流俎禾者去稂莠牧馬者去敗羣

故威稜也所以行其寬慈也余觀古之獄官人若宋廣平包孝肅嚴重元禹殆似非後人情乃其於照燭部屋牧鄙窮巷一何溫溫駘宕也嚴父之於愛子也詎不拊摩保護日置之掌隊哉則必正色厲容嚴而訓勅時而檢押然後漸比不生德義有立而成其所謂拊摩保護當其過於方嚴夫豈不愛其子乎四明郡永龍公之治吾四明號方嚴矣且于纖豪右也雖要必裁其于惠編氓也雖細必察若前是雖羣譁不為動苟利于民雖上官不為娭為四明四明之人尸而祝之署定海定海之人又尸而祝之其署定海也適其長吏以關其去務頹俗寖民不聊生公至而一擘畫衆始翕然以起既帖然寧海濱羣不逞百什為伍椎埋作奸時而小偷時而大掠恣意嬉殺莫敢誰何海塩之民患若之夜卧不帖席公至而以方略禽制之先得其盜魁以次芟滅並海晏然至道不拾遺乃查匿田以業貧窮清糧額以絕漁獵射裁決以防敝竇抑請託以杜私門革供帳以安佑肆簡輿臺

以省侵擾禁其教以折姦萌去婬樂以美風俗時賑濟以衈無告罪強梗以懲不率蓋不數月而政化大行父老子弟以手加額曰公實生我代之日將有贖鍰數十緡悉留以需公費囷有穀數十斛以助逢掖寒畯其爲四明亦然是有司之律令也公爲人剴直高朗耽玄味道博學工辭賦善書法出興堂皇颷馳電擊務無留行案無留牘秋霜其色凛如偘如俄而退食童子進伊蒲之飯存苦菁之羹跏趺胎息馭兎烏調神化深山道士觀[illegible]

操履粹白注厝踔絕若此則有本哉海上民德公爲深謀劃石以紀公功德而以不侫必負雕蟲技且白業素心辱知于公相率徵言不侫不侫知公玄寂無所事此乃海上民則自以爲情不容已不侫屬之若父兄三老情則周然然實無用撰于乃公爲也

補陀洛伽山記

東海補陀洛伽山者震旦國中第一大道場也釋言海岸孤絕之地又言東大洋海西紫竹栴林[illegible]

嚴言善財第二十八參觀自在菩薩與諸大菩薩圍繞說法蓋此地也華言小白華山又云即梅岑山乃梅子真煉藥處東海甫句東並海翁洲北界山東登萊之界接三神山十洲諸島安期羨門飛仙羽人咸在而洛伽佛道場遠摽釋典開朗宣揭則自唐大中間梵僧來葬指感現始由明州城桃花津六十里至候濤山下是爲海門東航海抵翁洲不復記極望在何處藏生玻瓈巍焉隔絕雖屬

閻浮亦造物之所以別立清凉界也遠近諸山大者如拳小者如栗三韓日本島國青螺一抹杳靄烟際乍有乍無微風不動天鏡澌空澄碧萬里海鳥鷗鷗低飛亂鳴驚飆下撞洪濤上舂銀山雪屋簸蕩天地五鼓望日出共桑巨若車輪赤若丹砂忽從海底湧起赭光萬道散射海水天明鮮煜雪晃耀心目吳淵頴謂空水弄影恍若鈿金僧伽黎衣尤極形容奇哉觀也山有潮音洞乃大士示現處洞上有穴如天窓仰窺日星頫瞰海島金沙細

軟石鏟深黑海濤日夜來嘯吼其下又有善財洞以善財二十八參得名宼當峭巖表仄中宜崖上珠泉歃滴不斷號菩薩泉北轉得磐陀石可踞坐望海外又有龍女洞以龍女獻珠故有太子墖以元太子施捨故有紫竹林白華嶺蓮花洋以山所產故有梅檀嶺以佛香故有獅子當以佛法無畏故有妙應峰圓通嶺以觀自在圓妙故有甘露潭以妙法洒心故有金剛窟以威音降伏故山上寶陀禪寺奉觀音大士其中土自帝后妃主王侯宰官下逮僧尼道流善信男女遠近纍纍亡不函經捧香傳額繭足梯山航海雲合電奔來朝大士方之我眉五臺有加焉江津海浦風濤覆舟哀空候醉波臣亡時亡之獸洛伽慈航乘潮穩渡開山以來絕不聞有顛危之險自非勝力默持慈心垂祐胡能然矣而衆生之朝禮皈依者往往示現霧蹟神光金身瑞相白衣縞帶紺目翠眉五雲幢蓋七寶瓔珞香花勝鬘仙禽佛燈時時有之嫚污者望山而氷銷疫凶者瞻容而霣化慧根者頃晤而日

朗迷真者立撤血霧開寶石乞靈于梵衲金光睹異于王人寶冠感瑞于蓬花戢武于哈剌唐宋累朝咸知信向至我皇代益以尊崇今上奉聖母慈聖宣文明肅皇太后命印施藏經裝塑金像宣揚教典衍暢宗門穆哉盛矣大士于現在賢聖劫中爲觀自在菩薩過去莊嚴劫中爲正法明如來佛果本其法身菩薩乃其權位據法稱尊道臻無上因權廣化普度衆生從聞思以入三摩智超般若本空寂以了二相善得圓通寂声林苦卓矣大悲隨念消災藏然弘願義資教深見聞之妙如響觀成梳熟耳目之用盡融感而常寂所觀之相何存過以不留能觀之心亦泯故能各現身而說法處處皆通握一智以長存如如不動譬之萬波散派元無萬波千月分光止惟一月嗚呼祇猛獷悍王化之所不能伏而慈氏攝之祇鉤昏庸師儒之所不能誨而如來導之十方欽崇萬國蜂涌夫豈偶然之故哉

荒政紀年碑文

萬曆十五年丁亥秋七月颶風雨作積雨海溢傷禾稼今年戊子春霪雨連綿麥苗盡萎歲遂大饑時吳越燕齊秦晉南北並饑無所告糴而明州僻處海壖困敝滋甚富家稍有囷廩者蓋思不敢出糶僧市猾因之射利斗米二錢四郊氓庶至鬻牲根剝木皮爲粮城市子婦雖良家著姓多出行乞連袂纍纍相望於道是時姑蘇張公適來守明州惻然曰民饑至此吾守土者之責也明部民貧而俗故尚汰饑而猶汰死無日於是躬先儉朴禁一切讌饗服食寵樂孳侈而省刑緩征鎮以清淨民饑無食者亟請于監司盡發倉廩首捐俸資次行勸賑側隱豈弟發乎至誠士大夫富氓感動爭願量力助賑饑不能爨者設局爲糜以食之公曰爲糜食饑捄荒恒行之頃食貴時行貴賤弗時弗賤安用捄荒之爲最大忌者令四鄉老稚歩數十里遠赴城郭未及就哺而道斃有之又聚千百人於一處而食之蹂踐囂喧是拯其生而促之死也於是發粟各鄉遣官吏分道按畝逐里散行郊野行

惟遍召食兒期食惟時而又無群聚雜之患數
冊藉督吏胥出入寒弊賞下不得有所乾沒而
民沾實惠且也牙儈販鬻有禁奸襍剽有禁諸
凡荒政可佐黔首旦夕之急者纖悉畢舉而又皆
出以誠惻運以通圖觸機中窾全活無筭蓋是時
吳越閩災傷數千里積骸若陵漂屍盈川鬻男賣
女所在成市五尺之童僅易斗粟而我海徼孤絕
處幸不至是則公之有大造於東也四月雨止公
曰春潦夏必旱此天道也命脩圩塘增堰壩爲瀦

水計入夏果旱田畝龜坼磽稼焦枯民益大恐公
於是率僚屬素服屏從闔室清齋徒跣禜雩名山
大川數日不雨乃采董江都春秋繁露塞城南門
設蜀龍瘞之土抑火性揚水德令僧道誦木郎神
呪凡壇壝童巫牲犧悉按陰陽縱閉法俄而大雨
如注數日霑足遂以有秋父老謂茲雨若稍遲二
日無及矣先是郡大夫多岐視軍民專意拊循部
民而胡粵行伍公曰壹體諸所拯濟恩波亡弗及
焉更爲加意漕政先是管漕運者非其人肆行侵

漁運務敝窳歲運京儲以千萬計上震怒械繫僨
事者下之獄廷議以檕衛歲底名粮扣補名爲考
成行之數年十不償五而營伍日鑠侍御孫公某
疏請蠲之軍始忻忻樂生而公益加存䘏曰夫介
冑行伍所以備緩急而寧黔黎一旦四郊有鳴鏑
之警將摧鋒陷陣是賴而草菅之可乎戍旅之人
無土毛可食所仰藉者官廪耳散給逾期借抵巨
室成索何不瘠乃爲之按月支給嚴防蠹胥吏不
得因緣爲奸當饑荒時躬查絜藏羨餘力請于上

給賑推均兆黎之徒躧行載道夫戍卒之於民黎
猶孽庶之於嫡子也有司往往嫡子其民而孽庶
其戍乃公無分孽嫡一體視焉即孽之所爲德倍
萬于嫡矣於是衛萬戸某率僚屬某某及各戍卒
與民間老成有識者謀曰公之憂勞荒政活我軍
民我曹故可相忘於至仁無須須亦非公心而諸
所擘畫若措若勸賑若煑糜若嚴閉糴若防胥史
若禁剽竊若豫旱備若脊祭雩若行繁露若釐漕
政若時給餉大要酌古準今相機通變程法於先

民取裁於胷臆惟公惟實不啚不迂此寧獨利濟一時遵而行之亦軍民千百世之利也是詎可令湮沒刊落不傳耶于是屬不佞其爲文紀其顛末勒之貞珉以告後之來牧茲土者考焉

戢山文園記

山陰趙公雅携具邀余登戢山入戒珠寺是晉王右軍故宅捨爲寺塑右軍像山門拜如來大殿禮卧佛後堂四面洲潴環抱荒烟蔓艸墟莽周遭尋洗墨池寫經籠鵝廢了不可得北折穿蓼薄仄徑登絕頂有亭亢立罡風蕭颼羣峰遠近若起若伏東望大海烟濤浮空萬里無際下視城郭人家碁布列星布仰家彌野白楊紅樹一望悽然平湖舸舫行淩舟蟻簇謳声相畣午斷午續與公雅酌數觥凉颸侵人酒力微薄從兩峰下歷城濠數百武入公雅文園園廣袤二十餘畝田疇四繞中有二大池正方中架一石橋名通泠池中畜嘉魚數十萬頭盛栽白蓮隄上雜植桃柳芙蓉橘柚芳春綠葉紅雘爛若霞綺盛夏蓮萼出水風動雨洎清芬觸鼻

秋來芙蓉滿隄黃鞠盈把幽意颯然霜露既零卉木凋傷庭橘深綠朱實纍纍節序變景物並佳內有一堂面大池子瞻之曰水香居戴山岩垂在庭戶山風微度鏘鏘泠泠清人耳石騶秦望諸山咸從窓際森列可窺園本在城郭中而屏處空濛僻絕喧煙火萬家只尺千里但遥見樊烟和嵐翠隱隱四起市喧寂邈絕不相聞風月之夕酌酒坐通泠橋上桂輪清妍波光若鏡鷗鳧親人鱣鮪躍潭山空谷響太声如豹何異王右丞與裴廸在

公方以茲園爲東山綠野獨葆真元蟬蛻世務然
余用公出處上時安危今天下方有事恐未得栖
穩園居也

十卷終

隱園居也

余用公出處十時安危今天下方有事恐未得栖公方以茲園為東山綠野適樂其亢韓魏世務然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一

四明屠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傳

黃眉叟

弢光氏登敬亭憩翠雲菴邂逅一異叟黃眉紺髮雙瞳星炯踞坐磐石之上手蘸澗泉而飲之意度軒朗旁睨六幕弢光氏心異之就坐其側良久叟不顧弢光氏曰叟何人某視叟神表必有道者願

得接警欬之餘叟又不顧弊光氏乃閉目跏趺從定入慧一霎惺惺比出定叟亦方瞑有光舉體又之亦出定兩人相視都不作一語忽霽雲起西北照耀前廂叟呼弊光氏曰爾知霽雲之所以起乎弊光氏曰願叟言其狀叟曰夫雲氣之芸蓁也可以喻道道之精是爲芸芸而釀之煙煴布烹往乎虛空來乎虛空聚乎虛空散乎虛空纔而若幄撰而盈裒故不名無搏之無質粉之不糝故不名有夫倚虛空而起冥有無而立至人知之宅真泊神

夫焉不妙弊光氏曰善哉叟之以雲喻道請得聞叟卿言終日叟曰爾知造物之機乎霞不黃而絳嵐不靛而青羲不烘而煽蟾不筆而涼風不篇而號雪不飾而粉有物官之而然乎無物官之而然乎太空沌沌爾造者自造化者自化帝無與權神無奔命然眉雲裁雪縑新昇灝清者頗勞焉雷門攫鼓其事亦皦悉歸沌沌無乃幻帝乎夫萬卉之紛錯也種別而不亂歲同而不謬剪不能工繪不能巧葉繁則翠蹙色麗則香減核堅則穀薄表

剛則內柔魚淵居空其鰓鳥霄翔輕其翮求食利其喙獸無衣溫其毛徙欲捷居捷其脅馬騏陸馳勁其蹄最取輕者蛛有巧蜣有智蠕蠕善逃旬旬解化蟌蟌而祝仙而蛻斯已奇矣產母甫產子而乳至子兒乳而乳絕嬰兒之出胎也百無一知而知食食妙而有法與智人同夫嬰顓然造物使之也敢問機緣光氏曰理無極出而爲太極無極無物萬物生焉無極之妙妙有光靈上帝者無極之有光靈者也光靈包含莫可端倪無自含有有自含無物惣歸無無不宅有當其無也何一物之可名當其有也何一物之不屬故絳霄紫府玉樓金闕清微大赤鬱蕭彌羅天官僚卿諸曹列史千祇萬靈統屬分職生物宣教無非實有遠而畢燭多而無舉瑣而靡漏繁而彌整是帝之神道也小儒閭局妄名有理無神夫帝之造物童童神矣生帝帝生神神妙物必曰無帝曰理自神斯之惑夫矯誣右聖詆曰昭事上帝曰上帝臨汝是皆徒以理求之乎殊光氏曰萬物惣惣同歸彫

落天地大矣乃亦有刼夫天地所以生物者也天地不能自逃於刼胡物之生生者不存生者何恃叟曰天地道所結也道結而爲天地天地一大物也何故太極墮於陰陽也夫物故有壞也道有天地道結也道非天地也譬聖人有軀殼軀殼非聖人也以天地認道是猶以軀殼認聖人也天地有壞而所以天天地地者無壞故闔闢滅起物恃以立也弗光氏曰刼有大小何也叟曰天地混沌一大刼也國家之治興亂在一小刼也萬物之灾屯死滅又一小刼也人心之天而人善而惡又一小刼也弗光氏曰天地開闢必有混沌國家治興必有亂亡萬物福祥必有灾屯生存必有死滅人有君子必有小人人心有善必有惡何也叟曰道生天地天地墮於陰陽陰陽必有善敗也弗光氏曰天地今有陽而無陰可乎叟曰墮則必有不能無也弗光氏曰有陽無陰世亦有之乎叟曰至人正脩其有陽無陰者也弗光氏曰道生天地故墮陰陽有如道不生天地渾渾淖淖亦無陰陽亦無

世界亦無生滅亦無成壞不亦可乎叟曰天地世界不能無故無極必出而爲太極太極必墮而爲善惡善惡必流而爲成壞理也勢也水在山則清出山則濁然水不能不出山也至人正脩其不生天地者也正脩其溟涬涬者也正脩其無陰陽無世界無生滅無成壞者也弢光氏曰無極出而爲太極太極墮而爲陰陽然則太極即陰陽乎叟曰太極墮於陰陽太極不化而爲陰陽也猶月墮於波月不化而爲波也故天地開闢而混沌混沌

豐膴御史心才道人以彼多難後猶能持門戶乃尔吉生落落終非人下者以姪女許道人女實御史出宥於其弟某趙氏聞之稍不自安矣道人有同袍友鄧三富而跌宕一日騎馬過道人宅趙氏出後園采花鄧生從垣外望見趙氏大悅其色詢知爲道人妾又知道人方與胡氏約昏心欲得之而道人奴嚴蘭有子踏鄧生家因其子呼蘭妻與之錢二千令蘭妻陰說趙氏曰夫人之歸吉氏本以續昏爲正室今王復納胡氏將置夫人何所不

且去妾而即妾乎夫人他日安能低顏下氣視胡氏眉睫鄧某人才足憐家衆鉅萬頃者新喪其偶願娶夫人爲繼室不須愈於煩仰胡氏 [illegible] 楚罵詈無時休乎趙氏聞蘭妻言心動先是道人妄歸自他所趙氏寒暄甚渠至是情態慘淡頃踈道人道人大疑趙氏有外心遍詢家內外人無所得疑終不解一日道人從容謂趙氏曰卿與我始約昏不幸爲白氏強令卿失身他人白氏死而卿得來歸方圖不娶與子偕老今復爲胡氏強不肖

中一靈不昧故曰脩其未生天地之初也天地未生曷有生滅是造化之所不能陶鑄也集道者虛歸真者無虛無而言千聖之所能外也要曰釋氏云不思善不思惡不思何也發光氏曰泥洹金屑同障自故善念惡念同障心故余嘗坐而大忘則混沌矣一念即起即不混沌矣要曰無所不忘而入於混沌矣何一靈不昧也發光氏曰玆混沌也所以一靈不昧也故嘗以混混沌沌得之以紛紛擾擾失之發光氏曰寂感動靜如何

而得一致叟曰寂而靜用定也而不離慧常惺惺然感而動用慧也而不離定常湛湛然定中有慧定非狂識非寡陽萬事萬物常應常靜此中乃凝故寂合乎感斯爲真寂靜合乎動斯爲真靜求感竟動非寂靜也惡感厭動非寂靜也譬之於照鏡不求照照來不辭照去不戀是寂靜之本也由物相照求照無物何照之有照有去來鏡常自若人心本虛大道畢矣

休寧一富翁商於臨清置一妾其妻聞而誘之歸閉之別室裁其飲食家人憐而穴其室私納饘焉妻後知之大怒遂縊妾死未絕輒入之棺中令四人舁之曠野及途而蘇從棺中呼曰舁人出我我衣帶中有金爲謝公等四人出之取其金相與謀曰主婦悍甚事洩柰何既得其金不如遂殺之乃復入妾而痤之土後妻患喉結塞食不得下延邑中醫士金淮丁洋兩人共治之同屢一室忽白日見一婦人顏色慘淡登几而坐兩人知其爲鬼也

怖其婦作語曰兩君無怖我本某氏妾爲悍婦絕
粮而縊幸不死復爲舁棺者四人攫吾金殺之道
上我命實未應死死爲冤鬼四人者吾已盡殺之
一人臨河盥手吾搤其項背而沈之河三人者吾
皆伺其便死矣獸悍婦陽笄未終吾今之病渠結
塞食不得下嚥是吾手搤其項也吾自報吾冤公
等不知而欲治療之是吾之所以來也兩人唯唯
久之淮問曰姑既能殺人報讐又能見形白晝有
霧氣矣敢問冥塗之事何如婦曰凡人間善惡報
應及冥府官勾攝賞罰與地獄輪迴等事以世間
傳聞一一皆同非謬荒淮曰吾年垂老尚無子何
故姑當知之婦曰公豈忘之邪公少年時與一壯
士角力沛碭間公度力不能勝彼以計給而殺之
公之無子此爲祟也尚何尤焉金丁兩人聞言震
懼脅息伏地不敢仰視頃之洋復問曰某亦無子
何故婦曰公子姓方多爾其後淮竟死無子而洋
果生子五人孫倍之而洋今尚無恙金淮者余交
汪廣卿至戚丁洋者丁南羽季父也余客休寧二

子携觴余蕭寺爲言其事甚詳嗚呼昔搜神記
記紫姑爲人妾爲王母妒殺之厠中遂作厠神今
觀於臨清婦始知千令升之言不誣矣夫死者必
有鬼也殺人者必死也善惡必有報也此豈獸可
爲妒婦之戒哉

屠印姑傳

屠印姑者余宗兄觀察公倬孫女國子生本志女
也生有殊質端麗美好非唧寡言嫁同邑陸耿童
陸亦邑望族耿童淫凶無行與舅小卬嗜酒好博
湯其産盡多負酒家博徒債以姑爲質先是贅不
志家諸惡少慕姑姿色以利啗耿童陰令日閑外
家求去不得乃詭託暫歸拜其亡姑忌歸而輒被
留日夜以姦事說姑婆奴許壽愛逾伉儷以壽嘗
姑逼與婬亂因而鬻姦諸所與狎惡少姑執不從
耿童誘脅之百端文令壽強就姑姑以死力拒脫
耿童大怒捽巳槌擊姑極其楚毒遍體爲傷奪去
姑衣服帷簟幽之別室室臨衢路敗壁短垣姑冬
月衣破卓衣坐葉枕塊扉戶絕粒有身四月乳其

子甫二歲凍餓委頓守死不移伯叔諸母諸姒心憐之對窓掩泣耿童聞而恚詈諸母諸姒有小奴取團焦竊飯姑耿童偵得之撻奴旣死自後無敢視姑者姑身被重傷凍餓日久胎死懷中腹爲腫脹不復可就臥第偃僂匡坐寒栗微號行路人從窓間私窺之無不摧肝酸鼻去而耿童日夕與其奴壽寢廢樓上豈猶不絕聲父本志聞而往視之耿童大罵姑惡婢旦夕且死父至何爲者本志爲人庸弱竟不能一吐氣姑積十四日命絕垂絕時始泣謂其父曰女分應死者有四冬月單衣破盡應死絕粒旬日應死餓而天其腹胎應死其四者非女所宜言女既死矣安用復呶呶爲大人當自廉得其狀死之日陸氏聚族公憤且媿之予也無良或詈或擊親疏觀者如堵亡不嗚嗚哭失声白日陡黑風颯颯來咤乎古烈婦貞女截髮斷臂刻肌割鼻燒潮雉經縣諸日月光於彤管煌煌烈矣乃或多激於一時氣義倉卒自裁如姑從容忍死積十四日持節如石視死如飴遭甘天之無良楚毒

備至欷歔待盡略無怨言至於垂絕而猶不欲揚其夫之穢行謂非女子所宜言當姑茹若時或勸姑盍快於一逞姑泣曰夫妄人也天實為之妄何敢怨妄所以忍辱忍苦庶幾望吾夫一朝悔改驩如初爾嗟乎女死難女死而能不怨其夫尤難匪獨女烈殆女聖也耶余宗胡不幸而得壻若彼夫又胡幸而有女烈烈若是女胡不幸而遭其夫之無良在人道之外又胡幸而能以九死卒全其貞操也蘭死留香女死留名女之痛楚湏臾備而彪炳炳與天壤相敝今女不能力忍其百苦而從夫於昏卒蹈徇彘行豈維兩宗之羞將穢東海矣余是以始而為女悽其以傷既而為女忼慨以喜女之處死詎矣發有遺憾矣故曰殆女聖耶余備錄之以告庶姬且以俟世之觀風者采焉

錢太常傳

錢太常先生諱徵字釆之別號海石浙鹽官人也其先曰貴酉洪武中編戍貴州仲子裕留焉數傳而科第衣冠綿盛遂稱望族公生叕慧操筆為制

科及右文辭沉蔚爾雅有作者風爲人踔厲獨行不苟趨時軌沖挹穆如蟬蜕世俗之芬垢識者知其偉器歲乙酉舉於鄉壬辰舉進士授行人公居京師益務研討功令含茹道真從增城湛源明先生遊時譚性命者卑章文字撤玄超高駕清虛寡實際甚而浮僞匿情爲儒頗靡公醇粹精嚴一洗學者陋習要以中所領悟施之實用驗之官政甲午以行人使楚藩秉禮端範儐餉一無所受還拜禮科給事中慷慨論事無所忌諱奉命湖廣廣西查理邊儲釐姦剔蠹覈而不苛九溪衛軍民獷鷙自宣德間虔劉薦紳官司莫敢誰何車跡恒不至其地公毅然親往宣布朝廷威德邊夷按堵靖州千夫長四人頑弗率包藏禍心人情洶洶公以方略擒制之西南垂益畏而懷公比歸父老子弟遮道戊戌晉右給事中居掖垣四年前後章凡百數上彈射公輔大臣戚里閹寺條奏國計邊防至犯顏主上聞者咋舌已論翊國公郭勛不法七事勳貴褫魄諫上巡幸奪俸會星變言事謂洪範咎徵錄

時政多徭吏德有闕所致語大切直疏上自分必死至命下賜編民以歸歸而杜門絕跡公府日以著書譚道爲事至事有關里閈休戚者則庭發之時倭寇煽雲並海郡縣罹兵燹條不可言公抵書督府條畫神解後悉左驗當事多采焉而我軍敗於孟堰公爲收陣亡將卒千二百有奇爲文以祀埋其齒平居嘉惠後學賴以成立者甚衆存卹宗親往往待公而舉火公蓋立朝侃直居鄉長厚世所稱名德鉅人者邪前後使者咸尉薦公高卧不起無何即世穆廟追錄先朝敢言者加卿秩與王賞諫臣諒哉所著有承啓堂諸稾藏於家

方孝子傳

方孝子名元全休寧人爲人樸茂堅貞獨行絕俗事其父雙溪處士母朱孺人至孝二親並歿哀毀逾禮襄事既畢結廬墓所三季啜粥飲水絕不與家人相見墓在深山中蓁箐密翳崖谷窅窈樵牧罕至每天陰日落狐狐躑躅妖鴟號鳴青燐吹煙山鬼來吊處之漠如了不爲怖又地多虎狼白忽

倏出沒于孝子側狙視之無有久之虎狠馴伺如家畜然人以爲孝感而火弟頗事伺遊孝子召而與之相對銀鐺蔀前泣而告戒之形容枯瘠始伺人色見者憐之勸孝子暫歸休沐孝子曰吾不能從二親于地下庶幾斯久蔀所露氣只尺奈何歸而即房帷之安娛妻孥之奉復何顏面仰戴天日居三歲鄉父老文學聞于邑大夫曾公遣吏逼孝子歸又三歲而始還其神采嗟乎儒有拘攣謂孝子刲股廬墓爲矯絕大過之行夫使爲人子無故

寺丞煥季曰淮府儀賓僚仲即先生也先生生有異質十七補邑諸生慕古抱奇文多閎覽且語有司乃卒業成均以才傾其六館声稱藉甚嘉靖乙卯舉順天鄉試第七人沔陽公饒於訾是時東南有倭患城崇德後半屬沔陽公及賊猝至城破喪其訾貲盡而沔陽公踔絕高行義然性方嚴不諧於俗睚眦乘之家如叅邠先生歿身肩負諸爲解沔陽公禍計者悉捐私橐一不以聞于沔陽公前後不下數千金後沔陽公稍聞其狀太息疾革而

屬伯季償先生各千金先生推去都無所取曰我實未嘗有所損爲人子代父憂分也奈何因以爲利事太僕君猶父及太僕君卒事其仳嫂茲益共拊其孤逾於已出儀賓君以尚主留楚邸比太僕君卒儀賓君得請以歸先生喜而交愛彌篤所以拊儀賓君之子者更逾于所以拊太僕君子益太僕君與儀賓君有子而先生獨無出曰吕之先不祧而可即有子何必我先生凡五上公車多以病歸乃謁選得拂之泰興令泰興澤國民仰食漁

遒經騷選稍倦則散帙曳杖起徐行花逕臨清溪坐磐石聽黃栗留交交鳴樹間玩文魚銜尾相逐穿荇藻羣從賓戚過之或四方文人遊士納屨則欣然煮茗烹葵出家釀松花地黃酒相與行歌坐隱清言娓娓日夕忘罷或呼小刀與客出郭西五柳庄登岡隴步阡陌看農夫[illegible][illegible]閭田間桔槔水声渙渙文或命童子歌青溪白苧采澗芳擷野蔌洄焉會心先生少時頗跌宕慕三河五陵鮮衣怒馬風晩節剗除豪態而好客好施至老不衰貧者

待以舉火行者待以裹粮家稍空而戶屨常滿
君京師時親知有客死邸舍者悉爲棺殮以歸而
又厚卹其孤寒畯無門地者爲援借成名貧無婦
者爲之娶有急難者密爲之營解而其人不知于
是先生之家日貧負人與人負略相半負人者晚
年破産償之人負者弗問也而先生之義声亦日
譟生平窮交在當路輒絕不爲通郡邑大夫慕先
生造逕式閭虛席先生亦時延致讌咲文酒而絕
不肯有所關說有司即念先生欵稍爲呴沫乃不
能得先生片牋至邦大夫有薦而致于官者先生
則又爲營謝殮葬人以是益高先生行義嚼然云
嗚呼先生視世風一何遼哉有白首身都卿相又
妨賢者路猶耽耽嘗鄉必爲人掊擊乃去去而猶
攢眉慝額滅獲外譁妻孥靡噪其爲單吏者朝挂
朝籍暮嘗私囊官不及待而其家已稱債頓以余
耳而目之若曹曾亦不少先生五十日泰與令輒
飄然挂冠去去而不持泰與一錢此其風槩何必
減柴桑翁哉柴桑翁處晉宋之際託名酣折腰束

帶見督郵以去先生慨今不得行其志而附五柳
先生以成名五柳歸而貧若飲酒不足或乞食向
人先生藉其家頗有種秫田饒酒資此其微不同
邪乃其文辭之條察沖遠伯仲耳所著有道德經
解川林湧言秫苑瑣言委芳園襍詠素心居集藏
于家大都詩文閎麗而歸于簡淡余往令青浦與
先生爲神交赫蹏時時通不絕及余以儀曹郎北
嘗與崇德令朱君維京一醉委芳園見先生姿鑒
澄朗胷懷蕭踈真人外人矣輒與遊于壙埌而先
生不作矣先生無子子儀賓君仲子有女四人其
季適同邑文學李君裒純年少有奇才與余善李
君屬余爲先生立傳亦先生志也

李賓父山人傳

山人諱生寅字賓父號暘谷爲人沖和恬雅不立
崖異風格條遠精名理善譚詠有許玄度劉真長
風伯仲並遊太學爲郎山人獨不仕讀書味道居
恒慕王孝伯飲酒讀騷乃取以名軒蕭皐有田一
頃歲收秔秫釀美醞闢自鉏園半畝秧名卉嘉木

間植風葵韭薤每科頭手一卷偃息梧柳之下仰
眄雲氣散步涼風客至焚香擷園蔬出家釀留連
竟日揚抗風雅吟詠煙霞或客語嘈嘈沸起山人
吐徹言意度整暇客無不解顧而罷有及市朝升
沉變幻事亟取塵尾揮去山人都無好好爲詩不
作雕鏤粉澤天動神來閒澹幽寂如其爲人行年
五十欲製遠遊冠裘根自四明台宕遍歷五岳霞
旦中諸洞天福地尋真采藥希蹤禽尚彷彿仙期
以母老不果行逾年而卒有子豐夙慧家藏

與山人差殊調然識者知其不凡兒也殁光氏曰
右稱被衣石戶之農壟砌先生風華來映入入口
如啖哀家梨令此風胡其寥寥哉則世味鱻鄉滿
人深耳益近代多贋山人日僕僕負裘差方國高
目鋒石憶言壽張而汲汲升斜故今而布衣褐賤
矣若李山人不出戶而讀書誦道以終其身斯其
稱爲山人無愧乎益隱而工詩求其品當在孟襄
陽泰系之冏賛曰

讀騷取適淮園旨散介絕溪刻蘭不任誕江霞朗

映星松孤徑何以品君鳴瀨清淺惜哉早謝遠遊未踐

鄒先生傳

鄒先生諱愛龍字叔見學者稱爲春澗先生楚雲夢人也鄒氏其先麻城人先生父洪溪公鵬鵬父伯濟伯濟父顯顯父盡善盡善父文斌文斌徙家雲夢遂爲雲夢人洪溪公事母至孝母病會隣家火公抱母呼而天爲反風洪溪公娶于張生先生

先生內奉洪溪公而外勤學植十九歲市邑

弟子員諸弟子輩請帖招而書紫先生獨博極羣書竟采古人神髓而無綜於曾中精理觀化狀磔三才參合萬變留心經濟爲世大人鉅儒而踐履純篤行義嚼然不滓昧世之庸憍夸毗墾而不實者天壤逢掖之士尊爲楷模邑大夫郭公黃公先後爲開館以延先生待以上賓之禮士亦爭願從先生游先生逡巡言動一稟於先民褆身嚴勅絕不以令長龐左故而稍有所屈閭自潤而令長居恒以幽衢微細覘先生乃始敬服先生果高潔

醇白士也先生治心甚密神明懔懔念慮甫動善
惡悉營而記之其始痛加淘汰後漸瑩湛慨古禮
癈壞喪祭大事采周禮儀禮及文公家禮酌而行
之俗初姍咲爲迂晩乃有化之者先生剛腸疾惡
而中了無町畦遇豪貴抗顔不阿而處布衣平交
顧欽欽沖挹常有以自下者家最貧而好賑卹困
乏嘗欲置義社以贍宗人稍試行之力不逮而罷
先生學爲通方不爲世用有志經濟方内陶鑄羣
品建溥備倘炳根之業連蹇有司乃歎曰道之不行

命也遂取乾之初九更字勿用別號潛野山人益
以讀書譚道自娛好唫咏而不屑刻雕藻飾簡質
天然直寫其匈臆伯子觀光孚如必而好深湛之
思闔傳要取操筆信紙萬言立就以辭賦雄海内
先生日提訓之曰兒華靡洵茂矣敦本務實行古
誼尊先生華故足尚也本實是撥而徒夸張鞶帨
剪緣則無爲貴脩辭矣即華如江鮑而翁不取也
而諸季觀光覲光耿光有光咸彬彬質有其文云
孚如起家進士授中書舍人先生詒書長安曰兒

幸仕仕寧梁止鄉鱻膏潤其八曰爲則以光明粹
白下樹尺寸上報陛下而翁未竟之志兒卒成之
有如此以鄉鱻膏潤其八曰爲者非吾兒也以故
字如之在仕路沖寂簡遠有古高人風而辭鋒峻
橫絕一世物望益隆識者知有先生之義方在
也先生膏車秣馬將視舍人京師病發而卒舍人
哀毀骨立服闋補中書舍人改吏部郎時不俟在蘭
省一見傾注遂結爲石交日以文章行義相砥礪
何而謗言交騰興誣不俟跌宕踰檢孚如獨曰令長
卿非漢之長卿也以我所知謂其超超玄着僛然
有出世度則可至其秉道執節競競大閑宜莫之
能先也孚如其知余哉不俟之出都門孚如執手
曰長卿歸而私其海上青山白雲甚楚越相距
亦維昔人所謂風馬牛無論聚首即北鴻南雁亦
不易達也先布衣之行有足傳者願託吾子實圖
不朽之不俟敬諾之六奉以嫻故未就也頃孚如
勤二千里薄虢相促乃爲之命墨卿宵貌先生行
義夫藻雅韵士風流自命逴逴嘲哂道學先生謂

裹青布巾跣武絇尺未免迫迮腐不通於方今駕虛矯言高行卑儕昭昭而墮實實是爲僬僥達士非之如其蹈道秉禮正己愼獨型范典刑于是焉在若鄉先生是士之寶也孚如雖睽睽文采而龐厚葆真不失家法譬之木本既培厥華乃茂久之華落葉脫終歸天根聖門文學德行列爲兩科是兩者實相影形德行含文學則顏閔椎魯之夫文學含德行游夏諸賢記雕飾繪綵而決裂名檢者邪故宋穆黃程朱互相矛盾若敵國然余以爲並非大道爲公之度審若是孔門之四科非與

二十一卷 終

四明屠 隆編貢著
會稽呂胤基文符選

傳

吉道人傳

吉道人名玄字玄超句吳人也本姓陳氏母舅吉
某無子子道人遂冒吉姓父爲高密令拜侍御史
上疏論嚴氏廷杖至六十謫巴東永遷烏程令卒
於官朝廷錄其忠詔贈太理寺丞道人七歲爲任

子少而風流倜儻不羈父在日與諸生趙崇德女約昏未聘白氏卿愛道人以女許焉遂娶白氏年十七與客登虎丘屬上海一官家夫人擁諸婢來遊一婢秋香者姣好姿媚縞衣淡粧道人時有娛之喪外衣白衫而喪服紫襖絳裙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夫道人以爲說己有情也亟物色之乃易名姓葉鼎改衣裝僞作寡子客往斯官家縫人醫身爲奴官家見道人嫻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少初習舉子業道人陰教二子業課塾師驚二子驟慧語甚父深加奬賞二子益愛膩道人道人一日求歸娶二子固留之曰爾母歸我言之大人爲汝娶道人曰即爲我娶者願得夫人婢秋香而甘心焉餘非所須也二子於是力請之父母卒以秋香配道人合巹之夕解衣猶然紫襖絳裙視道人笑謂秋香曰子寧憶我乎秋香凝睇良久曰君得非曩日相遇於虎丘少年邪道人曰是也秋香曰若爾君故自賤介王孫何爲人奴也道人曰我實良家子往者見子含笑曰成意念深屬乃不辭屈體

辱身亦惟子之故今者奔而獲謁風願天賛之也
秋香曰妾往者見君服表素而華其裏謂少年挑
撻可咲非有他也君乃遂作有情癡爲區區一婢
子而屈辱君以求伉儷不亦過乎然秋香心實陰
喜得當道人矣會句吳學博其遷上海令道人嘗
師事焉甫下車道人隨其主謁令既出竊假其主
衣冠入見令令一見握手寒暄甚洽宅僕大驚報
主人歸而主人詢其故不敢選令至訪其主并
訪道人時道人外父白方爲吏部即尊顯令問道

人及吏部起居甚悉意色都不及主人主人駭視
不敢詰而道人從兄適東遊道經上海其僕偶見
道人急報從兄益其家失道人年歲疑其死他所從
兄聞而還數僕持道人歸宅家始悉道人顛末乃
具數百金裹送秋香歸吉氏云一日道人衣華衣
乘駿騎入城道旁偶見一小姬倚門流盼往來數
四徐友轡下馬與姬對門立數屬目焉忽一老僕
從門中出曰郎君何佇立於此延道人入則道人
兄蒼頭奴也家黠頗饒與吳閶一老歌姬神姬其

女也柔膩靡曼善琵琶老倭治酒脯觸道人道人欣然爲留盡歡而罷清明日道人掃墓還挾諸妓暮入城過一酒樓下聞樓上弄琵琶歌声甚麗乃命隨行歌童數人放歌一曲樓上屏息以聽道人命傾之乃數客擁向所過歌姬也急叩門不得入投以瓦礫遂大閧而適遊徼官卒過之盡縛樓上人付去詰朝酒家置酒餞姬謝過驩燕至暮姬意甚屬道人將留宿酒家白氏聞而率減獲數十人親如酒家挽道人以歸無何姬還吳閶道人追及之以金與而奴質姬同遊虎丘夜亡歸句吳山中姬父母迹至道人家白氏顧反誣姬父母陰賊道人扰送有司道人聞而亦出與訟有司以吏部故斷姬歸道人而責道人厚酬其父母直道人復負氣好凌人與宗兄其失驩杯酒間相詬遂舉巨盤投宗兄傷額流血被面於是大恚恨道人道人嬖琵琶姬白氏妒之秋香亦以失寵故與白氏合而排姬姬亦性剛不肯爲白氏下至與憤爭白氏手批姬頰姬是夜雉經死宗兄恚道人者陰與姬父

母百金啖之訟道人愬而逃匿故人王生王生有妾趙氏乃道人向約昏崇德女也王生客京師女知爲吉氏子竊以美飲食酒茗時時餉道人王生叔聞而密告之有司逮捕得而徑論死戚餘白氏亦卒趙氏不欲爲王生妾聞白卒繫心道人使女奴逼慇勤亡奔道人道人與王生構訟有司以道人約昏在前斷畀道人道人遭多難破產家遂四壁立猶勉治精好飲食結客任俠不已胡御史獨儻人也偶以他事過道人家道人咄嗟具膳作食

而開闢萬物成而壞壞而成不知兖翻覆而大極無恙還歸無極故混沌之後復立乾坤無極無恙之明驗也人陷於情塵汨於嗜慾湯精丞氣漸至耗敗一反而洗滌立躋聖地形氣耗敗而真元自如故也叟曰人心之明靈主人也形骸四大屋舍也知其爲屋舍棄之亦可至人并寶屋舍何也發光氏曰是明靈之所以舍也明靈既成我有真宅天地皮殼爾何有四大明靈未成賴以捆泊而葆真容和壞則靈明散蕩而無所依附復還造化則

洪而無竟更移屋舍則迷不可知是以至人寶之也弢光氏曰至人脩其不生天地脩其溟涬洋洋脩其無陰陽無世界無生滅成壞其說可得聞與吏曰天地所患在有天地人身所患在有人身有天地而陰陽造化於是乎立有人身而善惡情慾於是乎生陰陽造化成天地而即壞天地善惡情慾成人身而即壞人身猶水生蛆壞水者蛆木生虫壞木者虫至人所以脩脩其大忘也大忘則善惡忘情慾忘天地忘萬物忘無所不忘而其

誠負卿且爲卿擇佳壻嫁卿何如趙氏初猶拒道人道人固言之趙氏乃撫膺太息曰君負心人妾義不能復作胡氏青衣爲之浣濯及廁牖君必遣妾者妾聞鄧某賢而可依道人遂大怒考韋婢得嚴蘭妻受錢作說狀貸蘭妻死今持趙氏巾珥往紿鄧生來云趙氏念子深密召子鄧生疑不至道人復以奇計致鄧生而令家僮豫備遽篠麻索楊條鄧生至道人誘入密室數之曰吾與若同袍友汝乃賄吾奴誘吾妾犬彘將不食其餘鄧生股栗

不能對乃呼僕以麻索反接鄧生盛之遽箠鞭楊條數百斃死呼趙氏界鄧生糞以俱去既而大悔恨聚家僮及田奴百餘人持器械炬火夜闌入鄧生家生方與趙氏酣寢復執而搥之奪趙氏歸而僮奴遂乘機掠生家財物而家各大興訟郡大夫欲坐道人劫盜道人曰聚衆持械毀火誠近劫盜顧盜無劫婦人者況婦吾妾也鄧生忘同袍之義懷挾梭之情竊婦以逃我併力追之憤懣所激事出過橫願伏三尺無恨郡大夫聞其言而心壯之何吳薦紳惡道人橫而憐道人才亡不爲之力解者皆得減死與鄧生同輸作城旦舂而趙卒歸吉氏道人忿趙氏外心終身不復近其後胡御史卒女養父嫗道人好俠不已而家益落遂欲負道人昏故索道人厚聘以難之道人佯許諾實無從得厚聘女聞而造保姆通私脫簪珥金玉佐道人聘資女父覺而執道人窘辱之道人曰女實御史公出御史公許某昏死肉未寒柰何背之某爲子婚取外父資何害而君持之忿者何女父益大怒鎖

道人逼書離昏女聞之亟使人謀於其家尊行者以他事召父去而使奴解道人鎖女於戶內窺道人道人向戶泣拜謝女飲泣而淚顧羞不能舍拜道人回身翻馬入道人望之魂傷黯黯家人爲之感動咸欲歐泣數行下俄而父至見道人鎖解逾怒考諸奴具言女令解鎖父嫚罵女頃之家小婢乏報女已闔戶自縊死矣道人聞之摧痛殆絕先是道人坐鄰一家事繫獄劾女父計絕寃饑必欲宦道人死囚有宗金者力爲道人地緩市酒脯時

時餉道人得不庾死道人德宗金每爲人言必稱藉雨涕道人不死要亦累徵天幸云道人念妻亡家破使貞女復爲已死何復碌碌人間世爲遂棄家爲黃冠雲遊訪道結伴入終南山絕粮而返復南遊歷衡湘沅辰登太和窮探幽深窠阻處沿溪磵行數百里鷄犬不聞樵牧盡絕忽見一磐石上細草蒙茸似有人迹踞坐良久有人從高崖飛步下頭頂銅帽身披木葉深目黝體見道人瞥爾轉身欲颺去道人急追及之當際再拜求道銅帽翁

注視不言道人叩頭不已乃挈之行丈數十里入一石室發石函出一編賜道人曰得此道術通天地伏鬼神既而歎曰吾爲子作數語當復須二十年修煉乃還吾真忘道人復在洞庭聞遇異人袁先生授正一符訣丈在七閭遇神僧授神通祕術能檄召風雨役使鬼神知來藏往遁形匿光飛錢攝物變幻狡獪莫可端倪客東昌大旱御史中丞而下久禱不應東昌守蕭君聞道人有神術白之中丞延致祈雨道人披髮仗劍登壇作法即掩大陽雲霧四合雷電砰轟夜取石灰畫北斗七星壇上道人以足踢一星天上一星不見踢二星天上二星不見官吏人民仰視大喊約明日申時雨詰朝中丞太守及諸僚屬悉素服環拜壇下觀者萬人至午未天日清朗纖雲斷空道人愈嵇符誦呪益轉皎潔太守蕭君失色道人書一符呼壇下一黠慧吏曰汝持符急走遇婦女姣好白皙者納符懷中即還歿泄吾光吾使天將背戮汝吏持符走見市肆中一婦取符納其懷中有頃婦自解衣披

髮跟蹌而來徑登壇偃卧道人以足蹴之作法黑雲陡合雷雨颯降平地水深尺五政及申時官吏萬衆愕眙驩呼曰道人爲神人又嘗禱雨吳中與人約期澍雨曰雨從西北來從東南非吾雨也已而雨從東南黯霪復散頃之西北雲合大雨人始畏服道人果能致雨非徵天幸者爲人祈仙令人所書十事默禱林之封紙函中置壇上扃其戶明日啓鑰封識宛然發之則筆墨淋漓或取白紙黏壁間霎時字跡隱起漸次明朗無拘喻糜石青丹砂紫粉五色璀燦書法遒麗往往作晉魏人筆意隨人所作詩賦清空瀟灑悉是瓊笈綠韞語又能爲人追寫二真人失其故祖父妻孥像者道人令其家張絹置筆靜室中遣神將追攝其幽魂而令仙人爲之握管畫像人從室外聽之毫絹歷落有聲少頃而定開門視之皴畫初就肖像儼然即喜怒嗔咲須眉瘢痣纖悉剔抉子姓一見即號哭伏地不能起仙人傳書畫以法厭之乃可留不爾久則失去又能爲人除祟斷魘神符所到精魅現前

立命燔斬病魔遂除書一符繫人脐腰日行千里行如風声不復可聞足趺廟神取神燈夜列炬百什前導或高或下烟如巨星人亡不見者以百錢散投水中盂鉢收之繞誦咒錢一一飛入盂鉢百不失一擲一扇梁間化爲鼠已又擲一扇化爲狸奴捕鼠嚙之盡又能煉神兵夫列營陳置奇門遁甲敵將入之不能出以法攝盜在室中迷不知所往即就道令足禁不得前諸滅風火驅蚊蛇亡不神驗人問以休咎雖隱伏方寸之中遠在萬里之外妻子勿聞人跡不到者悉洞然燭燭諸天上天下蓬萊弱水酆都九幽之事遣神將查覆或刹那報覆或經宿亡不了了人甫動念道人已知即思慮未起數可預定爲人默定未來之數鉅細纖悉一一符合雖數百人在側毛髮不爽人在密室中贊毀之亡不聞知嘗對衆稍發人隱語以爲戲笑人於是敬畏道人莫敢有私議者道人爲人俊爽不拘拘檢押而慷慨剛毅嵚崎磊砢不凡真天壤間異人也余少好奇慕道所接方外人不少多卑

卑無奇或贋而不真獨見道人神奇恢現謫蕩若此心深鑑之爲之立傳以備信史采方技者考焉

殺光氏曰余讀漢東方朔李少君傳魏干吉左元放傳吳介象傳晉葛仙翁郭璞鮑靚幸靈吳猛佛圖澄麻襦罪道開索統孟欽王子年郭璞鳩摩羅什傳梁陸法和釋寶誌杯渡蜀閬魏杰戴巓仇督傳唐袁天綱李淳風僧萬迴僧一行宣律師羅公遠葉法善邢和璞孫思邈傳宋混沌道士徐神翁林靈素傳未嘗不慨然異之嗟乎天地大矣何所不有夫倣現謫怍神異之事愚夫之所錯愕而不信達者津津味之造化靈爽之氣或獨鍾焉養其妙明葆其玄德凝神抱一久而煉成混混沌沌若綿虛空若粉神變出矣子不語怍世儒拘方作往往鄙而不道然必諦觀其神怍若何其以正一純白爲功以衛國利民爲務者其爲術正也以邪險詖爲心懷惑蠱鼓爲計者其爲術邪也晉史曰真既存矣僞亦憑焉是不可一律論也余觀吉道人始一風流放逸仁賴公子耳乃其飄然省悟遍歷若行

遂遇異人授以神術驅策神將揮斥宵極知來洞往了莫端倪斯至人其殆乎乃知其豪俠跌宕意氣固與恒人殊一旦棹轉神奇立現少年雄儁之過洗滌一空亦玄宰之所不校也而世之恂恂檢律語咲必奢者顧多凡庸亡奇彼其算不出鷄豚米鹽視不越跬步凡席令聞道人舉止敢不咋舌却走矣余故備述道人以見天壤之大夫盈手櫛髮陌飯遑矣世其常事必守此常格尺寸不踰則余論誠狂亡當又將焉用乎嗟乎余之捨仄注而

黃冠棄耒耜而蒲團亦狂也余之爲世人揶揄又矣嗟嗟人之敢作滔涔婬慝恣肆無忌者良以推破仙佛滅裂鬼神一切坻爲亡有若神奇譎怪誠有之即上帝萬靈如來上真北酆東嶽天脩羅神道鬼趣其誠有也必矣夫其身作之而身受之庸將焉逃乎是余之所爲津津不已者也

卓徵甫傳

卓明卿字徵甫其先趙人也秦併趙遷卓氏於蜀故卓居臨邛其後子孫東遷明卿七世祖敦始居

越之棲溪明卿蚤慧長而軒舉美姿觀有衛洗馬
風而名理奕奕亦復不減爲人儻荡心薄么麽措
大操三寸管吾伊作老蠹魚雖從里師授章句碩
籍與豪子弟學騎射兵法劍術其父卓翁覺而督
過徵甫必季人不守檢押事詩書而慕豪俠之行
夫士有鳴玉簪筆侍金華安事兵是兒必殃吾家
徵甫始折節閉門讀書講經濟則研討黃虞譚性
命則佩服周孔爲文則取裁六經左莊列班馬
雖詩則鍊格漢魏樂府六朝感唐所交傾海內豪
傑近則杯酹遠則竿牘苟失一名下士徵甫則恥
之士或不爲徵甫知至相語不比于人數雖信陵
執轡鄭莊置驛不過是也初爲舉子業好奇累試
不售於有司入爲國子生時國子祭酒馬公名高
意不可一世絳帳之士千人無當焉公一眄獨賞
卓生才時時進之後堂與語文學世務及謀以詩
賦干不針水入者徵甫於是名滿留都矣及徵甫
北上拜官光祿公卿大夫素聞徵父名爭交徵甫
候謁徵甫邸舍者委巷車騎常如雲徵甫亦益治

精爵延諸公抵掌名山千秋業間及宗社生靈邊圉捍牧大計徵甫美丰神善論吐一座盡傾於是徵甫名逾謁燕冀益南北声籍籍充入耳卓翁家埒素封爲人醇朴不脩雅游治秇事而輕財好施義高其里至徵父裁弱冠蓋好文章交游入則接筵出則連駟所譚絕口米鹽蝦菜而日夕娓娓名理清言居左右多穿袂舂耩執籌列肆者視徵父漠不省其云何私竊訕咲卓家兒不類卓氏其裒乎而徵父意顧益自得名益高冠蓋使者乘樓船

擁節旄東西過唐棲亡不臨況徵父弟擊鮮撾鼓鳴箎無慮日于是里中父老乃文慕悅徵父自若居此未有見若而軒軒而駢駢者卓君非常人邪何得士若爾徵父居恒深念太史公津津烏倮女懷清良非莊語蓋嘲請素封玩世之譚何知仁義巳享其利者爲有德其口吻秋霜嚴哉余幸席先世之餘免于饑寒仁義不聞而徒用阿堵爲異日者龍門公編入程鄭諸家千秋蒙詬矣以牧曰提德義而遊於世曠然不受物之瑕疵家居務敦倫

睦族宗親故舊貧者待以舉火患病死喪咸有恩卹視祖宗諸堂幽爲嘗帥牛羊散牧愀然曰是槃槃之干不有白骨乎柰何荆棘不前樵蘇不禁如先疆何乃獨任闢地繚垣樹碑表墓植松栝祠宇脩邃豆度支一不以累宗人其純孝如此居京師時有李奉者通徑賦十金有司急之鬻子女於市其母牽兒道哭徵父見而愍之立予十金完其父子嘗賞勝任城夜入舟見其類中表女不忍收遣還并免其直一時長者声藉甚士大夫慕義無窮矣丞喪母夫人母之妹婺居徵甫奉之若母寒暄問遺積三十年如一日兄童甫舉鄉薦不第卒無嗣徵甫爲析居恭事寡嫂以長子爾康爲之後歲時祭掃不闕徵甫行義既著鄉人有婚者患若者訟者咸赴徵甫徵甫悉爲處分務人人得所願而去人有侵其田廬日戒家僮勿與爭人生郵傳即大地泡沫耳迭去迭處王者兢何何爲尋干戈于繈褓其讓之有負于徵父顧友出詬讓語徵甫逡巡遜謝願林券以全交矣人有告急於

徵甫無問貧儉悉周之而先世產頗閒不振徵甫安之若恒數鮮衣美食厚奉物而薄自饗徵甫有焉徵甫無它嗜好好詩文與客客又曉就徵甫多談詩文浮慕徵甫非心知者率皮相以爲此雕蟲之夫而不知徵父通倘豁達與古豪傑埒今得都要津其所建豎必不凡惜無有大氣力者爲之推挽僅在卑位散地并業之歎昔人傷之又天性伉爽不能與人爲骫骳婉阿態嘗謂持正論或面譙過朋輩人多嫌而短徵甫徵甫爲弗聞也者乘車軺香鑪茗椀爲浮家泛宅往來吳越山水間會心處輒累月忘返又喜遊乎酒人家釀新熟黃柑紫蠏與客浮白放歌歌声出金石時發謳諧談言微中淳于滑稽東方玩世之流乎右高人若季鷹步兵伯倫彭澤無功遂遂好逃於麴蘖遺累葆真須是物矣中歲習禪寂招名僧栖芳社園日討無生大旨英雄歸根結局斷其至乎所著有卓氏藻林徵甫集行于世又有中林寓言天機刻錦襍著數種未行不救結髮論交海內聞徵甫最悉而

交最晚知最深嗟乎徵甫生平可都無論余拳拳于徵甫者所講求出世大事願以精力持之無徒流連詩酒湯而從脣吻邊失去昔陶徵士從遠師入蓮社而有好酒癖遠師以其爲人廓落收之謝靈運心襍不取卒以淪墮吾黨耑之夫文心酒德何關人生死毛髮事淺而不染其功難不淺而不染其功易吾黨耑之

徐孝子傳

徐孝子名一鵬字季祥明州人生父岐山君叔父江山君無子子季祥季祥事其所後與所生等江山君貧季祥歎身爲具甘毳良渠而自奉至麤糲江山君忘其貧亦忘季祥之爲繼子繼母藉卒哀毀逾禮幾不能生以貧故授徒海濱以方正見憚歲時必歸省江山君雖往來數數主人詧其至情不問一夕感異夢覺而語其主人曰吾父殆有恙亟馳歸夜過阿育王嶺猝遇虎當道季祥祝曰吾以吾父夜馳歸有如劘虎牙則吾命何怖焉虎顧反戢尾避季祥去歸而父果病憒憒季祥至則亟

孫曰兒歸將無道遇虎乎余頃夢入一公府兒緋衣者曰爾數當終以爾子純孝感天虎且避不敢前其延爾一紀季祥曰異哉兒之歸也實道遇虎仰天而祝虎曳尾去父病其瘳乎神贊之矣嗟乎虎畏孝子耶畏神理耳贊曰徐君純孝孝其所後自奉則約奉父則厚夢而馳歸猝與虎遘仰天而嗥不怖不脅於菟猶避神那不祐風之下衰子道大謬一語相爽立而詐詬含靈票識順忽豺獸嗟我季祥民之翹秀身非空桑視此良詘

大司馬恪愍楊公傳

大司馬恪愍楊公名守謙字允亨別號次村世為湖廣長沙人始祖順高皇帝時占尺籍隸南京神策衛高祖受徙周府左護衛受子福勝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妻周氏贈夫人昭皇帝時徙隆慶衛復徙彭城衛因家焉福勝子春累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妻王氏累贈夫人春子志學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康惠妻王氏陳氏累贈夫人康惠生公幼而靈異七歲授書善屬文器局凝

重若老成人稍長爲舉子業即以古豪傑自許講
說經濟敦忠孝大節嘉靖戊子舉於順天己丑中
羅洪先榜進士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尋改兵部職
方司歷陞本司郎中益究心戎畧邊務推轂將帥
材官壹秉公法抑絕請託釐革弊孔受知當道世
廟南廵扈從車駕還賜采幣陞陝西按察副使丁
康惠公憂葬祀行考亭禮衰毁骨立服闋除陝西
督學副使校士至公雖窮邊下邑亡不身歷章縫
興起至今思之祀公名宦秩滿陞本省叅政未幾

任即陞右僉都御史奉敕廵撫山西尋改延綏蓋
延綏乃胡虜咽喉西北重鎭不次超用公從時望
也在延綏三年選將練卒講武足食恩威大著虜
畏不敢入塞稍入輙斬馘挫衂之西垂晏然延綏
邊垣稍卑虜每毁之而入公爲增高厚數倍益置
敵臺戍堡虜萬衆仰攻不能入垣之力也數獻捷
天子嘉悅錫賚無筭數降璽書褒美庚戌春陞副
都御史廵撫保定去延之日軍民老幼子婦傾城
塞野負囊裹糧號泣遮道祖送數百里咸呼曰楊

公在邊虜不敢正視西人高枕臥一日去我劇虜
牙無日矣甫蒞保定屬北虜大舉入寇圍都城中
外戒嚴援兵猝無至者公投袂起曰虜薄都城主
上掛䩞入情洶洶爲臣子安忍坐視即率部下精
兵三千入援世宗皇帝聞勤王兵至大喜即降旨
楊守謙提兵入援忠勇足嘉其陞兵部侍郎內同
希忠外同仇鑾協力捍禦仇鑾者很鷙陰賊人也
有寵于上公嘗學陝西時鑾爲甘肅總兵潛與虜
通公聞而發白之中丞臺御史臺事竟寢未發其

庶妹一人悉爲鞠育昏嫁事庶母宛氏若親母兄
弟同居所得祿入悉推與衆不入私橐三黨中生
待以舉火死而待以棺殮者不可勝計允厲廉潔
一介不妄取歷官至開府太位蕭然猶寒畯恒以
稱貸自給文章尚氣格雄渾昌大詩亦悲壯有唐
人風尤長于經濟籌邊有大寧考紫荊考花馬池
考兵部集譚西北地形要害戎務機宜洞若指掌
公之諸季多至方嶽大位伯子汝濴辛酉舉孝廉
守高郵州以公廕爲光祿丞出爲明州別駕而卒

端亮清謹不異寒素環堵蕭然世以方漢[illegible]
起家則食公忠義之報也公以忠受冤有識論皐
乃卒蒙聖恩昭雪褒嘉在順天長沙祠鄉賢在西
安延綏祠名宦廟食百世光昭俎豆而關中士人
有死入冥府見公方爲賓神宮殿服御如王者生
爲忠臣死爲天神理益有之余不能博蒐遍考即
論伍子胥關壯繆張睢陽並以忠直百折不回殁
而爲神至今村氓婦竪咸能道其姓名虔其香火
儒者猶縛於見好持議論排斥幽冥之事而卒未

致有置一喙於三數公者忠臣義士畢命以奉君
父捐生以殉社稷骨骸虀粉身家破滅受酷至慘
直須史事耳而朝廷旌其節槩上帝録其忠寘位
證天神名留國史光靈旁照耀與天亡極奸佞讒賊
生盜大利死受顯罰榮華一旦惡名千秋此烈士
之所以孳孳蹈死若飴赴義若渴者也不然忠義
誅戮後裔凋零宜其漠之魂亦終歸于夫何有而奸
佞讒賊及其身富貴壽考子孫反或熾昌[illegible]
世公道晦蝕即上帝賞善[illegible]之權不已[illegible]

朝于肅愍及楊恪愍並
所不可知者上帝之簡錄何如然余取
非敢爲矯誣也古今村氓婦豎之奔走關壯繆諸
公疇敢謂其爲矯誣乎

二十二卷 終

四明屠 隆縮真著
會稽吕胤基玄符選

疏

重修東林菴募緣疏

夫淨智妙圓空寂超無生以歸真造寺寫經度僧
雖有漏而亦果全則功亦本無故西果非大乘
之位功高則漏亦漸盡故六度設布施之條普衆
生爲累却遷流障惟情識

在慳貪故忘情去識立靈　慳除貪
慧今夫叟紫拖朱子姓累都富貴懸鶉茹藿妻孥
不免饑寒敎麗椎魯積鉅萬而默有栽培聰俊勤
渠營一錢而猶賠為破壞青年上第登致雲霄皓
首窮經卒塡溝壑輕裘緩帶乘安車而飄若神仙
草履芒鞵靴遠轡而勞同牛馬珠庭日角天廚每
饗乎鳳麟車腹針喉烙口難沾乎涕唾斯何以故
蓋由布施慳貪善惡之因作則富貴貧賤苦樂之
果成達人所破瞥爾回頭下士習迷轉成失足無
常倏來[illegible]四大而銜捨有生終去卽一物以何貪
麗居士沉寶於洞庭湖志修空有師子佛施頭於
罽賓國道在離生隆闍王傾千金輕於瓦礫貧人
一瓊香於旃檀故知貪捨在心功德非寶矣何況
剏建叢林消除惡業裝嚴佛像增長善緣優塡削
木鑄金以像世尊而滅罪恒河阿育造塔瓶用
盛舍利而收功歷刼斯誠苦海之寶筏迷塗之慧
炬也隆寫見東林禪菴者城隅幽僻市喧不聞水
木清華道場茲勝詎獨遊[illegible]資士大夫[illegible]覽

之處實堪避囂習靜焉美修之林奈何殿
宇傾頹寔以起善信之崇奉禪房坍塌大不便僧
衆之跏趺金剛幾化土坯空參彿力菩薩半侵苔
蘚安見尊嚴隆見而盡焉傷之用告同志伏乞與
心發願樂捨貲財量力隨緣助成勝事灑功德水
之涓滴於海中雖萬波奔騰而不混種菩提根之
毫芒於土內雖百卉凋落而常榮生福生慧賴此
堅我信心而永脫三塗離垢離塵終能乘彼佛力
而共圓[illegible]隆敬合掌稽首　謹疏

學寃天人若霞蔚綜九流徹三教道無性命者雲
蓋普之名公顧輔能捐一宅以開新基今之通人
宰官不能合众力以修舊址隆竊痛之則以凡夫
慳貪既寖悋財爲惜費賢人方正又好詆佛以崇
儒隆請即借凡情宣揚聖諦則佛理昭然如日中
天矣凡情穢濁故易沉淪而佛理則宅乎清淨凡
情滯實故有纏縛而佛理則宗乎空虛凡情煩惱
故墮火宅而佛理則以寬悅爲菩提凡清幽闇故
迷本性而佛理則以高明凡情分別故有

形骸爾我忮嫉侵陵而佛
究親於兩忘凡情險詖故有機械坑塹欺紿陰賊
而佛理剛平直坦夷合三千大千爲一體凡情忍
暴故曰尋戈矛而佛理則慈悲救苦不殺肖翹凡
情貪悋故愛惜錙銖而佛理則行檀喜捨不愛膚
髮凡情好婬故沈愛河慾海而佛理則斷婬慾以
淨六根凡情造惡故纏業趣輪迴而佛理則持戒
律以脩萬行蕩除邪穢獸保真常昇濟神明出離
生死信照昏之慧炬度世之寶筏也居士得之以
調神理性則虛明寂照何物不通可證果位於大
覺荃宰得之以濟世安民則慧性霈光何劫不救
可登世道於太和大證般若之品既可成佛作祖
即小領清虛之益亦得解苦除煩唑乎夫佛理何
負於人哉宋儒專精孔孟翊衛儒宗固常昌言排
佛矣夫儒以治世佛以出世各有宗派各有法門
儒者爲世立法闢佛非過然必不因佛之排詆而
其衛遂廢其所不可廢者佛理之清虛高潔宏通
廣大可想也考亭註明德而歸之虛靈不昧程子

論定性而根極於反鑑索照皆與佛理符合用其道而闢其說所謂爲世立法不得不爾亦猶堯舜湯武夷齊太公心相是而口相非孔子明正道攻異端而以西方爲聖人以老氏爲猶龍權衡之審也又矣世儒不深咎孔孟程朱之意而分二教猶水火與二氏爲仇讐小大衛秧宇宙大衆同君子不爾也隆不肖願世之通儒達人用儒道以匡時立教治國脩身用佛道以理性歸真出塵超越詎不殊哉彼五百應真者並釋迦大弟子無漏大阿

寺而靈哀有以也柰何年深歲久殿廢基荒畫棟
雕梁龍蛇蝕於風雨寶幢華蓋金碧委於泥沙白
露侵大士之衣蛛網五雲瓔珞青苔繡如來之面
蝸涎七寶琉璃空慙金襴袈裟應真殿未免荊榛
浪說水晶簾幕龍王祠亦在蒿艸香積止存破竈
刹木尚繞流泉禪堂僅賸殘甌乞食頻歸暮雨悟
興衰之理于露電聖諦深密不問消沉等起滅之
義於空花神理宜悲何知寂莫山河大地運終亦
墮劫灰古佛道場悟後皆爲陳蹟[illegible]寺泥洹須假

莊嚴從茸庸愚必繇妙相梵宮頹圮久[illegible]過客之興
嗟寶像傾欹曷起善信之瞻禮而五六僧傳慧者
能參密義實王此山禀支遁之利根名理夙擅歷
中峰之若行心地頓開唫詩作[illegible]壹雨雲光之花
說法繙經頭點生公之石蓋素業之宗工緇流之
彥秀也慨然以興教起廢爲功德以接物度衆爲
因緣再葺琳宮重開淨界[illegible]勸檀[illegible]稱共積善基東
渡錢唐中流一葦南捫台宕身世單飄留填貝葉
寒山之句氷清舌吐青蓮船子之歌雪映擁烟霞

千飛錫聊覽宕嶺之奇蹤飄寶花於振鈴并結龍
天之勝果伏望大檀越飯依正法誓除有漏之情
善知識延攬高僧參訂無生之理因而捐施貲財
助成殿宇以慧修慧繇福德于層臺從明入明超
賢劫于彼岸公等之大智亦道民之上願也

超度歷刼戕殺衆生疏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某謹齋戒
薰沐疏告諸佛菩薩座下某切念人與萬物並生
娑婆世界雖蠉飛蠕動跂行喙息均之禀受生機

包含靈氣咸有血屬盡覺痛楚肖翹之物至微細
也追之則知竄逸縶之則知求脫趨利避害樂生
惡死其情一也是以如來以大悲爲心上帝以好
生爲德大道之戒不殺生判不害生蟲然後罪業
永除寃對消釋惡因既去善果斯成柰何衆生障
蔽無明結習貪嗔以大制小弱肉強食漁釣蒐獮
割剝庖劉扼其背吭鎩其毛羽朘其膏血剔其肝
胃一席之宴水陸雜陳三飡之需甘鮮畢備以自
充其腹腸饜其饕餮嗟乎人之有生蔬穀順養足
以不死誠何用廣搜無窮之味盡殺萬物之命以
供三寸之口以肥六尺之軀也某竊見屠沽之肆
烹宰之庖擊鮮淋漓血肉狼籍呼號于刀斧之下
死轉于湯鑊之中昔人所云食者甚甘死者甚苦
良足痛矣夫無德不酬無怨不報殺人一刀還人
一刀食人一臠償人一臠冤冤相對世世相尋生
死之所以輪轉而無窮惡業之所以歷刼而不解
也某自念從無始刼來薰染惡緣昏迷佛性殺害
衆生血肉以充飲啗不知其數又身墮旁生爲人

殺害血肉以充飲噉亦不知其數又或以人殺人以物殺物或故殺或誤殺或自殺或教人殺皆作殺業並結冤讐乃其今生粗解童句奉泰士流徒知隨順世緣不得早聞佛法以酒爲漿以肉爲粮飲食宴會婚喪祭祀多設珍羞廣殺物命結冤積業如山如陵始緣迷倒暗於無知既因習久不能盡克隆每靜焉思之冤業多矣重矣身不能載世不能償惕焉憂思何嗟及矣夫我逋人債我當償人人逋我債人當償我殺害互逋互償冤家彌久

彌結何時已乎隆今敬發誓願於諸佛菩薩及王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凡從隆無始劫來以至今世受隆殺害衆生幽滯三途沉淪諸趣者仰仗佛力解冤釋結成超苦海盡登淨土永享極樂之福永消沉滯之災從無始劫來隆身喧旁生爲人殺害者悉與諸人解釋風掃電滅不復取償殺害而外即諸人毀謗罵詈嫉妒傾害劫奪虧損一切巨細冤讐悉與解釋不復取償佛天監臨鬼神悉知實心實願不敢誑言隆又願從無始劫來盡四大

洲千世界衆生各相殺害互爲冤對者咸解惡結
並發善界隆又願盡四大洲千世界衆生并戒貪
嗔癡殺盜婬斷一切惡業修一切梵行攬長河爲
酥酪變大地爲黃金隆又願從無始劫來以至今
世自身所作一切輕重罪過悉行懺悔於諸佛菩
薩王帝天神一切賢聖之前伏乞哀其無心愍其
無知盡賜赦除永不敢再犯隆又願如來慈悲衆
庶上帝仁愛生靈赦有罪愆挽回陀運陽九百六
永永不作即今旱暵爲害疫厲爲災伏乞垂救時
氣以抶天行速賜甘霖以穌枯槁海宇享無事之
福朝廷慶有道之長隆又願老母趙氏消除業障
增福延年亡父其早脫幽途登真超劫從無始劫
來以至今世父母兄弟妻子六親咸消惡因咸證
善果全賴三寶之力消除萬劫之災爰於生日特
發葵忱仰干蓮座隆不勝懇切皈依之至

放鼈口跋

萬曆十七年六月廿五日奉佛弟子屠隆謹齋戒
薰沐上告諸佛菩薩座下竊念隆幼託儒門粗知

章句遂施貧搖爰忝細紳出有安車入有室廬生既享其逸樂不織而衣不耕而食身無補于明時天資近慧徒能括弄空文宿世多愆不得蚤聞佛法忘穢火慮存心雖頗坦平任意觸情素行多違戒律非時非已辜哉從色根而招濫責濫刑業多自嗔心而作餚浮華以驚世好工綺麗之詞修燕會以悅人廣紋衆生之命時時作過自陷迷塗種種積愆日深苦海近聞仙佛先聖之理始切皈依更修因果報應之權稍知洗滌顧學道雖求悟脫而結習尤難頓除自愍詎修持之不力隨懺隨犯覺舊病之猶存是隆之所以日夜矢一誠而誉過叩三寶以痛心者也言念隆歷劫罪根之最深者莫如殺生衆生業報之最重者莫如餓鬼故先修水陸經懺以度脫衆生續考懺中科儀以施食餓鬼竊照焰口者起于觀音化面然而現鬼王之形阿難告釋迦而俯瑜伽之教尤此懺曰皆因衆生宿業所致疾始陰賊設階穽以害人掐刻慳貪嗜嘗血以肥已生恣溪壑之情食饕無饜死墮

薜荔之鬼痛倾難堪身若鑑凝髮若芒砂腹如車輪喉如針鋒五百劫不聞水漿之名六根門常帶饑渴之燄復有威明正直剛毅勇猛鑒諸神趣位諸冥官大力秉權尊榮睿顯而尚懼業因未免之食啗乎以彼苦報之衆生反思隆宿業之深重恐墮斯報厭苦奚勝是用消取賤生之辰廣修施食之法欲以外結人緣抹諸苦難內消己業豫植善根然非仰仗如來法力則衆生業重難遇食而不得餐況夫方準印行施而何由廣爲此故發度誠哀告佛祖伏乞以光明陀羅尼法而攝受衆生以如來手印真言而拔拔苦惱化滴水爲酥酪法若長河變斛食作須彌遍周沙界增儀嚴護上躰有頂之天梵音弘宣下極風輪之際伊蒲饌盡四生六道咸飽滿以歡欣幢蓋香華合萬舛千回總超升于極樂隆不任激切仰依仰望之至

上包家變龍王求雨疏

某自者以亢旱故詣大江以北父老相共齋心禁雲禱雨父老得某書遂鼓舞踊躍祈禱乃恭詣

灣上請聖蹟辭以某爲嘗實不以聞於某無從蒲
服隨父兄三老之後百年稽顙爲萬姓請命蒙王
降靈藏護謂王者不至餘子何爲某聞之不勝駭
異歎服王之威命壽爽肸蠁枰鼓鑒觀有赫昭昭
如此某虛薄小器行劣才疎顧自分一念慈悲惻
隱先人後已區區之心從幼有之設令人饑而我
獨飽人寒而我獨煖人苦而我獨樂有如置於水
火坐於針氈必不能安也某嘗爲顙上青浦令先
後凡五年有祈水旱祈禱雖竭誠亦云捨命當

爲顙上夏五月大旱禱雨日不應乃日自曝庭中
夜望空搏顙至旦形骸焦枯神氣惙惙此時命如
懸絲老母妻孥環哭不知也若此凡三日而大雨
霑足嘗在青浦春夏之交淫雨大潦田禾渰沒下
民嗷嗷某[illegible]不應五鼓起徒跣[illegible]城隍祠坐淋
雨中至五[illegible]民始覺晴已大晏[illegible]父老相持慟
哭不爲動俄而雲散雨止杲杲日出凡六大雨潦
六坐淋漓中咸登即晴霽卒免水災去歲大饑之
後夏復苦旱某是時雖已家食矣而父兄子弟疾

若相關情不能已登一小樓審爲此土人民乞哀上帝以及龍神望灣上而長跽待命海滕爲紫黑而不休此王所照知也而今者旻復大旱睹此疾疢其庶得晏然所以不至爲鄉人往而不相聞耳而乃者王遂大童霧呪詛其之不至其之爲鄉父兄三老得無踈矣是用栗栗祗慝王豈以其夙昔禱祠誠切猥蒙注念邪不然者以王威德何有於蛾蠓一夫而重詛其不至也悲夫海上之民極矣去歲之饑予姊行乞肩摩趾錯餓莩僵仆川塞涂擁草無留根木無完皮固已大不堪命今歲復旱赤地千里蚤禾將盡焦枯晚稼尚未時插萬姓皇皇朝不謀夕悲夫悲夫二歲之饑民已大困今歲若再不登海嶼人類恐遂盡絕矣王寧念上帝以好生爲心龍神以濟物爲德生民以來覆載生成所賴全活多矣寧至今日而遂忍令人類盡絕邪悲夫下民作過多端積業深重降災示罰天道昭明災今知悔罰今知改顯行懲創宰實愛之帝命神休於是爲大然必不忍遂令人類之滅絕也貧

民作過多爲饑寒所迫雖曰可疾亦實哀憐富家奢嬉侈淫賚人肥己罪惡種種即如一遇饑荒積穀丘陵日索高價歲荒日甚則穀價日高惟其心益惟恐歲之不荒荒之不甚以故貧人遇荒動至死亡富家遇荒愈增殷富罪業如此宜其召災感變水旱疫癘悲夫悲夫水旱災異富家貧人同遇其睹而貧人爲烈召災感變富家之罪宜倍於貧而饑荒饿死則貧人非富家也悲夫古人有言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耕食則饑其雖爲蕭吏家無負郭田終以託身衣冠之末幼有文字之声日營一日歲度一歲麥菽充身黎藿充口幸不大至乏絕常私感天地神明花佑之恩而裴徊四顧遠近人民迫於饑寒濱於死亡者莫可僂指矣悲夫朔風皴肉嚴霜砭肌而苧練不完單衣破盡酷日灼人炎塵鑠體而餓眼生花饑腸殷雷欲生無計求死未得父母怨嗟妻孥對泣朋每披衣而緩袷臨食而廢箸低回太息不能爲情甚至爲饑餓驅逐出門求食盡日無有腹枵声咽忽然仆地以今

觀世人飽煖安樂者十不能二三饑寒死亡者十殆有七八某常解身上之衣吐口中之食以必爲貧窮地如以一滴沃陸海其何能濟而展轉哀憐無時不恫予東夫某白地凡夫耳猶將爲此世界人民哀憐隱惻不能自已其在龍神宜當何如矣夫衣食者人民之所甚難而雨澤者龍神之所甚易也以所甚易濟所甚難其顧王之亟留心也卽今下民應災上帝禁雨王亦乞以小民死亡之狀流哀於帝帝亦必惻然動念臣某與帝遠王與帝近幷望以臣某哀疏轉聞於帝帝或亦不深罪卽罪及臣某於王無與也情切自陳不任皇恐悚息待命一二日內望雨澤至矣

寧國府涇縣下坊渡大橋募緣疏

夫六度萬行迴向惣歸于能仁八百三千功行俱圓乎大道金仙以慈悲爲上善力去慳貪至真以拯物爲聖基功存普度故禪門覆標福慧大𥈧覺海洪流梁武修果人天永絕地獄種子旌陽之功行滿足乃拔宅以昇清微通明之勝事圓成斯蚁

形而證都監至於凡品尤賴積功上則除屢刼之惡業下則種來世之福田大則植二乘之利根小則免三塗之苦趣貧婦脫茲凍餒功兆于施檀儒生早掇科名事徵於編竹不然者生民之衆泥沙苦樂之等霄壤王侯將相家積千鍾有金可以鑄閻齊民匹夫生餘六尺無土可以卓錐口銜王食猶嫌未脯千鳳麌腹受梧儻長患不飽其黎藿窮年而爲歡歌舞之場樂矣逍遥沒世過夕而不治柽炙之味且也罵詈隨身雕鞍文轂王孫之神采如仙鞚馬挽車廝養之栢皦若鬼咎高臺臨曲池複道層階而破屋之秋風淅瀝擁鑑姬選麗色分行列隊而鰥夫之長夜寒貞牀氷簟凉灑灑矣日如烘汗如雨焉知道路之悲廣陌遊輪喜洋洋哉虱處頭蚊噆膚寧識囹圄之苦君請思之上帝孰跡孰感司命何恩何佐夫果以因成業由心造咸衆生之自取詎造物之有偏僕願閻浮提諸善信盡捨惡道成種善根早脫迷塗共登正覺惡所當去譬如燎毛不盡不已善所當爲譬如種穀務

檴務成茲爾寧國府涇縣下坊渡者山險路艱水深河廣馮夷索命晛伯伺人風濤之洶湧靡常舟航之往來多覆胥隣於魚鱉之鄉泉下幽寃夜哭土地干蛟龍之腹波頭白骨交撐行人渡而怖驚遂容閭之痛恨禪僧法極者栖息空門兼聞玄理業剏心而煉性亦混俗以和光念此渡之艱危即爲苦海將創橋以利濟願作慈航顧計功何止千百億歲度支不下四五萬金維此一方之鉅工程料難獨舉非頼四境之大檀越易克其成其作宏

施深遍達盛事遂裁荒疏普告仁賢伏乞宰官居士善女信男大悟因果之理恢弘福慧之基以結緣積德爲心以拯溺救灾爲行或金錢或木石歡喜捐捨資財或布粟或釵釧多寡各隨願力庶幾蚤成勝事將來永濟生民飛鷁浮航水邊罷爭舟競渡落虹夾鏡橋上堪連袂蹋歌波恬風靜曹盱女不復煩邯鄲之篇日朗波晴霍里妻無所事箜篌之引善緣隨刦世同垂功德與橋梁並峙從此更從空觀再討玄宗寶闕可登蓮臺不遠其不任

大幸大願謹疏

白岳謁玄帝疏文

伏以混沌未分玄梘尚閟鴻濛甫判大道攸名無始苟舍三極惣挈綱維元化蒸出萬靈悉歸埏埴道玅本來虛無真性立爲命帶衆生自取執着情慾損其靈根故生老病死氣無盛而不衰消息盈虛物有推而必雷惟至人雖垢絕塵得牟尼之寶珠於象外忘情合道握元始之祖炁於環中煉三寶而還虛葆一真而證聖是以出有入無陰陽不能陶鑄蹈虛觸實宇宙不能牢籠恭惟玄天上帝玉虛師相開天氣母得道冊王從金闕而化身蹤無量以度世授祕訣於元君金輪玅轉悟至理於神媼鐵杵功成一當竦翠了義圓通五老啓塗法身沖舉惣領真官錫琅宵之寶冊封崇帝號協上清之靈樞火符交坎離之象道在中黃水德鎮玉癸之鄉位尊北極慧劍降魔六天之宮咸肅慈航濟苦九有之衆皆歸是誠拜拜有臨巍巍無上者矣言念某蟻虱小臣蠉蠕微質蚤歲忘梘踈狂多

過中季好道刻厲自新二六時刮垢磨光無一念而不敬上帝四威儀省警懺過無一刻而不畏神明緇真經白馬求解脫於無生問丹訣青牛覓靈脩於不死及看擾擾之徒盡是蝘蜓之類一沉流浪之淵日沉日下累轉輾轉之劫愈轉愈迷英雄益代未免煞火煎熬富貴天候爾土灰淪沒存則俚遷延於歲月盡則不知往於須臾新鬼而哭舊鬼古已如斯後人而推前人今誰在者竊思入黃壤甚近者駭孤孀遠者飛腐肉某是

用禮拜祈神身心悲切尋師訪友昕夕勤渠將了緣以了道亦庶我而度人柰何弱習難成凡心未盡外護莫就知音更希而世之人有慳貪者奸婬者瞋盛者殺儈者憍慢者多欲者臣罔上者妻虐民者子忤親者弟淩兄者男不務忠良者女不守貞絮者骨肉相殘者朋交相賣者僧尼破律者外道惑衆者給愚騃者欺孤弱者貪大位而攜傾者趨小利而交賊者貝錦而姤賢能者含沙而快讐究者背公而營私者脊人而肥己者汗穢暗室者

媒資神明者心迹欺違者背面反覆者暴殄天物
者廣殺生命者六賊交戕二業並作如鬼如蜮爲
魑爲蛇論以人天因果則掉頭而行語以輪迴業
報則掩口而笑不求解脫之方同信仙佛之理其
竊哀之亦以自省蠢茲小臣既痛衆生之迷倒無
與津梁更苦自身之沉淪何從濟度故敢俯竭愚
衷仰干　帝鑒伏乞愍下民之業趣大章神理以
示勸懲哀小臣之苦心特賜感通以弘提引俾其
神清氣朗心開目明進道無魔脩真有助普願普
度之願以含齒極之恩仍爲母氏恭祈壽考以報
劬勞并願衆生盡種善根永離苦厄其不任五體
投地激切悲淚之至

脩阿育王寺舍利殿募緣疏

夫布施者六度之一而萬行之首也衆生逐妄而
迷真又墮輪轉之苦凡夫因貪以成愆無超脫
之期貪則煎熬多慾善行氷消慳則殘忍斷悲業
緣山積迷塗之所以一違而難囘惡趣之所以相
尋而不已也蒙無暇遠論即以近事言之今震旦

中水旱交遝南北災荒旣苦枵饑更兼疾疫子婦連袂而行乞老幼卧路而悲啼朱門白屋足跡遍而不得一錢赤日黃埃口吻乾而曾無粒米裸形道上生爲愛旌目之窮委骨溝中死作若敖氏之鬼而富者貪者金珠塡積倉囷豐盈鄙吝益深營求無已八口之中最憐妻妾一身而後惟念子孫逞奢媞或立傾千萬賑貧乏則坐惜錙銖顧我之衣祿贍足此生于人何假卽人之餓殍充溝洫界于我何關計訾產則年富一年旣已享丘陵之積

食於殊勝上生三十三天香花作供雖經千拘胝益以增其慶膏油遍夕即吹毗嵐風不能滅其光貧女捐珠餙佛爲迦葉之因給孤布金買園結人天之果園監散花妙華獲號羊奴編草寶蓋呈祥龍子幼聰施栴檀於五劫織師福利飯辟支以一匙舍利弗行菩薩道眼猶可捐視四大乎何悋師子佛遇罽賓王頭亦肯捨于萬物以焉貪傳大士賣妻子于都市能斷枷鎖之恩龐居士沉珍寶於洞庭悉除拲土之穢故能破迷倒以啓妙明蚤超

四智盡凡情而入聖諦夙了三身況以財施不如以法施結人緣不如結佛緣塑像度僧功真浩蕩建寺造塔福不唐捐恭維釋迦牟尼世尊道悟真空位登大覺津梁坍世眼目人天隨宜說法住迦毗七十九年滅度閻維得舍利八斛四斗阿育王者以神力減如來舍利于天下凡八萬四千閻浮提中計十有九處至我鄭縣塔舍之舍利則自劉惠達之精誠湧浮圖於地中靈應表金仙之瑞現寶珠於世上威神耿力士之槌陶都水因之而受戒諸善信藉是以歸心是誠瞻瞬雖逢禎祥希有者矣顧佛教陵遲沙門不戒塔院崩圮開士興嗟而今司寇五臺陸公弘通拯物以宰致門沈公清謹禔身咸宰官之儔流信道門之法龍二公慨然欲興起宗教修建殿堂于是五臺公敦請無漏旃上人爲住持而屬沈公與不肖爲檀越蒙是以僭裁數語遍告十方夫布施者心也非寶也寶施則雖丘山政屬微塵心施則雖滄滴可通巨海惡念不除縱車金聲玉于道場何益乎善根苟熟即結

草披氈於寶座皆功也蒙願富貴者從明以入明
願捨金錢益植菩提之本貧賤者從冥以入明勿
怯針縷免沉諸趣之鄉益不獨助成一舍利殿而
已奉佛行禪斯同慈氏救災郵若並合能仁廣開
饒益之門垂破貪嗔之網則慧日高臨法雲長護
鬼神福善鄉里稱賢門祚昌隆疾眚之所不能犯
身心清泰邪魅之所不能侵成名書　帝籙位列
仙班或脩證運臺智圓佛果蒙不勝幸願爰兰沐
和南謹疏

投句家灣龍王求雨疏

維王鍾英宇宙誕德山川潛曜弦光揚霈顯德順
丰罡以達化佐上帝以行權推神炁之車輪捉陰
陽之樞樑藏則滅影銷声一真混沌眥迅則包
陵蕩谷六合奔騰忻喜則風恬日朗鈴笮簫震
怒則電掃颼颸旌麾羽騎天門上下倏忽千廻震
旦逕來剎那萬里興雲雨而恩澤惟時在在之祈
求必應潤枯槁而蒸民乃粒歲歲之功德無疆纖
雲起於千縷僅半餉而穹昊彌滂微波頃于一杯

不崇朝而大地霑足自非玄妙入神清虛證聖曷克臻此者哉宜以虹梁鸞柱仙都之界壯于皇居金牓銀題水府之宮耀于天日霞爲棟雲爲窻絡索間珊瑚之網玉作牀珠作帳流蘇控瑪瑙之鈎風鬟霧鬢歛綃之侍女三千電石星眸犀甲之武夫十萬雕胡飯進玉饌之羹堂下鳧笙侑食水晶盤擘銀絲之膾階前鳳吹傳觴道士登玄珠之閣緒經而講長生主人咫夜明之樓爇香而執如意及飲清都上聖永延龜鶴之齡轉悲穢土下臣日促蜉蝣之晷切維往年雨潦五穀不登今歲饑傷萬民無告今者藉王寵靈歲以有穫脫民枵餓幸及食新而脫禾未登天道亢旱司牧愍旱固當疾首而星馳野夫憂時亦累齋心而露禱某既仰陳功德以王霝而告彼郡侯復俯竭庸愚謹薦薤辭而獻之王所伏乞大彰靈爽普惠甘霖藉我槁苗肉此枯骨仍賦長歌一章敬呈觀覽某不勝皇恐屏營之至

真定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屠 隆編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策

問 國家東防夷北備虜擯紳宵衣蔬食憂勞廟廊韜鈐擐甲枕戈致命邊鄙顧南北榷宜同與否與議者謂倭善用長刀斫戳常用取勝南人畏之胡虜之來如烟如蟻多而不畏死難可如何今欲折夷人長技力挫其鋒制胡虜死命力殲其众

寧無其道與又方東地勢險隘難以馳驅而時或有阻山墮塹之憂北邊地形平坦易於追逐而亦恒苦無嚴城堅壘之限茲欲各坐制形勝無爲敵資果挾何術而可又東恃水戰北恃陸戰夫水與陸者我與敵之所共也必勝長策且復安在爾諸生東主人不荷戈東營必提劍西嘯東恬鯨漲北熄狼烽胷中當籌之熟矣願悉心以告我我將循是以得今之頗牧劉岳也

夫兵者械也械貴圓也械勿圓則膠固躁蠢拘攣

仁亡立見顛躓故以械語兵起伏闔闢陰陽雄雌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簸箕飛風雨鬼神手不及搏目不及眴儻忽殊狀趾步異軌子不能得之父弟不能得之師法傳之書泥書則舛妙會之心師心則敗有識掩千夫之雄而提戈而前五色無主論倒秋濤之峽而用之對壘怯如孤豚故兵非沉朗神智儁杰不能用也審乎此可得稍策南夷北虜用兵方略矣請敬爲執事仰敵之夫南夷之與北虜其事勢蓋迥異東南島夷隔絕溟漲浮舶乘

潮小不戒於風波輙葬鱣鯨之腹其來有時其數有限獸其人凶獷狡黠飄忽駛急善用長刀斫戳所向無前西北胡虜距塞下甚近鼓譟長驅朝發夕抵其聚如烟其來如蟻日落沙昏只尺不辨但聞人馬之声獨其人稍騃憨癡笨喜人怒獸無深長智計柰其多而無知閔不畏死奮馬血刃譬斬浮萍乍開復合我軍多所顧惜恇怯貪生以貪生之衆要不畏死之虜勢必無幸而胡馬又獷不可近中國之騎弗能當也東南之形多溪山險隘叢篁薈蔚詰屈周遭欲馳逐則阻澗道稍不眘則墮阬塹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西北豁野寬衍平坦一望千里馬跑塵起飛鞚突騎疾于流星泝河灌莽徒步可越泥垣土堡絕無堅城雲合蜂涌之衆禦之難不難乎東方多舟師習水戰我軍艨艟舳艫恒鱗次櫛比橫海截江而夷人不能多具舟楫單舸小舠出没波浪我以巨艦直衝之可立致覆溺是東南之所恃者水戰也北方平原曠野可騎可步長戟短兵互相犄角彼敗而我追亡逐北

卷之二十四

固如建瓴我邦而彼乘勝長驅亦如破竹是西北之所事者惟陸戰也夫倭善以長刀取勝我欲挫之惟用長鎗若所謂稍竹箭先者彼以長刀截殺我以鎗稍制之彼刀未我加而我鎗稍已先及我衆彼寡即如以十稍制一刀鮮不摧拉而東方溪山深紆篁蘆蔽密制勝長策莫如設伏自古善用兵者多以伏勝東方地形尤便藏埋兩軍相交我佯北引之追逐伏忽起闌出其後而我乃回軍擊之前後夾攻首尾不救不盡覆沒之不止虜衆性不畏死我欲殲之惟用砲石若所謂佛郎機鳥嘴銃者虜騎一望烟沙無數箭不勝射兵不勝斫獨火機砲石齊發競發可以創衄虜心而北方地勢寬衍岡坡坦平欲無奔北莫如嚴督陣自右精兵律者多以嚴勝北地易奔尤宜防督大軍在前督陣在後一夫回戈必斬無赦兵知必死有畢命而前寧進生一尺無退死一寸如是虜雖強必衄東南非無陸戰水戰爲多方夷艘在洋我急以舟師檝之必可得志追奔登陸便普枝梧西北既無

舟師惟有陸戰我必出死命制之方可奏功一懷
觀望立見狼狽由斯以譚夷虜情實南北機宜各
有攸當神明變化弗可膠也雖然選將練兵防危
慮患南北急務均耳今島夷戢波東垂晏然屬虜
貢市北無大舉無識者狃以爲安可得高枕將校
率市井遊食之徒以請託冒補兵士多老稚脆弱
之众以情竊濫充將惟知捨刻鐫剝以潤私橐結
要津而不知語畧機鈐爲何物兵惟知嬉戲遊閒
以縮粮餉延歲月而不知攻殺擊刺爲何事幸而
無事可以苟安一旦戎生心焉奸民乘而勾之猝
何以應此危道也過有小警詹息畏避詹不敢張
一幟發一鏃擄掠焚燬恣敵所欲比其大得志去
乃後詐爲揚旗伐鼓追敵狀而或拾遺弓殘矢甚
或掩殺邊氓老幼以上晉虜冒功伐嗟乎此曹安
所賴藉邪將必精選務得英雄然後訓講有資緩
急有賴兵必精練日爲戰備又且足其粮食結以
恩威如是而識時觀變相機設權動于九天伏于
九地妙于鬼神疾于風雨東怖鯨漲北懾狼烽端

必繇此　國家千萬年可保長無事矣謹對

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文

禽四明山靈文

廣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訪妥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已而山中人言從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流暴漲遂止不入抵家之明日廣桑子丞起坐中庭

門者報一青衣人致書開械讀之則四明山霽詔書嘲庸桑子者其辭曰不敎守在采阻欽慕足下高風聞者聞足下將舉玉趾辱臨敝山且有事於掣芳搴秀探奇闡霧發藻繪於宅楮標名勝於寰區營丹竈於嵓扉函真訣於石室含粹韞寶九錫此山益聞羅浮以稚川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委羽以季主閤皂以輔漢懸霤以遠遊金華以初平蓂山以希夷緱嶺以子晉青山以謝眺玉笥以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或留真蹟或垂名文永鎮山阿同敝天壤故今者不敎於足下有厚望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松桂榮鮮猨鶴忭舞虎豹馴擾麋鹿踉蹌玉童淸除命兒供命山出石髓水流胡麻掃嵓而以爲闔房藉芝蘭以爲薦褥褰雲霞以爲帷帳羞桂辛以爲厨饌釀桐露以爲酒漿風松籟以爲笙竽激鳴籟以爲宮羽剪荆棘以便杖屨除蛇虺以淸道塗勅嶺上白雲走逆行李谷口不敎淸齋二日敬遲屨蹇夫何報足下不果來雲霞無光辭蘿失色胎禽孤唳淸猨獨號泠月

鑑空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沉寥而惆悵者久之夫足下廖霩士鑒識脩沉風神散朗腹胃千秋目遊四部氣不染乎滓穢心常栖於玄真洗馬之膺神兩清許椽之情具豐勝謂宜抗手烟霞竦身崑崙追迹脩尚希蹤仲長子不闚于道書乎海外則有三山域中則有五岳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孔穴相通鈎絡相連其中多金堂玉室藥爐丹竈斑驎蒼虎紫鳳青猊神芝之嘉木朱砂曾青雲笈霞編大洞靈寶神王遊處其宮窟宅以故高蹈玄

覧之士率好託迹焉何者人情處市喧則生垢溷復高曠則來清虚凡夫濁士終身溷坊塵壒淪墜幽塗壞亞蕃蛆亦足哀矣而從古竊入仙客躡景登遐大都從名山洞府脩證而得之即不能然避世之士取以縱心遠岫洗耳清泉脫屣非干人羣免禍亂於朝市全八口於空谷垂一家於名山至如周長秦短漢興楚滅魏帝晉亡范蠡逃文種死留侯謝韓彭臨耳餘交惡田竇相傾錯盎結冤潘石蒙難叢臺圯章華頹姑蘇荒金谷廢空花海泡

平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種花臨岸鷄犬成邨牽犢荷犂夫畊妻饁沙明而水碧猨嘯而鳥啼興至則葛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毯藤床枕石而瞑斯亦逃名遺累者之所託也我四明有石窓錦鏡千丈徐鳧西亘陽明南連台嶺道家號稱丹山赤水洞天震旦國中列於第九而劉樊二真於此得道度世四方高人韵士往往躡屐而至裹糧而遊窮足延下爲四明人石窓雲霧近在堂几居恒夾此山以詫海内形之篇章發之歌咏累矣乃生四十五年未一躋覽今者杖屨業指南雷南雷距四明只尺耳顧乃舍曠士之遠心東拘儒之鄙見忽嵓瀑之奇勝憚磴道之險艱畏車返轍沮氣灰心喪失太清緣甘就塵坌對俗人于市廛守妻孥于牖下世事塡匈喧聒滿耳夫四明在君屋邑内猶不能摳衣一覽其勝何況五岳散在九州者乎又何況十洲三島隨流乘漲無風而洪波百丈者乎又何況崑崙玄圃遠隔弱水萬里者乎夫垂兒萬仞形如飛鳥者彼亦人耳蹈絕崖墜

深谷王長之舍身爲道也足下嘗自許刳心遺累除恐怖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充筋骨差孱吾未見持俗腸而捿真道者也即又奚以稱貧寥子遊爲不穀竊爲足下恥之書到願足下厲志奮氣決策而來子如欲借品尚以著書則石室天窻間可以藏先生之副本如欲脩道栖真則劉樊之中寔無慙惟足下圖之廣桑子得書乃作舍曰維明神鍾靈誕德淵穆朗澄上帝錫之嘉命俾治名山作鎮東海實乃無疆維休下走徼天厚幸得託名神封內生四十五年于茲始困賤貧中縛婚宦又不能一登覽名區蒐采神界頃以孱阻中道而還是用耽說霧詰缺望烟蘿以爲明神蓋茲者親灑瑾篇貽之塵穢導滯發矇敬聞命矣夫託迹高遐栖志幽絕妃崇霞而疋孤雲交青松而侶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真也鶩處藩籬蚓蟠泥壤競身名而逐刀錐附腥羶而嗜膚血者俗物之所以淪穢也下悉家大江之上頗亦海氣演漾自幼廓落踈申于世味一切都澹惟澹故其于物

也不生幸滯惟踈故其干道也不能堅精山水幽栖之趣少願不減中年化吏奔走道塗鞅掌簿領京洛風沙被面塵土沒脛說說是非日有撼頓其身雖在甍軒車輪馬蹄閒而其心顧時時作江南清溪碧石想後遂徹惠忌者從人口吻中脫歸歸而四壁蕭然三徑荒甚宅西一園地如手掌大乃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芰荷菱蘆蘋蓼野鳧鵝鵠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雜秫艸花竹樹桑麻蕭森比於仙人之葫蘆其中大地山河皆在矣干走日奉老親挾妻子婆娑其間客至則便相與獻歌而遺放身世以故春此逢累息意名山以雞豚爲麋鹿以皁霍爲松杉以野老爲伯期以瀟瀟爲井曲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竊有說干走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迹寢淹涔而神遊閻閻身寄霸境而情染俗塵故桓先生得道於嶷干宋齊丘遺辱於九華古今遊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宴之士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藻枯槁之士託以避

患雖所繫不同均之足賢若乃磨質丘陵多植松栝布莊丁以桃蔣挈青烏以卜地累裘糧累月為子孫謀是為利遊本無山水之癖趣託為登覽之高蹤釣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擢冕聽鳴騶而動色是為名遊不探靈閟不訪道真不采靈藥惜携声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湎麴蘗是為俗遊手牙籌而不較計針艸而無遺塵容垢氣渝於心髓而安意杖屐倘涉名山據危石而思[illegible][illegible]青溪而譚米鹽是為[illegible]遊若然即所謂三十有六七

十有二一者皆俾也下尭品局雖卑神况頗澹身[illegible]窮巷心在霧岳迹溷隘湫情寄超朗胷中竊自謂有五岳焉則明神必開口而咲之哉哉五岳散在寰區寧有無其足下而其有胷中者業溷隘湫而謬云超朗所謂强辭耳即千秋萬歲文胡津津尚乎禽慶哉夫靈秀發於造化玄閟闡於道流已則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誑世是上銷折神霧之氣而下為俗物張幟也嗟乎是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下走請遂齋沐褁糧蒲服敬拜明神山中其幸為

下逅指示劉樊葛仙翁諸真藏丹留訣處下走且
苦志脩煉無貪神休敢告下陳勿深呵讓

種桃告花神文

夫桃之爲木通神辟鬼湯穢滌邪華爛天葩實充
仙供益清都之霩根上死之名卉故度索千盤天
台萬樹凡人之而迷仙遇之而竊僊天性寡所嗜
好人間之黃白寶玉珠璣珊瑚玳瑁及古物圖畫
彝鼎淫巧罷玩之屬並不以關霩臺府而獸好
卉木經東皇之雕刻寫造化之精華可窺天樞非

蹂人巧尤愛種桃三月華開錦組爛熳若陽滌湘
裹並褰紺衣易遷宮中齊列霞珮野人對之輒借
以忘憂療饑遣情邊世挂冠以來頗治三徑僊桃
花木從宗人乞得緋桃一本移栽園中當春著華
甚盛自夏歷冬颯焉萎死心殊悼惜今歲復從宗
人乞得一本維時政華令與竹松掩映姿態橫生
心目俱曠而花木稍巨恐不易活敬具隻鷄斗酒
爲文告花神土神維神念僕愛花之意密加護持
使土膏滋潤根枝堅好歲歲供幽人之玩它日方

冠布袍與二三交人挾書把戔婁婆梳下敢忘神
休敬布腹心伏維監察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囲
薄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之此生之爲
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
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
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蓋不誣今
夫衆生惡死寧詎人情爲然豈故蜕虱逢捻則知

奔逃蠅蚋被胥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觳觫鷄
純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
形而乞命是知肖翹貪生舍靈畏死萬物亦各
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菓足以取給不爲不厚
寧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
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孰生千萬種愚蠢
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處兩間譬之人
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
子一也愚人飢餓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菓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蓋品如人生諸幼子庶子豈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婦孥刲割盡掩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致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著記萬物曰某某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狼耶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賤虎狼則以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虮之臭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養人而獨不以蛆虮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摘得虎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萬物之有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

作惡業寃對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
斯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
稍資餘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始爲權宜以次漸
除解寃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
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奉素永
消惡因高登道果是爲上善吾尼爲世人願之此
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廣搜物命窮絕水
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
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蔬足以養人素食飲噉既
足腹亦果然宰羊宰牛狠藉屠戮酷毒之間便成
枵餒又安事盡噉衆生之脂膏體而後長養生
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寃業可爲
痛哭流涕矣僕以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
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
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王皇上帝諸佛如來
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更結寃讐隨懺隨犯
爲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爲三餐之
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則欲脫其慾而乃悟人於有罪是尤罪之大者故儻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濁酒園蔬間用小鮮稍加淨肉業生人世情非得已較之戒律猶爲罪人飲食言咲暢情叙歡如是足矣望友賢明相能諒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不辭也

三十五卷　終

定穀價則日長一日猶未滿溪壑之心倘一人
黎霍之腸餓三時則死而我金玉之饌百一佰加布施則現在之福不厭而未來之功無窮慳貪則受享之物有限而罪業之積轉深試觀今世之饑餓而流離者惣宿世慳貪之報今世之富貴而驕吝者實來生疾苦之階何況神明之照臨有非世界之現報炯如天人之冥契影形善惡之感應桴鼓奈何冒信輪迴不畏神理何知身後但快目前乃在今生則不知來世及當後世則又昧前生

或痴寶以身盛甘溘死或取歡今夕不問明朝主父偃願就鼎烹而惟貪驟富石季倫明知爲禍而不肯散財古今施慳迷而不悟良可痛惋矣夫東教仁存博愛一視如傷西方義普慈悲萬緣平等慧必資福方是檀那解必兼行乃臻超越君不聞天人騎縣行檀所致辭荔兒因障施而成畀如來以掬土賢享國王捐閻黎之一金報償公主黃雲覆身乞兒種西錢之福青蚨滿藏實新得五里之歡拘羅特阿梨於病僧快樂九十一劫無滅施

柳亭詩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吕胤基玄符選

跋

平番碑跋

西南夷自漢通道武帝令唐蒙董略定西蠶即焚司馬相如馳文告諭父老蠻夷酋長蓋其事不盡覈縻粉餚國體固未聞斬俘封觀大創戎心我太祖高皇帝神武開基　皇靈遐暢遣將南征繼

徐讋伏交臂繫頸歸命靡遑朝廷置松潘威茂四
鎮彈壓彼中四十八砦犬牙相制尺組牢之如駈
孤豘二百年來西陲接堵頃者承平日久邊將偷
弛籌畫稍踈戎頗生心比者國師喇麻狡鷙好亂
自立爲渠率誘合灣仲古柯等數十餘砦刲牛詛
盟肆行屠刦邊氓患苦開府宛陵徐公元太沉毅
神明誓靖氐羌始猶欲以恩信拊平之凡三檄告
諭羌傲然驟攻破堡擄戍人剸刃抉腸以示無恐
公乃決策征討上疏請便宜益軍資　上皆報可

命大將統師列校偏裨各分隊並進令得隨宜相
機臨敵制變無拘文法無泥成算而又遣二三文
臣叅謀調食督陣紀功與諸羌彝戮力犄角綜戰
勝虜大挫衂擒斬俘馘若芟草菅獻捷計擒戎首
三十有奇俘馘壯虜七十有奇破碉房千六百有
奇諸鹵獲無算窮寇赴暴河死兩河悉平白草偏
頭搏顙悔罪請款西南晏然事聞　天子嘉歎旌
賞撫臣以下有差蓋其功略與伏波武侯南征等
埒唐蒙馬卿瞠乎後哉疆大夫及邊父老請立石

紀功以告後來威羌虜碑文出新都汪司馬道昆手而屬不佞叙其後不佞文墨鄙儒何知兵事必也炳揚國家威德以耀于千古則有司馬氏之鴻章在

二十六卷 終

槀真館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屠 隆綿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贊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癯而珞琭炯其雙目骨稜稜而神足形如鸛鵠笠長而蠶衣不褒而一幅持羽翼以當麈王羅三氏于腹限鐵而剥毫塚而禿家實片牘入竊餘馥購鷄林而藏酉麗名無踵而逶四域語則綺而心則

樸晚而皈依天竺持論淮乎理惑其因地也龍樹之與金栗也耶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田竇相傾爲青爲洽而公於中手運斗枘太和元氣子孟顓擅翕張詭恣而公此時殺光斂采危遜燕濟潔皓之翊皇儲宋琦之定國是勛伐既隆急流勇退世方如蚊虻之嗜吮而公已逐宜鴻而遠逝斯其爲冲夷恬遠而大人之表當世乎

馮開之太史像贊

其顙龐其氣昌其神發以藏道先鬱極文菀紅梁既遊祇園領無生之旨亦登玄圃授不死之方收之則滅影於一室放之則漂志於八荒衲衣斗笠踟躕四顧而徬徨知濁世之不足與頹攬往而婆娑乎黃唐

聶尊師像贊

甫七齡而訪道散萬金以煉藥志窮絕漠而委蛇身挾大翼而揮霍朔玩世於金華尚揖真於五岳蚤授扶桑之玉經累驂緱嶺之玄鶴師猶婆娑乎

人寰其徒往往沖舉於碧落矣其知之者謂其書名於上清不知者謂其懸壺於城郭咦弟觀其紫髯玉貝而軒軒乎顧胡得不求之於寥廓

表履善先生像贊　有叙

履善先生右埋照人也棄嬰官紱夙挺烟霞心絕世氛氣凌霄外仕路嶮巇脫身虎口颯車尚羊抗身鶴背淅瀝一瓢縱浪五岳君平之身世兩忘玄度之情具矍勝迹洞天界名書上清當世之了道至人非邪不慧其歲過異人虎林與先生同

還冊結刼外千秋萬歲約至泰矣戊子夏日先生過訪余四明出小像見示風骨泠泠居然大赤清徹桐柏小有中品於是爲之叙而贊之

黃冠絲絛其仙真邪手持木患其西方聖人邪泠泠蕭蕭烟霞其骨與神邪夫其臨六幕而莽萬物其天之放民耶余將與西躡閬風之頂東泛扶桑之津耶

題龍君超像贊

白晳而美豐下而頎目烱烱而電閃神瞵瞵而霞

霏心澹澹而忘機頂青玉之冠服碧烟之衣綜千古而通三氏寶靈明而賚知希師東華而交安妃吾所慮道成而騎鶴太肥將安車飆輪而朝清微

李處士像贊

夫百年而前亦有先生百年而後亦有先生夫貞于千而靡疎疎是先生之形夫心兂兂而靈瑩瑩是先生之神何以故浮塵泡沫四大者假萬劫不壞靈光眞我至人妙悟手挈陰陽六合而彫三光蛻彼煩濁以遊清涼夫道近在眉睫遠在大荒君其不信請問之普楞嚴之覺皇

諸生

名在諸生隱然公輔清姿氷映逸氣霞舉學綜奎壁文續龍虎苞元命於太初蹈先民之遺矩雖服青衿冠仄注乎而陶鑄二儀鑒利萬物感襲括於心府茲爲熙時之士詘寧獨皖士之翹楚與

純陽祖師像贊

夫其龍驤鳳翥光射六合者貌也提挈陰陽揮斥八極者道也拜杜下揖雲牙坐在立亡者竅與妙

也玩弄人代廣度羣有無翼而飛不蹈而走位登上清而名常在婦人女子之口陳純陽非仙黃龍非佛三教混冥同堂異室靈光前慧般若亦丹真空無恙雲盡水乾

二十七卷 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玄符選

銘

邵武縣令之栗張君墓志銘

之栗張君諱邦仁字孺穀大司馬東泠先生伯子也不佞結髮受知司馬公與之栗君稱世誼不佞既傳司馬公銘司馬公季子孺愿母吳夫人至是之栗君仲子殷仲復持其叔氏孺宗狀以之栗銘

來辱按狀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後明公棫十世祖原一公者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槎湖五世爲宏靜公諱迥元末以行義表俗生四丈夫子孝友醇至有蓮瑞仲寧三公諱叔諒生文三公諱公曮公曮質菴公諱緒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是爲曾大父生葵軒公諱忭累封叅政贈如質菴公官葵軒公生司馬公諱時徹字惟靜人稱東沙先生進階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配陳贈夫人君其伯子生而夆慧占對奇穎文定公大竒之日爲英物年十四補郡博士弟子十七廪於學宮試鄉闈及南北闈者凡九竟坐數奇不第君爲司馬公嫡長應得任子弗屑顧推讓仲氏孺覺而君遂以貢終邵武令云君挺絕異之姿伉爽自喜瀕獵經史淹通秇能氣類雄偉譚議閎廓大有英雄風骨見者神悚爲古文辭若詩賦不甚經意矢口落筆驚飆急峽淋漓瀟灑要歸沉雄居恒慕公子無忌傾身結客輕財樂施尤好譚兵門通俠徒家養死士騎射劍術俱有神解又頗效三河

少年風流自命岑牟單紋遊乎酒人徵歌選伎一揮千金拘攣之士見以爲過通脫少檢押而不知自不失豪傑本色始司馬公攝篆本兵屬虜薄京師中外戒嚴君奮然欲自請提兵出城與虜特角且繫王單于頸獻俘封觀會公以內艱歸不果其後島夷內訌東南隅焚燹之禍慘甚君上書總督胡公畫戰守方略胡公大奇之延置幕府面咨戎務多所采納焉其令邵武也釐奸剔蠹擊斷如流櫛神君而身有微骨不善諛上官取容當事者齕之遂謀拂衣去而君亦漸老乃歎曰丈夫抱飛鴈氣生不能提三尺坐軍戚東蕩鯨漲北掃狼烽縮通侯印安用號壯士爲臣精銷亡雄心行盡則有龍藏員葉老頭陀生計在是辭詘非大丈夫了局時邪于是閉門脩禪觀兀然清枯無何病遂不起享年僅五十有六惜哉配戴氏工部主事戴公鑑女繼毛氏太學生毛公國賓女子男三長子庠生母柴太學生後君四年卒聚衆將艾君升女次子序生母徐聚衆憲表公大誠孫女少子離生母曹

後君五年亦卒聘中丞周公相曾孫女女一適太
宰屠公瀒曾孫庠生本元孫男一應崧聘太學生
毛君其女孫女一許知州董君國俊季子其有詩
集行世不佞嘗序之銘曰

卓彼秇壇聾弧先登霞蔚雲蒸堂韜鈐矢石奔
崩龍驤蛟騰致客千里義俠是稱公子信陵寶劍
衛履三尺見繩折腰安能返而初服江塢田塍烟
麥雲朋皈心象教覺皇首楞以討三乘豪士掉頭
脩然髮僧裴公右丞

明故誥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不佞承之儀曹數從姜泰符吉士游甚善泰符蓋
通儒伉爽士無何不佞坐流言免官歸而泰符改
諫垣抗疏請　皇上建儲忤旨左遷雲中尉蹔還
里第與不佞相見驩甚一日修幣再拜以其母宜
人王氏志銘見屬不佞與泰符生平投分若母吾
母義不可辭按尊公觀察甬洲先生所自爲權厝
志宜人者觀察公元配出邑中著姓幼而莊慧及
笄歸于觀察公方在膠庠以勤佐公卒業明年

翁慎齋府君捐館舍姑太夫人在堂觀察公歲遊學於外宜人獨身侍養甚勌歲丙午觀察公舉於鄉察上春官不第坎壈侘傺宜人益姑辛勸公勉赴前期無退墮內辰公遂登第值太夫人憂未及襄事而倭夷猝至城邑殘破宜人倉皇奉太夫人柩出奔室燬于寇觀察公歸而營葬鬻旅郡城綱紀內外悉倚辦宜人已未公北上廷試宜人從行泊覩禮部政兇三年旅食蕭然宜人至脫簪珥以佐朝夕及授膳部有三殺之役寅入酉出不皇寧

處宜人愈勤拮据躬治蔬食褐寢與嗣後公督理漕河巡河北相衛守陝右商洛敭歷中外十餘年所至藉宜人匡贊居多每從容規公曰刑獄財費兩大事不可不慎蔑人命以立威名朘民膏以作無盡如天道何故觀察公在事用刑維恕不計經費務節無汰人皆歸美公得賢內助云公以朴忠不能偕俗謫判常州不期年轉南刑部歷三載遷廣東僉泉凡升沉出入宜人每與公偕未嘗以風波頓撼動容勤儉之操久而彌厲乙亥觀察公竟

以比部時執法不撓爲仇人所誣報罷宜人了無
纖介歸而與觀察公謀所以終老計粗備桑麻花
竹課子治生賢哉鹿門之隱乃宜人則先觀察公
即世矣其後宜人長子泰符登甲弟讀中秘書歷
青瑣抗章忤　主直声動天下宜人皆不及見惜
哉宜人天性端嚴寡言笑雅尚澹泊耻事紛華貴
而不驕貧而克儉浣衣糲食　恕休哉乃其性然
奉烝嘗事甥姑維謹夫婦相敬　待諸姒宗姻
以禮有無相推與不恡教子嚴刑　務姑息給

蕭稱瓊玖嫕哉今名是爲不朽

明故孝子亭溪戴公墓誌銘

余按楊孝廉狀亭溪公姓戴氏諱士光字子謙系
出宋戴公至漢大小戴傳三禮學爲儒宗東晉時
高士安道隱剡溪後散處浙之黃岩南塘代有聞
人宗嘉泰間石屏先生偕其從子陽游四明至西
鄉石馬里愛其土風淳樸家焉歷世孝弟力田數
傳而爲敬六府君諱敬祖泥愛好施爲長者生子
怡稼處士昇承先慕右始作祠堂行朱子家禮昇

生鍾封承　即東昌府通判鍾生默卷公浩是爲
弱中大　昌府知府用治行詞於學宮而載始
顯浩生　軒公櫝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
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
外郎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櫝子五人
其二爲穆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授宣義郎世
稱之曰宣義公是爲亭溪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
人生母陳氏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
夜號慟籲天禱於北斗願以身代至七七之夕夢

給衣神授母以九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絕殆復蘇自奉母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丑歿哀
毀一如哭其父歲時烝嘗泣倡語及亦泣蓋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宜公與杜宜人齊德偕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江公鯨參藩入閩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鼇分司徐洪公念諸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垂世
弗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視奉

直公與太宜人安之若忘其諸子之散之四方也
初宣義公捐館舍仲士宏才八歲季士允未及周
門以內形影相吊而富家日責其子母錢時公新
娶釐孺人奩具以紓公家急而勤身課業伊吾至
丙夜夕以爲常又督課二弟俾有立仲氏早卒撫
其孤如己出初仲氏欲以空敝屋易割公棲室公
欣然割之無難色析產推羨產二弟而已取其敝
瘠者人以公方右薛包當是時諸父冠蓋盈朝今
稍爲膏潤計何欲不滿乃公一無覬覦而獨好脩

而卒仍野服如初公爲人玉
性朗洞無町畦莊不至亢溫不及媟望之岳岳即
之厭厭詩社文酒與賓友爲逍遥遊而造次言動
一準法律程於先民智計深長善料事咎兢爲人
解紛平居好鄒窮周急赴義若渴物情歸焉姻家
張誣緡當戍公庭諍卒白之張以厚訾報謝公正
色却之曰吾憐若寃寃而白之而因以爲利可乎
黃氏姻嫂發而窶持祖塋地質於公每歲湫以地
租遺之及發殁乃舉地還其姻弟曰黃氏塋地沒

於吾黃鬼且餓餒黃之鬼以自豐不祥有姻嫗幼
鬻爲人婢公贖還之而令與婦黃同居長乃以貲
擇良家嫁之徐孺人之喪親友未奠貸二臣銀器
以獻獻畢失之公曰柰何以吾母故累友爲償之
奴有再盜者再赦之奴卒感激改行爲善表兒持
僞券貸金公覺焚其券而已佃人負公租數千傭
其幼子終身稍長念其母老俾歸養鄉里頌義無
窮云公無他嗜好築宜晚居栽名菊多至數十本
窓前雜植石竹菖蒲蔓草盆盎數百頭便自

有濠濮間遐暇則焚香趺坐作老居士或披圖史
詠先王之風意度翛然文祖眉山父子詩宗天寶
大曆諸公有真溪漫稿若干卷藏于家一日疾作
將易簀呼子和及諸孫誡之曰士貴修身砥行無
媿靈明以還造化文章空花榮貴腐鼠何之倘未
無爲真宰喚盖卒之日無問識不識無不奔走哭
臨聞之中亟大夫中亟大夫爲給銀禮葬立石表
曰有明老子戴某之墓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秉彝好德疇謂今之人心不黃虞三代乎公配黃

氏諱濬順爲四明衣冠右族有贊行生丈夫子三長曼冠帶椽史娶陳氏太僕寺少卿思齋公侃之孫女貢士龍岡公文之女也次昶鄞邑庠生娶韓氏郡守逖川公克濟之孫女少尹虛菴公繼周之女繼陳氏繼周氏次昌娶唐氏繼韓氏曼與昌皆蚤卒昶最贊而文孫男八長君治次君法次君湯次君授次海邑庠生少年文聲藉甚爲余門人次君溥次君美次君賜次君善皆彬彬世其風曾孫四長曾大次曾貞次曾魯尚幼孫女二曰德安適寧波衛指揮僉事王頊佰公生以正德癸酉八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以萬曆乙酉閏九月初三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於桃源鄉宋家檻祖塋之側銘曰諸父並起而印纍纍而綬若而公獨隱約逢掖藜藿而辭藻河漢而行義衡岳穆其顯灼生式其閭死臨其槨名無冀而翔乎六幕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志銘

松石先生姓凌氏諱東崗字伯用凌出姬姓苗裔

先世有萬一公者自淅衰避元亂徙家通州遂爲通州人六傳而爲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瑄瑄生兩生稼隱公棠稼隱公以穡事起家埒素封敦人倫尚義槩時從兄芹溪公官中承龜田公官郎中高其門閥稼隱公獨翛然退處於毛褐處士之行公有子五仲郎先生垂髫輒能偏文藻思奎涌人謂稼隱公有子不終素封稍長從里中陳司冠公授經司寇公大奇之云之子才當日當出其兩伯父上季十六補諸生名稱藉甚入太學爲太學生大司成西玄馬公一見器先生目爲天球國寶必登赤墀光廟簫非他些生比也乃堅數奇叅舉不第益肆力秘苑蔚爲儒宗子弟及鄉後進多執經問業先生爲摘其瑕類示之型笵士類宗焉先生既困一第雅不欲補吏受人強勸駕謁選天曹太宰嚴公浔先生試卷詫曰此虎春龍文柰何下駟駑槩將破格用先生竟不果銓掾有歎爲先生寅緣浔美地者正色謝公授同知沂州會守缺視篆壹意砭劑派利一切錢穀馬政

獄訟務釐奸剔蠹弊民息肩先是郡諸生無業禮
經者先生上言督學鄒公曰禮檢坤世道整齊人
羣不可缺矧沂宣聖遺墟而諸生督焉不講于禮
經如雅言何請得宣示博士弟子員有能創起業
禮經者即與青衿列于是沂如知習大小戴先生
倡明之力也時匪盜波商人覬以賂免商果暮夜
乞哀先生叱曰盜伏三尺義無連平民何昏暮私
請之爲商衛恩摶類太公守至傲而凌物判以下士閤
事焉先生不徵不阿守顧敬憚先生數咨以郡事

是時淮上朱司空大脩河渠檄四省能吏監役先
生與焉畚鍤華橇毳皯皴瘃厥功茂哉司空亦雅
知先生勞比圭璧告成將叙上貴績而先生遂投
劾決歸築室山麓治圃河濱日與羣從子弟賓交
爲詩酒社歲時風日熈明飛觴授簡若彭澤甫里
香山輞川人士豔之先生工詩尤長五七言不若
雕飾天質自然暢于性靈洽于玄賞蕭蕭洽洽如
也生平高行義傾橐倒囷以急困窮姻族里閈待
以舉火者無算州里告邑訪之役民若敚産先生力

白之當路議罷之鄉人尸祝先生云先生九歲喪其母孫孺人哀毀幾絶及事繼劉

二十八卷 終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文符選

墓表

汪禹乂徵君墓表

嗟乎世何可無耽文修行淹雅玄寂寥朗士哉大官擁牙纛盛騶從以驕里閈賢分矜羅綺遊冶宣其汰盤烏啓體殖阿堵聊聊鍾刀而自附于身名俱泰彼貝士苴措大童烏耆白書中老蠹魚假令

腹胥千秋不當一鮑是絳灌嫉賈傅程卓之所爲易長卿也始無論其他即如四座颯沓豪塵並陳文學好修士娓娓霏玉屑而出之而莽不識丁者口噤目張亡所酬酧握如椽不律吐鴻蔕揚菁華上光廟時下聖方興懸書國門藏艸名山此將屬之寒儒乎將屬之市上豪乎彼以傖面椎顏而淋漓膏馥此以霈心傅手而挹剸清芬我知其亡當也新都榮三事賢素封而耽文修行者逞逞不少乃稱文必丘汲而下稱詩必黃初而下稱書必蔡

常而下則新都實剏闢于兩汪先生云兩汪先生者在歙爲伯玉司馬在休爲禹乂徵君禹乂諱澂士林稱爲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爲萬戶公文璽初未有子家饒于訾公有陰德而羽衣道士見夢曰若樹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之側室馬以君連舉伯子淅及禹乂禹乂生而韶秀年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儕輩補邑弟子員以廩餼遍籍太學禹乂雖從博士家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秘壇騷雅業其後連蹇有

司而詩若古文辭日益遒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
馬公執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建一麾而
禹乂實挺蝥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
軍不在偏師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乂未大
炳烺其名位當也以今讀禹乂詩爲古體蒼然爲
近體鏗然光采奕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
無不中神無不傳情無不充而怨之歸于沉鬱朗
暢抑頓清饒夫近代作者如雲大都有遐心而無
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而吾伊暮號都市甫學

摛管輒寫宗工肌理粗具神精索如今日傲倪空
羣人人大將一旦久而論定爲大力者所駈除悉
擣爲飛煙泠風耳當飛煙泠風時褎金鬭椎兒而
獨立非禹乂之詩而誰禹乂文修名祇行埒厲矜
莊藉冠結客褎其先萬戶訾盡人以爲言禹乂手
一編曰此吾産也寫人子訾言頃而詩黔嚳訾黔而
詩頃若曹奉千金易吾笥中五七言吾不予也　穆
廟初年有詔徵郡國賢良縣推擇禹乂禹乂上書
力辭不就會其事亦終寢人方禹乂漆園孟襄陽

矣禹又配程爲名臣襄毅公曾孫女賢而與禹又同德如於陵鹿門生子懋孝側室程氏生子懋學懋功金氏生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堯景舜景文景昌景星孫女四人懋孝字虞卿最賢而藻雅不俟嘗敘其詩簡慘清遠禹又不亡哉于是不俟爲書禹又生平大略于墓門之石而銘則先生之交吳君爲之故不復詳也

楓真館集卷之二十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誄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有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七月七日柱國少傅餘姚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卒享年八十有二嗚呼哀哉少傅公起家史館歷宮坊由司成大拜光輔肅皇帝皇帝英明當時號稱多故小大臣工惴惴抶

過率不自全少傳公忠勤在事卒與稻會當公居
客勿重地日夕固廬靡皇休沐夫人督諸子婦秸
据家事率然就理以故公得壹意竭忠事　主上
不以家務嬰心論其大者即如力勸少傅公上建
儲疏却陸衛尉昏斯蓋踔絕偉丈夫之識乎文弘
繆木之義下逮羣姬嗣雞鳴之風躬親浣濯貴而
能降富而不汰於都哉光於女史列於彤管矣少
傅公一代異人翊運基泰隆相業鴻鬯然夫人內助
之功不尠小矣嗚呼哀哉夫人捐館舍餘姚邸中

丞爲之狀山陰朱少宰爲之銘新都汪司馬爲立
傳少傅公自草行實而不穀隆厚知於夫人長子
祠部君元及長孫宛陵理胤昌乃作誄曰
羅刹西汪大海東奔泰望宛委盤薄吐吞山川靈
秀句餘是屯是生巨公曰嶽降神才譽闓豁勛華
訇𡨥甄陶埏埴天闢地垠平允六符協和三辰方
諸陽燧乃有夫人猗與夫人胄出神禹節度功宋
賜莘東土夫人王質蘭畦蕙圃幼躬令聞來嬪於
呂來嬪呂婦德罔疵上事宗祊下倡諸姬厠牏

淆髓摑政維宜少傅直館簪筆赤墀启雉振鷺鴐
多士師載出載入南北馬箠夫人理家不嚴而肅
燒畬以田誅茅以屋餘不珠琲衣必浣濯義踵墓
覃賢稱樛木麟趾發祥螽斯多育少傅綠鬓晋司
閫鉉夙夜在公忠智董宣絕昏貴偉折節才賢逮
儲一甌挽日回天夫人相之厥有勞焉功成身退
六月乃息娛東山之絲管眷賛皇之泉石酌松下
兮觴曜壁花間兮慱奕御雲爛兮綵衣寳月燦兮
絢鳥嗟靚守之與鮑姑方同古乎仙籍夫何七夕

夫人告徂姮娥奔月南岳歸圖明珠逝浦蓮城去
都嗚呼哀哉蘭風舍凄桂露薦冷蟏蛸青蘚熠燿
宵耿鏡在奩而長弢衣在笥而永屏龍笙折兮無
声鸞馭征兮斷影少傅暮年當此憂悴臺空鳳翺
漢揹霞珮今儀不存女誡猶在名花開而孤映華
鐙張而獨對歌褰珠箔舞上高堂酒肉層累鈿翠
成行此芳榭而嘉木彼殯宮而白楊羗術景而感
事轉惻慄而悽傷嗚呼哀哉生榮一品歿登上壽
鄉典有加寵靈孔厚金釭王座文軒未散千人輓

歌諸孤哀寂梁溪今妻鹿門嘉偶敬妾之共勤無
斁樊姬之德淑不朽嗚呼哀哉

陳烈婦唐氏誄有序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娶
王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胡公
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纔舞象材擅雕龍
將擷鼎華騰驤秇苑洵西極之吉光代淵之靈寶
不佞忘年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絜
懷冰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
于長姑青春閉戶鸞凰組其繡紋玄夜挑鐙龍
鸞彼緗帙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霞骨誼字凡
兒同邑太史陳公石渠鴻彦揚芬藻于蘭臺公子
允正王瓚黃流蔚嘉声于芝圃侍御公乃許歸焉
富而尚素躬德曜之齊眉貴而能勤習少君之提
甕叶鳳諧鸞雍而調瑟鳴鷄弋鴈肅以若賓允正
才情並美擬秦嘉之俊姿膚神霎清艳衛玠之羸
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穹譴妬崇蘭敗于
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先殞鴛雛旋夭白

旦陡昏輙分此身之若寄朱顏去秬邑變八世以
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蕙幽冷節邁秋香以
日遺奩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笥任疊而為灰
顧舅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淺土窀穸詎安蹔留
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冢有道劍壙必
親隴草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徬嘷其如訴
黃沙壟土雛烏吻其俱傷白髮衰親無兒送老縗
衰以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擊絮親奉寒之衣日將
旦而進飱手烹甘旨人盡嗟稱舅也歎息得婦如

此有子不如內秉堅貞煢煢自矢外理家政井井
有條呴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念
亡舅而卹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事
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策喪禮而棺壙含殮舉無遺
漏屬陳產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戢身戶
內節烈隱而叵窺謝父而留書帶閒神氣整而不
亂夫死婦死強生之歲八年舅存身存必死之心
一日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求死得死亦何戀
于人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須看之一夫婦之笄禕

之媳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文舍弟子厚死余曰女聖殆非諛耶于是爲之誄曰

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勳豐胙遵跡平陽以國爲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鴻德洵遠被于江澨代有令人蹈道秉禮門閥蟬連文質相底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褐玉而行蓬藁峰淑芭結是生御史晞曄御史閎博以温嶽柱下出歷江藩覽天道之止足蚤歸貢于白樊伯子曰咨晶瑩瑾瑰惠而好我風義是敦嘉祥益勃復挺贊媛維茲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爲琦爲玟蕪婉嫕而明慧嫺女誡與家誡妙徐洲之戒記工藴蕙之刺繡笄而歸陳爲史也婦厥壻清韶亦庶嘉耦既執巾櫛遂躬滫瀡賢而能下才亏無有共以相夫孝事其舅中閨外朝肅若賓爻鷄鳴視旦德義切樀蘋蘩祠于身流黄不去其手夫嬰羸疾奄奄下泉卧不解髦牀謝簀鉛遽其臨革若中嘗宣願以身代跼而籲天陳宗宜祀婦軀可捐帝閽遠而宿苦夫命溘而隕滅嗟永訣而長辞雲霾而

地裂即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泥穴鏡留篋
而生塵往在笥而永叠厭白日之昭昭愛黃壚之
坳坳鵂鶹晝出鬼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凄其前
無一息後有萬期夫嫠之未嘗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疇拊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
媳中厨甘鱻旦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爲太息皇天
降割復奪我孤陳氏如綫堇有此雛視日餘陰所
爲區區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朊手
蠕蛸當門青淚之痕盡血孤狸吊室紅顏之骨已
枯葉槭槭而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寒
暑烏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杼空絲閣之前聞隣杵
空霜月之下思藁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寫父至
慰藉姑姊相寬破涕爲咲易悲以雖數耎伏膩舅
亦益棺且哀且計身後無患惟舅夫之與已壙親
拮据而力殫既封且樹避濕就乾含殮悉備喪葬
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時
矣決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紿女
奴以勿洩竟闔戸而自縊卒不後而先求無負

同穴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禩欲歲月之遒邁信蜉蝣之若寄假食飲于生人無一日而不爲死計詎但乎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慮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世鄙程從夫窀穸萬古長冥葱怱霧氣鬱鬱嘉城天寒木落春囬草榮彤管紀其令淑上帝錄其堅貞豈終閟于幽壤將牲舉于瑶京

三十卷終

棲眞館集卷之三十一

四明屠　隆緯眞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祭文

祭君典墓文

嗚呼君典墓宿艸矣齒骼雖陳靈明不滅其上直紫宸玉清之班司黄籙而典金符乎其下克明晨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排来刼世茂明鴻烈髙議雲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烺煜雪照爓天

壤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棺土坯四郊蓁莽烟
霧冥濛霜風淒緊墜葉逐狐兎飛沙吹野燐生平
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摧心以君典之才之
年斯時致宜大得金華立交戟握如椽銀不律以
進退今古斧藻太平出坐高牙大纛南征夷北討
虜獻俘封觀以酬宿昔白猿黃石磊塊匈懷又不
然而裹糧蠟屐登名山探洞府采藥尋僊與二三
煙朋霞交短棹輕吹出具區笠澤湖口嘯歌搔首
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閒棄官入典房擁妖麗聽笙
竽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遺迹是皆天之所以假英
雄者柰何曾不一有而輒宜冥漠去與狐狸山
鬼隣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計来由參僕推去
不信無何信矣猶悒悒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夢
邪五年而遇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君及
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沈郎彼屬擬有所避
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癡猶庶幾
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
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僕低回俯仰君典而前無有

君典君典而後亦無有君典其氣無所不苞而其
才無所不辨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杜陵君能之
朝提猛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
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
一腔熱血君能之淚灑氷天雲蒐銷雪窖君能之
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
傑骨君能之功成不受徒步歸南岡君能之若而
人者天耶留之以雄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
而溢先朝露蚤閟下泉而世之狡儇者軟猾者噂
沓戚施者譏議怱然者椎鄙一色婪者逞逞富貴而
白首門祚鼎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被凡夫造
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
急故短世也然汾汾陽鄴侯猷不其然又胡可喆
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爲馳君之死也山河冷寂
君之所關於此世世盻詎細故矣君與傑結昏後約
俟相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溪僻處若
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遠追
園綺近希馬劉盟稱瞰目奈何棄之而去乎今者

僕墨綬去身黃
[illegible]首儻君之霽奄遇至人授令
液還丹大道業遺累剗心以從事密緻而君不在
矣茫茫宇宙疇復爲余丹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
人垂論在甘井至道取喻在用薪葆光嗇神可以
久視君乃以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犯道家所大
忌卒天天年殆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
晉與君同病而今庶其免矣生天之福君故應自
有之不然者再来而與余世外了所未了竟所未
竟以俟晉晤[illegible]余之上願也[illegible]里遠来哭君墓下

惟君之靈鑒

祭亡子夏太史文

嘻嘻乎季夏死耶死而潞水之陰萬里歸骨耶崇
蘭與蕙未秋而零耶黃流玉璞何蚤摩折耶美好
者果不祥耶季夏有不可死者六先君給事公從
中秘授諫垣以言事忤權貴擯落草野抱經濟長
才齎志以歿季夏鵲起人謂天道先君未竟之志
將在季夏此不可死者一也母夫人從給事公艱
難險阻實離百死歿葬而見其子蚤致書燕薊

影組方用愉快詎互令老而一朝捐其夭折也
可死者二也季夏年甫三十尚未有子鄧攸無兒
古今嗟傷季夏不奔與伯道同戚文章延千秋之
名而本支絶一綫之脉季夏何辜而被此酷毒此
不可死者三也季夏蚤慧爲制義則制義爲古文
辭則古文辭蒲蒂易長蝶巤速肖舞象操觚束髮
登壇朝對公車暮埒金華不數載而菁英文藻聞
于四域猶以春秋方茂鋪揚氣與汰鍊功少名山
[illegible]開[illegible]大成政可[illegible]沈思終意鴻業長
繼欲騁短轅之[illegible]摧谷使假以歲月必且奪二京之
幟掃六朝之軌彫三光而敝天壤令僅而止斯豈
巳滿蕩令稍需蓄寧可津涯此不可死者四也少
季以文學受知　主上簡在清華上可爲鉉台司
端恭寅亮下可蘭臺讎館斧藻太平酬人主報生
平光九族飽妻孥詎不休嘉榮暘哉而尺寸未展
勳名不立四壁有蕭然之歎八口遺飢寒之憂此
不可死者五也季夏少頗踈宕豪舉微有酒德然
飲不過数升出[illegible]羸疾疾力刻豪[illegible]歸平清恬[illegible]

廣成無搖之言浪華山希夷之士將神于澹泊
子漠懵未見其成而奄焉早世不知者乃謂季高
意以豪酒自斃世有終身沉湎卒登遐年季夏所
損幾何而輒先朝露使清士蒙世疑訕而不白此
不可死者六也噫嘻乎季夏有此六者必不可死
而玄造頓之竟至短折蒼蒼者天何無情若是其
耶往君在吏館余濫禮轉索接杯酒之驩講秕壇
之業情好甚篤倉沙事起幾波及君君慷慨義刑
于色終以不辱黨人爲恥雖不避難友義良高矣

餼狀當宁下令議貸議賑諸所為呴沫郊冀元元
者毛髮不爱枵腹含哺全活無算大疫繼之公視
疾有醫死有殮瘞潔祈禳爲黔首請命上帝甚濃
而禁民間一切歌舞淫汰以使無干祆怒而消沴
釀穌嚴緝諸司之墨者苛者以儆官邪寧黎庶歲
遂以有秋是公之有大造于東也今春三月公行
部海上適島夷內訌舟師大破之灌門斬馘獻俘
方馳至虎林奏捷疫復大作公且圖悉力拯而
身亦遄以疾卒於官矣詎非所謂以勞定國以

勤□□□□□□東南造福□□□□□會方力
爲黔黎禳祟而身不免於災如天道何以公功德
崇祭尚可不死死可不以疾公今君斯爲議者愳
矣豈小陽九百六之數非人力所輓而公回輓
之爲不厭天心耶今天子仁聖海内乂安公爲撫
臣忠勤在事空召太和臻嘉祥而毓祟若此誠
我曹諸司無良獲戾境内以爲我公災公如可贖
也我曹即百身願之公孫銓曹□督學全淛埏埴
□□士士蒸蒸□□風自是歷□□□長以至開府中丞
□海壖聲名惠澤之淼瀰東土久矣
公今□□□□哭於宮農號於埜□□戚於堂戎悲於
伍肆停謳歌舂罷相杵□□聞廟堂至尊震悼歎夫
良輔行且輟朝徹樂減膳嗚呼哀哉某等忝在屬
吏摧賢霣涕若喪至戚霧輀素旐蕭颯南征與山
雲結胥濤漲吼南望哭奠傷如之何於是某某等又
相率爲之輓歌歌曰建牙擁節兮以臨江壖素車
東蕭蕭兮返於閩山羌獨逢此歲之大祲兮心焦
勞□□離□離方顉神□□而□除□□曰篤□□□

也胡[illegible]之不[illegible]而先[illegible]夫[illegible]日[illegible]

雲困兮淒風颸兮大星隕兮疇卹我隱兮疇藉我

殣兮孤嫠之腹剸辨兮我心涕其救兮尚饗

庚寅歲姚江呂

氏西真官藏版